



美好的證據 | 屬靈偉人小傳
增修版

江守道編

美好的證據（屬靈偉人小傳）

編者：江守道

出版：拾珍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中央郵箱911號

<http://www.found-treasure.org>

E-mail: foundtreasurepob911@yahoo.com.hk

代理：種籽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110號

興運工業大廈一樓B1室

Tel: 2386-1223

Fax: 2728-0399

製作：活道製作印刷公司

Tel: 2771-8284

E-mail: livwordhk@yahoo.com.hk

一九九八年五月初版

二〇一〇年三月增修版

Cat No. FT074

ISBN: 978-962-241-138-8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引言.....	5
1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7
2 新生鐸夫 (Zinzendorf Nicolaus Ludwin, 1700-1760)	71
3 懷特腓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137
4 克理威廉 (William Carey, 1761-1834)	157
5 芬尼 (Charles G. Finney, 1792-1875)	177
6 達秘 (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	219
7 慕勒 (George Muller, 1805-1898)	243
8 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1828-1917)	283
9 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	305
10 慕迪 (Dwight L. Moody, 1837-1899)	325
11 賓路易師母 (Jessie Penn-Lewis, 1861-1927)	345
12 衣凡 (Eva, 1866-1924)	367
13 倪柝聲 (1903-1972)	407

4 美好的證據（屬靈偉人小傳）

引言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來十一39-40）

聖靈在地上的工作如同以西結聖殿的水流，流向約但河，起先流到腳踝，水勢不斷漲起，最終成為可湑的水，不可趟的河。整本教會的恢復史，正反映了這事實，從馬丁路德起代代薪火相傳，後一代不只承繼前一代的豐富，並且繼續經營已有的產業，接受更多的啟示，使得教會的內容越加豐富，基督的身量也越發成長。

因着主來的日子近了，我們有一顆心要認真尋求神對今時代的旨意。這是我們着手整編這一集近代屬靈偉人傳記的目的。盼望從他們身上尋出神作事的軌跡。誠然，固守傳統會限制神的祝福，但忽視神在歷史中的腳步，另闢蹊徑，卻也是愚昧的。以撒不僅重挖他父親所掘過的井，也另挖新井，因此神就祝福他的道路，使其更加寬闊。在這末後的世代，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胸襟，攜手踏着歷代得勝者的腳蹤，忠於主今日的託付，往前而去！

這本傳記所以定名為「美好的證據」，由於看見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三十九至四十節：「（雖然）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着所應許的；因為神給

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感謝神賜下這些如同雲彩般的見證人，因此我們除了想念他們，還盼望「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這些為神所重用的主僕們，都已服事了那一代的人而睡了，他們為當時代所特別需要的真道打了美好的勝仗。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神在今日所要得着的是甚麼呢？噢！教會仍未合一，天國的福音仍未傳到地極，但願主的愛激勵我們，欣然接受主對我們的要求，恢復所失落的見證。

當天使揭開第五印的時候，約翰看見那些歷代殉道者都蒙恩賜白衣，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着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啟六11）為着迎接主的再來，願我們再度更新自己的奉獻，真肯讓主作更深十字架破碎的工作，不致辜負祂的抬舉。主與這班見證人都望眼欲穿地期盼你我早日有份於補滿十四萬四千位得勝者的數目。噢！懇求主興起我們為着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進而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聖靈就得以在我們裏面建造這樣的禱告：「主耶穌阿！我們願祢來！阿們！」

江守道

出版者附註：本版增修：1. 拾珍編輯室編的「新生鐸夫傳」。
2. 江守道弟兄寫的「倪柝聲小傳」。
3. 每小傳後附介該人物的中文書籍。

1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用最小的工具來奏最大的效果——這個就是神的律。神從同一階級裏面挑選教會的改革者，如同古時揀選使徒們一般，這些無非為着證明給世人看，這個工作並非出於人，乃是出於神自己。改革家慈運理（Ulrich Zwingli）起於亞爾帕斯山麓之牧人茅舍，改教時代的神學家麥賚賞（Malancthon）來自兵工匠店中，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生在貧寒之礦工小屋內。人生命史上的第一段往往是最要緊的，因為裏面曉示這人如何在神的手下被模塑成形。在路德的經歷上，這點尤其顯著。整個的改教運動都包含在內。改教各方面的工作，在世界裏奏效

以前，均逐一在他的裏面先發生作用，因為他將要被用成為推廣這些工作的器皿。只有認識在路德心裏所起的變化，才把握了教會改革史的鑰字。惟有熟識那專一的，才能瞭解那廣泛的。忽略前者，必致蒙昧後者，使人不過略知皮毛而已。因此我們必須先在路德裏面讀改教運動，而後才深入那使基督國教改觀的種種史實。」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祂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詩十八六）

在薩克森的愛斯裏本（Eisleben of Saxony）住着一對夫婦。男的名叫「約翰路德」（John Luther）是個正直、勤儉、忠實，甚至直得有些固執的人。他喜歡讀書，在工餘常以此為消遣。女的名叫「馬格萊」（Margarat Lindemann），滿有敬虔婦人的一切美德。原來她的謙卑，她的敬畏神，和她禱告的靈，尤其顯著。鄰婦多視她作為模範，爭着效法她。

在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晚十一時，馬格萊喜得一男孩。這對夫婦的第一個思想，就是要把孩子奉獻給神，並且給他起名叫「馬丁」（Martin）。

孩子生下來未滿六個月，夫婦遷居曼斯費特（Mansfeldt），那裏的礦廠相當有名。約翰是個勤於工作的人，想由此可以得着較豐入息，維持逐漸膨大的家庭。他們遷居後的首段時期，甚是困難。馬丁路德說：「我的雙親都是十分貧寒，我的父親是個窮苦的伐木者，我的母親時常在肩上背着木頭，冀能增加收入，供養孩子們。他



們為了我們都是忍受了極重的勞苦。」義人的勞作帶進了應許的祝福。約翰已經擁有二個鎔爐，因着他的方正明理，他被選作當地的參議員。他最尊重有學問的人，時常邀請傳道教師來家暢敘。在小馬丁的心裏無疑激起了一種願望，盼望將來自己也能成為一個有高深學問的人。

待他長大可受訓蒙之時，父母竭力灌輸神的知識給他，訓練他從小就敬畏神，並用基督徒的美德來模塑他。在這個早年的家庭教育時期，他們竭盡心力培養他。原來他的父親時常跪在孩子床邊，大聲懇切禱告，求主保守這個孩子，使他終身不忘記主，而且有一日還能廣播真理。他父親的禱告果然得着了奇妙的答應。父親急切盼望他有學問，因此當他很小的時候，就送他入學。原來當時教育制度用懲罰和懼怕來啟發用功。馬丁性急，因此常受父母的責罰。他在晚年之時這樣說：「我的雙親待我極其嚴厲，使我變作十分怯弱。他們滿以為自己所作的是對的，但是他們不能分辨孩子性格特點，知道何時何處，或如何懲罰。責罰雖然是必需的，但是蘋果該與刑杖並施。」題起某次在學校裏早晨連被鞭打十五次，他說：「我們必須鞭打孩子，但是我們也得同時疼愛他們。」

縱然在學校裏學習了教會問答的題目，十條誡命、使徒信經、主禱文等等，孩子的心從未傾向神。當時在他裏面惟一的宗教情緒就是懼怕，每次聽見「耶穌基督」的名，使他臉色嚇得轉白，因為救主對於他只是一位生氣的法官。這種奴隸性的懼怕，根本與真的宗教不合，但就此預備了他的心來接受福音的喜訊。當他發現主是何等柔和

謙卑的時候，他感覺得非常的愉快。

父親對於孩子的期望極深，他要他的兒子成為一個學者。

因此馬丁剛十四歲就被送到麥丁堡（Magdeburg），法蘭西斯派（Franciscans）的學校裏去念書。這件事在這孩子的身上是很容易擔當的。一個才十四歲的孩子，離開父母，寄讀生地，既無朋友又無親戚。每見教師嚇得發抖，課餘又須與一些清寒學生在街行乞；他自己說：「我常與同伴乞食，以維持日常生活。某日教會慶祝基督降生，我們一同在鄰近村莊遊行、唱歌，用四音高歌伯利恆城的嬰孩耶穌。我們停在一座農舍前面，農夫聽見歌聲，就拿了食物出來分給我們吃。他大聲嚷着：孩子們！你們在哪裏？我們聽見聲音，嚇得拔腳飛奔。我們本不用驚恐，因為農夫一片好心要款待我們，但是我們受教師們的斥責，習慣成性，以致變成驚弓之鳥。最後農夫不斷呼喚我們，我們才停止腳步，跑回去接受食物。從此可見我們的良心有虧欠驚惶時，時常戰兢逃跑，甚至恐懼願意幫助我們的朋友。」

未及一年，他的父母聽見孩子的情形，就把他轉送埃森納（Eisenach）另一出名的學校。該處有好些親戚，滿以為孩子的生活可以改善，但是結果他並未得着幫助，或者是親戚們太窮的緣故。當他枵腹難忍之時，只得重施故技，和同學們逐門唱歌乞食。有時從這些少年們的喉中歌出極和諧的音調，但是他們所得着的常是申訴，不是麵包。他的心裏非常憂愁，暗中眼淚汪汪，不知前途如何。



某日行乞，三戶人家都拒以食物，只好空腹回寓，預備禁食一天，行至喬治廣場，站在一家富戶門前，呆立沉思，悲切非凡，心想該否輟學返鄉，和父親一同入礦工作。忽然大門開啟，一位貴婦走出來。她是歐蘇拉（Ursula）伊利凡市長（Ilefeld）的女兒，康蘭可泰（Conrad Cotta）之妻，被後世稱作「虔敬的書念婦人」（The Pious Shunamite）。她多次看見少年的馬丁參加聚會，馬丁的歌聲與虔誠引起她的注意和關心。她聽見鄰居的粗話，看見他憂愁的站在門口，於是出來幫助他，請他進來，給他飯吃。她的丈夫贊成妻子的慈心善行，他十分喜歡這個少年，過不幾天邀他同住。這樣他就可以安心讀書，不用回到礦穴，埋沒神所付託的恩賜。在他茫然無知的時候，神開了一家基督徒的心和門。這件事使他產生了一個堅強的信心，以致後來許多嚴重的試煉都不能動搖他向神的信心。現在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變了。他每天安心度日，不用愁食。他的心境十分平和，他的性格非常愉快，他的心胸更加擴大。在這些慈愛光線之下，他一切的才能都活躍起來。他的禱告更懇切，他的求知慾更廣大，他在學問上的進步更迅速。

祂又使天下垂，親自降臨，有黑雲在祂腳下（詩十八 9）

馬丁已是十八歲的青年了。他已嘗到學問的滋味，渴望能得着大學教育。一五〇一年他進亞弗特大學堂（Erfurt）。當時盛行煩瑣的哲學〔Scholastic

Philosophy——中世紀盛行之宗教哲學派系，以古教父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並他的註釋者為根據，推論墨守古法，狹窄非凡。）他熟讀各卷名書，窮究其中哲理，以致「路德在早歲就卓越出眾，全大學都羨慕他的天才。」然而他求學不只為着知識而已，他有更莊重的意念，他的心傾向於天。他深知自己得完全倚靠神，這種單純有力的信心使他顯出謙卑和毅力。他懇切求神祝福他的勞苦。每晨總以禱告開始一日，先赴禮拜堂，而後才用功讀書，光陰從無荒蕪；他常這樣說：「好好禱告，是學問的大半成就。」

這個青年學生盡量利用時間，在大學的圖書館內閱覽群書。當時書籍稀有，他能利用大學裏豐富的藏書，實是萬幸。某日，在大學兩年後，他已經是二十歲的青年了，他在圖書館內翻閱各書，記憶作者的姓名，有一卷特別引起他的注意。直到那時他從未見過這本書，他念那本書名，乃是《聖經》，是一本稀罕少人知道的書。他大大發生興趣，尤其驚奇其中除教會從福音書和書信所摘用的斷簡零墨外，尚有其他記載。從前他滿以為教會在每主日所念誦的經文構成全部神的話語。現在他看見許多頁、許多章、許多卷，都是他從未夢想到的。他手拿着這本神所啟示的書本，他的心狂跳起來。誰能描寫他的情緒，當他急切的翻閱這些從神那裏來的信息？

他所注意的首頁，乃是哈拿和撒母耳的故事。他讀着，魂間經歷何等欣喜。孩子撒母耳被父母獻給神，終身歸於耶和華；哈拿所唱的歌，宣稱神「從灰塵裏抬舉貧寒



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撒母耳侍立在神面前，以利的兒子放蕩不羈，陷神的百姓於罪惡中。這些歷史和啟示，引起他裏面從未有過的情緒。他回到家裏，心裏充滿了喜樂。他自己思想着：「巴不得神能給我這樣的一本書」。當時，他還未研究希臘文及希伯來文。他所閱的是一本拉丁文的聖經。在驚喜之下，他不斷來到圖書館繼續閱讀這卷寶貝，真理的光芒開始照亮他的心思。

同年路德得着學士學位。因為勞力過度，他生了一場大病，幾臨死地。他的心思裏充滿了莊嚴的回憶。許多朋友前來探病，內中有一個可敬的神甫，很早就已經注意路德的才學。路德向他吐露內情，並說：「我已經不久人世」。老人溫柔的回答說：「我可愛的學士！要壯膽罷！你的病不至於死，我們的神要用你來安慰許多人，因神把十字架擱在祂所愛的人身上，凡忍耐背負的必得大智慧。」這些話深印在路德的心裏，使他記起神提拔窮乏人。

路德的病復原後，在他裏面已有大改變。聖經、疾病、和老人的話，都給他一種新的啟示，但是他尚未達到決斷的時候。另有一件事增加他裏面的思想。大約在一五〇三年復活節，他首途回鄉，與家人歡敘一時。照着當時風俗，他也佩帶利劍。行路不慎，腳蹴劍鞘，利劍墜出，割斷一根大動脈。同伴四出求救，留下他一人。他仰天臥地，手按傷口，血流不止。路德自感臨近死亡，大聲喊着：「馬利亞救我！」最後醫生趕到，包裹傷處。晚間傷

口崩裂，他重新昏暈，醒時又呼求馬利亞救助。後來他自己承認說：「當時我倚靠馬利亞，實在該死。」不久，他知道仰望一位有力的救主。

他繼續攻讀，一五〇五年得着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亞弗特是當時全德國最著名的大學，路德覺得應當致力於研究法律，完成他父親的願望，但是神另有旨意。路德雖然忙於研究學問，教授哲學，他的心從不停歇思想着：宗教是惟一必需品，超乎一切之上，他必須得着救恩的把握。他曉得神如何不喜悅罪惡，他記得神的話如何斥責罪人。他於是自問，究竟能否得着神的悅納；他的良心答說：不能。他的性格爽直堅強，他決心尋求不朽的福分。兩件事連續發生，擾攘他的心思。增進他的決心。

在他的知己裏，有一位同學名叫「愛蘭西」（Alexis）。某城裏滿了謠言，說愛蘭西被人暗殺。路德立刻加以調查，發現是事實。陡失密友，使他萬分悲傷，不禁戰兢自問：「若我也如此突然逝世，全無警告，我將如之何？」

當年夏季返鄉省親，回校時，距離亞弗特不遠，突遭暴風雨。電光閃爍，火球落在他的腳前。他受擊仆倒，跪在膝蓋上，自念死期臨到。死亡、審判、永遠的嚴肅，傳喚他，他聽見了一個呼召，無法再抗拒。當他被死亡的憂急和恐怖圍繞之時，他立誓說，神若拯救他，脫離這個危險，他就撇下世界，專心事奉神。從地上爬起來，死的恐怖還在心裏，知道這日早晚總要臨到，他慎重自省，究竟該作甚麼。過去的思想又開始回擊，而且攻得更加有



力。不錯，他曾忠心履行一切職務，但是他靈裏的光景如何呢？他能心存不潔，而站立在可怕之神的審判台前麼？他必須成為聖潔。但是怎能得着聖潔呢？如何能達到成聖呢？他現在渴慕聖潔，如同昔日愛慕知識一般。大學滿足了他頭一個慾望，然而誰能平息這個焚燒他的心火呢？他應當赴何種聖潔的學校呢？他決意投入修院，修士的生活可以拯救他。他過去時常聽見修士的生活有能力改變人心，成聖罪人，使人完全。他要加入一個修會派系，以致成聖，而得永生。

路德重入亞弗特城，但是他的心意已定。要割斷一切人間關係豈是易事？多次心如刀割。他起初隱藏他的心意，邀請大學內的朋友來歡敘晚餐，席間有音樂助興。這是路德向世界辭別之夜。此後不再與社會高雅之士為友，將與修士結伴；不再談天說地，將靜坐默思；不再高歌時曲，將靜聽鐘聲。神在呼召他，他必須棄絕一切。這是他最後一次享受少年人的歡樂！這頓好餐使朋友們吃得滿意，路德尤其是興高采烈，談笑風生。然而當他們歡笑達到最高峰之時，路德不能再隱藏內情，於是將他的意向全盤托出。他們驚訝非凡，竭力搖動他的心意，但是一切努力都歸徒然。當夜路德離開寓所，留下一切衣物，只攜兩本書，一是《浮極兒》（Virgil）事詩，一是《帕勞脫》（Plautus）的樂劇。當時，他尚無聖經。這兩本書可以反映路德當時的心情。他裏面存着一篇敘事的詩詞，高貴而美麗，但是他還有餘興來幽默愉快。攜着這兩本書，他獨自在深夜叩奧古斯丁派（Augustinism）修院之門。他請

求收容，大門開而復閉。看哪！他從此離別父母、離別學友、離別世界！這件事發生在一五〇五年八月十七日。當時路德年方二十有一。

因祂面前的光輝，祂的厚雲行過，便有冰雹火炭（詩十八12）

至終與神同在了！路德的靈魂安穩了；他可以追求所切慕的聖潔了。修士看見這位青年博士十分驚奇，他們佩服他的勇氣，毅然割斷世界一切。然而路德，並不遺忘他的朋友。他寫信向他們道別，翌日把書信、衣衫、和大學的戒指都送回去，表示袂別。他的朋友驚訝之餘，包圍修院兩天，盼望看見路德出來，預備勸他回校。但是門戶禁閉，一月之久未見路德形影。路德也修書稟告父母經過情形。父親覆函表示忿怒輕看，申明從此脫離父子關係。

路德入修院後，即改名「奧古斯丁」。修士大大歡迎他，引以為榮；然而他們待他苛刻，命他作最卑賤的工作。他們蓄意降卑這位哲學博士，教訓他，讓他明白學問並不能使他高過其他弟兄們。他們不讓他專心用功，反倒叫他打雜差，開關大門，上鐘掃地，整潔房間。雜差作完後，修士們就喊說：「拿着口袋去討飯！」於是他就提着飯袋，在亞弗特城街上逐門逐戶乞食，有時必須在往日朋友或下屬門前求食。

乞食歸來，他或者緊閉自己在一間窄小的房內，只能望見數方尺的花園，或者重作苦工。他生性專一，所以一心作修士。他怎可顧恤身體，體貼肉體？這個可憐的修



士，工餘盡量設法讀書。他故意避免成群結侶，希望可以
用功研究。但是修士們立刻找到他，搶去書本，喊着說：
「來！來罷！一個修士要使修院得益，不在乎用功，而在
乎乞食求緣。」路德存心順服，放下書本，提起飯袋出去
求乞。他並不後悔自討之輒，反倒甘心忍受一切。神實在
在那裏預備他，要拯救當時的世代脫離迷信，他自己就得
先感覺它的重壓。然而這種嚴厲的學徒生活，並不長久。
修院的院長，因着大學的請求，釋放他脫離這些雜差；年
輕的修士重新得以用功讀書。古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奧古
斯丁（Augustine）的著作，吸引了他。他非常喜歡奧古斯
丁的《詩篇註解》、《字句與精義》這兩本書。他驚奇奧
古斯丁對於人意敗壞，和神恩豐富的見解。他覺得在自己的
經歷裏，證實了敗壞的真相，和恩典的需要。奧古斯丁
的話，引起他裏面的共鳴。他也研究其他的神學書籍，充
分顯出他的瞭解和辯才。

可是他進入修院，並非尋求人間的榮譽，乃是尋求屬
靈的糧食。因此他認為這些工作，都是捨本求末。他盼望
能從神的話語裏，直接吸收智慧。在修院內找到了一本用
鏈鎖着的聖經，他不斷查考這本聖經，雖然他懂得不多，
卻最喜歡讀它。有時他整天默想一節聖經，有時他把先知
的話切記在心裏。他尤其盼望從先知和使徒的書信內，得
以明白神那全備的旨意，使他更加敬畏神，信心因着神話
的見證得以增長。那時他開始讀原文聖經，奠定後來翻譯
聖經的基礎。

這個年輕的修士發憤讀書，時常三、四週之久，忘記

背誦禱文。每念及此，不禁驚恐，覺得自己違反了院規。於是把自己關在室內，竭力念誦禱文，甚至寢食俱廢。

某次，有七週未曾合眼睡覺。他進修院的目的，為要尋求聖潔，因此他過着嚴肅的苦行生活。他希圖用禁食、抑慾、守夜，來克制肉體。他如同囚犯一般，關在房內，不斷地與裏面的邪情惡慾爭戰。他平時的食物，常是少量的麵包，和一條小鯡魚。這時，他認為只要成聖得着天堂，任何的犧牲都是無所謂。羅馬教內很難得看見一個這樣虔敬的修士，修院裏從未看見這樣努力購買永生福樂的人。

當路德起來改革之時，他宣稱天堂決不是用這方法買來的，他知道所說的是甚麼話。他寫信給薩克森的喬治公爵（Duke George of Saxony）說：「我的確是一個虔誠的修士，嚴格的遵守院中的規則，超過我所能形容的。若一個修士，可用修行取得天堂，我定規有這資格。這種苦行就如長夜不眠、禱告、閱讀等，若再延長下去，他必定苦修至死。」然而修院安靜的環境中，在修士苦修的超極內，路德尚未找到所期望的裏面安息。他切望得着救恩的保證；這是他裏面的願望。沒有這個，就沒有安寧。

當他流浪在塵世間，這些恐懼驅使他避入修院，但在斗室內恐懼只有加增。裏面的哀嘆，震盪修院的長廊，引出更響亮的回聲。神引導他來此，叫他學習認識自己，並向自己的力量和德行放手。他的良心受到聖經的光照，告訴他如何聖潔；但是他充滿恐懼，因他的心中和生活上，找不到這個聖潔的模樣。何等可憐的發現，這是每個誠實



人所發覺的！裏面外面都沒有公義！一切都是虧欠、罪惡！路德越求聖潔，天然生命反抗的力量也越強，直到他完全失望。

當時的修士和神學家，鼓勵他用善行來滿足神的公義；但他自己思想：「有甚麼工作，能從我這種心裏發出呢？我怎能帶着出自污穢源頭的行為，站在我審判主的聖潔前呢？」他後來寫着：「我看見自己在神眼中是一個大罪人，我想我用自己的德行來止息神的怒氣，是絕對不可能的。」

實行「修院的聖潔」，哄慰了許多良心入眠。路德在急難中也曾嘗試過，但是不久就發覺這是一個騙局，毫無拯救在內。「當我作修士時，每感試探來攻襲，就喊叫我滅亡了。我立刻採取千百種方法，來抑止良心的呼喊。我每天去認罪，但是這個全無功效。於是就充滿憂鬱、萬念俱灰、十分痛苦——我喊着，看哪！你仍舊嫉妒、沒有忍耐、滿了血氣；可憐的人哪！你進修院定是徒然！」

你必點着我的燈，耶和華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詩十八28）

路德並非第一個修士經歷這種試煉。修院的圍牆，掩蔽了滔天大罪，但是也埋沒了高貴美德。偶而一個真真與神有交通的人，被召出院，登在高位上，立刻他的生活發出光輝，如同燈火放在燈臺上，照耀全家，儆醒多人。當時在德國就有這樣一支火把，他的名字叫作「史道筆·約翰」（John Staupitz）。因着研讀聖經，研究奧古斯丁神

學，也經歷裏面諸般的試探，他終於認識了救贖主。他因為相信基督，得着裏面的平安。他尤其曉得恩典揀選的真理。當他執行全德奧古斯丁派院長職務之時，巡行到亞弗特修院。在眾弟兄中，有一個中量身裁的青年，特別引起他的注意。不斷的用功、禁食、不眠，已經消耗了青年的力量，使他的骨頭根根可數。他的眼球陷入眶內，並無後來鷹目炯炯發光的神氣；他的形態失意，他的容貌顯出不安，似有千百掙扎，卻仍堅剛不撓。他給人整個的印象，乃是莊重、憂鬱、和嚴肅。史道筆富有屬靈經歷，馬上就察出他裏面的光景。因而心嚮神往預感他的命運。史道筆的熱情柔愛，打開了路德的心。「水中照臉，彼此相符。人與人，心也相對。」路德找到了同志。這位院長曉得他，因此他就傾吐裏面的悲哀。

某日在食堂內，這位年輕修士神志沮喪，默不發聲，幾未進食。史道筆熱誠的望着他說：「馬丁弟兄！為何這樣憂愁？」路德深嘆着：「唉！我真不知道我將如何！」史道筆回答說：「這些試探是你所必須的，較飯食更為需要。」兩人並不停在這裏，不久在修院的寂靜環境內，發生了一段談話，因而大大影響了路德，使他最後脫出黑暗之地。

路德沮喪的說：「我向神所許的願都歸徒然；原來罪的力量實在太強了。」院長回顧自己的經歷，回答說：「哦！我的朋友！我千次向聖潔的神立誓，要敬虔度日，然而我從未履行我的誓言。現在我不再立誓了，因為我知道不能遵守我的應許。除非神為着基督的愛，向我們發憐



憫，賜我一個安樂的歸天，我絕不能在我離世以後，憑着我所有的立誓和善行，站立在祂面前。我必須滅亡。」青年的修士深畏神的公義，他向院長訴說裏面的恐懼。神那不可形容的聖潔，和神的尊高無比，使他戰慄。「祂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祂顯現的時候，誰能站立得住呢？」（瑪三2）

史道筆曉得何處可找到平安，他決意指示這青年修士；他說：「你為何用這些高超理論來煩惱自己呢？看耶穌基督的傷痕，看祂為你所流的寶血；神的恩典在那裏要向你顯現。何必因着罪孽苛責自己？投在救贖主的臂膀裏面吧！倚靠祂、倚靠祂的義、倚靠祂的死所帶來的救贖。不要退縮；神並不向你發怒；是你在向神生氣。要聽神的兒子，祂成了人，為要保證你被神悅納。祂對你說：你是我的羊，你聽我的聲音；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你奪去。」但是路德總覺得自己缺少應有的悔改，他說：「我裏面既沒有真實的悔改，我豈敢相信神會悅納呢？在祂收納我以前，我必須先行改變。」這位可敬的導師指示他：人若單單懼怕神的威嚴，絕無真實悔改。

路德就反問：「這樣，你怎樣答覆加在無數良心上千百種難當的苦行呢？他們豈非盼望因此得着天堂麼？」他聆聽院長的答覆，對他似乎是從天上來的聲音，不是從人來的。「悔改除非發源於神的愛和義，就不是真的悔改。許多人所幻想的，並非悔改的結果乃是它的開端。你若要愛慕良善，就先得愛慕神。你若要悔改，就不要注意這些苦行，要愛祂，因為祂先愛你！」路德靜聽，繼續聆

聽，這些安慰的話使他充滿一種新的喜樂，得着一線新的亮光。他自己思念着：「這是耶穌基督。是的，是耶穌基督親自用這些甜甜醫治的話語，奇妙的安慰了我。」這些話果然如同利劍穿入修士心的深處。若要悔改，我們必須愛神。在這種指示之下，他查考聖經，找出一切關於悔改的經句來；他自己告訴我們說：「從前所懼怕的，現在變作愉快甜美的消遣。過去威嚇我的經文，現在從各處匯集來與我遊戲，而且安慰我。往日我縱然小心掩飾我裏面的光景，試着向神表示一種虛構強制的愛，我卻痛恨聖經中所說的悔改。但是如今沒有比悔改更加甘美悅意。哦！這是何等愉快的事，若我們能不只在書房裏，更是在我們救主寶貴的傷痕裏，來虔讀神的一切律例！」

路德雖然得着史道筆的安慰，但是他有時仍舊跌入憂鬱泥內。在他軟弱的良心裏感到罪的實在，吹散了救恩的喜樂。某次，他在院長的面前喊着說：「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阿！」院長回答說：「好的，你果真是罪人，豈可表面上接受救主呢？要知道耶穌基督是救主，能夠拯救罪魁，該死的罪人。」

不只心中所發覺的罪孽使他驚惶，理智的聲音也加增他良心的苦惱。若聖經的律例威嚇了他，聖經的道理就加強他的痛苦。神用真理使人平安，但是真理先得剝奪迷惑人的虛假。揀選的道理尤其攪擾這個青年，使他陷入無限制的幻想中。聖經歷史，日常經歷，和奧古斯丁的著作都指示他，我們必須還原到神，因為萬物都是因祂而有，靠祂而生的。然而他的思想非常活躍，他想進一步來揣摩神



那隱秘的旨意，尋出神的奧秘。史道筆制住了他，忠告不必窮究那測不透的神，只須接受神在耶穌基督裏所已經啟示的。史道筆勸導他說：「所有的神學必須脫胎於聖經，放下各種派系的說法，願你以虔讀聖經為至樂。」並送他一本聖經，從此他專心讀經，特別欣賞保羅的書信。他也旁覽奧古斯丁的著作。凡所讀的，深刻在心。他所經歷的掙扎，使他更能領會神的話語。土壤已經耕鬆，不朽的種子深植其中。待史道筆離亞弗特時，黎明已經出現在路德心裏！

但是工作尚未完畢，總院長開了路，還得一個謙卑的器皿來成全。年輕修士的良心，仍未找到安息。因着裏面的掙扎和緊張，他的身體開始不支。他被病魔所襲，幾乎死去。這在住院的第二年。當死亡臨近之時，所有的驚惶恐怖，重新圍攻他。自己的不潔，和神的聖潔，再度攪擾他。

某日正在失望中，一個老年的修士前來探病。路德向他敞開，傾訴他裏面的恐懼。老人不能解釋這些疑惑，但是他卻知道救藥。他領路德回頭到幼時所學的使徒信經，溫柔的念着：「我信罪得赦免」。「你不只要相信大衛的罪和彼得的罪得了赦免，因為魔鬼也信。這是神的命令，我們相信我們的罪得了赦免。伯納多（Bernard）曾說過：聖靈在你裏面所見證的，乃是你的罪已經赦免了。」晨星從路德的心中顯現。恩典的話語一發出，相信的心就接受。他棄絕了一切的自義，無倚無靠的倚靠神在耶穌基督裏所賜的恩典。

路德住院已經兩年，並在一五〇七年五月二日受封作神甫。翌年的年底又被調到威騰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任物理學和辯證學教授。在致友人的信內，他這樣說：「蒙神恩佑得以平康，但我必須出力研究哲學。當我抵達威騰堡之門，就急切盼望能夠改充神學教授；我所說的是果中取核，殼中取麥，骨中取髓的神學。事實如此，神總是神，人的判斷難免錯誤；但這是出於神的，祂必永永遠遠用恩典慈愛引導我們。」然而他在課餘，竭力研究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並兼讀神學。於一五〇九年三月底得着神學士學位，受命專授聖經神學。

每日下午一時，路德在大學教授聖經，他先從詩篇入手，而後轉到羅馬書。在他默想羅馬書之時，真理的亮光特別射入他的心裏。在安靜的房間內，他時常分出數小時，虔讀神的話。保羅的這封書信擺在他面前。某次讀到第一章十七節，先知哈巴谷說：「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非常打動他。原來義人的生命和其他人不同；這個生命是信心的禮物。這個應許，把基督徒的生活秘訣，啟示了他。多年後，在百忙之中，他仍舊聽見：「義人必因信得生」。路德也在禮拜堂內講道，聽者蜂擁，不久他就名聲蜚然。

祂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詩十八 16）

一五一〇年他奉派赴羅馬作七個修院的代表，覲見教皇。這也是神所安排的，使他可以熟識羅馬的情形。他滿



以為羅馬是聖潔的中心，從威騰堡出發，南行越過亞爾卑斯山，剛下到義大利的富原，就發現驚人的醜事。在波河（Po River）邊，本篤派（Benedictines）的富貴修院招待這個窮修士。修院的富麗堂皇，衣着的華貴，和飲食的精緻，使路德十分不解。雲石、絲綢、和奢侈，給與威騰堡修院的窮修士何等的諷刺。他起初閉口不言，等到週五看見滿桌肉食，就不禁說：「教會和教皇，豈不禁食這些東西麼？」本篤派的修士大為不滿，何來一個未開化的德國人竟膽敢責備他們。路德堅持不可，或竟準備公佈這種不軌行為，使他們覺得滅口為妙。幸得司閻暗中警告速即離去，得以免死。當他抵伯羅拿（Bologna）就害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當萬念俱灰之時：「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照亮了他，使他重新得力，不久繼續他的路程。

在義大利炎日之下，長途旅行，終於到達七山之城。當他瞥見世界之後，永遠之城時，他的心何等興奮，雙膝跪下說：「聖羅馬！我要向你致敬！」他足踐古羅馬帝國的廢墟，遍訪各禮拜堂，相信一切所聽見的，虔誠的奉行各種聖規，自念：「何等可惜，父母尚在世間！不然我可用彌撒、禱告，和許多善行，超渡他們脫離煉獄之火！」他雖然已經得蒙光照，他的悟性還未全部脫離黑暗。他的心已經悔改，他的心思尚未更新。他有信和愛，還缺少知識。要脫出數世紀的黑暗，豈是容易！但是他在羅馬看見神甫們的不虔不敬，修士不分高低，都犯這種毛病。他滿想教堂是堅固高貴的，不料發現它的門扉破損，圍牆火焚。他看見教堂的荒廢，心中徬徨非凡。他所理想的是聖

潔，所看見的是褻瀆。他後來說：「我們越近羅馬，所遇見的敗壞基督徒也越多。有句俗語這樣說：首次赴羅馬尋找惡漢，二次遇見惡漢，三次與惡漢結伴；但是現在人太聰明了，三次併作一次了。」

他最初竭力遵守羅馬教所命令的贖罪方式。一日盼望得着教皇所應許的免罪，他卑怯的用雙膝爬上彼拉多的梯子。據說，是神奇的由耶路撒冷遷來此地的。當他正在作這功德時，他想自己聽見一個雷聲，從他心的深處發出說：「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已經兩次臨到他，如同神那裏天使的聲音一般，現在重新有力的向他發聲。他在驚奇中站起，全身寒慄，自愧迷信之深，火速起來走避。這節經文在路德身上極有能力，真理常需反復申述，才能發生正當效果。路德縱使對羅馬書深有研究，因信稱義的真理從未如此清楚。現在他領悟只有藉着這個義，方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現在他舉目仰望被釘的人子，從基督的手中，接受神賜給罪人的恩典。在路德身上，這是一個轉捩人生的時期。拯救他脫離死亡恐懼的信心，成了這人的中心神學。當他在彼拉多梯子上，聽見保羅在十五世紀前向羅馬居民所傳的話語，而站起身來之時，被羅馬教所拘禁的真理，同時站起，不再仆倒。

讓我們聽路德自己怎樣說：「我雖是一個聖潔無疵的修士，但我的良心卻充滿攪擾苦惱。我當不起『神的公義』這句話。我不愛這位聖潔、公義、刑罰罪人的神。我暗中向祂生氣，懷恨祂，因祂以律法和人生艱困，打擾我們這些被原罪所毀的可憐罪人，並且更以福音來增加我們



的苦惱。但當我藉着神的靈明白福音話語之時，我認識罪人稱義是本乎我主的白白恩憐，也因着相信，於是我覺得自己已經重生，如同新人一般。我經過一扇敞開的大門，走入神的樂園。從此我別具眼光，來查考可愛的聖經。我閱讀聖經，收集許多教導我關於屬神工作的經句。過去我怎樣厭惡『神的公義』，此時我開始寶貴並珍愛這些話，承認是聖經中最甘甜安慰的話。真的，保羅的話，成了我進樂園的大門。」

我要追趕仇敵，並要追上他們（詩十八37）

路德離別羅馬，返回威騰堡，心中滿了憂愁和忿怒。他嫌惡這座教皇大城，存着失望，轉眼仰望聖經並神所應許的新生命。羅馬教所失去的，聖經都替他加上。他脫離羅馬，依附聖經。整個改教運動繫於此舉，是神不是人作了中心。史道筆和選帝侯，都十分重視他。這位總院長，似乎預感將要臨到世界的大事，不斷推崇路德。某日來院，把路德帶到花園裏，告訴他說：「我的朋友！你現在必須作一個聖經博士。」路德受驚之餘，再三推辭說：「惟有聖靈才能使人成為神學博士阿！」經受各方壓力，路德終於屈服。

一五一二年十月十八日，他宣誓說：「我誓必全力保衛福音真理」。翌日領神學博士銜。他現在是個聖經博士，而不是文學博士了，他的使命是專心研讀聖經，而不是跟從人的遺傳。他受大學侯君之託，奉皇帝教廷之名，慎重立誓在神面前，從此時起要赤忠傳揚生命之道。這個

誓成了路德改教的呼召。他覺得良心上負有聖責，自由查考而且勇敢傳揚基督真理。當他後來看見全歐洲因着他所傳揚的話震驚，羅馬控訴，名人指摘，良心控告，群起攻擊他，使他似乎搖動不支之時，他記起自己所立的誓，得以堅定不移。

在危急中他說：「我奉主名前進，我已將自己完全交託主手，祂的旨意成功！誰求祂叫我作博士呢？若是祂立我的，祂必支持我；否則，若祂後悔所行，讓祂貶斥我就是了。所以這個災難，並不嚇倒我。我只求一件事，在祂呼召我作的一切事上得蒙神的喜悅。」

另有一次，他說：「凡沒有神的呼召而作事的，就是尋求自己的榮耀；但是我馬丁路德是被逼作博士的。羅馬教想阻止我履行職分，但是祂已經看見結果如何，將來結局更慘。他們不能保衛自己，奉神的名，我決踐踏猛獅，蹂躪龍蛇。這個工作在我生時開路，在我死後成全。」

路德在教室裏、在講臺上，傳揚相信耶穌基督的道。他的教訓流佈極大的亮光。尤其在講臺上，他向一班如飢如渴的學生，顯示神話語的豐富。據他著名的知己麥賚賞（Malancthon）說：「根據所有虔誠有學問人的判斷，他那種解釋聖經的方式，簡直如用新鮮的晨光，照在黑暗中久眠的真理上。他指出律法和福音的不同。他駁斥當時盛行教會和學派的錯誤，說人是憑着自己的功德賺得赦罪的人，是藉着外面的修行得稱義的。因此，他引領人心歸向神的兒子。如同施洗約翰，他解釋罪是怎樣因着神的兒子白白得赦。他未曾修改儀式，反倒忠心的護衛學門內的



成規，但是他竭力使人明白悔改赦罪，相信安穩的基本真理。虔誠人深受這種真理的感動，有學問的人也歡喜領受。我們可以說基督、使徒、和先知，現在從不潔的地窖裏釋放出來了。」路德的教訓帶着權柄，因為他完全倚靠聖經；同時他的生活又與所傳的道相符。人知道這些講論不單出於嘴唇，乃是出於裏面，而且全部是實行的。

當時在德國人民中間，發生一件極騷擾的事。教會在天上開了一個大市場。從買者的成群結侶，賣者的叫喊戲謔。簡直可以稱為市墟。不同之點，在於擺攤的人是修士，兜售之貨是靈魂的得救。這些推銷員坐了漂亮的馬車，帶了三個騎士遊歷各地，生活闊綽奢華。走近城鎮，先遣代表通知官長說：「神與聖父的恩已抵門前了」。立刻全城騷動。神甫、修士、修女、議員、學生、商人、男女老幼，都出來歡迎，各持點着的蠟燭，隨着音樂鐘聲行進。交換敬禮後，行列向禮拜堂移進，教皇的恩諭放在鵝絨褥墊或金繡布帛上，當先開路。

其次是賣贖罪券的首席商人，手執大型紅色木質十字架。全體在唱歌、禱告、香火中前進，風琴奏樂。歡迎修士、商人和他的隨從入教堂。他先把十字架置在祭壇前，掛上教會的紋章。紋章留在十字架上多久，當地的聖品就得每日前來致敬。行伍中最引人注意的，乃是執紅十字架的修士，他身披多明尼派（Dominican）的修士衣，舉動傲慢非凡。他的聲音嘹亮，似乎充滿力量。他是戴子爾（Tetzel），他走上講臺，用堅強的語氣，向群眾述說贖罪券的價值：「贖罪券是神最尊貴的禮物。這個

十字架（指着紅十字架）與耶穌基督所釘死的十字架，有同等贖罪的功效。來罷！我要給你們蓋印的證書，甚至你想要犯的罪，也能得赦。沒有甚麼罪能大過贖罪券所能贖的，連得罪聖母馬利亞的罪，也可得赦。只要他肯出錢，出相當數目的錢，一切都能赦免。試想每個致命罪（Mortal Sin），即認罪、悔改後，你還得在今生或在煉獄苦行（do penance）七年；你在一日內犯了多少致命罪，一週多少、一月多少、一年多少、一生又多少！唉！這些罪簡直無數，引起無限煉獄之火。現在靠着這些贖罪券，你可以此生一勞永逸得着全部赦免，脫去所有刑罰。只有四種罪留給教皇裁決，其餘一概可以寬免。贖罪券不只在活人身上有效，在死人身上也有效。因此，不需悔改。神甫！貴族！商人！妻子！少年！處女！你們獨不聞已過的父母朋友在深淵底喊叫着：我們受到可怖的刑罰！只要些少的捐輸，就能拯救我們；你們有這力量，卻不肯給！錢在箱底嘎嘎作聲之時，靈魂逃出煉獄，飛入天堂。哦！愚昧粗笨的百姓阿！竟不曉得這種洪恩！現在天堂到處開門！為何抗拒不入呢？你準備何時進入呢？目前你可以救贖許多靈魂！硬頸無知的人阿！只要出十二枚佛羅稜（Florin——金幣名），就可救他們脫離煉獄，而你竟然如此忘恩不救！我對你們宣告，若你只有一件外衣，也當剝去換錢，使你蒙恩。主！我們的神，不再統治，祂將一切權柄都卸交教皇。你們可以知道為何聖主如此賜恩？這是為要重修聖彼得和聖保羅堂，使之舉世無雙。這個教會擁有聖使徒彼得和保羅的遺體，外加許多殉道者的屍體。



這些聖體現在，唉！因着教堂目前建築的情形，被雨淋、雹打、水浸、腐朽、受辱。唉！這些聖灰豈容長久陷泥濘貶謫中？」演說結束時，他手指投錢箱，喝叫三聲：「帶來，帶來，帶來！」然後歸到錢箱旁，在眾百姓以前，投下一塊銀錢，務使嘎嘎作聲。

演說完畢，贖罪券買賣正式成交。群眾圍集聽悔者的身邊，每人手執一塊銀錢，開始認罪。認罪完了，湧至販賣攤。主賣人觀察來人的衣飾形態，決定各人該付的數目。按着等級購買普通贖罪券，君王、主教須付二十五枚德克（Ducat——金幣，每枚約值美金兩元兩角八分），侯爵、院長付十枚德克，貴族高級神甫和年俸達五百佛羅稜者付六枚，年入二百佛羅稜者一枚，其他半枚。至於特種罪惡，戴子爾另有規定：多妻罪，六枚德克；瀆聖罪、偽證罪，九枚；謀殺罪，八枚；邪術罪，二枚。

下面是一張贖罪券的內容：「某某，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憐憫你，因着祂至聖的熱情赦免你。我根據教廷所授的權力，解除你所招受一切宗教上的譴責、審判、和刑罰；並且寬恕你所犯任何越分的罪惡和過犯，不論大到何種程度，不論因何而生，即便留待我們至聖之父教皇和教廷裁決之罪，也一概赦免。我塗抹你在此時機可能招致的所有軟弱、醜行。我赦免你因此時機可能遭逢的一切懲罰。我重新恢復你，使你有分於教會的聖禮。我更新結合你與諸聖徒有交通，而且重行建立你在你當初受洗時所有的純潔中。因此，死期臨到時，罪人所進入痛苦刑罰之門將向你關閉，而引入樂園之門要向你開啟。你縱使多年不

死，這恩繼存不變，直到死期來臨。奉父子聖靈的名。阿們！專使修士戴子爾約翰親署。」何等的放恣，巧妙的將謊言混雜在聖潔屬靈的辭句裏！

某薩克森貴人，非常不滿這種虛假，走近修士，問他有權赦免意向罪否，戴子爾答說：「當然，我從教皇得着全權可以赦免這罪。」貴人就說：「好罷！我想在我敵人身上報一小仇，但不致危害他的生命。你若給我一張保證的贖罪券，我就給你十枚克郎（Grown——貨幣名）。」幾經交涉，最後決定三十枚克郎代價。不久修士離萊蒲賽（Leipzig）。貴人和侍從埋伏在樹林內，等戴子爾經過，攻擊他，把他稍微打一頓，劫去滿載銀錢的贖罪券箱。戴子爾非常憤怒，上告法院，貴人出示他所簽署的贖罪券，因此宣告無罪。

兜售修士商人的行動粗陋不軌。他們常用贖罪券支付腳夫、旅館，和別種費用。依照當時情形，開發贖罪券，或赦四人、或赦五人不等。這些救恩證券在旅館和市場上流行，如同紙幣一般。眾百姓評論說：「他們所講的，從頭至尾，光是付款付款而已！」

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為完全的，祂是神（詩十八32）

路德首次聽見「戴子爾」之名，是在一五一六年。有人報告史道筆關於他兜售贖罪券的事，並且引他所用幾句放肆的話。路德忿然感歎：「神若許可，我要在他的鼓底鑽上一個洞。」薩克森的侯爵們憤恨這種卑陋的買賣，



不准修士商人入境。因此，他在離威騰堡四里外的舊脫包（Juterbock）城兜售。無知的百姓蜂擁而往。當時路德還尊敬羅馬教與教皇。他說：「我在那時是個修士，一個頂瘋狂的教皇派，醉心於羅馬道理，甘願殺害任何膽敢抗拒教皇最小命令的人。我是個掃羅，如今尚有許多這樣的人。」但是他的心已經準備好接受一切真理，反對一切錯誤。「我是個青年博士，剛出熔爐，熱心喜悅主的話語。」

某日，路德坐在威騰堡的懺悔室內。許多市民相繼前來承認大罪，如同姦淫、放蕩、高利放債、營私舞弊等罪。他就指責他們、教導他們。不料他們答說不擬離棄罪孽。這位虔誠的修士，受驚之下宣稱，他們既不肯誠心悔過，他就不能赦免他們的罪。這些不滿意的百姓，就拿出贖罪券來，爭說他們是潔淨的。於是路德答說，他與這些紙張無關，而且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他們喊叫抗議，然而博士不改初衷。他們必須停止行惡，學習作好，否則不得寬免。威騰堡的居民大起恐惶，趕快告訴戴子爾。戴子爾聞訊大怒，在講臺上竭力侮辱咒詛，而且在市場上數次舉火恫嚇人民說，他得教皇指令，有權火焚一切異端派，就是那些膽敢反抗至聖贖罪券的人。

路德如同牧人一般，看見羊群走入滅亡的路，就設法挽救他們。那時，他毫無改教之意。他已看見羅馬和她的腐敗，但是他並未起來攻擊。他預感基督教受時弊重壓呻吟，然而他並未想要矯正它們。他全無改教計劃，如同先前沒有改己計劃一樣。是神要改革，揀選路德作器皿。他

安靜的執行他的職分，許多人向他打開他們的心。但是就在這裏，邪惡開始攻擊他，錯誤起來尋找他。它們不讓他行使職分，所以他良心受到神話語的約束，發聲反抗。豈非是神在呼召他麼？反抗是責任，因此是正義；他必須說話。

諸聖節在威騰堡是個極重要的日子，凡在選帝侯所建之堂內認罪的，必得豐富的贖罪；因此每屆這個年節，朝聖者從各地會集。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節期的前一日，路德勇敢的走近禮拜堂，在大門上張貼九十五條反對贖罪券道理的標題。事前他並未通知選帝侯，史道筆或任何親信的朋友。在序言上，他申明發表這些標題的用意，是要將真理置於光天化日之下。他明白表示，在大學校答辯任何挑戰。當時所激起的注意非常大，口口相傳，不久全城震動起來。下面摘錄一些標題，略示內容：

（一）當我們的主耶穌說必須悔改之時，祂的意思是信徒在地上整個生活要不斷地繼續的悔改。

（二）這話決不能領會作神甫所施用之苦行聖禮，如同認罪和懺悔。

（四）真真的苦行是悔改和憂傷，出於一種自厭，直到他進入永生。

（六）教皇絕不能赦罪，他只是宣佈並印證神的赦免。凡超過這個的，定罪依舊不變。

（八）教會所定的苦行，單實施在活人身上，與已亡人毫無關係。



(二十一) 賣贖罪券的欽差犯了錯誤，因他們說教皇的贖罪券可以使人脫離一切刑罰，而且得救。

(二十七) 凡主張錢在堅箱嘎嘎作聲時，靈魂就飛出煉獄的，乃是傳說人間荒謬。

(三十二) 凡幻想因贖罪券穩上天堂的，必與傳這種道理的人同歸滅亡。

(三十六) 凡真實悔罪的基督徒，無須贖罪券，即能享受罪刑的全部赦免。

(四十三) 我們要教導基督徒，凡調濟窮人，幫助困乏人的，比那購買贖罪券的，更為美好。

(四十五) 我們應當指示基督徒，凡不顧鄰舍缺乏，而購買贖罪券的，並未獲得教皇的贖罪，反倒招致神的忿怒。

(六十二) 教會的真實，乃是神恩典和榮耀的福音。

(七十九) 凡說掛上教皇紋章的十字架與基督的十字架同樣有效的，簡直是褻瀆。

(八十六) 有人說，教皇既富甲天下，何不用自己的財富重修聖彼得堂，反要窮苦基督徒出錢呢？

(九十四) 我們勉勵基督徒，殷勤跟隨基督他們的元首，即赴湯蹈火亦所不顧。

(九十五) 因為經歷許多艱難進入天國，比藉着虛假的平安，得着肉體的安舒，更為美好。

路德在諸聖堂的大門上，張貼他的標題後，退入他的靜室，無疑他心中充滿了平安喜樂，因為奉主的名，為真理的緣故，已經採取了這個行動。這些標題縱然非常有

力，卻透露他仍舊堅信羅馬教廷的權柄；但是在攻擊贖罪券時，他不知不覺觸到一些錯誤，久而久之必會使教皇的威權發生搖動。路德並無如此遠大眼光，他只感覺所採步驟似乎過於大膽，責任催逼他沖淡慷慨之詞，在不犧牲真理之下，將這些標題當作建議，徵求指正，並在末了慎重申明，他無意違反聖經、教父，和羅馬教廷一切政令。在晚年，當他靜念這個勇舉之時，他自覺驚奇，不曉得怎會開始。顯然有一不見而大能的手，在帶領他前進；他承認說：「我進入這個爭執，毫無計劃，全無知識或意向；我在不知不覺中被拖入漩渦，鑒察人心的神可以作我的見證。」

翌日，無人前來反駁。這種買賣到處被人詆毀，除了戴子爾和跟從他的人外，誰有厚顏來答辯。但是，這些標題必須廣傳，決不致留在學院廊下。消息如同閃電一般，傳到各地。不到一個月，已經傳到羅馬。許多朝聖的香客不攜贖罪券，反攜標題回去。大家都閱讀默想而且討論。在大學內，在修院裏，議論紛紛。虔誠人慶幸最後找到一人，膽敢起來任當這項艱巨兇險的工作；大眾的良心得着了滿足。

但是許多朋友替他擔心，也有許多人表示他們的嫌惡。那些指責攻擊，當然使他受到影響；他的盼望竟成泡影。他希望看見教會的領袖，和國內有名的學者，能夠公開的支持他，然而結果不然。對他存好感的人，只在起初驚奇之時，吐露一、二句嘉許。許多他所十分敬佩的人，竟然苛責他最厲害。他感覺自己在教會中的孤獨，隻手反



抗羅馬，獨力打擊頂天立地的羅馬大廈。

誰能述說他當時的心境呢？他告訴我們說：「我開始這項工作之時，就充滿恐懼戰兢。當時我是誰呀？我是一個可憐可鄙的修士，如同死人一般，我豈敢反抗教皇的尊嚴？在他面前豈只君王大地震慄？容我如此說，連天堂和陰間都聽他指揮！無人能知，在這兩年，我裏面所受的痛苦。我能說，我沉入何等的灰心失志中。當他們袖手旁觀，留我一人在兇險中的時候，我並不快樂寧靜，也無把握，因為那時我尚未曉得——感謝神——我現在所明白的事。果真也有許多虔誠的基督徒滿意我的標題，而且非常重視它們，但是我並不認他們作為聖靈的工具，我仰望教皇、仰望紅衣主教、神學家、律法師、修士和神甫們；我盼望在他們身上看見聖靈的感應。但是，在我憑着聖經勝過他們的所有理由後，我最後藉着基督的恩典，在大苦悶中，超越了惟一控制我的理由，就是『要聽教會』；因為從我的心底裏，我尊重教皇的教會，認為是真教會。我比那些反對我的可恥腐化份子，更加誠心敬重羅馬教。若我輕看教皇，如同這些心裏藐視而嘴裏稱頌的人，我早就震顛，惟怕地立刻張開口，把我活活吞下，好像可拉和他的黨徒一樣。」可見當時路德的動機是何等的純潔！改教不是人的政策，乃是神的能力。神的時候已經來到，這個工作無法停止，教會必須得着釋放。

朋友的責備、懦弱、和沉默，雖使路德沮喪，仇敵的攻擊卻產生相反的結果。真理的仇敵想用強暴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竟然成全了神的旨意。戴子爾起來接受挑戰，

他不只辯庇贖罪券，而且也保護教皇的權柄。爭執之點突然改變，從贖罪券市場遷到教廷大殿，從戴子爾轉到教皇身上。在多米尼派的講臺上，路德被稱為瘋人、騙子、和附鬼者；他們說：「再等二週，至多一個月，這個名聲狼藉的異端者必被焚燒。」羅馬也起來答覆了。教皇利奧十世（Leo X）認為「這不過是修士的爭吵，最好的辦法是不干預。寫這些標題的，乃是個酒醉的德國人，等到酒香消逝，他就不這樣講了。」但是教廷的監察官麥曹利尼（Mazzolini）着論攻擊，說：「他願意知道這個馬丁是否鐵臂銅頭，不可擊破」，並稱「凡不以羅馬教會與羅馬教皇的教訓為信心無謬準則的，就是異端者。」路德不願意引起羅馬教廷的反對，他緘默了一個時期，最後駁覆：「神的話，神全部的話，只有神的話，乃是一切的準則，他相信教皇和教法會議都可能錯誤。」

路德覺得他當年所寫的標題常被誤會，決意加以解釋。他預備申說這些標題的根據和理由，他稱之為「解釋」，所用的語氣非常婉和，一面修改沖淡那些特別刺激的章句，表示真實的謙卑，另一面勇敢的護衛所有的真理，顯示不移的信心。他先確定悔改的真性說：「這個希臘字表明穿上新靈和新意，取一個新性情，因此你不再屬地，而變成屬天了。基督是精意的教師，不是字句的師傅。祂的話是靈、是生命。所以祂教訓我們一個出於靈和真理的悔改，而不是那些外面的苦行，即高傲的罪人全無裏面的謙卑，也可實施的苦行。祂所要的悔改，能夠在各種生活環境裏實行，在但以理所處巴比倫的榮華下，如同



在修士的法衣和乞丐的破衣下一般。」然後，他又繼續：「我不論教皇喜悅不喜悅。他是人，如同別人一樣。過去有許多教皇，不只喜歡錯誤罪惡，甚至中意更特殊的事物。我聽教皇的話，當他所說的是在法典之內，根據法典而說，或者連同教法會議發表甚麼規條，然而我不聽他，若他憑着自己的私意說話。不然，我豈不像那些不認識基督的人，竟認猶流二世（Julius II）屠殺基督徒，也是溫柔牧人對待基督羊群的善舉呢？人絕不能成一基督徒，而竟沒有基督；他若有基督，就同時有了所有屬基督的。那給我們良心平安的：因着信，我們的罪不再是我們的，都變成基督的了，因為神已將罪過歸在祂身上；另一面，一切屬基督的義，也都歸給了我們，因為神樂意賜恩。基督按手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得蒙醫治。祂用斗篷覆庇我們，我們就得蒙遮蔽，因為祂是永遠可稱頌的榮耀救主。」最後他有所建議：「我願意勇敢簡潔的申說我的意見，教會需要一個革新，這不是教皇一個人，或大主教，和教法會議許多人的工作。這個工作必須全世界起來作，更正確的說，這個工作只有神才能作。至於何時開始這種革新，只有那位創造時間的神知道。堰堤已經崩裂，我們無力抑制洪水氾濫。」

那時路德對於教皇十分尊敬，他臆想利奧是個正直愛慕真理的人，因此他決意上書，表白態度。於一五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他擬就一函，請史道筆轉陳。他向總院長表示：「我無意把你捲入危險，因我決心單獨會戰。耶穌基督必定鑒察，我所說的是出於祂的，或是出於我的。沒

有祂的許可，教皇焉能動舌？君王豈可決斷？我用羅希霖（Reuchlin）答覆那些恐嚇我的人：那一貧如洗的人無所懼怕，因他無可損失。我既無私產又無金銀，我也不想得着這些。過去我若有何尊榮、有何名聲，願那位開始剝奪我的成全祂的工作。我所剩下的，只是一個風霜摧殘的身體。他們無論用詭計或用暴力殺害我，但願神得榮耀！他們這樣作，僅僅縮短我一、二小時的生命而已。我有一位尊貴的救主，全能的大祭司，耶穌基督我的主，我已經夠了。在我活着的日子，我必定讚美祂。別人若不參加讚美，於我何干？」

但是路德並不孤獨。縱然他的信心無需人的支持，在他四圍密集護衛他的人。德國百姓已經聽見改革者的呼聲。他的講章和著作閃出亮光，照明了同時代的人物。信心的能力，如同烈火燒入冰冷的心殿。儲藏在這人裏面神的生命，甦醒了教會的殭體。百姓眷戀羅馬迷信的心日漸冷淡；購買贖罪券的人越來越少，同時路德的聲望繼續增加。百姓轉向他，向他致敬，認他為真理和自由的無畏台柱。

祂教導我的手能以爭戰，甚至我的膀臂能開銅弓（詩十八34）

路德安詳的等候消息。八月七日接到教皇諭旨，傳他赴羅馬受審，而主審人就是他的仇敵麥曹利尼。他說：「當我正在等候祝福之時，我望見晴天霹靂。我是隻羊羔攪擾了豺狼的飲水。戴子爾逃逸，而我反被吞吃。」這個



傳喚驚動了威騰堡，路德無論採取何種行動都無法脫險。若去羅馬，必落入仇敵手中。若是不去，必被判執拗；也不能逃逸，因為教廷使節已經接獲命令要盡力挑唆皇帝諸侯反對路德；他的朋友們非常驚愕。

八日，路德上書選帝侯的親信教誨師史筆賴丁（Spalatin），請求在德國受審：「看哪！他們所佈的是甚麼陷阱，我簡直被荊棘所圍。但是基督活着而且統治着，祂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不改變。我的良心保證我，所傳的是真理，縱然因着是我傳說，顯為更可厭。教會如同利百加的胎一般，孩子們必須相爭，甚至危害母親的生命。其他，求主不讓我在這試煉中太過興奮。願神不把這罪歸給他們。」因着選帝侯和威騰堡大學的請求，教皇指令教廷使節田惟吾（De Vio）就地審問。

在指令中教皇說：「接到指令後，當立刻傳路德親自出庭，檢舉並約束這個異端者，不得遲延。為此當借助於我們在基督裏最可愛的兒子麥西密蘭（Maximilian——當時德國皇帝）的臂力，並爭取德國諸侯和各地權貴的幫助。若能得着這人，當小心看管，押送我們這裏。若他歸回本位，自動央求寬恕大罪，你可收他歸入聖母教會的懷抱裏。若他頑固不變，而你又無法得着他，我們授權給你，在德國各地奪去他法律上的保護，申斥革除一切不出力捕得路德和他黨徒的權貴、城鎮、和學堂。當然皇帝在外。苟有權貴、城鎮、和學堂，收容路德和他的黨徒，公開或秘密支持他，我們將他們一概置於停止令下，直到路德逃離三日後，才得行施聖職。任何平民不立刻順服

命令的，我們宣佈他們喪失公民權，不得享受任何法律權利，剝奪基督徒的葬禮，充公一切塚地（即受封而得之地）。」這是人所安排給路德的命運。羅馬教皇用盡方法來毀滅他。他的傾覆似已無法避免，他豈能逃脫這種巨大的陰謀呢？但是羅馬失策了，這個運動是出於神的靈，豈受人的命令支配？羅馬一面秘密的佈置兇險，一面花言巧語的離間選帝侯和路德的關係，勸他自重，不要因惡修士喪失榮譽。

最後命令到達，傳路德赴奧司堡（Augsburg）受審，他的朋友都求他不可前往。從各方面傳來可怖的情報，有人預備半路謀殺他。史道筆勸他暫避一時說：「照我看來，全世界都聯合反抗真理，釘十字架的耶穌也曾這樣被人恨惡。我覺得你無何希望，只有等候逼迫。不久人未得教皇許可，將不得查考聖經，從中學習耶穌基督，正如耶穌基督所吩咐的。你只有少數知己，而且這些人恐將受仇敵威脅，不敢支援你。最智慧的辦法，莫如離開威騰堡，到我這裏來暫避一時，我們可以生死相共。」

然而一切都不能搖動他，他決意忠心站在神所安排的崗位上。真理是藉着傳揚而前進的，他怎可遠走呢？他所樂意事奉和愛之生命的主，豈非說過：「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認他。」這句話不斷在他心弦上彈着。在改教期內，他表示說：「我作了遍地相爭相競的人，如同耶利米一般。但是他們越威嚇，我越喜樂；他們早已損毀我的榮譽名聲。現在只剩一件，就是我的殘軀。他們可以殺我，這不過縮短我數小時的生命而已，但是他



們不能滅絕我的靈魂。凡欲向世界傳揚基督話語的人，必須準備隨時為主殉道。」

他離別威騰堡，走上往奧司堡的路，準備站在羅馬使節面前受審，手中並無安全證，恐怕他是去送死的。然而他的信心，不是外面的裝作，乃是一個實際，因此他有平安，毫無懼怕，奉萬軍之主的名，為福音作見證。沿途遇見不少朋友，有些鼓勵他、有些勸阻他。在他的信件上，可以看見他當時的心情：「我遇見一些卑怯的人，勸我不要去奧司堡；但是我已經決意前進。但願主的旨意成全！即便在奧司堡，甚至在祂的仇敵中間，基督永遠為王！但願基督活着；讓路德死去，也讓一切罪人都照着所記的死去！願我救恩的神被高舉！再會吧！堅持固守主的道，因為人若非被神所棄，就會被人所棄。神是真實的，人是虛謊的。」

十月七日黃昏，路德和他的兩位朋友抵達奧司堡，憩息在奧古斯丁修院內。他覺得十分疲乏，但是很快就恢復了。無疑的，他的信心和活潑的心思，加速了身體的復原。

路德開始受審，田惟吾宣佈教皇旨意說：「奉我們聖父教皇利奧十世之命，垂示三款：一、你要熟思認錯，撤回一切錯誤建議和講章；二、應許從此不再播散意見；三、平心自約，避免攪擾教會。」路德於是要求使節，指出他所犯的錯誤是甚麼，使節答說：「有二點你所題出的意見，必須當眾撤回。第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受苦和功德，並非贖罪券之根據；第二，接受聖禮的人必須先有信

心。」這兩點都給羅馬買賣致命的打擊。教皇若無權隨私意分派救主的功德，人若不能購券得着無限的義，則紙券頓時喪失價值，配投紙簍內。至於聖禮亦復如此。贖罪券是羅馬的特種營業，聖禮乃主要買賣，它們所生的利並非少數。若說必須有信心，就一切都得出於神，教皇無能為力。如此則羅馬的投資和利潤，都被剝削無存。

田惟吾引用教皇革利免（Clement）的豪語，和煩瑣學派的意見，斥責路德的主張。路德憤於使節把羅馬教視作權威，駁覆：「在如此重要的事上，我不能接受這些命令作為充分理由。因為它們曲解聖經，而且從不引經據典。」田惟吾答說：「教皇權柄高於一切。」路德速即回答稱：「聖經在外」。使節冷語：「聖經在外！你不知道教皇超越眾會議麼？他最近尚定罪刑罰巴斯勒會議（Council of Basle）呢。」路德宣稱：「關於贖罪券，只要指明我的錯誤何在，我極願意接受改正。我們可以越過這事，而仍作好基督徒。但是在信心的條款上，我若稍微讓步，不僅否認耶穌基督。我不能！我絕不退讓，靠神恩典，我永不屈服。」田惟吾大怒說：「不論願意不願意，你今日必須撤回這條，否則我就根據這點定罪你的道理。」路德回答：「我無主意，只有主有旨意。願祂隨意待我。若我有四百個頭，也願全數斬去，勝如撤回所見證的信心。」田惟吾結論：「我來並非與你辯論。撤回，不然準備受刑。」第一日的交鋒，到此暫告段落。

第二日情形並不好轉，使節滔滔演說，十次路德想發表意見，都被阻止，只得要求書面答覆。十月十四日，路



德重回使節面前，選帝侯的顧問們陪着。路德誦讀所寫，堅持原議，申明：「教皇並不高過神的話，乃是低於神的話。」田惟吾設法強辯，結果不能自圓其說。最後傲怒之下，叱斥說：「撤回！否則不得回來。」路德彎腰鞠躬，退出大廳，回到修院滿心喜樂。他已盡了本分，神必負責其他。

謠言四起，對他不利的消息頻頻傳來，但是路德屹然不動。有些福音上的知己前來探望他，他想到可能永遠離別，建議一同擘餅記念主。這一小組的人聚集，同領耶穌基督的身體和寶血。當時他們裏面的情緒何等難抑，這次可能是末次與路德同領主的晚餐。路德的心中卻滿了喜樂，因為世人正在厭棄他的時候，他的主竟然這樣慈悲的接受他。當時的交通何等嚴肅！當晚的光景何其聖潔！路德住在城內，靜候使節的消息，等了數天未見音訊，乃留言而去。

十月三十日路德重返威騰堡。他猜想終久必被逐出德國，就下筆作奧司堡會議的報告，留作他和羅馬之間爭執的證據。他遙見暴風雨將至，然而他並不懼怕。他天天等候義大利頒佈的咒詛，決定預先把一切準備就緒。他說：「我已經捲起長袍，束緊腰帶，準備離開，如同亞伯拉罕一樣，不知何往；或該說，確知何往，因神是無所不在的。」

一五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威騰堡的基督聖體節堂（Chapel of Corpus Christi）發表言論，要求全教會開大會公斷這事，而非由教皇一人裁決。他知道暴風雨在醞

釀中將近襲擊，只有神能消散這種陰謀，然而他只該盡他的本分。他終必被逼離別威騰堡，但是他在事前要題出嚴重抗議。因此他草擬了一篇抗議書，預備在羅馬雷霆擊打之時公佈。不料承印人背約，私賣抗議書，以圖厚利。路德十分惱怒，但是事已如此，抗議書流傳各地。在書內他重申無意攻擊教廷權柄：「然而鑒於教皇如同常人一般，可能作錯，犯罪並撒謊，同時認為只有訴諸大會，方能脫離這無可抵禦的不公，我才迫不得已採取這種步驟。」

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詩十八 33）

一個新的演員登臺了。神安排這個威騰堡的修士，與當時最有權力的君王會面。祂揀選一個君王統治極大部分的舊大陸，甚至勢力及至新大陸，簡直可說，在他廣大的版圖上從無日落。這人反對這個卑微的改教運動。舊帝麥西密蘭已崩，查理五世（Charles V）登基。羅馬決意在這時定罪這個教會自由的護衛人。路德非但攻擊教皇的弊端，而且牽動了教皇本身的地位。在各方面慫恿之下——伊克博士（Dr. Erk）尤其活躍，因他惱恨萊蒲賽辯論的失敗——在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聖學院（Sacred College）批准著名的訓諭（Bull）。

羅馬教皇以神的代理人，和教會元首的資格宣佈說：「哦！主阿！興起，興起宣判，記起這個瘋子不斷堆積在祢身上的謗瀆！哦！彼得興起，記念你的聖潔羅馬教會，眾教會之母，並信仰之后！哦！保羅興起，注意一個新



的旁非利（Porphyry）攻擊你的道理，和聖教皇我們的前輩。最後你們聖人之會也興起，神的神聖教會起來向全能的神說話！」隨後教皇開始從路德的著作裏，摘引四十一條惡毒的標題，其實這些都是福音的真理，如同「新生命是至高的悔改……焚燒異教徒實違反聖靈的旨意」等等。

教皇繼續說：「訓諭公佈後，諸主教當嚴格搜查馬丁路德的著作，在修士面前公開嚴肅的付之於火。至於路德本人，我們已盡所能，仿效全能之神的恆久忍耐，仍舊準備接受他回到教會的懷抱中，因此給他六十天寬限，用書面經兩位主教副署，表示反悔；否則親身來羅馬，表示完全順服。在這時期內，他必須停止講道、教訓、和寫作，並將他從前的著作全部付炬。若在六十天期內不反悔，我們就此判定他和跟隨他的人，為公開固執的異端者。」最後教會又宣佈許多的革除、咒詛、和禁令，對付路德和其他的同人，指令拘捕他們解送羅馬。

訓諭已經公佈，但數百年來羅馬從未宣判。這是她失策的一件事。她的長臂隨着判決，置人於死地。這個兇殺的信息，從七山之城迅速的傳出，達到威騰堡修院內。教皇選定這個時候，因為新皇有種種理由獻媚教皇，博取他的友誼，所以必定樂於犧牲一個無名的修士。利奧十世，紅衣主教，及全羅馬，都預祝勝利，幻想仇敵已在腳下。訓諭傳到德國，公然張貼各地，但並未產生期望的效果。眾目注視威騰堡，路德並不躊躇，在同年十一月四日發表一篇「反對敵基督的訓諭」，他說：「多少錯誤、多少欺詐，都借教會之名，借教皇無謬之說，爬進了可憐的百姓

中間。多少靈魂因此喪失！多少血流溢！多少命謀害！多少國荒廢！我曉得如何分別技巧和惡毒，我對於如此愚拙的惡毒無何好評。焚燒書籍，這件事孩童也能作，何況聖教父和他的博士們呢？他們要表演一些更高的才能。同時任憑他們毀損我的著作吧！我豈存更高希望？我所盼望的，乃是領人歸回聖經，使他們以後可以放棄我的著作。至聖偉大的神阿！他們若得着聖經的知識，何用我的任何寫作呢？靠着神的恩典，我是自由的，教皇的訓諭既不安慰我，又不驚恐我。我的力量和安慰是儲藏在人鬼所都不能達到的地方。」

十二月十日在威騰堡大學校的牆上，貼着一張公告，邀請教授學生於早晨九時會集東門。許多博士和學生聚集，路德手執教皇訓諭說：「你既激惱神的聖者，願永火也激惱並消滅你。」於是他把訓諭投入火內。從此宣佈與羅馬教皇和羅馬教會脫離關係。

我藉着祢衝入敵軍，藉着我的神跳過牆垣（詩十八 29）

一個重要的國會議即將開幕，這是查理登基後第一次的會議。會場設在沃木斯（Worms），日期訂於一五二一年正月六日。從未有如此眾多的顯要出席會議，一面果然有不少重要的事待決，另一面大眾的注意集中在改教運動這件事上。世界的政治竟在威騰堡修士的主張前失色。教廷使節千方挑唆查理執行教皇訓諭，但是選帝侯腓德烈（Frederick of Saxony）堅持須給路德機會答辯。諸侯雖



大部願意出賣路德，但對於教皇亦無好感。最後查理決定宣召路德來沃木斯，並且發給他安全證。

這時已經三月二十四日了，皇諭傳到路德寄宿之處。他的朋友們驚惶起來，只有路德十分鎮靜。他看見朋友的焦急，即說：「教皇派並不希望我去沃木斯，他們所要的是判決我、治死我。這有何妨呢？不要為我禱告，要為神的話禱告。在我的血未乾以前，全世界數千人將負流這血的罪！基督至聖的仇敵，教父，殺人之王，想要流我的血。由他吧！但願神的旨意成全！基督必將祂的靈賜給我，得勝這些錯誤的使者。我活時蔑視他們，死時勝過他們。他們在沃木斯忙於逼我撤回；這是我的撤回：從前我說教皇是基督的代表，現在我斷言他是我主的仇敵、是魔鬼的使者。」

四月二日路德啟程，他回顧麥賚賞，情感激動的說：「我親愛的弟兄阿！萬一我不得回來，仇敵置我死地，你當繼續教訓，在真理上站穩，你替我勞苦，因我已不能工作了。只要你還存活，我死也無妨。」他藉着禱告，把麥賚賞交託在那位信實的主手裏，然後上車離別威騰堡。經過亞弗特，在主日對眾人講道。在全篇講章內，並無隻字題到自己，也從不暗示他當時所處的環境，更不題起沃木斯、查理，或教廷使節。他傳揚基督，只傳揚基督。當全世界的視線集中於他之時，他完全不想到自己。這是神真實僕人的印記。

路德應召前來的消息傳到沃木斯，教皇派的人驚恐非凡，他們設計阻止他入城，然而路德答說：「我當繼續前

進，我必須往召我所去之地。」他的朋友史筆賴丁看見沃木斯城內充滿仇敵，而且聽說異端者所持的安全證不必尊重，也打發使者勸他不可入城；但是路德並不氣餒，轉向使者說：「去告訴你的主人，即便沃木斯的魔鬼如同屋面瓦片之多，我照舊進去！」

四月十六日早晨，路德望見城牆。許多人在等候他。前面是皇帝使臣，全副束裝，騎馬當先。後面是路德坐在一輛質樸的車內。兩旁圍着一些人。將近中午入城，人越來越多，幾乎無法進行；最後到達祿德旅館（Hotel of the Knights of Rhades）。他下車就說：「神是我的保障」，合城的人都要看他。有人說他是才子、有人說他是異端者。訪問的人不絕，直到夜深才得休息。

次日，四月十七日，規定下午四時覲見皇帝。一切準備就緒，他將為着耶穌基督站立在世上最嚴肅的會眾面前。典禮官前來接他，街上人山人海不能通行，只得經私人住宅繞往會場。屋頂街道都充滿了觀眾。走近大廳正門，遇見一位著名的勇士，拍他的肩膀，搖搖頭慈仁的說：「可憐的修士！可憐的修士！你現在進入比我或任何將軍所經過的更殘酷爭戰。只要正義在你這邊，你可以放心，奉神的名前進，不必懼怕！神必不撇棄你！」大門洞開，路德進入，面對會眾。有二百零四人參加會議，其中有查理五世和他的兄弟弗狄南大公爵（Arch duke Ferdinand），六位選帝侯，二十四位公爵，八位侯爵，三十位大主教、主教和院長，七位大使，十座自由城市的代表，許多王子爵士，及教皇的使臣。



有些侯卿看見曼斯費特礦工兒子當時的情緒，溫柔的接近他，其中之一安慰他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又有一位接着說：「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衛士們替他開路，他前進直到站在查理五世皇座前。這樣嚴肅的會議，起初眩惑他，威脅了他。眾目都凝視看他。然而不久惶惑逐漸消散，一切歸於寂靜。典禮官關照，未經詢問，不可作聲。因此路德單獨站立，默不發言。

沉靜一時，皇廷發言人朗聲說：「馬丁路德！神聖無敵的皇上，根據神聖羅馬帝國諸侯的建議，召你前來有所問答：第一，你承認這些書籍是你所寫否？」說時手指擺在大廳中間桌上的二十本書籍。「第二，你準備撤回這些書籍和其中內容，或者你仍堅持書中原議？」

路德先後用拉丁文和德文答覆說：「至聖皇上和諸侯們：關於第一問，我承認那些剛才讀出的書名，是我寫的，我不能否認。至於第二問，有關信仰和靈魂得救，天地間至寶貴神的話語十分重視這事，我不能未經考慮草率答覆，免得我言有不及或超過之患，以致犯了基督所說：『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故此，我謙卑的請求皇上，給我時日，使我所答不致違反神的話語。」查理五世與大會，決議給予一日寬限。路德重返旅館。

四月十八日早晨，他進入試煉中間，神的臉似乎向他隱藏。他的信心軟化，他的仇敵加增，他的幻想嚇人，他的魂如同在暴風狂浪顛沛中的小舟，忽而下沉海底，忽

而上升諸天。在這極憂急之時，他喝了基督所喝的杯。那時如同一個小的客西馬尼園，他仆倒在地上，斷續吐出呼喊，從靈裏的深處，上達神的寶座。「哦！全能永遠的神！這世界何等可怕！看哪！牠張口要吞吃我，而我向祢的信靠竟如此微小……肉體何其軟弱，撒但何等有力！若我倚靠今世能力，一切完了！……我的末時已到，我的判決已經公佈！哦！神阿！哦！神阿！……神阿！求祢幫助我勝過世界的一切智慧！起來作吧！祢應當這樣作！……只有祢……因為這個不是我的工作，乃是祢的工作。我在此何爭？我與這些屬世大人物並無爭執。我希望我的年日平安快樂度過。但是，這是祢的大義……是個永遠的正義。哦！主阿！求祢幫助我！信實不變的神阿！我不倚靠任何人，那都是虛空無益的！凡出於人的都不穩當；從人來的終必倒塌……哦！神！我的神阿！祢不應允我麼？……我的神！祢是死的？不！祢不會死！祢不過隱藏自己！祢揀選我作這工。我深深知道這個！所以起來作吧！哦！神……為着祢親愛的耶穌基督，站在我的旁邊；祂是我的保障、我的盾牌、我的高臺。」

他在寂靜中掙扎了一會，又繼續禱告說：「主阿！祢住在何處？……哦！我的神！祢在何方？……來吧！來吧！我已準備好了！……我已準備為着祢的真理喪失生命……溫柔如同羊羔一般。因為這是正義——這是出於祢的！我絕不與祢分離，或在今生或在永世！……縱然世界充滿魔鬼——縱然我的殘軀，就是祢指頭所作成的，被殺屍陳路上，切成碎塊，磨成灰末……我的靈魂仍舊屬



於祢！……是的，我有祢話語的印證。我的靈魂是屬乎祢的！我要永遠與祢同住……阿們！……哦！神阿！求祢幫助我！……阿們！」

他這樣禱告以後，就得着了裏面的安息。非此人無法完成大事。於是他閱讀聖經，翻查他的著作，預備覆詞。想到他快要在皇帝和他的帝國面前，為耶穌基督並祂的話語作見證，使他心中滿了喜樂。覲見的時間不遠了，他把打開在桌子上的聖經拿過來，滿了情緒，左手按在聖卷上，右手向天舉起，立誓忠於福音，坦白承認所信，即便需要血證亦所不惜。此後他覺得更加平安。

四時傳令官前來引導他赴會場。眾百姓的好奇更加激起，因為今日的答覆是決定性的。會議尚未結束，路德只得在院中等候，四圍的人蜂擁着他。足有二小時之久，他站在人海中。他承認說：「我完全不慣於這種喧嘩騷擾。」這種環境非常不利，但是神與路德同在，他的容貌莊嚴，態度鎮靜；永生之神已把他高置在磐石上。夜漸下降，火把燃起，最後被召入廳。這時他非常安祥堅剛，全無失措之感。他的禱告已蒙垂聽。他站在查理五世面前。

皇廷發言人開始說：「馬丁路德！昨日所求之寬限已經滿期，此舉本屬多餘，因各人均應常作準備，答覆一切關於信心的問題，何況你這位對於聖經有高深研究的博士？……所以現在你當答覆皇上的詢問，他待你顯出十分恩情，你要辯護你的全部著作，或準備撤回一部分？」

於是路德謙卑的回答，他並不高聲喊叫，也不激烈陳詞，只是慎重溫和的述說，語氣帶着喜樂和堅定。「至尊

皇帝和諸位顯要，我遵着昨日命令站立皇前，因神的諸般恩慈，我懇請你們垂聽辯護，因我確信這是正義。若我無知觸犯朝廷禮儀，尚祈見宥，因我並非生長帝王宮中，反養育在幽僻的修院內。昨日所詢兩問，首問我已答覆，而且維持原議。至於第二問：我所寫的，涉及不同題目。有些論到信心和善行，內容純潔，合乎聖經，即使我的仇敵也無法非難，反倒承認這些著作相當有益，值得虔誠人的閱讀。教皇的訓諭，縱然言辭猛烈，也承認這點。因此我若撤回這些，我成了何種人？……可憐的人！在人類中，我竟獨自放棄友仇共讚的真理，以致反對了全世界所引以為榮的。第二，我也寫書非難教廷，我攻擊那些用假道理、敗壞生活、或惡榜樣，擾害基督教的世界，而且毀損身體與靈魂的人。凡敬畏神的人，都有同感，都能印證這事。教皇的法律，與人為的道理，豈不纏累騷擾信徒的良心？羅馬的喊叫，和不斷的勒索，豈不吞滅了基督教世界的財富？尤其剝奪了這個顯要國家的富源！這些都有確實無誤的證據。我若撤回這些，豈非助桀為虐，拔去水閘，任由不敬不虔汨濫地面麼？如此，則狂浪勢將激起，傲慢人必然加增，霸道更加橫行壓在基督徒身上的重軛，將因我的撤回，越發加重，而且也因着這個撤回，顯為合法，得着至尊皇帝和神聖帝國諸參贊的批准。憐憫的神阿！這樣我將變成一件兇袍掩蔽各種險惡殘害！……最後，我曾著書，反對那些維護羅馬霸道，並毀損信心的人。我坦白承認，或者對待他們過於嚴厲，超越了我的身份。我否認自己是聖人；然而我不能取消這些著作，因為若這樣，我



豈不稱許仇敵的不虔，使他們趁機，加倍壓迫神的百姓麼？

「可是，我僅是普通的人，並非是神，所以我要為自己辯護，基督也曾辯護。祂說：『我若說的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約十八23）我既不過是塵灰，極易迷路，豈不切望眾人直陳反對我所傳的理由？因此緣故，至尊皇帝和諸位顯要，我懇求你們，靠着神的恩慈，從先知和使徒的書信裏，證明我錯在何處？我一經說服，立刻撤回錯誤，首先下手焚燒我的著作。我所說的，盼望足夠指明我已經仔細考慮所處的兇險；然而我非但毫不沮喪，反倒歡喜看見福音在今日仍是爭執焦點，如同古時一樣。這是福音的性質，這是神話語的命運。耶穌基督說：『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太十34）神的計劃奇妙又可畏；要小心免得臆測撲滅分歧，竟至逼迫神的聖言，招致大災，今日禍患和永遠荒廢……你們該畏懼，免使眾望所寄的少年尊貴王子，陷入惡運。我可以從神的聖言內，援引許多例證。我能申說法老、巴比倫諸王、和以色列眾王，如何尋求人的意見，鞏固疆土，雖在表面上這些建議相當賢明，而結果反成毀滅。『祂（神）發怒，把山翻倒挪移，山並不知覺。』（伯九5）我這樣陳詞，非因諸位顯要需我忠告，惟願薄盡綿力，有所報效。故此，我將自己交在至尊皇帝和諸位顯要手裏，謙卑請求，不要容仇敵傾覆憤恨，因我實在無辜。」言畢稍停，又用拉丁文重述一遍。

皇廷發言人勃然大怒說：「你尚未答覆所問。你被傳

非為辯論教法會議的決議，乃為簡潔答覆所問。你是否撤回？」路德毫無躊躇的答說：「你們既然要我簡潔答覆，我的答覆在此：我不能把我的信心，置於教皇，或教法會議之下，因為他們時常錯誤，而且彼此矛盾，似晝之明，無容諱言。所以除非用聖經的見證，或清楚的悟性說服我，除非我被所引的經節感化，以致我的良心受到神的話語約束，我不能也不願撤回，因為基督徒違反良心說話，是不妥當的。」他就目光四射，遍視會眾——他的生命執在他們手中——說：「我堅持，我不能偏離左右；願神幫助我！阿們！」

會眾大為吃驚，許多侯卿無法掩飾他們的欽佩。皇帝驚定後，喊說：「這個修士說話膽大氣壯。」西班牙和義大利人，起先感覺迷惘，後來往往嘲笑他們所不瞭解的偉大。發言人就說：「你若不撤回，皇帝和帝國參贊將會商議如何處置怙惡不悛的異端者。」路德的朋友都開始震慄，然而路德重覆說：「願神作我的幫助；因為我不能撤回任何一點。」此後他被引退，侯卿們開始議論。大家感覺這是基督國教的重要關頭。這個修士的「是」與「否」，可能決定教會和世界數世紀的命運。他的仇敵欲恐嚇他，結果反倒高抬了他。他們想廣佈他的失敗，反倒增榮他的勝利。羅馬黨徒不甘屈服。因此重召路德入內，發言人又說：「路德！你說話並未持守身份。關於你著作的分類實屬無益；因為你只要撤回含有錯誤的書籍，皇帝就不容其餘付炬。你恢復康士坦丁會議（General Council of Constance）所定罪的異端，竟要求用聖經反駁，實太



放肆。因此皇帝要你爽直答覆，是或否到底欲維持原議，或者部分撤回？」路德安靜的答說：「除了已經答覆的，我並無其他意見。」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人海衝激他，他如巨石屹立不動。他的話語有力、他的態度勇敢、他的目光尖銳、他的容貌堅定，這些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妥協的希望已經消失。修士已經征服世上的巨頭。他已經說了「不」。查理五世站起來，全體起立。發言人宣稱：「會議明日繼續舉行，聽候皇帝判詞。」

次日皇帝在會議中，命令宣讀他親手起草的文件：「我決意效法祖先，他們都以護衛羅馬信仰仰着稱。一個修士，放蕩淫佚，膽敢反抗基督教國信仰。為着阻止這種不虔，我不惜犧牲帝國、財寶、朋友、身體、血液、靈魂和生命。我將遣散這個奧古斯丁派的路德，禁止他騷擾百姓；然後我要以頑固異端者的罪名，對付他和他的從者，用革除、禁令和其他方式毀滅他們。我囑咐國內諸侯遵照教規而行。」這個文件並不取悅眾人，因為查理年輕草率，未照常規先徵求大會意見，立刻發生兩種意見：教皇派主張不必尊重安全證，另外的人堅持不可失信。衡量各種因素後，皇帝決定遵守諾言，並在三日後下令路德出境，限在二十一天內返鄉，沿途不得傳道或寫作，擾亂治安。

路德清楚看見，這不過是定罪的開始，他溫柔的答說：「主若願意，但願主的名得稱讚！」又加上說：「我要首先誠心感激皇上、選帝侯、諸侯、和帝國參贊，垂聽我的申訴。我願意，也只願一件事，就是教會照着聖經有

所改革。我準備降服皇上旨意，忍受一切。生或死，美名或惡名，這些對我並無不同。我只保留一件事，即傳福音，因為保羅說過：『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四月二十六日，週五早晨，路德的朋友聚集在旅館內。他們都因他的堅定而歡喜，願意與他作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再會。他們一同聚餐。路德願意在這嚴肅時刻，進到神面前去。他傾心禱告，求神祝福那些與他同站的人。鐘鳴十下，他和同來沃木斯的朋友離開旅館，在群眾擁擠之中出城而去。這樣他逃出了沃木斯城牆，他的葬身之地。他全心歸榮耀於神，並說：「魔鬼親自防衛教皇、城堡，但是基督開闢一條大道，使撒但不得不承認主比牠更有能力。」

不久皇帝敕令正式頒佈，傳達各地。敕令內容如下：「我查理五世，諭諸選帝侯，及一切有關人等。全能者既將護衛聖潔信仰之職託付我們，賜給我們較諸先祖更廣疆界，更大權柄，我們決意竭盡綿力，阻止神聖帝國受異端污辱。奧古斯丁派修士馬丁路德，曾經各方勸誘，仍舊執迷不醒，如同瘋子直衝我們聖教會，試用充滿謗瀆的書籍毀損教會。他竟無恥的玷污神聖婚姻不朽之律，他曾挑唆俗人流修士之血，他大膽藐視一切權威，不斷鼓勵人民謀反、離間、戰爭、兇殺、搶劫、和縱火，使基督教信仰歸於荒蕪。簡而言之，不說其他惡行，這人實非人類，乃撒但披上修士衣，藏在人形之內，集過去一切至毒異端之大成，又加上自創的新邪說。因此我們把他驅逐出去，待安全證期滿，命令各地立刻採取有效手段，阻抑他的瘋狂，



我們禁止你們保護他、隱匿他，供給他飲食，用言語或行動，公開或秘密支持他。凡違反這命令的，必招致叛國罪刑。我們再命令你們拘捕他，押送皇前，或嚴守待令。凡完成如此神聖工作的，必受大賞。至於他的從者，一概予以拘捕、監禁，並沒收他們的產業。關於他的著作，一滴毒汁調入滋養物內，尚被眾人嘔吐，何況書內含有危害靈魂毒素，豈不更應當拒絕，而且毀滅？所以你們該焚燒之、毀滅之。至於一切繕寫、繪畫，或買賣攻擊教皇或教會的報紙、文件，或圖畫的人，你們都該加以拘捕、沒收財產、隨意處理。凡敢違反皇令的，不論身份，一概剝奪公權。仰全國軍民一體遵照，此令。」這就是在沃木斯大禮拜堂內，簽署的敕令。羅馬的訓諭，雖在義大利頒佈，無法在德國執行。現在皇帝親自下令，使情形轉得非常嚴重。教皇派得意非凡，認為悲劇從此可以結束。

祂又領我到寬闊之地，祂救拔我因祂喜悅我（詩十八 19）

當敕令頒佈之晚，路德抵達故鄉，與他的親戚歡敘一天。第二日繼續上路，由友人愛姆斯道夫（Amsdorff）和兄弟雅各（James）陪行。他們沿着土陵嘉（Thuringia）的森林，走在引到華塔秀山（Wartarshusen）的路上。正經過一塊凹地之時，突然聽見響聲，五個蒙面騎士，全身披甲，襲擊他們。雅各一見來人，趕快跳下馬車，飛奔逃逸，不敢出聲。禦夫擬予抵抗，被來人斥責，投於地上。另一蒙面騎士抓住愛姆斯道夫，把他拖開。其餘三人捉住

路德。那時路德維持鎮靜，默不作聲。他們用力把他拖下馬車，給他披上一件軍袍，放他在一匹駿馬上。這時其他兩人離開愛姆斯和禦夫，五人躍上馬鞍，鞭長而去。他們在森林裏繞行，忽前忽後，使人無法追蹤。路德不慣騎馬，不久就疲憊不堪。他們准他倒在樹旁稍息，而且從附近泉源飲水。雅各奔入華塔秀山城，愛姆斯與禦夫衝進威騰堡，立刻路德被劫的消息傳遍附近各城鎮。雖有少數人欣喜，大眾感覺震怒。不久全城滿了哀聲：「路德落入敵手了！」

路德經過劇戰後，神樂意引他到可安歇的地方。他在威騰堡發揮最高靈力後，神給他一個隱匿退修的機會。神從蟄居中提召軟弱器皿，准許他閃耀一時，重新歸入隱晦。改教運動並非在喧赫中完成，神的靈採取更平靜的方策。羅馬竭力逼迫的人，必須暫時失蹤，免得改教運動染上個人英雄色彩。人必須退出，使神藉着祂的靈可以單獨運行在水面上，在這中世紀的黑暗上，吩咐光顯出來。

天色已晚，無人能追蹤而來，路德的守衛另揀新路。半夜前一小時到達山腳下。駿馬慢慢爬山。在山頂上有座古舊城堡，四圍都是漆黑森林，只有一條路引入堡內。路德被引進瓦特堡古城（Wartburg），他們替他換上武士戎裝，叫他留長鬚髮，使人不能認識他。他們給他一個新名，叫作「喬治爵士」。在那裏路德深居簡出，如同保羅在羅馬的監獄中一般。原來路德的朋友，認定必須暫時軟禁他，避免查理和教皇的捉拿。這個誘拐，計劃得非常稠密，甚至腓德列選帝侯也很久不知道路德藏在何處。改教



運動內的弟兄們憂急萬分。春季過去，夏秋冬來而復逝，太陽繞道一週，而瓦特堡的圍牆緊閉着囚犯。真理受到敕令申斥，辯護人被壁壘禁閉，從世界舞臺失蹤，不知去向。教皇派得勢，改教運動眼看失敗。然而神在寶座上，這個打擊反倒保護了路德的命，越發推廣了真理的光。

德國震動起來，謠言紛紛。教皇派的修士們起初興高采烈，以為這人一死，勝利在望，然而不久他們都巴不得遠走高飛，因為當不起百姓的忿怒；甚至有人建議：「惟一挽救我們的辦法，就是打起火把，遍地尋覓，把路德還給國家。」敕令的效果小得不可思議，全國更加熱誠吸收這個新的道理。

路德起初樂於休息，享受多年未曾有過的悠閒。他可以在城堡內自由運動，只是不得出城。他四顧城牆，仰天呼喊：「我是一個怪犯，經我同意又未經同意的囚犯！」他得着機會，安靜默想神的話語，非為爭辯材料，而為生命滋養與神交通，使他更加謙卑脫離了在緊張生活中容易犯的罪。有時他坐在城裏整天靜思，許多事擠入他的幻想。不久他被病魔纏繞，一則受沃木斯日子的影響，二則經不起佳餚，因他慣於粗食。他整夜不睡，心思的紛紜加上身體的痛苦；他說：「夜深坐在房內呻吟，如同婦人在產難中一般；撕裂、創傷、和流血……。」忽而想到他的苦難是神變相的祝福，就不再訴苦，滿了情愛，喊說：「哦！基督！我要感謝祢！因為祢竟留給我十字架的記號！」忽而又向自己發怒，叫說：「我真是一個硬心的瘋人！我有禍了！我很少禱告，我也很少與主摔跤，我竟

不為神的教會呻吟！我不靈裏火熱，反倒情慾着火，我懶惰、沉睡、和悠遊。」但是路德所認作怠惰的，實在已經超過了常人所為的。

他在五月十四日寫着：「我在這裏整天懶惰享福。我閱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聖經；我用德文繕寫一篇關於耳聞認罪的論文；我準備所需之物從威騰堡寄到後，繼續翻譯詩篇。我簡直是不停的寫作。」這不過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他的仇敵以為他若未死去，至少也已隔絕，不料大批著作連續從瓦特堡發出，改教者的號召到處受到劇烈歡迎。將近一年之久，他從山地隱退處指揮、激勵、責備、並攻擊，使仇敵驚奇這種超人的力量。因着身體的軟弱，他得着准許，可以在城堡附近活動活動。這時另有一件事在他心中掙扎。他已經踐踏羅馬和她的弊端，但是他尚未放棄修士生活。他看見修院修士，完全違反蒙恩得救的原則，因為修士生活全部根據於人的功德。他覺得這件事干涉到基督的榮耀，他彷彿聽見一個聲音不斷在他的良心裏說：「修士生活必須推翻！」他說：「教會純潔無污的保守因信稱義的道理多久，人就多少時不能作修士。」路德從此就不再作修士！

時候已到，改教運動已經不是神學上的爭論，而成為人民生活上的要素。然而促成這種運動的主要武器尚未問世。這威力無敵的武器，要攻陷羅馬的高牆，賜給人類一種新的感覺。在瓦特堡的古城內，完成了它的建造，待路德脫囚之日，正式露面。路德蒙召，把神的聖言交在百姓



手裏。那位引導約翰上拔摩海島記啟示的神，也同樣的在禁閉路德的瓦特堡內翻譯聖經。他早先已經片斷的翻譯了一些，那七篇悔改詩篇，就是他的初作。施洗約翰，基督自己，和改教運動，都以號召悔改為根基。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這些譯作受到大眾歡迎，紛紛要求更多供應。他認為百姓的聲音內包含着神的聲音，所以決意應召。現在被囚高牆內，尚待何時？他就利用空閒的時間，把神的話語譯成德文。他說：「巴不得這本聖書譯成各種方言，放在各人手裏，擺在各人眼前，讀到各人耳中，進入各人心裏！」又說：「聖經不帶註解如同太陽，使眾教師直接得着亮光。」這是改教運動的重要時機。聖經問世，路德退隱。神顯現，人就失蹤。改教者把這本聖書交於人手，從此每人可以直接聽見神的呼聲。路德退進人群，與眾人一同支取生命亮光。

在翻譯聖經之時，他得着了急需的安慰和力量；但是孤單軟弱，仇敵的壓力，朋友的過激，眼看生命消磨在古堡的隱翳中，使他有時不免發生劇烈的掙扎。撒但的攻擊，也十分真切。某日據說：當他在翻譯新約的時候，他看見撒但如同獅子在他四圍吼叫，快躍起撲來，他在驚怒之下，拿起墨水瓶架，向撒但頭上擲去。影兒就消逝，墨架打在牆上，裂成碎片。

耶和華是活神，願我的磐石被人稱頌（詩十八46）

在威騰堡的火焰越燒越熾。從瓦特堡的高處，路德看見空中不時有異光飛射，表示蹂躪。有假先知興起，誘惑

人偏離真道。他豈不應當投入火心，撲滅這種野火？不理仇敵的陰謀，不顧選帝侯的要求，他有更重要的事該作，就是辯明福音。因此在三月三日他離別瓦特堡，七日冒險進入威騰堡。大學教授和學生，及城內百姓熱烈歡迎他。他不用暴力壓制騷擾，只用神的話勸誘百姓；他說：「我們必須用神的話來爭戰，藉着神的話推翻毀滅那些憑着強暴所建立的。我不用暴力來對付迷信和不信。相信的人可來！不信的人可去！絕不強迫人，因為自由乃是信仰的根基。」未幾日，合城重歸平靜安穩。

擔任印新約聖經的人顯出空前的熱誠，個個工人覺得工作的重要性。三部機器不停的開動，日印一萬張。最後在一五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已有三千本印竣。封面上只有「德文新約聖經，威騰堡發行」，全無人名在上。售價公道，務使人手一冊。新譯採用新生的德語，活潑有力，美麗動人。神的書成了百姓的書。短期內全部售罄，十二月再版問世。至一五三三年，單在威騰堡已經發行第十七版，別地印行四十一版。當首版新約付印之時，路德開始翻譯舊約。這項工作自一五二二年開始，未曾間斷。邊譯邊印，以供急需。

偉大的運動繼續前進，每天都有新的進展，村城鎮人都起來承認耶穌基督的名。縱有無情的反對，可怕的逼迫，似乎另有一種神秘的能力推動百姓向前，無法阻抑。受迫的人衝過放逐、監禁、和火焚，湮沒了逼害他們的人。在全德國境內，有許多修士投入福音大道。更多神甫開始傳揚新道。無數城鎮鄉村閱讀路德的著作，甚至教師



在晚間爐邊向聽眾朗讀。他們起來查考聖經，有新鮮的亮光照入他們裏面。逼迫時常分散信徒，他們離開家鄉，漂泊異地，寄人籬下，趁機宣揚真理，朗讀聖經。有時經過新識的朋友介紹，得在教堂內公開講道，當然接着愛火燃起，人用盡方法想撲滅這火。他們不得在禮拜堂內講，就利用墳場、樹蔭，或任何地點作會場。女子、孩童、工匠、兵士，竟然比大學內的博士和祭壇邊的神甫更熟悉聖經。

從威騰堡發出的光，照耀了整個帝國，發揚光大，推及全歐，影響全基督教國。聖經在威騰堡是無上權威，大家順服神的聖言。當路德最初起來抗拒戴子爾的時候，他並未預見這種結果。因此他俯伏在他所敬拜的神面前，承認這個工作是出於神的，欣慰勝利是命定的。他說：「我們的仇敵用死來恫嚇我們，若他們有夠多智慧如同愚昧一樣，他們必要相反的用話來威脅我們。何等荒謬凌辱，竟然用死來恐嚇基督和基督徒，其實他們早已勝過死亡！這無異替人置鞍，扶人上馬，還以為是恐嚇他呢？他們豈不知道基督已從死裏復活了麼？在他們的眼中，祂仍舊躺在墳墓裏；不！竟以為祂在陰間裏呢！但是我們曉得祂是活着的。」為着人誤認他是改教運動的發起人，他感覺憂慮，因他明明看見神的手在最小的事上。他說：「許多人因我而信。但是那真實相信的，縱然他們聽見我否認了耶穌基督（神必不允許這事），仍舊繼續忠心。真的門徒不是相信路德，乃是相信耶穌基督；連我自己，也對路德無所謂。他是聖人或是惡人，與我何關？我並非傳揚他，乃

是傳揚基督。若魔鬼能夠得着他，由他就是了；然而基督與我們同在，因此我們也必站住。」

這個不只是一個外面的運動，在人裏面的深處也起了一種變化。基督徒重新學習相愛、赦免、禱告、受苦，甚至為真理而死。教會經歷了一種榮耀的變化。基督教掙斷了長久捆綁她的繩索，進入生命活力裏。那隻創造大地的手轉向了世界，福音重現在邦國，縱有神甫、君王竭力反抗，依舊加速前進，如同洪水氾濫地面，人力無法抑制。

祢把祢的救恩給我作盾牌……祢的溫和使我為大（詩十八35）

路德對他的朋友說：「我不願在我身上留下一點羅馬教的遺毒。」他已經脫下修士衣，但是他尚未脫出修士獨身的約束。他年老的父親勸他成家，他晝夜為這件事禱告；他說：「神若樂意，祂會改變我的心，但是最少現在我不想娶妻。我非木石，不懂情愛，然而我日日等候異端者的刑罰和死亡阿。」在他的良心裏，他知道婚姻是神所定的，獨身是人的制度；但是他還是猶豫不決。最後他覺得不只是人的地位，也因改教的立場，應當結婚；他宣佈說：「我不但用言語，也用行為見證福音，我決意在仇敵高唱凱旋以前，娶一修女，證明他們並未克服我。我娶妻並非盼望長久同居，乃是鑒於邦國諸侯向我傾倒忿怒，預見自己死期將近，料想在我死後他們必再蹂躪我的道理，我就決意用明顯的行動見證我所講的，以堅固那些軟弱的人。」



一五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在朋友愛姆斯道夫家裏，與波拉·凱塞琳（Catherine Bora）結婚。那時他正四十二歲，在他攻擊贖罪券後八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滿；他說：「一個敬虔和藹的妻子，乃是神美好的禮物；她敬畏神、愛家庭；你可以與她和睦同居，而且安全的信託她。」凱塞琳對他有十分的愛情，在他感覺沮喪之時，用輕言安慰他，免除他負擔家庭一切瑣碎的事，當他空閒時候坐在旁邊陪伴他，題醒他與朋友通信，時常用簡單的問題娛樂他。

一五四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路德來到愛斯里城。縱他病重，仍舊出席會議，直到二月十七日，他講了四次道，修改了一些規則。在晚餐的桌上，他題起許多關於快要離世的事。有人問他，在另一世界裏我們是否彼此相識。他答說，據他看來，我們應當是相識的。他飯後退入寢室休息，房屋的主人和他的兒子們陪着他。他走近窗邊，留在那裏好久，默默禱告。另有兩位朋友進來，他向室內的人表示，若能小睡半小時，對他十分有益。他倒在床上，睡了一時半。睡醒看見他們在房內，就說：「怎麼！你們還在這裏？親愛的朋友！你們去休息吧！」他們告訴他，願意留着陪他。於是他開始禱告說：「我將我的靈交在祢手裏；哦！主阿！真理的神阿！祢已經救贖了我。」他請求他們為着福音的廣傳祈禱，而後他又睡了約一小時。

約拿博士想給他一些救助，但是他表示情形轉劇，乃是禱告說：「哦！我的父阿！祢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祢是一切安慰的源頭，我感謝祢，因為祢已經將祢的愛子

啟示了我；我相信祂、我傳揚祂，承認而且宣揚祂；我愛祂，也稱揚祂。哦！我主耶穌基督，我將我的靈魂交託給祢！我快要脫離這個屬地的身體，我就要離別今生，然而我知道我要永遠與祢同在。」此後，他三次申述：「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裏；哦！主阿！真理的神阿！祢已經救贖了我。」他閉眼，倒在枕上。

人設法救回他，問他這個問題：「你是否至死堅信你所傳的？」路德睜開眼睛，看着約拿博士，堅決清楚的答說：「是的」。他重新倒下睡去，呼吸越來越弱；最後作長太息，離世歸天。

二月二十二日，他的遺體葬在威騰堡禮拜堂的講臺下面。

拾珍附介：馬丁路德及有關著作

《加拉太書》（道聲）

《基督徒的問答》（道聲）

《九十五條》（道聲）

《路德奇傳》（道聲）

《黑暗中的亮光》（浸會）

《路德語粹》（道聲）

《路德語粹》續集（道聲）

《基督徒的自由》（道聲）

《路德的倫理觀》（道聲）

《路德的聖洗觀》（道聲）

《我們的信仰》（道聲）



- 《聖誕之書》（道聲）
《馬丁路德傳》（道聲）
《這是我的立場》（道聲）
《路德文集》（協同）
《路德文集》第一卷（香港路德會文部）
《路德交集》第二卷（香港路德會文部）
《路德與加爾文》（學林）
《羅馬書講義》（中華信義會神學院）
《荊棘中火焰》（金城）
《馬丁路德》（文藝）
《馬丁路德神學研究》（基道）
《信心日引》（台福傳播中心）
《路德神學類編》（道聲）
《覺醒中的自由》（校園）
《馬丁路德的痛苦與狂喜》（永望）
《馬丁路德》（真理書房）
《路德傳奇》（道聲）
《真理的教師》（北京大學）
《路德文集》（協同福利及教育協會）
《神的愚拙》（中華信義會神學院出版）
《改教家路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馬丁路德》（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社）

2

新生鐸夫

(Zinzendorf Nicolaus Ludwin, 1700-1760)

**前言**

摩爾維亞（Moravians）教會的復興是近代教會復興的主流，神使用新生鐸夫（Zinzendorf Nicolaus Ludwin），使各處因信仰遭受逼迫的熱心信徒，由爭議、分派的光景，藉着他與同工們的禱告、忍耐、等候及生命的見證，帶進合一，聖靈澆灌的光景中。他們在小組交通、敬拜讚美，二十四小時守望禱告（持續一百年），及海外宣教上都作了眾教會的榜樣。尤其是海外宣教見證，帶動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教會宣教運動，引發教會近

二千年來最大的宣教運動。

新生鐸夫的小傳可作教會復興的藍本。有關摩爾維亞教會復興史，可參《當聖靈降臨》（*When The Spirit Came*）一書。求主興起更多禱告帶進教會復興。

在教會復興史中，我們常聽人提起「新生鐸夫」這個名字，但我們對他的認識，恐怕只是一鱗半爪。感謝神！最近我們收到在某處芝加哥教會出版的《初熟的果子》（*The Firstfruit*）季刊，其中連載復興的簡史，有五次是說出新生鐸夫的生平，使我們對他有了概括的認識。

童年

新生鐸夫（Zinzendorf Nicolaus Ludwig）在一七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他的父親是這樣記述：「星期三晚，大約六時左右，全能的神在Dresden祝福我，賜給我第一個兒子Nicolaus Ludwig。但願那滿有憐憫的神掌管這孩子的心，使他走聖善的道路，無可指摘，不容罪惡得着他，使他所行的道路，因神的話得以堅固。」

新生鐸夫是奧地利的貴族，父親是高級官員，但當他只有四週大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起初他由外祖母照顧，後來交由姨媽撫養。

他早期由外祖母養育，並深受她的影響。外祖母能讀希伯來及希臘文聖經，又大力支持敬虔派信徒，常在家中接待他們；其中有敬虔派運動的領袖施本爾（Spener）和富朗開（Francke）。

在六歲那年，新生鐸夫被主感動，就把自己完全地



奉獻給主，他曾有這樣的記述：「我敬愛外祖母，當我與她同住期間，有兩件事定規了我的一生。第一件事是：六歲那年，我的家庭教師 C.L. Edeling 先生在我家教了三年後要離開了，他臨走時對我說了些關於救主和祂的美德的話，說出我應當怎樣才能屬於祂，並且只屬於祂。這些話給我留下深切、生動的印象，使我哭了很久。在哭的時候，我確實地決定一生只為祂而活，因祂已為我捨己。另一件事是：我親愛的 Henrietta 姨媽對我非常慈祥，常向我講說有關神福音的事。我一心一意聽她說話，又和她一同把我的情形帶到主面前禱告……我把自己所有的事，不論好壞，都毫不隱瞞的告訴她。我向她敞開、坦率的交通，使我得着極大的幫助，令我永誌難忘。我們在思想與感受裏，都有隱密的交通，這促使我以後熱衷於建立一些團體，為着聖徒彼此切磋和啟發。」

幼年奉獻給主

在認識新生鐸夫的人中間，沒有人比得上施旁恩伯（Spangenberg）。他認為新生鐸夫一生有三大原則，支配他過基督徒的生活，而那些原則是在他童年時，就已植根在他的裏面，並且不斷增強，直到他離世那天：「他對耶穌的受苦和美德感受至深；主既為他捨命，他堅決定意要完全屬於祂；因此他與密友交通時，總是持坦率與毫不保留的態度。」

新生鐸夫九歲那年，便盼望與基督有活的聯合；他後來這樣說：「就我記憶所及，我的心從沒有愛慕過主以外

的東西。」他喜歡談到救主，也喜歡聽見關於屬主的事。施旁恩伯引述新生鐸夫童年的親筆記錄：「『我幼年就能經歷到救主銘刻的感受，對我來說，這實在是一件樂事。自此以後，我所有的希望和意願都傾向祂，祂是我魂裏的愛人，祂為我贖罪，我要為祂而活。雖然我年紀還小，但已開始愛主，祂也滿足了我的意願。我聽見祂在我裏面多次說話，又用信心的眼睛看見祂。』在日內瓦（Geneva）的一次講話中，他說：「孩子們阿！我要告訴你們我小時的情景，若你們願意，也可以學我那樣作。當年我聽見創造我的主竟來成為人，就深受感動。我想：『即或有一天無人再愛主、敬主，我仍要緊靠着祂，與祂同活同死。』多年來，我與祂就是這樣彼此傾心吐意，交通無間。我與祂相交多時，如同密友。我多次在房間踱步，進入默想中，我與主單獨交談，感到非常快樂。感謝主！當祂成為人的時候，就已永遠顧念我了。但我並不完全明白祂所經歷的苦難是何等深重全備，配得頌揚；而我的卑鄙和無能雖然是至為明顯，但我卻不完全明白。我也曾試過竭盡所能去得着救恩，但那大日子終於來到。那天，創造的主竟為我受苦的這件事叫我深受感動，我因而流淚成河，加倍親近祂、與祂聯合。一人獨處時，我便不斷地與祂交通。這樣五十多年來，我與祂談話，就如親眼見祂一樣，天天如此，喜樂日增。」

入學受教育

敬虔派對新生鐸夫的影響很大。敬虔派想破除傳統



基督教的死沉，他們因愛神而彼此相愛，照着信仰而生活，並且堅持個人必須對基督有主觀的經歷，而非僅有知識而已。為了過單純聖潔、彼此相愛的生活，他們不上歌劇院、不跳舞、不玩紙牌、素衣淡食。他們相信所有信徒都能盡祭司的職分，他們在家裏有小聚會，一起禱告、讀經、彼此交通。這對新生鐸夫影響深遠，他終其一生就是維護並發揚這些信仰和實行。

新生鐸夫早年（1710-1716）在哈勒（Halle）的Padagogium受教育。哈勒位於來比錫（Leipzig）西北三十哩，是敬虔派的中心地，而富朗開是哈勒大學的神學教授，又是Padagogium的校長。

新生鐸夫的母親送他上學時，和富朗開談到她的兒子，使他對新生鐸夫有了偏見：「她形容她兒子才華出眾，但必須嚴加管教，否則便會驕傲、自恃。於是年輕的新生鐸夫開始受富朗開的管教，以後每逢他惹到甚麼麻煩，校長總是針對他。過了三年多，富朗開才消除了對他的壞印象。」

以下是一個例子：「富朗開與一位同事通信，說出他曾慎重考慮要把新生鐸夫送回家去，因為發覺他很難辦。他們信中提到新生鐸夫不順服、說謊、虛偽、愛虛榮、製造麻煩。」

有一位導師，也給新生鐸夫不少麻煩：「這位導師很難相處，甚至不惜施奸計為難他。」

不過學校對新生鐸夫，也有好的影響，他說：「在富朗開教授家中每天都有聚會，說出基督的國度，叫我

很得啟發……我認識了幾位傳教士、各種遭放逐的和囚犯，……那位神的僕人為主作工，滿有喜樂；再加上各樣重大的試煉，凡此種種大大加強了我走主道路的熱心……。」

求學成為十字架

為了使他謙卑下來，學校一開始就把他安排在低於他以往已能讀到的班級，要他作卑下工作，又因微小的過失懲罰他。不但施加體罰，更羞辱他，例如在他頭上掛上假驢耳，叫他站在全班同學的面前。有一次他又被嘲弄，他用拉丁話回答說：「這些羞辱不會將我壓倒，反倒叫我振作起來。」

雖受到諸般無理對待，新生鐸夫卻在學業上大有進步：「事實證明他的學習能力遠超過一般學生，但他不大曉得去應用。施旁恩伯說：他讀書並不很熱切，只為了盡責任。他頭腦裏充滿了信仰的事，以致並不把學業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進步也使人滿意，甚至多門學科的成績優異。他的希臘文讀得很好，讀新約聖經及希臘古典作品是輕而易舉的事。十六歲時，已可以用希臘文演講。他學習拉丁文的進步更快，給他任何練習題目，他都能即時用拉丁文流暢演說。他說法文，就像說母語（德文）那樣自然。他讀了三年希伯來文，成績卻不好，但在詩學上卻甚為突出。他有作詩的天才，靈感如泉湧，往往來不及寫在紙上，這個恩賜一生也沒有離開他。」

他童年時對主的渴慕，在早年求學期間還持續不斷。



他關心同學的情況，也想組織青年團體，為要廣傳福音。他喜歡向同學說出救主，但有時沒有講說對象，便對椅子或其他物件講說，他是如何愛主。他年紀雖小，但他說：「我所愛的只有祂、只有祂。」

新生鐸夫自小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與救主親密相交，順服祂的話，如奴僕一樣。並且往普天下去傳揚祂，但不是呆板的傳揚，而是藉着聖靈的光照和大能，除去一切攔阻，叫救主能進入人心。

新生鐸夫一生見證他不斷否認己，他在這一面有豐富的經歷；施旁恩伯說：「他裏面有一個堅定不移的原則，就是愛主、愛弟兄，這愛使他每次的奉獻都是喜樂、輕省的。」在哈勒完成學業時，他講了一篇告別辭，題目是：「有學識者好爭辯之性格」，這篇講詞的主題——基督徒的合一——成了他終生的負擔。

進大學

一七一六年，新生鐸夫進威丁堡大學讀書，直到一七一九年為止。威丁堡是宗教革命的發源地，新生鐸夫到那裏的時候，人們正準備慶祝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威丁堡教堂大門，釘上九十五條罪狀二百周年記念。註冊入學後，他一心想讀神學，但他的監護人不同意，一定要他選一門將來可以為國家服務的學科，他因而主修法律。在大學讀書期間，他仍一直讀希臘文新約。

十八歲那年，他曾為哈勒大學和威丁堡大學的信徒合一而努力，但失敗了。當時哈勒大學代表敬虔派，而威丁

堡大學則屬於路德宗（Lutherans）。

大學期間，他的靈命不斷增長。他每天讀主的話，寶貝馬丁路德和敬虔派的著作。他用許多時間研究詩歌，特定時間禱告，又用主日研讀聖經。施旁恩伯說：「他每天都為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禱告，也為公開或暗中與他為仇敵的禱告。」

施旁恩伯又說，他定期整晚祈禱，整天禁食：「他認為偶爾整晚祈禱或者默想神的話，並不太好。所以他不顧自己的軟弱，定意每週五禁食，並嚴格堅守了三個月。但常因訪客或其他事物而受攪擾，他就改在主日禁食，謝絕一切不必要的訪客，全心禱告和默想聖經，因而得着造就。」

他又找機會召集同學在一起，鼓勵他們愛主、追求主。為此他發起成立一個小組，名叫「芥菜種」：「組員許願忠於並遵照主的教訓、彼此相愛、遠避跳舞、賭博等屬世界的事。常為他人求福，更特別努力作工，帶領猶太人和異教徒歸主。然而組員都戴指環，其上刻有希臘文：『不為自己而活。』」

遊歷歐洲

當時貴族子弟受教育，必須遊歷歐洲大陸。新生鐸夫在一七一九到一七二〇年間周遊歐洲。當他經過杜塞多夫（Dusseldorf）城的時候，他向主祈求更多交通於祂的苦難。他在荷蘭接觸到更正教的神學家，和其他不屬更正教的基督徒，因而清楚看見所有基督徒在基督裏是聯合為一



的。

在法國，他遇見樞機主教諾愛立（Noailles）。新生鐸夫後來用拉丁文寫了一篇論文給他，論到基督作我們的義之功勞，他寫說：「神若來審判罪人，人惟有因着信，在主的寶血之下得着耶穌為義，才能站住。我們得救不是由於教皇或任何人，卻完全聯於基督的功勞。」因他們都愛主，所以他感到與這位紅衣主教的關係很密切。

遊覽巴黎時，他對一般旅遊勝地不感興趣：「附近的凡爾賽宮有不少宏偉的建築物和花園，但他到那裏只看了幾小時就覺得夠了。反倒在Dieu酒店內有千百個病人得着照顧，叫他深受感動。」

新生鐸夫在巴黎住了不久，但卻很不尋常。他說：「我周遊四方，但我多踏足世界，基督卻更堅定的保守我。我尋找這世界的大人物，對他們述說救主的恩慈和美善。我遇見他們往往是在意料之外的。對那些不可信託的人，我很有禮貌；對那些熱衷於引誘我的，我保守自己，並且一有機會就糾正他們，像我在大學時一樣。當日所結的果子，我現在仍然得享。我與主商量每一件要緊的事，世界對我一點也沒有影響，因為雖然外面上我和別人沒有分別，但我在巴黎不跳舞、不玩紙牌。原來許多認識我的人，認為我已誠心奉獻，其他不太明白我的，就說我是敬虔派；但真正稱為敬虔派的人，卻認為我並不合格。」

施旁恩伯說：「他的言行表明他反對一種想法，就是居高位的信徒能比別的基督徒更自由。他堅守習慣，繼續在主日實行禁食；從三時至七時半，遠避群眾，與主交

通。雖確有不少攪擾引他改變習慣，但他為要與主交通，仍堅持不懈。」

新生鐸夫也有驕傲的難處。施旁恩伯說：「……有時他深受驕傲所困……他說出多次在事後深深自責……好叫他更為謙卑。他提到有一天在宮廷裏沒有受到該有的優待，因而向管家投訴……他要求得着滿意的看待，就立刻得着了。但過了不久，他反覆思想這件事，發現自己的驕傲仍未除掉。他為此跪在主腳前流淚祈求，要得主的寬恕和恩典，並欣然放下了他自己的特權。新生鐸夫說：『我答應主只清心跟隨祂，完全棄絕世界，不要尊貴、不受高舉。從那時起，我那個決定一直沒有改變，而基督的責備也常帶給我喜樂。』」

一七一九年尾，他患重病，幾乎要死，但他一心尋求主，只切慕快被主接去，絕沒想要求主延長他的壽命。但是主保留了他的性命，在教會的恢復中使用了祂。新生鐸夫寫說：「我沒有想到會看見第二年的來臨……創造我的主又給了我無盡的恩賜，我都衷誠感領了。祂救我脫離敗壞的轄制，不然我會成為敗壞的奴僕。我恨惡從前的懶散，以致過了許多虛妄的日子。我懇求主耶穌叫我有分於祂的形像和樣式。」

後來在離開巴黎的時候，我感到信徒的派別雖然不同，但眾人都有共同的信仰。

受聘

周遊歐洲回來後，他受聘在德斯頓（Dresden）市作



律師。每逢主日下午三時到七時，他把在德斯頓的家開放用來聚會。施旁恩伯曾提到當時的情形：「他堅持藉着神的恩，並倚靠基督，作為他盼望的根基，並且在言行上，勇敢地表明祂，以致世人再不希冀引誘他改變立場。他誠心繼續他最大的職志，就是傳福音，並因與貧苦、樸實的神的眾兒女來往，而感到滿足。」

「他住在德斯頓的時候，他的家在主日一直有聚會……內容沒有別的，就是教導和親切的談論新約中的話語，然後一同禱告、唱詩。新生鐸夫回想那段日子說：『我們在主裏喜樂，老幼都像小孩子般坐在一起。凡在我們中間顯露學識的，我們都忍耐、包容、等候以活的例證加以開導。』」

在德斯頓，他以佚名出版一份刊物，名叫《德斯頓·蘇格拉底》（Dresden Socrate）。第一次在一七二五年出版，目的在接觸有組織的教會以外的基督徒。這份週刊第三次出版時就給政府充公了，直到新生鐸夫承認自己是刊物的作者時，才獲准繼續出版。新生鐸夫在這份刊物上暢所欲言，施旁恩伯說他「……立論驚人，辭鋒厲害。」他想引導信徒真正經歷基督，而脫離虛有其表。他責令信徒要作真基督徒，否則就不要再稱為「基督徒」。

購買大莊園和結婚

一七二二年四月，他繼承了祖業，就買下一個大莊園，包括伯佛爾斯杜夫（Berthelsdorf）的舊村莊，目的在「培植主的美好園子」。他希望那園子成為一個避難所，

收容各處不同身份、不同宗派受迫害的基督徒。

在買下莊園的同年，新生鐸夫與雷斯女伯爵（Erdmuth Dorothea Von Reuss）結婚，為此他寫了一首詩歌，描寫基督對教會的愛。談到他的婚姻，新生鐸夫說：「我絕不會以世界的方式結婚；也不會選擇與世同流的人作配偶。」

一七二二年九月七日，在他與女伯爵結婚前不久，他寫信給祖母說：「將來難免有困難，因為她嫁給我這個窮人，我想她只好過一個捨己的生活。她要像我一樣棄絕對地位和富裕的想望，因為那些並非屬天的東西，只是人類虛榮的產品。她若想要幫助我，就必須投身於我人生的惟一目標，就是為基督賺得靈魂，並為此被人輕看和辱罵。」

他又寫信給未來的岳母：「我預料婚後會有許多困難，因為不論誰嫁了我，都只有貧窮。我所親愛的Erdmuth女伯爵不僅要與我同過捨己的生活，還得與我配搭，為着我人生最大的目標去幫助人，為基督得着靈魂，並蒙羞受辱……。」

新生鐸夫夫人是一個好幫手，也給新生鐸夫適當的平衡：「她在家中沒有舒適或私人的生活。她常從早上六時到晚上十一時，忙着服事到她家來的弟兄姊妹。她私人的角落只有一張桌子和簾子，她很少到那裏歇息，而且每次去都說抱歉。她不斷地工作、辦事、寫詩、聚會，在姊妹中間盡屬靈的職事……她和丈夫一樣，從不花錢在小事或虛有其表的裝飾上；但為了幫助貧窮者，或當神的旨意有



需要時，她就大量捐輸，往往超過她能力所及」；這一面她又和丈夫一樣。

約翰·霍姆茲（John Holmes）說，新生鐸夫和夫人「同心同意……決意奉獻自己、兒女、時間和財寶給基督，並要服事祂。」

歡迎移民來到

摩爾維亞和波希米亞的反改教運動，帶來了可怕的影響——德皇查理六世下令鎮壓；聯合弟兄們（United Brother）被迫逃難，離開故鄉。他們起初逃到波蘭，後又分散到奧地利。

新生鐸夫當時住在德斯登，知道流亡者已從摩爾維亞來到。在流亡者中，有一位名叫「大衛」（Christian David）的，此人卓越不凡；施旁恩伯對他有如下記述：「他年僅八歲，便已尋求魂的安息。他向人訴說他的苦惱，又盡力照別人的勸勉而行，但都沒有用。長大後，他到處遊歷，曾在Goerlitz當熟練技工，就在那裏，他聽見了久所渴慕的話。從此開始努力研讀聖經……他與新生鐸夫漸漸相熟……他告訴他有關摩爾維亞弟兄們所受的壓迫，並看見新生鐸夫熱心事奉主，願意收容那些因憑良心行事而受壓迫的人。大衛返回摩爾維亞，向弟兄們說，新生鐸夫會收容他們，因為他瞭解他們離開故鄉的本意，乃是要尋找一個可憑良心生活、按真理而行的地方；他們因着神的恩典，已認識了真理。」

有一班摩爾維亞的信徒聽從大衛的話，就來到新生鐸

夫的莊園。在一七二二年六月十七日，這些流亡者開始伐木建屋。新生鐸夫知道他們已經來到，因他接到他們的陳情書，其中寫說：「我們深恐因在此建造新居而牽累新生鐸夫，謹此懇請施恩庇護，協助我們貧困小民，以仁愛予以接待。我們必因你之善行，懇求全能之神，賜福予你之魂與身子……。」

新生鐸夫同情他們，願意暫借莊園給他們使用，直到他們找到定居的地方為止，但這些流亡的人卻有不同的想法，他們準備在新生鐸夫的莊園長久住下去。大衛等人行動迅速，竟在一個月以後就擬定了定居的計劃，連新生鐸夫也毫不知情。但新生鐸夫還是贊同了他們的意願：「在一七二二年十二月底，新生鐸夫首次與妻子同遊……正要離開伯佛爾斯杜夫附近一個名為Strahwalde的村莊，看見在樹林裏的路旁有一所房子，有人告訴他，那是由摩爾維亞來的人在他的莊園上蓋的。他大感喜樂，進了那房子，熱切的歡迎他們，與他們一同跪下感謝神，並誠心為那地方祝福，求神伸手保佑。又勉勵住在那裏的人，使他們對神的恩惠和信實滿有把握……現在新生鐸夫最關心的是，我所收容的人都能認識主。」

這些移民把他們建造第一所房子的地方起名叫「赫仁護特」（Herrnhut）〔註：即主護城，德國薩克森境內村莊，新生鐸夫在此接待信仰逃亡者，而成為「弟兄合一會」〕。他們這樣命名，乃是希望蒙主看護，也為主守望。



辭職和遭反對

新生鐸夫在德斯登受聘為法院議員。雖然他的同僚盡力使法院生活合其心意，但他曉得「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雅四4）施旁恩伯描述他的情況說：「對於朋友的好意，他感到為難。朋友們歡喜把他抬到更高的地位，但他書面懇求朋友們不要這樣作，特別是在聽到要被推舉為宮廷大臣時，就更加以懇辭。他自稱完全不適合這種要由屬世的人來作的事，那些事必須有屬世的智慧；而他既不屬世，也沒有那種智慧。他熱切渴慕的，乃是成為神的兒子和真實的基督徒。他這種性格，使他厭惡法院所給人的福樂和世界的榮耀。」

新生鐸夫深知當他外祖母在世之日，他仍要勉強就任此職，因為她盼望新生鐸夫留在政府裏辦事。新生鐸夫二十七歲時，外祖母去世了。他跟母親和繼父商議後，就正式辭去官職。在一封一七二八年寫的信中，他述說去職的感受：「我感到難以繼續擔任此職，因我惟恐在每天處理事情時，我的行事為人與神的話相背。主說：『他們有大臣操權，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這證明那工作對靈裏的工作有攔阻，而宗教是我惟一的目標。有時我似乎被公民的義務所征服……但我本該被苦難和降服所勝；因我的眾弟兄已經歷了羞辱和苦難，而將來可能會有更多同樣的苦難臨到我。」

有人在德斯登出版小冊子，間接攻擊新生鐸夫。其實在此以前，已有人反對他所主編的《德斯登·蘇格拉底週刊》，現在更有人懷疑他是否已經得救。一般人認為，

凡是悔改信主的人，必定有對所犯的罪產生焦慮和傷痛的經歷，但新生鐸夫曾公開承認他起初經歷救恩時，並沒有為罪哀痛的情形，別人就判定他沒有真正悔改信主。新生鐸夫花了很長的時間來研究這事。他切望有那種悔罪的經歷；但每逢他為這事仰望主時，他所經歷的只是覺得自己是個可憐的罪人，跪在主的面前，緊靠着祂。他因而斷定，神救贖人的本意，乃是要得救的人愛那不能看見的主，並且相信祂，如同看見祂一樣。

遷往赫仁護特

一七二七年夏天，新生鐸夫與夫人遷到赫仁護特，當時那裏已住了三百人左右。新生鐸夫稱他們的新房子為伯特利，並且在門的左右兩旁刻上：

在此我們乃客旅，
房屋固然簡而陋，
天上有更美住處，
可供寄託更深愛。

他又引用了撒迦利亞書第九章十二節和哥林多後書第五章一至二節，但沒有寫出來。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後來到新生鐸夫的房子探訪，他描述說：「新生鐸夫的房子與那裏別的房舍一樣窄小、簡樸；屋後有一個大花園，擺設得很整齊，但不是為着向人展示，而是為供大家使用。」

新生鐸夫有十二個孩子，其中八個幼年夭折。大兒子生於一七二四年，他們夫婦倆都甘願把頭一個孩子交給



主，但他只活了三個月。

立房角石

赫仁護特聚會所的房子在一七二四年五月十二日立定了。新生鐸夫為這事從伯佛爾斯杜夫來到，並就建造會所的目的講了一番話，使人印象深刻。他的好友活特威爾（Baron Von Wattewille）跪在基石上，以火熱的靈禱告，凡在場的，無不深受感動。新生鐸夫後來說：他一生從未聽過這樣感人的禱告。他感到從那時起，在弟兄們中間滿了豐盛的恩典。新聚會所建成一年半後，其中最大的房間改為孤兒院，那所房子也成了移民交往的地點。

早於一七二三年，新生鐸夫與其他三位弟兄訂立了「四弟兄協約」（The Covenant of Four Brothers），約中訂下了共同的目標。施旁恩伯概述他們聯合的目標：

一、以真摯、簡單、信託、安慰的態度傳福音……在傳道時顯明靈和能力；這是他們最主要的目標。他們決意不著重無關要緊的道理，只強調叫人得造就的重點。新生鐸夫對此特別關切。

二、不放棄任何在別處為耶穌作見證的機會，因這是惟一引到生命的道路。所以他們每逢有機會旅遊，均在別處撒播生命的種子，這是不能違反的規則。又因他們往往能在德國以外，如同在荷蘭、法國、英格蘭、丹麥、瑞典、瑞士等地結交各階層的人……故此他們定意在與結交者的通信中，也為耶穌之靈作見證……。

三、推動印刷各種有用、叫人得造就的書刊，這是另

一項重要的工作。他們廉價出售書刊，使窮人也能受益。

四、資助從摩爾維亞來的移民。這些移民也在新生鐸夫的莊園定居，其中有人因遷移而受到的害處比益處更多，這使他們感到義不容辭，有責任資助他們。

五、他們考慮興辦學校，教育兒童……雖然照新生鐸夫自己的看法，他不願參與此事，但既經朋友勸說……就參與計劃，並盡其所能去進行此事……。

這四位「聯合的弟兄們」定期聚集，暢所欲言，彼此肝膽相照，討論如何實行他們的目標。雖然新生鐸夫不一定同意討論的結果，但卻覺得這些聚會有益處、有建樹。

各式各樣的移民

有一家人，可代表那些從摩爾維亞到赫仁護特來的移民。這家成員包括尼赤曼（David Nitchman）夫婦和他們的兩子一女；大兒子米奇亞（Melchior），後來成了赫仁護特教會的長老。一次，米奇亞決定去沙里斯堡（Salisburg）看望一些靈命得着復興的人，以靈糧供應他們，但卻在波希米亞被捕入獄。他死於一七二九年，是耶穌基督忠心的見證人。一七三四年，尼赤曼夫婦乘船到西印度群島，向窮困的奴隸傳福音。翌年，尼赤曼的妻子因勞苦而死，而他本人也就暫回歐洲。幾年後，他去了北美賓夕凡尼亞州的伯利恆城，當地的弟兄們非常敬愛他，待他像父親一樣；他就在那裏度其餘生。

有些新到那裏定居的移民想回鄉去告訴親友，說出赫仁護特是個避難所，但新生鐸夫不表贊同：「新生鐸夫極



力反對那些想回摩爾維亞帶別人來此的計劃。雖然如此，但若有人因愛耶穌基督和親友，甘冒被捕入獄之險，或者像大衛那樣，確信已得着神的感召而回鄉的話，新生鐸夫也不會強加禁止。」

後來赫仁護特收容了大量移民，包括許多對真理的信心和見解不同的人，其中有路德派（Lutheranism）的、加爾文派（Calvinism）的，在有組織的教會中持異議的，還有波希米亞的弟兄們。他們各有見地，聚在一起時，爭論自然一觸即發，這為成立不久的移居地帶來了新的難題：「摩爾維亞移民其實都是從德意志地方的鄉鎮來的，再加上德意志本地的敬虔派人士和其他非敬虔派，但有宗教熱誠的人，因此，需要很小心審查那些申請來居住的人。那些獲准在赫仁護特居留的人，發現彼此不容易在一起生活，因為他們除了熱心以外，還有不同的意見；移民新村有幾次因着不和的事發生而險遭解散。」

另一批新到的人是屬史文克斐派（Schwenkfelders）的。史文克斐是與馬丁路德同期的人，但那些跟隨他的人卻自成一派。天主教教士受路德派的煽動，又獲政府的允准，就逼害史文克斐派的人，迫使他們改變其看法。但是史文克斐派的人寧捨一切也不願作違背良心的事。新生鐸夫與朋友活特威爾同行，到布拉格參加查理六世的加冕典禮時，趁機與國務大臣商討有關史文克斐派的事。他寫信給皇帝，為他們求情，結果他們紛紛投奔赫仁護特，但可惜的是，他們一到那裏，便加入了如火如荼的教義辯論。

究竟該如何處理當時日益困難的情況呢？新生鐸夫身

為園主，本有權加以解決，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很容易就可以把給自己添麻煩的人趕走。」但他曉得那並非主的意思。

新生鐸夫與伯佛爾斯杜夫的羅夫（Rothe）牧師努力協調移民間的分歧，但二個人所用的方法卻不大相同。羅夫在公開的場合或私下與人接觸時，駁斥不同的意見，提出理論，針鋒相對。結果和他爭論的人不但不服，反倒更堅持己見，據理力爭，但新生鐸夫卻不這樣。他不用自己天生的溫柔，反倒極力容讓有錯誤的人，任他們暢所欲言。他雖盡力遷就他們，但仍堅持真理；若有不同意見的地方，通常只說幾句話，表明他的疑問就算了。這樣，新生鐸夫便避免了激烈的爭辯，最後終於把各敵對的派系協調起來。

有人搞分裂

有一個人名叫「約翰·告魯格」（John Kruger），他有說話的恩賜，又有敬虔的外貌。他於一七二六年開始在赫仁護特傳講信息，擾亂人心。多數住在那裏的人都被告魯格的言論所吸引，但他所講的適與新生鐸夫講的相反，結果只剩下幾個人還跟新生鐸夫。新生鐸夫學習忍耐，並不報復。過了不久，分黨派的人卻沉寂了：「一七二六年底，擾亂達到最高峰時，告魯格突然精神崩潰，情況非常嚴重，身體需要受約束。翌年元月十五日，他的病情暫時好轉，便離開了赫仁護特，只在十五年後一度回去稍留。他的病始終未能完全康復，只好到處流蕩，行乞度



日，過着悲慘的生活。」

新生鐸夫一度曾離開赫仁護特，到歐洲旅遊。在他離開期間，那裏發生了更多紛爭。他回去後，與羅夫努力解決紛亂的情況。作者路易士（Lewis）描述當時的混亂說：「赫仁護特就像受到各種異教和分裂之風的吹襲一樣，羅夫在講壇上大發雷霆，新生鐸夫則忍耐寬容，莊內的合一已殘破不全了。薩法（Schafer）牧師在一七二七年一月四日寫說：『魔鬼好像要把赫仁護特搞得天翻地覆。』……同年二月，新生鐸夫寫了一首完全信託的詩歌：

信的能力破鐵石，
藉它拋錨全能者，
人若僅存信靠心，
就有能力作一切。」

新生鐸夫以溫和的態度與滋事的人交談，談後若沒有結果，他便藉禱告把事情擺在主面前。他確信撒在赫仁護特的種子要萌芽生長，並結出榮美的果子，而那些毒素終要成為良藥。因此他平靜安穩，顯出愛心和善行，避免爭論，即使情況轉壞，他也僅僅旁觀。

訂立法則

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新生鐸夫滿帶負擔，向在赫仁護特居住的人說話。他講了三小時之久，說到分門別類的邪惡。凡在場的，均深受感動，正如施旁恩伯所寫的：「那天在神的同在裏，新生鐸夫與這些人立約。弟兄們各

自說明自己已完全屬於救主。他們都因在此以前的宗教爭論而感到羞愧，並且一致同意把爭吵忘掉。他們也誠心表示願意棄絕私愛、己意、不順服和胡思亂想，並切慕靈裏貧窮，不佔別人的便宜，盼望凡事受聖靈的引導。因着主耶穌基督恩典的運行，他們不僅心悅誠服，更充滿喜樂，被恩典折服了。」

當天全體通過了一套規則和章程，內容分為兩面，就是個人的職守和彼此以基督徒身份交往的關係。同時，各人都要親手作工：「新生鐸夫想出最好、最有規律而正常的辦法，好讓住在赫仁護特的窮人自給自足。他的格言就是：教會中的每一份子，均須勞力。甚至那些背負真理的見證、顯明是神的執事的人，雖饑餓赤身，卻要比別人更不倚賴所分配到的，反倒要親手作工，不累着別人，並且供給那缺少的人。」

在以後的幾個月內，移民區的情況大有改變。新生鐸夫自己描述說：「為着這班人，主不斷作工，直到是年初冬。祂的所作太多，無法以言語表達。整個地方真顯出神的帳幕在人間的光景。直到八月十三日，我們耳聞目睹的，盡是歡欣喜樂。其後這不常見的喜樂減退了，繼之而來的是一段更平靜的安息時期。」

作者懷力（Weinlick）還寫說：「那裏的居民永不能忘赫仁護特是建立在活神的恩典中，是祂親手所作的工。祂的本意不是要建立一個新市鎮，卻是為着弟兄們的益處而把它建立起來的。」

「赫仁護特的新移民和原來的居民，都是神的兒女，



各有不同的宗教看法，他們必須以恆久的愛彼此維繫。他們絕不能論斷，不能引起紛爭，不以輕慢的態度待人，反要持守純正福音的道理，持守樸實並持守神的恩典。」

教會生活

一七二七年五月，移居赫仁護特的人採納了那些章程。同年夏天，新生鐸夫在捷丹（Zittan）的一個圖書館裏找到一本摩爾維亞弟兄們的書——*Ratio Disciplinae*。經查考發現，早期摩爾維亞教會的規章與赫仁護特最近所採納的極為相似，由此他看見神的手在安排萬事。新生鐸夫回到赫仁護特後，召集了一次特別擘餅聚會，當會眾屈膝禱告時，他便在主面前公開承認自己的罪，眾人也隨着祈禱，這時聖靈就如聖膏油般流淌。

以下是幾位弟兄記述當日的情形：「關於八月十三日的情況，大衛寫說：『我們雖分別從天主教、路德會、改革宗、分離派、Gichtel等各宗各派而來，但卻能溶合為一，這真是個神蹟。』大衛尼赤曼說：『從那時起，赫仁護特便成了基督活的會幕。』施旁恩伯說：『我們被聖靈同浸在愛裏』。新生鐸夫總結說：『那天（八月十三日），聖靈澆灌在會眾中』；那天乃是『赫仁護特的五旬節』。」

甚至到了晚上，赫仁護特仍顯出神帳幕的光景。所有十六到六十歲的男丁，都在指定的時間守夜，不分尊卑，無一例外。新生鐸夫寫了一首詩，是給守夜者用以彼此問好的：

白晝將近夜漸逝，
晨星之光照我心，
誰接這日於二時，
並歸尊貴白晝主。
童女五人五時去，
餘下五人進婚筵，
六時過後自由去，
人人皆作守望者。

新生鐸夫童年時常向祖母傾心吐意，無所不談。當他遇見事情，良心不安時，便與祖母一同禱告，這樣的交通叫他畢生難忘。他覺得赫仁護特的信徒，彼此的關係也該有同樣的情形。因此他按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把他們分成小組，各人來在一起聚會、受訓並一同作工。

為此新生鐸夫有如下記述：「每組所分的人數雖不多，但都奉主的名聚集，主也與他們同在。他們的交談，出自真心，毫無保留，有如赤子坦誠相向。他們又在主裏彼此交託，互相照顧，誠懇守秘，不斷交往，叫各人大得幫助。這樣的小組應慎防鬆懈，一旦滋生懶散之心，各人應感羞愧，並應改過。」

「按着他們的性別，每組均有一位弟兄或姊妹受託照顧其餘的人。當聚集的時候，他們同讀叫人得造就的書刊、唱詩、禱告或彼此交通……。」

新生鐸夫也盼望藉着這些小組，幫助弟兄姊妹運用主給他們的恩賜和才能。

「沒有一個人，不因別人從主領受了恩賜和恩惠而得



益；他們各人都以自己所得的叫別人得幫助。」

後來，這些小組組員成了服事主的種子，有些更成為傳教士。

各種聚會

赫仁護特教會有各種不同的聚會。新生鐸夫寶貝個人與主交通，同時也看重聖徒的聚會。他信聖經所說的：一個奉獻歸主的人，不能僅滿足於個人的禱告、讀經、唱詩和與別人交通，還要運用神所給的恩賜來建造基督的教會。

他們每天最少有三次全體聚會。第一次聚會開始於清晨四時（冬天則開始於五時）。另外兩次，則分別在早上和晚上八時。他們一同禱告、讀經、讚美，也為兒童、老年人和病人另設聚會。他們每天開始於唱詩，也結束於唱詩。

每逢主日，從早上五時到晚上九時，都能聽見他們讚美的聲音，直到青年人繞着花園唱詩遊行時，一天的讚美才告結束。除此以外，他們還有擘餅聚會，偶爾也實行彼此洗腳。

外人風聞他們在赫仁護特的光景，都被吸引前往參加他們的聚會。為此新生鐸夫就把主日下午劃分出來，讓會眾與訪客見面，向這些人見證主在他們中間所作的事。許多尋求真理的人，不以別人的報導為滿足，卻願照主耶穌所說「你來看」的訓誨，親臨赫仁護特參觀訪問。

唱詩是他們教會生活最主要的活動：「無論在陸上

或海上，甚至遍及摩爾維亞弟兄們所到之處，時時處處都能聽見他們熱情洋溢的歌聲樂韻。他們抓住每一個唱詩的機會；收割的農夫有自己的詩歌，守夜者也在當值時唱詩……。倘有外遊者歸來，或收到在外地傳道者的信件，他們常即興撰寫詩歌，以示慶祝。新生鐸夫很欣賞自己在赫仁護特所創辦的詩歌班，他們從每次所唱的許多詩歌裏選出幾節來，自然就成為晚上繼續聚會的主題。他們又培養背唱的習慣，因為新生鐸夫認為惟有背唱最能發表個人的經歷。」

不斷禱告

同時赫仁護特教會還恢復了愛筵，像早期教會所實行的那樣。某主日在伯佛爾斯杜夫擘餅聚會後，會眾在歸途中自動分成七組，到達赫仁護特後，新生鐸夫把廚房裏的食物分給各組，使他們能繼續交通。從此，他們便經常有愛筵。愛筵時弟兄姊妹不是單為着吃喝，乃是為着重溫從主所領受的經歷，或更新向主所許的願。

新生鐸夫特別喜歡和一些與主有密切交通的信徒一同聚會，他對他們的情況和心志都非常瞭解。新生鐸夫的本意是希望他們能在神面前同心、同靈的讚美、感謝和禱告。他們既有同一個意念，主就給他們看見並嘗到祂的美善，好使其他聖徒也得着鼓勵，對主更加熱心、更加認真。

此外，他們還有一個不間斷的禱告聚會。這個聚會開始於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每天二十四小時接續不



斷，直到一八二七年止，為期一百年之久，而英國的普里茅斯弟兄們正是在一八二七年開始聚會的。不間斷的禱告聚會是這樣開始的，起初有二十四位弟兄姊妹決意恆久、持續不斷地禱告。從第一天午夜到第二天午夜，一個接一個，或日間或晚上，每人每天花一小時與主交通；為基督的教會和會眾祈求。以後禱告的人數逐漸增加，代禱的範圍也越來越廣，禱告的內容包括眾教會、小組、個人、傳教士，也包括地方官員，甚至還為全人類代禱。他們從早到晚在主面前不住的祈求，總不停止。

在赫仁護特沒有狹隘的教區觀念。他們在「禱告日」或「會眾日」聚在一起，聆聽從世界各處弟兄姊妹寄來的通訊，其中有本地或外地的巡迴佈道者和傳教士的消息。

他們也有喪事聚會，但會中並沒有憂愁悲哀，反倒同唱得勝凱歌。他們還有《每日箴言》，最初是由新生鐸夫撰寫，從一七二八年五月三日開始，每天一段。那天的箴言是：

愛使祂離開天庭，
愛叫祂離棄寶座，
為愛我們獻上愛，
再以祂愛來澆灌。

移居外地的摩爾維亞信徒，多半是從赫仁護特出去的。他們常常兩個兩個的，周遊歐洲各地，尋找看法相同、渴望主的子民合一的信徒與他們建立友誼。摩爾維亞弟兄們在所到之處設立公開的聚會，各人在會中無拘無束，單純、喜樂的在主裏交通。聚會中不准講怪異的神

學，以免造成分裂。新生鐸夫說：「他們只應唱詩、禱告和交通。凡談到經歷基督以外的事，都是有害的。」

講道和牧養

新生鐸夫特別有講道的恩賜。雖然他講道不必太多準備，但他深信傳道人只該顧念神的事，心裏常是滿了豐富，口裏便有話可說。關於講道，新生鐸夫記述說：「……我一旦開始說話，便感到祭壇上的火在焚燒。對於聽眾的心思，我的感覺非常敏銳，他們經常流淚，連在座的軍人也不例外。」

新生鐸夫在主裏面火熱的愛主，他認為服事基督用血買贖回來的教會，是他無上的權利。他又特別關心那些以為是卑微、軟弱、平凡和沒有多大恩賜的信徒。

「新生鐸夫和長老、執事連日長時間的聚會，談論許多信徒的個別屬靈情況，把似乎是軟弱的和似乎是剛強的配搭在一起。」

「新生鐸夫晚年時的影響力達到高峰。他本來就是仁慈的，到了晚年則更加慈祥。他善於照顧兒童，又善於和個別信徒傾心吐意交通，他這兩面的天分日見成長。」

他又和受試探、被攪擾的信徒相交，並幫助他們。新生鐸夫童年時也曾遇見極大的試探，迫使他到神面前懇切祈求。因着愛主，他厭惡並拒絕那些慾念。他這一面的經歷很有用，也極能幫助那些遇見同樣難處的人。新生鐸夫認為全心全意愛主、相信主的話、住在基督裏，乃是抵擋試探的最佳辦法。



新生鐸夫的牧養，也包括照顧病人。他先詢問病情，不僅是肉體的，還要找出主允許那人生病的原因。新生鐸夫曉得天父不斷看顧自己的兒女，甚至把他們的頭髮也編了號碼；父若不准許，沒有一個兒女能生病。新生鐸夫相信病者若能辨明、並深知主責罰他的原因，那便是他復原的開始；除非那人已沉迷在罪中，致使主寧可叫他離世，也不容他在世繼續犯罪。新生鐸夫認為若疾病完全是出於自然，就必須加以照顧，而照顧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藥物醫治，為此他鼓勵弟兄姊妹去關心患病的信徒。

個別照顧

新生鐸夫牧養的果效，原來可從施旁恩伯的記述中看見：「……漢斯門斯特（Hans Munster）……深感困惑，很想趕快離開赫仁護特。他從摩爾維亞來到赫仁護特時，大蒙主恩，且得弟兄們的敬愛。但後來因與某弟兄有了嫌隙，便失去了愛主和愛眾肢體的心，以致黑暗憂鬱。這種情形持續了一段日子。他沒有聚會，也沒有向人傾訴。久而久之，他決意離開赫仁護特，返回摩爾維亞。當他要離開的那晚，新生鐸夫裏面突有所感，想起這位弟兄，於是就立刻動身去找他，剛踏入弟兄家門的時候是晚上十時左右，而門斯特正要離開。新生鐸夫問及他最近的情況，態度很溫和；門斯特回答說：『不大好』。新生鐸夫說：『這叫我很難過。』他繼續說下去，言談之間，新生鐸夫衷懇的態度使門斯特感動萬分，不禁流淚，後來他便離去了。翌日，門斯特去找新生鐸夫把實情相告。又把昨晚正

要動身離開，而新生鐸夫就在那時來到的事也告訴了他。新生鐸夫這才說起自己掛念他已有八、九個月了，因自覺無法與他暢談而未找他，直到昨晚才特別有感動而去見他。門斯特哽咽良久，說不出話來，新生鐸夫便邀請他參加擘餅聚會。」

新生鐸夫還寬恕了曾公開批評他，和赫仁護特教會的人。其中有兩個到處誹謗的人，他們既蒙主光照，就顯出所說的不過是譏謗的讒言，良心就極其不安。其中一位寫信給赫仁護特教會，稱自己為「極其邪惡」，並承認因譏謗新生鐸夫深感已受咒詛；另一位則回到赫仁護特當面認罪。新生鐸夫仁愛寬厚，再三以愛心饒恕了他，但他卻不信已得着寬恕而仍感內疚。那兩個人因無法驅除已散播到別人裏面的惡毒讒言，一直愁苦了很長一段日子。而他們的憂傷，也叫真心愛他們的新生鐸夫覺得傷痛。

出版刊物

新生鐸夫對出版刊物，也大有負擔。他所出版的刊物種類甚多，有小冊子和期刊，單是將題目列出已佔了幾頁紙。這些刊物的稿件大多是由他自己撰寫，但出版時卻不用他的名字。其中除有幾本小冊子是用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的以外，其餘的都用德文。他的著作大部分是講章、論文和詩歌，少數是針對摩爾維亞教會所引起的紛爭而寫的。他曾按約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至十七節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救主耶穌基督被釘死十字架前的最後一篇道》。另外，他又印行了一些教義問答手冊，並在



一七二五年到一七二六年間，出版了一份週刊。

摩爾維亞弟兄們，並不以新生鐸夫的著作為真理的準則。施旁恩伯說：「弟兄們的聚會，並不以新生鐸夫或任何人的著述作為真理的標準，只有聖經才是他們真理的標準。」

為着窮人的需要，新生鐸夫藉祖母的資助，出版了一本歷來最便宜的聖經——*Ebersdorf Bible*，這本聖經主要是由馬丁路德所翻譯的，包括邊旁索引、每章摘要、新舊約和羅馬書的序言，同時還加進亞恩特（Johann Arndt）的筆記摘錄。新生鐸夫又為舊約中的幾卷和新約各卷書撰寫摘要，篇幅雖長了些，但文筆清晰生動，頗能說明每卷的意思。

新生鐸夫又出版了亞恩特所寫的《真正的基督教》一書。此書之原着中，有些段落與羅馬天主教有關，看後使人產生反感，因而在法國曾被列為禁書；但新生鐸夫非常推崇這本書，盼望它在法國能叫人得益；因此託人把它譯成法文，在法文譯本裏，那些使人反感的段落被刪除了。新生鐸夫認為能出版節譯本，總比完全被禁止好。

往普天下去

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被譽為「近代宣教士之父」，是頭一批往印度傳教士中的一員。克理看了幾期摩爾維亞傳教士的期刊——*Periodical Accounts*（創刊於一七九〇年）後，帶到浸信會的一次聚會中，擲書感歎說：「你們看摩爾維亞人所作的事！難道我們浸信會信

徒，就不能忠心的為主略盡綿力麼？」

摩爾維亞的弟兄們常一同禱告，與主有活潑的交通，因而心靈迫切，有負擔把福音傳遍普天下。一七二八年二月十日，是他們開始不住禱告的頭一天。當日，他們便已談論到要去土耳其、埃塞俄比亞、格陵蘭、立蘭（Lapland，譯註：北歐芬蘭和瑞典接壤一帶地區）和其他地方傳福音。此後兩天，有二十六位未婚弟兄成立了一個差傳工作禱告組，他們住在一起，為着出外傳道一事同心尋求主。

一七三一年，新生鐸夫邀請在哥本哈根遇見的一位從丹麥西印度群島來的黑奴到赫仁護特。那位黑奴應邀而來，他提到還有許多其他的黑奴也需要福音，於是赫仁護特教會接受了負擔。一年後，有兩位摩爾維亞弟兄首先到西印度群島傳道。一七三二年八月十八日晚上，詩班向兩位弟兄唱詩道別；一位是陶匠杜巴（Dober），另一位是木匠尼赤曼（Nitschmann）。杜巴未婚，尼赤曼卻離別妻兒。兩人於八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時起行，新生鐸夫用馬車送他們到十五里外的Bautzen，又步行了一個月，才到達哥本哈根。在那裏因有人反對他們的行程，他們就在哥本哈根逗留了一個月，一面候船、一面力排眾議。最後終於乘船到了西印度群島的聖多馬市。

傳到地極

他們又把福音傳給在格陵蘭的愛斯基摩人。以下是一位摩爾維亞弟兄，向愛斯基摩人傳福音的記載：「約翰



貝克（John Beck）坐在帳幕裏，把福音書繙成當地的土話，有一班愛斯基摩人圍着他。那些人問及他所作的事，他照往常作的那樣，提出一些神學方面的問題，想和他們討論討論，但他們不感興趣。約翰貝克靈機一動，把剛翻譯好的一段馬太福音——說出主在客西馬尼園受苦的情形，慢慢的讀出來：『於是帶着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就這樣，藉着救主受苦的事，把愛斯基摩人折服了；可見辯論並沒有益處。這個教訓叫摩爾維亞到外地的傳教士永誌不忘。」

有些摩爾維亞弟兄們去了蘇里南（譯註：南美小國，在巴西以北，圭亞那以東），向當地黑人傳福音；又有些到南非或到美國的喬治亞州作工，還有人到賓夕凡尼亞州的印第安人中傳福音。

以下是一個例子：「有一位摩爾維亞傳教士……進了我的帳幕，在我旁邊坐下，對我說話，大意是說：『我奉天地之主的名，到你這裏來，祂差遣我來告訴你，祂會叫你喜樂，救你脫離現在可憐的光景。為此祂曾成為人，以自己的生命作人的贖價，為人流出寶血。』他因經過長途跋涉，疲累不堪，說完這話，便躺在地板上呼呼入睡。我心想：『他是甚麼人？現在睡了，我可以殺死他，把他扔到樹林裏，也不會有人來管；但他卻不在意我會不會這樣作。』同時，我又無法忘記他所講的話。這些話經常浮現在我頭腦中，甚至我睡覺也夢見基督為我們所流的血。我從來沒有聽人說過這樣的事，以後我便把亨利（Christian

Henry）的話轉告其他族人，藉着神的恩，我們都因而醒悟過來。因此弟兄們，依我看，你們若想把主的話在外邦人中傳開，就要傳揚救主基督，述說祂的受苦和祂的死。」這些摩爾維亞弟兄們是出外傳道者的開路先鋒。

約翰·衛斯理

除了摩爾維亞弟兄們以外，還有其他人也有負擔把福音傳給印第安人。英國的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和查理士·衛斯理（Charles Wesley），就是其中兩位。當衛斯理兄弟坐船離開英國到喬治亞州去時，他們的知己雅各·赫頓（James Hutton）也去送行。二人到了美國後，常和赫頓通信。信中他們提及在船上遇見風暴，同船的一班摩爾維亞弟兄們卻仍高唱讚美詩。有人問那班人害不害怕，他們回答說：「我們不害怕，也有因有兒女而害怕。」在赫頓寫的書中，又提到那些摩爾維亞弟兄們到了喬治亞州後，伐木建屋，向印第安人傳福音，舉行唱詩聚會。凡此種種，都使衛斯理兄弟感到詫異。

赫頓也談到摩爾維亞弟兄們對約翰·衛斯理的影響：「他常與學者施旁恩伯相交。及至到達喬治亞州後，他們還繼續談論。施旁恩伯說：『我先要問你一兩個問題，你的心為你作證麼？神的靈與你同證你是神的兒女麼？』衛斯理無言以對，施旁恩伯又說：『你認識耶穌基督麼？』衛斯理回答說：『我知道祂是世人的救主』。施旁恩伯抓住要害，再次追問：『你知道祂拯救了你麼？』衛斯理支吾答說：『我希望祂死是為救我』。施旁恩伯不滿意於點



到即止，繼續追問：『你認識自己麼？』衛斯理回答說：『我認識，但是說認識只是空話。』一時間，他說話結結巴巴，不知所措。」

「回到英國後，他心感悲痛，在自己辦的期刊中寫說：我到美國去本想叫印第安人悔改，但是有誰先叫我悔改呢？我持守的信仰重在福分、平安，我也能言善道。然而沒有危難時，我可以很自信，一旦死亡臨身，我就心感煩擾。我不能說：『死了就有益處』這句話。」

「我心有恐懼，就是我雖盡力傳福音給人，自己反倒滅亡了。我發現……我這個到美國要叫人悔改的，自己卻還未悔改。」

後來，衛斯理遇見一位摩爾維亞弟兄彼得·波拉（Peter Boehler），從他得着更大的幫助，赫頓記述說：「『兄台！你要棄絕你的哲學。』衛斯理煩怨的說：『哦！我還沒有信，又怎能叫人信呢？』波拉回答說：『你只管去傳罷，直傳到你真正相信為止。那時，你既有了信心，也就會去傳揚。』」衛斯理終於得着了信心。

訓練傳教士

新生鐸夫親自訓練傳教士，指導他們學習寫作、語文、地理、醫學和聖經。衛斯理在他的期刊中，也記載了在赫仁護特的訓練課程，其中包括閱讀、寫作、數學、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法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會中只有自願的人才被差遣出去。新生鐸夫嚴格考驗志願者，拖延時間，挫其銳氣；甚至有人已經登船待發，而新

生鐸夫對其資歷仍有疑問時，也會通知他們離船登岸。他希望那些熱切出外傳道的人，在出發前先透徹計算代價，好叫以後的工作不受任何隱藏的怯弱和不忠所攔阻。每一個自願者，都要當眾接受新生鐸夫的考問。就以里尼亞醫生（Dr. Regnier）為例，他想要到蘇里南行醫傳道，要通過以下的考試：

新生鐸夫：「是甚麼事，使你覺得自己已蒙召作這工？」

里尼亞：「長久以來，我裏面一直有催促，要我向別人傳福音。」

新生鐸夫：「你想在蘇里南作甚麼？」

里尼亞：「我一面盡力謀生，一面使罪人歸向基督。」

新生鐸夫：「你想怎樣去哪裏？」

里尼亞：「我信基督會為我開路。」

新生鐸夫：「你想留在那裏多久？」

里尼亞：「直到我離世或直到長老們召我去另一個地方。」

新生鐸夫：「你會怎樣待你的妻子？」

里尼亞：「我會全心愛她，但不會因愛她而妨礙我的工作。」

新生鐸夫：「對這裏的教會，你抱持甚麼態度？」

里尼亞：「我尊敬、順從赫仁護特教會，看教會如同屬靈的母親。」

新生鐸夫：「若你要等一段長時間才能起行，你會怎



麼辦？」

里尼亞：「若要候船，我想那是主要我遲延。」

新生鐸夫要求弟兄們到了傳福音之地後，須謹守當地的法例和教規，不容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和勞資關係之類的社會糾紛。他還定下三項原則：

（一）待外邦人要謙卑，不可管轄他們。

（二）先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日後才談論創造和墮落等事。

（三）不要盼望使人人都悔改，卻要尋找那些渴慕真理的人。

末了，新生鐸夫還教導他們要隱藏：「你們千萬不可管轄外邦人，卻要自己卑微，藉着靈的能力得人的尊重。」

「傳教士不可謀求私利、不可被高舉，也沒有威名，倒要像在倫敦拉車的馬，戴上眼罩，對一切的危險、陷阱和自誇，都一概不見；對苦難和死亡，要甘之如甜，即使被人遺忘，也要處之泰然。」

新生鐸夫在世時，沒有出版過一本傳教士的傳記。他們只偶爾把遠地弟兄的來信抄下來，在不同的聚會中宣讀，但從不將信付印或在世流傳。

在經濟方面，新生鐸夫主張傳教士要自力更生，好教導當地人勤勞的美德。他們要有生活上的見證，使他們傳道有力，叫外邦人信服羔羊拯救的能力，因此摩爾維亞傳教士，只從教會接受能以到達當地港口乘船所需的路費，至於船上的費用，他們要作工賺取。到了工場以後，甚麼

工作他們都肯作，只求溫飽就夠了。

「所羅門·舒曼（Solomon Schumann）從蘇里南寫信回來說：『甘（Kamm）弟兄現職採摘咖啡；環素（Wanzel）弟兄給人補鞋；舒密特（Schmidt）弟兄作裁縫；杜化（Doerfer）弟兄作園丁；伯本利（Brambly）弟兄開掘運河。對於如何謀生這事，我們已除去了一切的顧慮。』」

旅行作見證

一七三一年，新生鐸夫到哥本哈根去，有機會向丹麥國王和他的宮廷大臣作見證。由於他出身貴族，所以主藉着他使身居高位者的心意轉向神。論到新生鐸夫這一面的工作，施旁恩伯說：「聖靈在他裏面滿有能力，當新生鐸夫把基督的心意向這些人陳明時，他們無法抗拒……。」

有一次，帕勒斯勳爵（Lord Chamberlain Von Pless）告訴他：「皇上想跟你談話，當你和皇上談論時，也該有誠意，顯明是神的見證人，正如你在我們中間那樣。」

於是他應邀赴王的筵席：「後來，有許多人切切想向他表示欣賞和愛慕。這類讚譽多得令他厭煩，他很想擺脫。」

新生鐸夫在寫給他妻子的信中說：「人們爭相向我獻殷勤，我因而清楚知道，神向我證實，我跟隨祂的兒子並沒有喪失甚麼。但這只叫我更渴慕回到那受苦而蒙福的境地，那裏雖有壓迫，但卻感泰然安息。」

丹麥國王對新生鐸夫的印象很好，他想在加冕典禮時



授勳給他。新生鐸夫甚感為難，不想接受人的榮譽。但皇后的母親勸他不要拒絕，免得把事情弄僵，他就勉強接受了；施旁恩伯記載說：「然而自此以後，他更堅定的嚮往基督的羞辱，更勇敢宣揚祂的話。」

一七三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早，新生鐸夫結束了這次出外作見證的旅程，回到赫仁護特。

「他發現未婚的弟兄們在一起禱告。又看見他所愛的赫仁護特教會這麼興旺，因此非常喜樂，教會也因着他的返回大得鼓舞。教會不僅在表面上人數加增，各人心裏所享的恩典，也是多而又多。聚會的地方增大了一倍，但仍坐滿了人……說到教會，他喜樂的說：『耶穌永遠是主，祂供給的恩典，常新不舊。』」

當他得知近來有七十四人流亡到赫仁護特時，就在回去的次日，邀請他們一同用膳。

一七三六年，新生鐸夫徒步到德國南部和瑞士一行，目的是向所遇見的人作見證。他途中大都穿着便服，單獨前行。他坦誠見證主，許多人都願意接受。

靈恩和神蹟

一七三〇年初，他們跟鄰近的團體有交通，這些團體被稱為「靈感教會」。因着這些交通，新生鐸夫認識了他們的首領洛克（John Frederick Rock）。新生鐸夫很敬重他，認為他嚴肅莊重、誠懇謙卑。但洛克有一個怪毛病，就是常說預言，並且說的時候身體劇烈震動，頭部前後搖擺，速度驚人。其實他所說的預言不過是他個人的意見，

但被人加以記錄，又交給有關的人。新生鐸夫雖很討厭這件事，卻沒有過早下判語。後來他記述：「……我抑制自己，不下判斷。這件事必須由它本身顯明對錯，並由聖靈根據聖經，就着這件事有所訓誨，那才是判決。」

一七三二年，洛克再造訪赫仁護特，他的靈感仍使新生鐸夫生厭。恰巧當時「靈感教會」的長老堅持實行擘餅和受浸，而洛克又在其怪異的靈感激動中，蠻橫無理的加以反對，這就顯明了他靈感的根源是出於那惡者。新生鐸夫隨後記載說：「……我不再猶疑，完全拒絕那種靈感。」

此後又有神蹟興起，教會因而受到另一種試驗。施旁恩伯記述說：「那時，在赫仁護特教會中，有些人顯明是有各樣的恩賜和屬靈的能力，而神醫卻特別多。會督既簡單又順從，因他們相信主說，祂是垂聽禱告的主。每受難題重壓，他們便告訴主，希望祂來多方解救，而事情往往照着他們的信心，給他們成就了。新生鐸夫為此很喜樂，暗中讚美主俯就眷顧貧窮的和缺乏的。他認為這在主基督耶穌裏的信心，乃是聖靈的果子，理當加以珍惜，卻不應成為別人的絆腳石。他認為弟兄姊妹不應當把這些事當作特別，以致過分加以重視。每逢遇見神蹟奇事，就如有人傷勢危殆或在病中極其痛苦，卻因用信心說話或因着禱告，轉眼便得着醫治，他都把它當作平常，很少提起。他公開或私下又常說，奇蹟並非為着信的人，而是為着那些不信的人。有行神蹟的信心是恩賜，有這恩賜的人並不比神的其他兒女更好，反倒可能更不及沒有這恩賜，又不努



力求得這恩賜的人。惟有愛基督、凡事交託祂、順服祂旨意的人，才更穩當。因此，他一旦看見有人急切渴慕得着神蹟醫治時，便感到疑惑，但也不會加以干涉。」

新生鐸夫認為過於強調神蹟會叫人偏離主；教會對此也清楚了，弟兄姊妹們沒有因這些事而迷失，卻以嘗到主的聖善為追求的目標。

宗教人士的反對

在赫仁護特以外，有宗教人士起來反對他們。有神職人員出版並派發一封教牧的書信，惡意批評新生鐸夫，指責他是「情感的奧秘派」，他的教訓不健全、不合乎聖經，又認為他的同伴也是奧秘派。

那些曾經與新生鐸夫很親密的敬虔主義者，也開始反對他。在富朗開死後，敬虔派產生了一種宗派的靈，強調特別的救恩經歷，就是必須經過痛苦掙扎才能蒙拯救；他們對其他得救的經歷是否正確有所懷疑，而新生鐸夫的得救經歷則與他們的模式不符：「新生鐸夫從幼年就學習經歷與基督同在，他的經歷與那個模式不同。即使他能有那樣的經歷，他也反對把神對待人的個別方法，弄成一種統一的格式。他以為信徒與救主的關係是喜樂親切的，這與他早期的教師的看法不同。」

對於別人的批評，新生鐸夫並不答辯，這是他歷來的立場。這一點從以下懷力的記載中，可以清楚看出來：「對書面公開的攻擊，他常以個人的名義用信件私下回答作者。即使是公開回答，通常也不是直接回覆，而是一些

報導，由他自己或同工撰寫，為使大眾對摩爾維亞弟兄們有所認識。誠然，他一生盡職，也常被迫解釋他的立場，而他衛道的著作內容十分廣泛。」

新生鐸夫的態度和主耶穌一樣，他不為自己辯護，卻宣揚神的真理；他說：「我向來恨惡與敬畏神的人和熱心的教授爭論。我不寫信，不印發刊物，也不向他們講甚麼為自己辯白的話。」對他自己來說，他堅持這個原則，但他的朋友若受到攻擊，他卻不避免答辯。

教會也該有這種態度，正如新生鐸夫所說：「保持這種立場的教會，其最明顯的特點，乃是敬虔和有信心。真正屬於教會的人，知道怎樣容忍與善待會眾和外人。他們嚴以克己……自覺不配得神的恩典和所享的自由與祝福。他們帶着財寶，卻像是借回來的，惟恐輕易失去。他們避開逼迫，因免受迫害而感欣慰。但逼迫若臨近，他們也屹立不動，勇敢面對。」

政治的敵擋和被放逐

宗教人士不僅用話語反對新生鐸夫，他們更因着嫉妒和猜疑，唆使政府來抵擋他。政府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要作兩面的調查：

（一）那些移民是否被慫恿、受引誘而離開摩爾維亞；

（二）赫仁護特教會有甚麼教條和實行，引起那麼多的反對。

政府在一七三二年進行調查，施旁恩伯這樣記載：



「首席地方官召見每個移民，要他們講述為何離鄉別井，以及他們所受的逼迫和對救恩的盼望（當時有四十多位見證人出席）。他們的態度真誠，使人信服，各委員都大受感動。」

調查的結果委員會發覺一切均正常。新生鐸夫隨後決定不再收留移民，一則因為有兩位弟兄返回摩爾維亞幫助他人移民，但卻因此而喪生；二則因為德皇實行新政策，禁止摩爾維亞人移民。

政府的抵擋雖平靜了一段時間，但後來又轉趨猛烈，甚至在一七三六年下令放逐新生鐸夫。他被控誘使佃戶離開原來地主的土地，以擴大自己的組織，因而被命令立刻離開赫仁護特。實際上他是被控「偷羊」。新生鐸夫有這樣的反應：「那是無關要緊的。十年內我不能回到赫仁護特，因為時候已到，我要出外召集流蕩的信徒，並到普天下傳揚救主。主在某一段時期需要我們到某一特定的地方作工，而那裏就是我們的家。」

新生鐸夫離開後，弟兄們對教會中的事務應如何處理的問題作出了一致的決定：「第一，不可受引誘作違背良心和抗拒聖靈的事；第二，要防備奇特的意見，並遵守聖經中最簡單而基本的真理；凡不遵照神真理而行的，都不得參與其事；第三，慎防分裂。」

新生鐸夫離開赫仁護特後，他鼓勵家人和教會裏的弟兄姊妹，無論居住在哪裏，都該在一起聚會、唱詩、禱告和花工夫讀神的話，像往常在赫仁護特時那樣。新生鐸夫以為，主日、假期和每天的聚會，當照主所設立的繼續下

去。

政府後來頒佈了一道寬容訓令，對赫仁護特教會有利，但寬容的範圍有限，並且執行的日期耽延了很久。政府在一七三六年對赫仁護特進行了另一次調查，結果發現一切仍然井井有條。施旁恩伯這樣記述：「委員會輕易地查明了真相，因此委員在離開時公開為教會作見證說：『你們的行為誠實，並且通過了試驗，清白無罪。』但雖經詳細調查，其決議卻在十五個月後才公佈。」

政府終於公佈決議，赫仁護特確實獲得認可，但沒有提到新生鐸夫被放逐的事；他雖身為伯爵，卻仍要過着放逐流蕩的日子。

新生鐸夫於一七三二年離開赫仁護特，他決意過流蕩的生活。施旁恩伯有以下的記述：「新生鐸夫一離開他的地土，就決意不為自己保留世物；他到處為家，看自己如同世上的客旅。他本可成為許多產業的地主，但卻認為在世為主漂泊更好；他說：『我知道，按着本性我和別人一樣，喜樂在家居住，並且極想留在故土。在家時自然會想到有許多事要作，也能好好利用時間，但主不喜歡我這樣過生活。我效法祂的榜樣，經歷到處為家的喜樂。當祂還在襁褓中，就被逼離開安息之所，到處奔波。』

『主管理我們的一切。無論何時，祂按着自己的智慧，把我們放在某一境地，即使是在曠野，也會使我們有歸家之感。』」



到赫恩哈格開拓

新生鐸夫動身離開後不久，心裏突有所感，他說：「在旅途中，我靈裏復甦，因主的眼目引導我。我無需立志或定意，卻能勞苦作工，事事成就。」

與新生鐸夫同行的人，他稱之為「戰士團」或「漂泊者聯會」。他們首先到達朗尼堡（Ronneburg）的馬利安邦城堡（Marienborn Castle），該處位於威特爾維亞（Wetteravia）的諸侯國境內，在赫仁護特以西，靠近德國的西面邊界。他們在那裏居留，以赫仁護特為模型，加以開拓，定名為「赫恩哈格」（Herrnhage）。下面一段引文描述那裏的團體生活：「未婚的弟兄姊妹們，分別住在詩監獄舍中，凡物大都公用，並且隨時準備為主效勞。沒有人……單為自己作工。他們都有工作，以確保眾人皆無所缺。同時人人接受訓練，得着裝備，成為『戰士』。新生鐸夫說：『不論在那裏，弟兄們都當切實合群，不求私利，只為全教會得益而努力作工。這是很要緊的。』」

不久，赫恩哈格的會眾日益增多，這可從下文得知：「那一年，從英國、挪威、丹麥、荷蘭、立凡尼亞（Livonia）、瑞士以及德國各處，都有人來，使赫恩哈格人口增加，越發興旺。」

但是新生鐸夫對人們聚集到赫恩哈格這事並不感高興，他更願意他們在原居地隨時為主作見證，使歐洲各處有較多作主見證的金燈臺。

約翰·衛斯理到訪

一七三八年，約翰·衛斯理到漂泊者聚居地探訪，覺得很好，他這樣報導：「我來到這裏的教會中，會眾彼此交談，如同在天上……。他們既同有一位主、一個信仰，因而同享一位靈；有靈裏的溫柔和仁愛，使他們說話一致，滿了活力。」

在探訪期間，他引用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來形容所看見的光景：「弟兄合一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凡對主耶穌基督真有一點愛慕的人，他們都加以愛護。」

他寫信給弟弟說：「弟兄們的靈實在美好，遠超過我們所預期的。無論老少，隨時隨地所談論交通的，盡是信心和慈愛。我……努力……效法這樣榮美的榜樣。」

衛斯理又表示，他切慕留下與這些摩爾維亞弟兄們同住：「我甘願一生住在這裏……這樣好的基督教何時才能遍佈全地，像海洋充滿了水呢？」

遍遊歐洲

新生鐸夫除了在赫恩哈格負起一些職責之外，還有負擔更多外出，遍及全歐。他想去探訪那些散居的弟兄姊妹們；他稱他們為「散居國外的猶太人」。他到過英國、荷蘭、柏林、瑞士、法蘭克福，後來甚至到了俄國。在英國，他設法召集弟兄姊妹，如同把羊召聚為一群。施旁恩伯這樣記載：「有幾個人因參加新生鐸夫家裏的家庭敬拜而蒙福，也叫別人一同得福。因着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



們成立了一個小團體，存心單純，倚靠主，合而為一，又接納了新生鐸夫所定的幾個規則。他們在那些規則上簽了名，規則的各點如下：

（一）我們只相信並實行聖經所清楚講明的，不論是否合乎我們的想法和意見，我們都加以相信和教導。

（二）我們要單純如孩童，彼此交通、互相聯結。為此我們每週聚集一次。會中只禱告和讀經，大家因而得着造就。對於能引起爭論和分歧的事，即使是極微細的，都一概不提。

（三）我們坦誠相向，彼此直言不諱，對每個人的錯處都毫不隱瞞，免得有人把別人看得過高。

（四）我們按着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各人平靜安穩，準備好在人群中為主作工。

（五）我們不干預任何教理或教務的事，卻只注意三件簡單的事，就是藉耶穌的血得救並成聖，以及彼此真誠相愛。」

新生鐸夫在柏林遭遇反對。他想在那裏站講台，但被神職人員暗中排擠，他便把自己的房子開放，來者不拒。

「開頭的時候，前來聚會的唯一幾個人。他們說明來意，因他們認為新生鐸夫是按照在主耶穌裏面的真理而誠實作見證的人。聚會起先是在新生鐸夫自己的房間舉行，但不久因需要較多空間，就不得不使用前廳。到了前廳也不夠用時，他決定連樓上也開放了，這樣就可容納幾百人聚會。起初，他不分男女，同時向他們傳道。但當人數大增，甚至連樓上也容不下時，他便將會眾分為兩批，逢週

日和週三向男界傳道，逢週一和週四向女界傳道。為了節省空間，從一開始就不設座位，所有赴會的人，不論是有地位的或是貧苦卑微的，都得站着聽道，並無分別。一天，有人點算他門前的馬車，計有四十二部之多。」

在法蘭克福，德國詩人歌德（Goethe）的母親也參加了漂泊者聚會。雖然歌德不是他們的成員，但也是常客。「新生鐸夫認為，他這次留在法蘭克福的時間雖短，卻是他一生工作中最令他滿足的經歷之一。」

後來，新生鐸夫到俄國被監禁。在被囚期間，他寫信給妻子，內容如下：「我雖然被捕，但妳千萬不要擔心。我保證在這裏很喜樂。想起我們寶貝的兒子，也使我喜樂。若非主的旨意，這事斷不會發生。雖然已有許多先兆，但我不僅置之不理，反倒寫信給副首相和拉西（Lascy）伯爵，以致自投羅網。神所作的都有祂的目的，我確信主所作的事事周到。官長非常有禮，我看他別無二心，全是善意。請多記念我。如今有少數基督徒為主被囚，他們因有天父同在，即使遭受這樣的事也感歡樂。我會盡量多寫信給妳，使妳知道這裏的情形。親愛的！請記得我們有一位救主，我們都在祂信實的手中，祂的引領滿有恩典和祝福，但有時卻似乎很奇特。若讓我們來決定，我們會揀選另一條道路。我一生絕沒有想到會被囚，但現在事到臨頭，我卻感非常滿足。我所要告訴妳的，以前都已說過了，也沒有甚麼要補充的，只是當我不在的時候，妳該加倍努力，替我盡職。」

新生鐸夫這次外出，又與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



(Frederick William I) 建立了親密的友誼，此後多年，友情彌篤。普魯士王居於柏林，他鼓勵新生鐸夫在他的國內不偏不倚的傳講神的聖言。新生鐸夫在柏林的講章刊印流傳，後世認為那可算是他最具影響力的著作。

西印度群島之行

關於新生鐸夫西印度群島之行，路易士（Lewis）有如下記述：「新生鐸夫不宜坐船，但他以一貫直截了當的方法加以克服；他後來記述：『要辦的事既多，我便對主說，生病對我很不方便。因此在啟航前，我的身體便好了。』抵達西印度群島後，他對傳教士所受的待遇大感憤怒。他寫信回家對妻子說：『我大發雷霆，衝入城堡。』總督不僅親自向新生鐸夫道歉，釋放了囚徒，還答應保障他們的安全，不受逼迫，又保證他們可隨意自由傳道和敬拜。有八百個黑人願聽福音，新生鐸夫說：『在聖多瑪斯（St. Thomas）的神蹟比在赫仁護特的更大。』」

在往返聖多瑪斯途中，新生鐸夫寫了幾首他作品中最著名、最受歡迎的詩歌：「救主的寶血與公義」就是其中一首。下面兩節道出新生鐸夫一生得力的來源：

救主寶血與祂公義，是我美麗、是我錦衣，
在祂面前當祂來時，有此盛裝，我無羞恥。
祢的降生、受傷、受死，我要承認若有氣息，
直到那日與祢面見，以祢公義作我裝飾。

他從西印度群島回去後，知道女兒已死；不久他自己也病了。

美洲之行

一七四一年，新生鐸夫裏面有催促，要再去美洲看望那裏的弟兄姊妹，這次的行程由一七四一年起到一七四三年止。因他要離開幾年，所以他在赫恩哈格的職務由誰擔當便成了問題。經過多次禱告、多方考慮，眾人認定基督是他們的大牧長，無人能代替祂。懷力說：「經過這件事，摩爾維亞的教會蒙了拯救，沒有產生屬靈上的教皇制度。在摩爾維亞弟兄們的心目中，個人每天與主交通，乃是宗教生活的根基。按真理，教會從起初就以耶穌為元首……。」

到了美洲，他要人稱他為路威（Ludwig）弟兄，而不是新生鐸夫。他把當地一些顯要請來，其中有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當眾宣佈放棄「伯爵」稱號。

新生鐸夫很關心印第安人，感到該把福音傳給他們。他到三個不同的印第安人部落探訪，但有些印第安人對他有敵意。從下面一段記載他到雪里族人（Shawnees）那裏的話中，可以看見他所受的敵視：「他們認為新生鐸夫是個騙子和盜賊，圖謀開採他們境內的銀礦。他三次倖免於難：頭一次險遭剝去頭皮；另一次差點被毒蛇所咬；再一次因馬鞍帶斷開，他從馬背掉進河灣裏，幾乎溺斃。這些危險的遭遇非屬意外，無怪他報導說，雪里族人完全無知，對基督徒不善……。」

艾魯括斯（Iroquois）的六族印第安人卻歡迎他，當各酋長到費城重訂盟約時，新生鐸夫帶着神的權能去見他們。他表明並無意搶奪他們的土地，卻誠心要把救主傳給



他們。酋長們相信了他的話，結果他們歡迎新生鐸夫到他們那裏探訪。

他對印第安人的盼望日增，因而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接續他去探訪。

基督徒在美洲英屬殖民地那裏分裂的情況，使新生鐸夫很納悶。他覺得他到美洲最基本的目的，是為着信徒的合一而工作。他曾經七次召聚弟兄姊妹們在一起，盼望他們合一。懷力說：「新生鐸夫勸勉他們不要爭執，反倒要在愛裏商討最重要的信條，從而看見彼此在基本信仰上是極為接近的。至於那些無關緊要又與救恩無礙的道理，彼此可在愛裏互相包容。」

關於那七次聚會，懷力說：「這些聚集平均出席人數超過一百人，而其中約有半數是受委派的代表。賓夕凡尼亞州的各宗各派都有派代表，或賓客參加頭三次會議。其中包括路德宗（Lutherans）、改革門諾派（Reformed Mennonites）、史文克斐派（Schwenkfelders）、第七日浸信會派（Seven-Day Baptists）、分離派（Separatists，脫離教會的一班人，自成一派）、隱逸派（Hermits）和摩爾維亞（Moravians）的信徒等代表。雖然這些集會基本上是德裔的聚集，但聖公會、長老會和貴格會（Quakers）都有賓客出席。」

新生鐸夫雖已盡了全力，卻不能達成使他們實行合一的願望。

當新生鐸夫在賓州時，他走訪各處信徒聚居地，花工夫牧養他們。他給其中一群摩爾維亞信徒起名為「伯利

恆」，並在那裏勞苦作工，那裏的教會大蒙恩惠，開始興旺。有人接到安娜尼赤曼（Anna Nitchmann）的來信，裏面說：「我們在『伯利恆』的喜樂非筆墨所能形容。有生以來，我從沒有像在這裏那樣喜樂過。我們聚在一起有一個月之久。當時，弟兄姊妹都搬到那裏，組成了教會。我們彼此相愛，如同小孩子一般。神的羔羊把我們這班罪人作成蒙恩的兒女。」

在這段期間，新生鐸夫出版了一本詩集，由富蘭克林印行。

美洲內地的郵遞服務創始於兩個摩爾維亞信徒居住的城鎮。那兩個鎮是伯利恆和德裔城（Germantown），而信件起初是由人步行傳遞的。

在美國聚居的信徒中，有一種實行為人所樂道，那就是新生鐸夫打發弟兄姊妹們到各處作福音的漁夫。

新生鐸夫的晚年

在他返回歐洲的途中，遇上了猛烈的風暴，船長和船員都很害怕，以為要喪命了。雖然新生鐸夫笑容依舊，語帶安慰，卻未能稍減他們的恐懼。新生鐸夫便告訴船長，風暴會在兩個鐘頭內停止。時限到了，他叫船長走上甲板，風暴果然在幾分鐘內停止了。船長記述後來所發生的事：「我下到船艙，告訴新生鐸夫風暴已經停止，我們已脫離險境。他隨即要我們和他一起感謝神，因祂救了我們的性命。我們照他所說的，都感謝神。」

我很想知道新生鐸夫怎麼能準確的斷定風暴停止的時



間，於是去問他。我表明不會濫用他所說的方法圖利，他相信我的話，並說他會把情由坦誠相告。

他說：『二十年來，我一直享受與主親密的交通，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危難逼近，我首先自省，看自己有無可責之處，若有甚麼事是主所不悅的，我立刻服在祂的腳前，求祂赦免。慈愛的主就叫我感到祂的寬恕，並且通常讓我知道事情將如何了結。祂若不願讓我知道甚麼，我就仍舊安靜，並意會若不知道結果會更好。這一次，祂卻叫我知道風暴會在兩個鐘頭內停止。』

照他所說的看來，神——我們的救主——竟然這樣俯就人，又把秘密告訴人，我覺得很新奇。我從前常聽人說神是偉大的、震怒的、忌邪的，卻很少聽人說祂對人有測不透的愛，還肯俯就我們這些可憐的受造者。但我相信他所說的，而且對這事的真實性毫不懷疑。因與新生鐸夫同船，我可耳聞目睹他的言行，心中清楚知道他確是耶穌基督的忠僕。」

留在英國

一七四九年至一七五五年間，新生鐸夫住在英國，那裏的弟兄姊妹照他所願的只稱他為「門徒」。當時，全英國約有兩萬處的聚會。新生鐸夫抵步後便到倫敦的弗德巷會社（Fetter Lane Society）訪問。衛斯理在幾年前便已加入了那個團體，他記述參加其中一次聚會的情況：「我到艾德其街（Aldersgate Street）的一個會所，不過我是很不情願去的。當時，那裏有人正誦讀馬丁路德所寫羅馬書的

序言。約在八時三刻，那人講論到人因信基督，神在人心裏作工，叫他有了改變。我聽了以後裏面感到非常溫暖，覺得自己已確信基督，只有祂是我的拯救。我有把握祂已除去我的罪愆，連我也被除掉了，祂已救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但是新生鐸夫留在英國的這段日子並不輕鬆愉快，反倒經歷了許多裏面的對付。這段日子後人常稱之為煉淨期。當時摩爾維亞弟兄們多走向極端，愛慕基督的苦難，並願效法祂過受苦的生活。

經濟困難

當時，新生鐸夫又遇上經濟方面的困難。他向來都樂於將所有的收入毫無保留的施給人，因此當自己有所需時，便常常無錢應付。對於錢財，他早年已養成了這種態度：「對他來說，沒有甚麼比幫助別人更叫他欣慰。他六歲那年，第一次從別人手中接受金錢，對他來說這可能是個試驗；他並未把錢留下，而是把它給了頭一個遇見的人。他特別喜歡施惠與人，此種性情終生不渝。當別人有需要而他卻無法幫助時，便會深感傷痛。他若覺得別人比他更有需要，就會傾囊相助。每逢施惠給人，他總帶着樂意的態度，叫接受他恩惠的人覺得自己是被歡迎的，且是他所喜悅的……他自己一點也不奢侈。他感到必須克己才能有更多可以給人。總而言之，從年幼起，他便對每個人都滿了愛和同情，不論別人如何自私……。」

由於弟兄姊妹，歐洲眾教會和世界各地的工作都有



需要，新生鐸夫在荷蘭和英國舉債，瀕臨破產，幾乎被關進錢債監獄。後來得弟兄們調解，並把教會的財務處理妥當。自此，他們覺得有需要把新生鐸夫的財產和教會的分開。事後證實那是明智之舉，並且解決了當時的難題。

衛斯理和懷特腓的反對

後來，約翰·衛斯理與弟兄們斷絕了聯繫，更稱他們為講異端的，是騙子。衛斯理曾讚賞弟兄們，也得過他們的幫助，但後來對他們卻這樣決絕，這是難以理解的。可以猜想得着此消息，新生鐸夫必因此而心如刀割。衛斯理抨擊摩爾維亞弟兄們所發表的一些偏激的言論，弟兄們後來也為此而後悔。但是那些講論不過表明他們熱切愛主，渴望與主聯合為一。衛斯理卻「請大家注意，他們近來極力強調基督的創傷，並請所有受愚弄而與弟兄們為伍的人，與他們斷絕交往。」

其後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也反對弟兄們。他曾向摩爾維亞弟兄們求助，在美國建立孤兒院。他們樂意給予協助，但後來他也像衛斯理那樣離棄了他們。

「懷特腓與弟兄們維持了較長（較「衛斯理」）的友誼，甚至請他們幫助他在喬治亞州建立孤兒院……，但他也逐漸與他們疏遠，最終更在弟兄們備受反對的時候，寫了一封公開信，其中滿了悲憤，指摘新生鐸夫。

當新生鐸夫住在倫敦附近的藍賽大樓（Lindsey House）的時候，英國樞密院總理格蘭維爾勳（Lord Granville）曾寫信給他說：「你若控告懷特腓，一定可以

勝訴，因為根據英國法律，他應當受制裁。」但新生鐸夫回信說，他不能下此決心。反對派不顧臉面，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甚至公開印發對弟兄們的評論。新生鐸夫若採取消行動對付他們，許多人的前途可能就此被毀。但他是耶穌基督的僕人，要學主的樣式，所以無意靠官府（或「法庭」）躲避可能臨到的苦難。至於懷特腓，仍有許多人因聽從他而受益；故此，他不會寫甚麼有損他名譽的東西。事情就這樣了結。」

新生鐸夫離去後，摩爾維亞弟兄們正式採用「弟兄聯合會」這個名稱，他們成了其他基督教團體之外的另一個組織。新生鐸夫向來反對成立組織，但當他從美國回去後，反對已經太遲了。在他外出的期間，他們已把名稱改定了。

喪子

一七五二年新生鐸夫經歷了另一場試驗，就是他兒子去世了，這事令他很失望。（十年前，他四歲的兒子「大衛」和五歲的女兒「莎樂美」已死去。）這兒子名叫「朗尼德斯」（Christian Renatus），死於肺病，年僅二十四。他壽數雖短，卻寫了一些詩歌，其中兩首的題目是「救贖主滿帶憂苦，為我上橄欖山」和「有分在基督裏是最大的福分和需要」。新生鐸夫曾盼望這個兒子將來成為他的繼承人，與摩爾維亞弟兄們同工。

「照我們所見所聞，新生鐸夫與基督的關係向來密切，這使他視生死如一，無論何者他都全心接受。喪子數



週後，他告訴同工說，關於孩子們，他很久前已與主立約——『孩子們出生那刻起，他就不把他們據為己有，卻把他們完全交託給主，作為祂的產業。』但他極其傷痛，寫信給會眾說：『我不明白這件事……以後神會叫各人心裏明白。』施旁恩伯對這事有深入的觀察：當兒子的父親在邁恩（Mile End）時，有人把兒子的死訊帶給他。我真難描述他的感受，我只能說，事後他常追述他兒子對他何等重要，言談間眼中充滿悲哀和感激。但談到他看過兒子每天與主交通的筆記時，他的眼淚就不禁奪眶而出。從那些筆記中，他看見兒子愛主之情何等柔順熱切，他保持與主的交通是何等親密。朗尼德斯之死令多人流淚；因為他是眾人所愛的。」

撤銷放逐令

幾年後當國王訪問赫仁護特時，撤銷了某些對新生鐸夫和赫仁護特的禁令。懷力有如下的記述：「薩森尼（Saxony）的實情終獲得表白，赫仁護特工藝興旺，農田肥沃，居民的生活井然有序，這些都是實行敬虔生活的結果，見證明確，不容忽視。其他的國家元首也大力推許弟兄們，其中以普魯士皇弗德列（Frederick）最突出；德斯登的官府不得不重新考慮被放逐的新生鐸夫之為人。」

官府終於撤銷了放逐令，新生鐸夫可以自由返國。結果他在一七五五年回家。

此後，他仍有負擔繼續訪問分散的弟兄姊妹，並以此為主要的工作。在他赴美以前，有以下的言論，公之於

眾，說明他此行的目的：「我領受了主的託付，不顧後果的去傳揚耶穌流血受死的信息。在我認識摩爾維亞弟兄們以前，早已蒙了這樣的呼召。我向來與摩爾維亞弟兄們關係密切，現在仍是如此。他們全心領受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又邀請我和其他弟兄們服事他們，彼此交通。」

因着新生鐸夫在海外勞苦的工作，所以在赫仁護特成立二十年後，各地有七處類似的信徒聚居地出現，還成立了各種佈道團。其中有四處在德國，一處在丹麥、一處在荷蘭，還有一處在美國，不過教會生活尚無法擴展到俄國。然而在波羅的海一帶，散居的信徒約有七千，相當於摩爾維亞弟兄們總數的三分之一。

喪事

一七五六年，新生鐸夫的妻子去世，享年五十六歲，施旁恩伯記載這事如下：「六月十九日，新生鐸夫所愛的妻子出席會議，第一段完後，她也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她安然睡了。她的一生值得稱許，死時並沒有甚麼特別病痛。不僅赫仁護特教會，連所有在場的人，對這件事都感慨良深，難得有人不熱淚盈眶。但沒有人比新生鐸夫更傷痛，因他最能體會這三十四年來妻子如何從旁幫助他。他不理自己對妻子去世的哀傷有多深，仍去安慰別人。他不阻止多人為她灑淚，因為那是發自由衷的愛意和恭謹的感激，她也該受尊敬。主耶穌也曾在拉撒路墓前哭泣，看見的人都推斷說，主必定愛他極深。但他提醒眾人，主必已考慮周詳，知道甚麼是教會所需和對教會有好處的。祂親



自來拆毀，把她接去。」

新生鐸夫流了許多眼淚，並對於妻子的死亡感到有幾分懊悔。

「新生鐸夫現在反省，他怎樣才能在神把他的妻子接去這種境況中得着最大的益處。他花時間在主面前，考量三十四年來的婚姻生活。這些年間他經歷神的恩惠，使他深感一無可誇，更叫他憂傷的是發現了他自己所犯的錯誤。他雖覺得對妻子非常忠誠，但他並不滿意，因為許多事他沒法兼顧；若按着基督的心思而活，哪些事卻應顧到。他在主面前為此惋惜流淚，求主完全的赦免。」

新生鐸夫之死

「新生鐸夫喪妻四年後，即一七六〇年，他也去世了，死時六十歲。他因不斷到各處去，旅途勞頓，帶病多月，終於逝世。雖在病中，他仍常有活動。臨終前，病榻周圍有人相伴，他對其中一人說：『基督向父禱告，叫門徒都合而為一，這禱告竟在我們中間實現了，使我們又喜樂、又蒙福。這件事你預料得着麼？』他談到這事時，面上滿了慈詳。」

他回顧主藉着摩爾維亞弟兄們所作的工：「他轉向大衛尼赤曼說：『開頭你有沒有想過，主會在摩爾維亞弟兄們聚居地、在各宗各派神的兒女中以及在外邦人中間多方作工，像現在我們所眼見的那麼多？最初我只求祂在外邦人中得着幾個初熟的果子，但現在卻有成千上萬。尼赤曼！我們教會中的信徒人數極多，成群結隊的圍繞着羔羊

站立！』五月九日清早，他以微弱的聲音向維特威（John de Watteville）說：『我兒阿！我現在要到主那裏去。我已經預備好了，祂若不願在地上再使用我，我就準備到祂那裏去。主若不願意，信徒不會離世。這雖有損失，卻無妨礙。我也要離去了——但將來必有益處……』』

新生鐸夫所帶來主的恢復

最後，我們來看主藉着新生鐸夫在哪些方面的恢復：

一、聖徒的合一

新生鐸夫清楚看見合一與神的生命有關，而所有信徒都有神的生命，因此我們能與弟兄姊妹合一，卻不能與未得救的人合一。他說，真正的教會全在乎生命，並且所行的必須符合神的話。他認為我們能與所有的基督徒交通，即使是因無知而情況與聖經真理不合的也不例外。缺乏知識，並不能成為基督徒彼此交通的攔阻。新生鐸夫又認為，信徒之間只該彼此稱為「弟兄」或「姊妹」。

施旁恩伯說：「……他們不會丟棄『弟兄』和『姊妹』的稱呼，因為這樣稱呼既簡單又合乎聖經。若附加波希米亞或摩爾維亞等稱謂，便可能產生宗派和分裂。」

二、持守神的真理

摩爾維亞弟兄們，不以盲從古聖的傳統為滿足，他們認為每一代的人都該過「活在靈裏」的生活。施旁恩伯說：「……他們並不因先祖為義人而滿足，反倒在稱義和



更新兩面為自己打下根基，並且認真尋求，清楚知道自己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新生鐸夫和他的同工們即使遭人譏謗和誤會仍堅持真理，他們覺得不該玩弄手段，苟且偷生。

「……他們不會愛惜自己的性命過於任何一項真理，因為捨命比否認神的真理更好。雖然有時因存心為善而否認真理，但仍是不當和有罪的。」

新生鐸夫很看重傳講真理，他歷創新詞以表達自己的意思，為此常被人誤會，遭受批評和攻擊。施旁恩伯在記述新生鐸夫所受的反對，和他的反應時說：「……他把易引起攻擊的關於三一神說法的話柄交給敵人。此外，新生鐸夫又用了許多特別的名詞，因為他認為這樣有助於引人關注，叫人多用心來思想。他文章裏的用語，是神學家所不熟悉的。若反對者事前能確定一下新生鐸夫用詞的真意，就不會發生問題，但他們並沒有這樣作，因而引起不少辯駁。

在這種情形下，新生鐸夫常有隱退的念頭。他為此與主交通，確信那是惡者從中作梗，要使教會大受虧損。他又清楚知道仇敵所反對的，主終必成就。因此，每遇敵勢兇猛時，他總勇敢剛強。他的同工常為人們對他的攻擊和帶來的惡果感到憂戚，他卻安慰並堅固他們說，到了時候，神必捆綁那惡者。」

三、與主的交通

前面提過新生鐸夫與主的關係非常密切，他每日與主

交通有如密友。新生鐸夫為使教會中的每個人，都明白信徒能與基督有密切的交通，於是引述新舊約中所有提到神與人交通的經節，說明祂對人是友善、仁慈又有恩典的。他又將經節互相印證、比較，勸導弟兄姊妹與主交通，向祂傾心吐意，凡事告訴祂，並持之以恆；因主對我們有透徹的認識。信徒應當以主為重，聽從主勝過其他事物，並且確信只有祂才是最好、最寶貴、最忠誠的朋友。信徒清早起來便該想到主，一天的生活中都經歷祂的同在，若有甚麼怨煩的事，也當帶到祂面前，滿心相信祂必扶助；與祂同勞，也與祂同息。

他在講道時——尤其是對人傳福音的時候——常強調基督的死。對他來說，基督的死非常親切。他寫了一首詩歌，開頭這樣說：

耶穌榮耀元首牧長，
我心所信甘美對象！
從祢釘痕我們看見，
揀選赦免白白賜給。

新生鐸夫天天尋求神的指引和心意，以下一段話表明了他的態度：「為使我們能單純度日，主不容許我們預知太多；祂將要在我們身上作的事，必會逐日柔細的引導。按着祂深遠的旨意，必須有事情臨到我們，但按着我們的天性卻無法接受；因此祂就隱藏祂的心意，不讓我們知道。」

新生鐸夫過的是盼望主再來的生活。他渴慕主快回來，說：「我們常盼望主快回來，接我們進入祂的安息。」



這樣的盼望既尊貴又柔細，叫人喜樂，使人嚮往。若有一班人，常有這種發自裏面的盼望和渴慕，便真是神的子民；這盼望使他們活出基督的特點，成為一家人。一年過去，迎見主的時刻又近了一年；如今在地經歷祂的美德，直到離世面見我們所信又與我們聯合的主。」

四、教會的異象

雖然新生鐸夫沒有看見教會實行的立場，但他對宇宙教會確有所看見。

「他宣稱真正的教會或團體的聖徒『是全地屬神的會眾都在靈裏，組成為元首基督的屬靈身體。他們外面上雖屬各宗、各派，卻對所有關於救恩的重要教訓並無異議，因而又成為一班團體的信徒。』」可見新生鐸夫確實看見所有信徒共通之所在。

新生鐸夫也察覺到教會普遍墮落了、屬世了，又與政治牽連；雖然如此，他知道在宗派裏仍有真正的信徒。要解釋這種混雜的情況，他主張「教會中有教會」的理論。教會中的教會由忠心跟隨主的人所組成，而他認為摩爾維亞弟兄們聚集在一起就是一個實例。他這個看法，並沒有徹底反對推雅推喇那可憎的光景（啟二20-24），因他沒有完全棄絕路德宗，雖然路德宗因她的名稱和傳統使她與許多真基督徒隔開了。但是新生鐸夫和摩爾維亞信徒們一同聚集，簡單分享信徒所共有的靈命，因而得享主豐富的祝福。

五、詩歌

新生鐸夫和他的同工們，對後世作出不少貢獻，其中一項就是他們的詩歌和讚美詩集。

「即使在德國，新生鐸夫在寫作詩歌者之中的地位，也是至高。從馬丁路德以來，德國有許多人創作聖詩，並且收獲豐碩……。」

新生鐸夫所寫的最受傳頌的一首詩歌，就是「耶穌的寶血和公義」。

「這首詩最流行的譯本（節譯本，原本相當長），是衛斯理兄弟所翻譯的。他們兩位曾譯過十七、十八世紀許多優美的德文聖詩，由於翻得好，所以使基督的教會非常得益，教會在這方面欠了他們的債。十七、十八世紀德國唱詩之風甚盛，致使傑出的作詩者靈感泉湧，摩爾維亞弟兄們率先感激他們，並沒有因為那是當時的風氣而稍加輕視。」

摩爾維亞弟兄們的詩歌對衛斯理兩兄弟很有啟發，尤其對查理士·衛斯理為然，他繼而寫了許多詩歌。

路易士提到詩歌在摩爾維亞弟兄們中，有重要的地位：「詩歌不僅可用於敬拜，更是教導、傳道、安慰、警誡、鼓勵和教會合一的重要安慰。新生鐸夫曾說：『在我們的短詩裏的教訓，比在散文中的更多。』摩爾維亞弟兄們在一七三三年曾說：『我們主要是用詩歌教導孩童。我們發現詩歌有潛移默化之功，可以把最重要的真理成功地灌輸給他們。』」

新生鐸夫領頭創作詩歌，一生所寫的詩歌超過二千



首，第一首在十二歲時寫成，而最後一首則在他死前四天完成。他也竭力成全別人這方面的恩賜。

「一七三五年出版的《新詩集》共有九百七十二首，其中有二百首以上是新生鐸夫自己的作品。同時，詩集後有附錄，特別輯錄弟兄們的作品。那是第一本附錄，以後十五年陸續出版了另外十二本附錄。當他發覺哪位弟兄有寫詩歌的恩賜時，就煞費苦心的鼓勵他創作。其中有一項鼓勵的方法，就是把一個主題給幾個人，讓他們作詩，不久後，再召集他們，把作品互相比較。他們這樣交換意見，常有新的啟發，因而寫出很好的詩歌。」

「一七五三年，一本新的《德文詩集》面世，共有詩歌二千三百六十八首，其中有幾百首是新生鐸夫自己的作品，次年又出版了一千首的附篇。」

六、佈道團

摩爾維亞弟兄們是往外地傳道者的先鋒。米勒（Miller）在他所寫的《教會歷史》中說，摩爾維亞教會常差人往外地傳道，他們在這方面出類拔萃。

七、教會生活

末了，他們更有使人羨慕的教會生活。新生鐸夫感到聖靈與教會生活，是不能分開的，他說：「聖靈為兩件事作工，並不歇息：第一，祂在人心裏勞苦作工，天天榮耀主，實施祂的救贖；第二，聖靈建立、調整教會中的準則，為此委派忠心的人監督並持守所定的準則，且教導弟

兄們。」

前面提過，從清早到晚上，他們都有聚會，教會確已成了他們的生活。他們有許多不同的聚會，就如禱告聚會、話語職事的聚會、詩歌聚會、兒童聚會、訪客聚會、弟兄的聚會和姊妹的聚會。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摩爾維亞弟兄們總是熱心的散發單張、傳福音，他們是設立海外佈道團的先鋒。他們照顧患病的和孤兒寡婦，也彼此熱切相愛，有真正弟兄的愛。他們又印刷詩歌、詩集、聖經、單張和屬靈的文字，更移民到外地散播教會生活。

前面所述及的，就是主藉着新生鐸夫和摩爾維亞教會所帶來主的恢復的歷史。

拾珍附介：新生鐸夫及有關著作

《當聖靈降臨》（橄欖）

《摩爾維亞教會》（拾珍）

《教會歷史》（道聲）

《主護城傳奇》（華神）

3

懷特腓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自從使徒的日子，難得有人像懷特腓一樣，堪稱為「一支熱烈燦爛的火光」。十八世紀的英國，屬靈情形實在非常低落：人們罕聞恩典的教訓，少知敬虔的能力。然而僅僅在三十餘年中，情形大大好轉，因為在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有極少數受輕看的人，興起發光，照亮了這個黑暗時代，挽救了英國的命運。

懷特腓多多勞苦，僕僕風塵，在教會歷史上很少有人這樣拚命工作，幾乎一呼一吸都不忘聖職。他數週所作，多於常人一年所為。三十年來，始終不懈。多年經常每週向數千群眾講道四十小時，有時達六十小時。工作後不稍

休憩，在家繼續禱告、代求、和唱詩歌頌，成千成萬的人從他得到神那白白賜人的恩典，無數罪人因此得蒙拯救。莫怪有人稱讚着說：「才德的男子許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林前—28）

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於主後一七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於英國葉羅斯德（Gloucester）貝爾旅館（Bell Inn）內。二週歲時，生父逝世，遺下孤寡八人，喬治最幼。因旅業未見十分發達，八年後母親重嫁。她非常注意喬治的教育，十二歲喬治被送入預備學校，不久即以擅長雄辯見稱。每年市長視察學校時，他經常被選致歡迎詞。他有驚人的記憶，喜歡模仿牧師念誦祈禱文，然後向圍着他的同學傳道。

十五歲被迫輟學，返家協助母親料理旅館；他的日記上寫着：「圍上藍色圍裙、洗拖把、掃房間，作他母親顧客的童僕。」年後得機會赴不列斯鐸（Bristol）探訪兄長。在那裏聽見一篇道，使他對於屬靈的事有了首次印象。因此回家後，不再如往日閱讀戲劇，反倒着手編寫講章。從前的生活和習慣，他已感覺乏味，這不是因得着了甚麼深刻耐久的屬靈經歷，而是因他渴慕將來成為一個傳道人。

十八歲他得着工讀機會，赴牛津上學。最初十二個月平淡的過去，學校的功課佔據了他的全部時間，但是他仍能閱讀一些課外書籍。像勞威廉（Willian Law）的《呼



召過聖潔生活》(*A Serious Call to the Unconverted*)，就是他熱切閱讀的一本書。那時在牛津大學有幾位同學，經常在彼此的寢室內聚會、祈禱、研討。這事已經實行了數年。衛斯理兄弟，約翰和查理士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是這個小小團體的領袖。他們受到同學的譏刺，賺得不少渾名，如「聖潔團」(Holy Club)、「敬虔團」(Godly Club)、「聖經蛀蟲」(Bible Moths)、「聖經迷」(Bible Bigot) 和「循規者」(Methodists)。當懷特腓入學之時，這樣時常聚集的人僅存五、六人。人稱他們為「循規者」，因為他們的生活非常規律化，每月擘餅，時常探望貧病和囚犯。

懷特腓切望能參加他們的聚會，只因與衛斯理兄弟素不相識，一時無法加入。過了十二個月，有一個特別機會，使他得識衛斯理·查理士 (Charles Wesley)。他這樣記着：「我差遣學校裏賣蘋果的老婦通知查理士，有一個貧窮的婦人自殺未遂，請他去探望一下。我吩咐送信的婦人，不可透露我是誰，但是她違反我的命令，把我的姓名說了出去。查理士聽說我探視監獄，並參加教區聖餐，且時常遇見我獨自散步，就跟着老婦前往，又囑老婦轉邀我，翌晨與他同進中餐。我的心正渴慕着要有屬靈的朋友。他很快察覺我的需要，交給我法蘭克所著的《論不怕人》(*Franke's Treatise Against the Fear of Man*)，和《教牧的忠告》(*The County Parson's Advice to His Parishioners*) 兩本書。隔了不久，再給我一本《神的生命在人裏面》(*The Lif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我從

來不知何為真實的敬虔，直到神把那本優良的論著送到我的手裏。神迅速指示我，真實的敬虔乃是人和神的聯合，是基督成形在我們裏面。此時我才醒悟必須作一個新造的人。如同那個撒瑪利亞的婦人，我寫信給我的親戚告訴他們，實在有重生這一回事；他們都想我發瘋了。」

你在苦難的鑪中，我揀選你（賽四十八10）

於是他開始度有紀律的生活，不容有一刻時間隨便浪費。他探望病人、幫助窮人，參加循規者的一切活動，心裏感覺非常愉快。但是好景不常，未久病魔數次纏襲，使他不得不暫時停止各種活動。然而他對於救恩卻越發清楚，領導一位同學歸向主。

他們這班極少數的虔敬同學，當然遭遇許多反對。衛斯理兄弟首先公開承認基督。懷特腓自慚，起初不願在公共場所給人看見他與衛斯理兄弟在一起。有一次他去找查理士，因為看見有同學經過，竟然不敢叩門。這種膽怯的心逐漸消滅，使他能勇敢如同衛斯理兄弟一樣。但是他總像尼哥底母，仍舊歡喜「只在夜間」與他們相聚。

好些同學在試煉臨到的日子離開了他們。學督的反對常使同學退縮：「愛慕人的讚美過於從神來的稱讚，和一種卑屈性的懼怕藐視，使許多人背棄了我們。」懷特腓是個貧寒的工讀生，自從與循規者來往以後，更是受到種種侮辱。他說：「有時他們向我拋擲污物，有的逐漸剝奪我的工資，有兩位知己的朋友，見我決心背起十字架跟從基督，就以我為恥，終於遺棄了我。」院長「時常呵責



他」，甚至有一次恫嚇要開除他，若他還是繼續探望貧病。他起先懼於威嚇，便屈服下來，但是不久重鼓勇氣照常工作。幸有一位慈仁的導師常常借書給他，對他極有恩情，從來不反對他，不過認為喬治在信仰的事上似乎太過了。

他在葛羅斯德的親友，從他的信笈上獲悉他的改變，就開始驚惶，對他發生強烈的偏見，甚至有人說他發瘋了。但懷特腓自認：「這些小小試煉於我十分有益，不久我就發覺這個應許，即人若為着祂的名離開父母、妻子、兒女、或田地，沒有不得着百倍的。」

等你們暫受苦難以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彼前五 10）

他當時裏面的光景，可從他的日記看見一、二：

「從我首次覺悟以後，我感覺有一種特別的飢渴，渴慕耶穌基督的謙卑，好像基甸用野地的荊條和荆棘指教疏割人，神照樣利用各種強烈的試驗來教導我。本來我在親近神的時候，常有甜美的感覺。這些安慰不久完全收去，反有一種可怖的畏懼進來壓倒了我。我請教我的朋友查理士·衛斯理，他勸我做醒防守，要我參考一章多瑪斯（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註：請參考拾珍集《跟隨基督》，著者克路特（Gerard Groole），編者：多瑪斯〕。這種懼怕的擔子逐漸增加，使我失去所有默想的能力，甚至思想的能力都感覺遲鈍。只有神知道，有多少長夜我躺在床上，為着所感

覺的重擔，呻吟不息。整天甚至整週，我仆倒在地上，求神給我自由，拯救我脫離從地獄裏出來的狂傲思想，牠們時常擠進我的頭腦，紛亂我的心思。私愛、己意、驕傲、嫉妒，輪流困擾我；但是我決心要勝過這些。這樣經過了幾個月，我發現驕傲仍舊滲入差不多每個思想、言語和動作裏面。在這種不歡的情形之下，某日讀到柯氏（Gustanza's）的《屬靈的爭戰》（*Spiritual Combat*）內的一段話：『凡想治死他自己意志的人，難如使印第安人悔改。』我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決意留在那裏，直到我能在凡事上單以神的榮耀為目的。現在撒但裝作光明的天使來了。牠主要的方向是要引我進入一種寂靜的光景。每當聖靈把美好的心思或信心放在我裏面的時候，撒但常來把它推往極端：如同我在日記上記錄送出多少錢，撒但就來試探我，要我不寫日記。柯氏勸我少講話，撒但就說我應當完全不說話。我本來最熱心勸勉同伴，現在竟然整晚坐在那裏，不出一言。當柯氏說出試用安靜的回憶來等候神的時候，撒但又會告訴我，必須放棄一切形式，甚至不可開聲禱告。但是每當事情演變至極端的時候，神總把我的錯指給我看，而且藉着祂的靈指引我一條逃避的路。

「我差不多已經有六週之久，獨自關閉在書房內。現在又得着指示，要實行更嚴格的制慾。我每週禁食兩次，我的衣着是樸素的。我想一個悔改的人不該頭上抹油。我戴羊毛手套，着補綴的衣衫，穿骯髒的皮鞋。縱然我十分明白神的國不在乎吃喝，但是我堅決的實行這些事，自願捨己，因為我想它們能幫助我得着屬靈生命的長進。



「到了這時，我已經沒有甚麼可以撇棄的了，除非放棄公共的聚會，離棄我的敬虔朋友。我已經不寫日記，禱告不用聲音，也不探望病人和囚犯。現在又來一個暗示，要我為着基督的緣故離開我的敬虔朋友，我也決意要背棄他們。」

「次日我不去參加弟兄們週三的禁食，反倒出到野外，獨自默禱。我也不赴晚間的聚會。翌晨又不守約與查理士·衛斯理同進早餐。這件事使衛斯理發生懷疑了。他來到我的房間，很快發現我的光景，將我的危險告訴我，而且把我介紹給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因為他在屬靈生命上比較有經歷。我與約翰談話，他勸我恢復我從前的一切活動，但是絕非倚靠這些行為。最後由於他優良的忠告，我得以從撒但的詭計中被拯救出來。」

然而，他絕不能逃避這些自加的刑罰。他長久苦待己身，使他的體力大大減低，甚至最後無力登樓。他不得不通知那位慈仁的導師，由他出錢聘醫生診視。同學們得着攻擊的把柄，大聲喊着說：「看哪！他的禁食得着甚麼結果！」但是懷特腓卻自慰「肌肉雖然消瘦，靈裏卻得加強。」他一共病了七週，稱之為「榮耀的天譴」。經過長期的消沉，終於得釋放。悲哀的靈已經過去，如今他曉得在神他的救主裏面喜樂是怎麼一回事。度過了見棄和試探的長夜，他遙見的那顆時現時隱的星，重新出來，如同晨星顯現在他裏面。

我在這裏，請差遣我（賽六8）

一七三七年懷特腓非常得衛斯理兄弟由美洲寄來的信，報告在喬治亞州（Georgia）的工作。從這時開始，他熱望出國，幫助他們在該州工作。他謝絕其他的邀請，因為他的意向已轉向美洲。迨查理士返倫敦後，更是催促他離英赴美。約翰也函請他前往同工。在來信中，先描寫工作的情況，然後說：「只有達拉摩提（Mr. Delamotte）與我同在，直等到神打動一些僕人的心，肯把他們的性命放在祂的手裏，前來幫助我們。懷特腓君！若你是神所要打動的人，你將怎樣答應神呢？你若問我，有何進項？有物可食、有衣可穿、有屋可以枕首，這是你的主所沒有的，還有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懷特腓說：「讀了這些話，我的心在我裏面跳躍起來。」

許多的環境配合着，使他的道路越發清楚。他寫着：「衛斯理是我的至友，喬治亞是個在繯襪中的殖民地，政府似甚關心它的福利，而且我聽說附近還有不少印第安人。航海對於我的殘軀大概不致十分有害。經過徹底衡量和多次禱告後，我決定啟程赴喬治亞州。我深知與屬血肉的人商量，會使我的決心無法實行。因此我僅僅發信，把我的計劃通知我的親戚而已。」

到了倫敦，發現行期尚遠，就利用這段時間在各處工作。他那篇信息「在基督耶穌裏重生的性質和需要」，掀起了葛羅斯德，不列斯鐸和倫敦的復興。他開始採取一種工作方式，終身遵行，始終不懈。這種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體力和腦力，使他的帳棚常感不支。他的朋友時常勸他



懷特腓

珍惜自己，而他的答覆總是「我寧願耗盡，不願腐朽。絕不能安居嬉耍，在永遠的這邊，絕不能安居嬉耍。」

一七三七年十二月，他登「魏達格輪」（Whittaker）首途美洲。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太三3）

懷特腓在美僅四月，就啟程返英，一面為辦理一些必要的手續，另一面有負擔要在喬治亞開辦孤兒院，盼望能回家得着幫助。抵英後，發現情形大變。好些傳道人敵視他，只有極少數講台還向他開啟。最使他們不悅的，乃是他違反教規，按着朋友們的要求，在他們家裏講解聖經。這件事史無先例，決不可容任。因此他在倫敦將近一個月，未能登臺講道。同樣的光景發生在不列斯鐸，他在那裏已經二週，尚無機會。只有鈕蓋（Newgate）監獄的禁卒准他向囚犯傳道，但是市長又出來干涉，以致牢門也關閉。

他的朋友們勸他不必返美，對他說：「何須出國？此地豈無印第安人？若你有意要領印第安人悔改，慶斯塢（Kingswood）靠近不列斯鐸，有夠多的坑夫可以拯救呀！」他承認說：「看見講台向我關閉，而可憐的坑夫因缺少知識就要沉淪，我就往他們那裏去，在小丘上向二百位以上的坑夫講道。讚美神！冰融瓦解，我現在下野外工作了。」「我想這樣作，或者就是效法創造主的作法。祂以大山為祂的講台，以諸天為祂的探音板。猶太人拒絕福音，祂就差遣祂的僕人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

這個消息立刻傳開。第二次就有一萬以上的人聚集聽道，樹木和籬笆旁邊都擠滿了可憐的人。這是在工作的日子，他們墨黑的臉和污穢的衣衫，說出他們工作的性質。懷特腓說：「肅靜無聲，我講了一點鐘，聲音之大，據說全體都能聽見。他們既無自己的義可以拋棄，就樂意聽說有一位耶穌，祂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祂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他們受感動的第一個徵象，就是看見大量的眼淚流下他們墨黑的雙頰，在臉上留下無數白漕。許多人被帶進極深的悔悟，而且事實證明，以後他們都清楚的得了救。」

不列斯鐸的禮拜堂完全向他關閉，但是百姓卻如飢如渴的愛慕神的話語。這叫他怎麼辦呢？他毫不躊躇，只要有機會，就立刻奉主的名前進。他也無需久待，因為他很快就開始在滾球草原（Bowling Green）的大廣場上佈道。「神要工作，誰能攔阻呢？監獄向我關門，姊姊的屋子不夠容納四分之一的主日聚會人數，然而神把一個意念放在人的心裏，他們供給我一一個廣大的滾球場，使我能向將近五千個人講道。」

他雖然受到大群的仇敵四面攻擊，卻不至困住，反倒感覺說不出來的愉快，因為知道他天上的主人印證了他的事奉。許多人來找他，尋求屬靈的安慰和指引。他常在白天講數次道，晚間繼續答覆問題，解決疑難。從他當日的日記裏可以看見他在勞苦中滿了喜樂：「本週過得真快，我實在可憐那些愁歎時間難過的人，只要他們愛基督，全部時間用來事奉，他們就不會找到多少憂鬱的鐘點。人們



因我說出逼迫的事而感覺驚奇——世界已經基督化，焉能有逼迫？但是可惜得很，若基督此時惠臨地上，祂要受到從前所受的同樣苦待。誰在祂的靈裏出去傳福音，就該期待着早先使徒們所得着的待遇。主阿！求祢裝備我來應付任何的事變，至於為着祂的緣故被人捏造惡言，我正以此為樂，我的主人早已先我受人讒謗。」

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帖前一5）

一七三九年十月他重登美岸。「給我千萬個世界，我也不肯放棄這次航行，我心感覺甘甜有益。我能隨遇而安，神要我何往，我就前往；我希望一生甘作客旅，直到安抵我天父的家。」他對於工作似乎改變了方針。本來像他這樣的人，決不能困居在一個偏僻的地方。他那熱如烈火的心，為着人的靈魂燃燒着，切望能「漫遊美洲森林，得着靈魂來歸主。」當時英國教會屬靈情形的低落，給他莫大的痛苦。「唉！可憐，可憐英國的教會吧；她多少的兒女都偏離了信條，他們宣傳自己，並非傳揚耶穌基督是主。哦！讓我們懇求主，鼓勵更多忠心的僕人，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勉強可憐的罪人進來。」在他的通信裏，他這樣表示：「現在全世界是我的工場，我的主人召我何往，我已準備好立即前往傳揚祂那永遠的福音。」

起初人還是照樣歡迎他，他在英國遭遇反對的消息尚未傳來美洲。迨至紐約，就遇到在美洲的首次反對。當時教會直屬倫敦主教，因此不准他使用任何講台。於是他下到野外，向聚集的二千聽眾露天佈道。他的朋友商借市

政廳未能成功，他只得從房屋的視窗向站在街上的群眾講道。他的日記反映當時的情景：「每次有新的舉動，都帶來新的試探。神在高升我以前，時常先降卑我。我一時在山頂上，一時在雲霧裏；但是讚美神！隨時與祂和好。作一個真的基督徒是一件有福而慎重的事。第一步要有一個破碎的心，心被罪的感覺所鎔化，因而飛奔投靠耶穌基督，以致稱義。人們大多聽說『作而活』，這不僅要求他們造磚，而不給他們稻草。祂越過越題醒了我，我們傳揚基督的福音，不能超過我們自己裏面所經歷的福音大能。」

他無論到那裏，福音的能力隨着彰顯。下面就是神的靈大大傾倒的一個例子：「（一七四〇年）十一月二日主日，講道前半小時感覺沮喪。未離開寓所以前，我只能俯伏在主面前說，我是個可憐的罪人，希奇基督竟恩待了這樣一個卑賤的人。我在路上的時候，更加覺得軟弱。當我踏上講台的時候，我寧選緘默而不願說話。但是我開始講道不久，全會眾都驚惶起來。喊叫哭號的聲音從四角傳來。在我的靈裏大受感動，甚至我不能再說甚麼。我被神慈愛的感覺壓倒了。從講台下來，有一位婦人對我說：『請來看神在今晚為我所作的。』我看見她的女兒在極大的悲痛中，喊着『哦！我的耶穌，我的耶穌！』有一個小孩伏在樓梯上，幾乎不能站直。人問他為甚麼哭？他說：『誰能不哭呢？這些話如刀紮入我的心。』我回到家裏躺在床上，在驚人的寂靜裏敬佩神那廣大無邊，自由自在，榮耀而又降卑的愛。神聖的安慰如浪湧來，其勢洶猛神



速，使我脆弱的帳棚幾乎容納不了。」

他的日記上常有一句習用的話：「講道有能力」。「能力的意思，我認為多少是靈裏的擴大，有一種愉快的心境從上面賜給我，使我說話有自由，而且清楚有力，人聽了以後能受感動。」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三30）

一七四〇年懷特腓與他的朋友衛斯理，發生了真理見解上的磨擦。衛斯理於懷特腓赴美後不久，就與摩爾維亞（Moravians）弟兄們斷絕往來，開始傳揚強烈的亞米尼亞道理（Arminian Doctrines）相信自由意志之說，同時他又特別着重達到無罪的完全（Sinless Perfection）。這些看法和他們當初所領受的，完全相反。懷特腓深信揀選的道理（Doctrine of Election），他這樣說：「只有鑒察人心的主，曉得從我脫離世界以後，我可怖的靈所經歷的苦痛。罪惡的回憶使我覺得沮喪，日夜我以眼淚作糧食。但是我仰望為我所扎的主。我蒙恩得見祂的恩典何等自由並豐富，祂的慈愛何等無限又永久，於是我的心得了安慰。哦！對於那些確實得着應許之靈的印記的人，揀選之恩和永蒙保守的道何其高超優厚！我深以為除非人能相信而且摸着這些重要的真理，他就不能脫離自己。只有深信這些真理，而且確知如何應用在自己身上，他才能實在行在信心中，不為自己活着，而活在神的兒子裏面。是愛催迫他去順服，並非恐懼之心。我們何必尋求自己的義喊着自由意志；我們已有一個好得無比的義可以享用，還有一位神

要把永遠的榮耀加給我們，照着祂所喜悅的在我們裏面立志行事。」

他畏懼為着真理上見解的不同，而使弟兄分手；他寫着：「這些在弟兄中的分裂，有時使我擔憂，但不足使我驚奇。教師們不能想同樣的事，說同樣的話，結果當然是分裂。但願神賜恩給我們，使我們能彼此保持着誠懇而且拆不散的愛，縱然我們各有自己的意見。哦！我何等渴慕天家！那裏永無分裂，也沒有爭執，大家竭力歌頌那位坐在寶座上的羔羊。我準備流着愛的眼淚，我樂意洗任何弟兄的腳。真的，我願意作眾人的僕人。主所加給我的尊貴，越發使我感覺自己不配。有時我生了愛病，我時常厭惡我自己。」

翌年返英，本擬嚴守中立，然環境迫他不得不公開宣佈他所信的，並反對衛斯理所傳的。幸而這種情景不久，兩人重修和睦。他寫信給衛斯理說：「我雖然執住特別的揀選，但是我將耶穌白白送給每個人。聽憑你把聖潔推到任何極端，我只是不能同意在人裏面的罪是可以在今生消滅的。但願所有的爭辯統統停止。讓我們不講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這是我的決心。願主與你的靈同在。」

有人勸他自己設會，然而他堅決反對這件事。在致友人的信內，可以看見他心志的一班：「你的觀察是正確的，我不願意成立宗派，也不願意自作領袖。不！但願人名、宗派、及公會都失敗；惟有耶穌基督是一切，而又充滿一切！我受過夠多的擁戴，使我感覺厭煩。若非我那位



可稱頌之主的利益需要我在人群中出現，世界今後難得聽見我的事。」

「舊人何等不甘釘死十字架上，就是已經局部更新的心思也難得降卑，脫離私己和偏見。人放棄高位，十分勉強，誰願在世界和教會眼前降低，比最小的還小。但是這是耶穌的見證人所必須學習的功課。哦！我只學了一個起頭。我感覺自由，沒有自己的計劃，無求無怨；但我相信自己有一雙單純的眼睛，只求救恩的廣傳，毫無為自己設會立派的意思。這是我的心深深畏懼的。惟有如此，我得了平安，這個平安是世人所不知道的，是爭權奪利的人所不曉得的。被人排擠、受人藐視、責備和詆毀，這些對我有益，我最親密的朋友批評我，與我分裂，反倒使我找到那位友中友的忠誠。因此我受了教訓，隱藏自己在榮耀以馬內利的永遠公義裏，十分知足，因為知道人心和意念的主現在看見我的心思，將來還要在眾人面前表白我心中的正直。」

寬大……的門為我開了……反對的人也多（林前十六 9）

朋友們在慕爾飛（Moorfield）建了一個會幕，他就在那裏講道。一七四二年聖靈降臨節的週年紀念日，他採取了一個果敢的行動。該地有一個大廣場，每逢佳節，全場充滿貨攤，有走江湖的、玩把戲的、弄傀儡戲的，真是各式俱全。在那次週一早晨六時，懷特腓和幾位弟兄一同出發，在廣場上揀選了一個適合的地方，作為他的「野外

講台」。清早已有一萬多人聚集在那裏。他講起當時的情形說：「我一站在我的野外講台，心裏感覺歡喜，因為看來這次我已佔了上風，先魔鬼而工作。人們立刻過來圍住我，我就用『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的話向他們開講。全體肅靜；他們凝視、他們聆聽、他們哭泣。我得了鼓勵，下午再出發。然而光景已經大變，現在全是騷動、叫囂、混亂。鼓手、號手、小丑、玩弄傀儡戲的、展覽野獸的，和其他的戲子，吸住了成群的百姓，估計約有二萬餘人。田間的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可惜是收割歸給別西蔔，而非歸給救贖主。」懷特腓的講台設在對面，他說：「看起來，我的情形好像保羅一樣，被召來與以弗所的野獸戰鬥，因此我就向他們講『大哉！以弗所的亞底米阿。』」耍把戲的人看見群眾離開他們，轉向傳道人，就大大生氣，發聲喧嚷噪鬧，開始向他扔壞蛋、石子和死貓。他好像身處獅子群中，但是大部分聽眾仍能繼續聽下去。迨結束時，他宣佈晚上六時要在同一地點再講一次。

當他按時到達廣場之時，他得着鼓勵，看見已經有數千人等候在那裏，但是他也遭遇了更有組織的反抗。「正對講台，有一個撒但的能手，在大戲臺上向群眾獻媚。但是當他們看見我穿了黑袍站在臺上，就離開戲子，跑了過來。這個使撒但無法忍受，於是那個小丑提着一條長鞭，走近來，後面跟着一堆怒氣填胸的失意戲子。這個翻筋鬥的小丑騎在同伴的肩上，開始用鞭打我，而且裝作用力過猛跌倒下來。此後，他們又挑唆一個募兵的軍曹擊鼓經過



群眾。我看見他們前來，就吩咐為軍曹讓出一條路來。陣勢擺開，軍曹等默默的走過，隊伍又重合。」他們所有的攪擾既告失敗，就聚集成群，揭竿為纛，向着聽眾挺進。然而相隔只有數尺之時，忽然他們內部發生爭執，丟下大纛，轉身逃遁。此後，懷特腓就能夠安靜講道。「我們回到會幕，我的口袋裏滿了那些受感動而為自己靈魂焦急之人的便條，我在數千人的歡呼讚美聲中逐條念出。」

次日，他受邀赴瑪利萊婆郊野（Marylebone Fields），那是鬥拳和競技的人薈集之地。他看見有大眾聚集，就開始講「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羅一16）他所站的講台十分不穩，每次走動會有顛覆的危險。他的仇敵也看見這個弱點，就擠着靠近講台的人，但是他並未受害。當他離開講台，步向馬車之時，覺得有人碰他的帽髮，轉過身來，面迎一個持劍的人，劍尖剛好碰在他的太陽穴上。幸有別人看見，用杖擊落那支劍。群眾睹狀大怒，群起攻擊那個持劍的人，若非懷特腓的朋友請求，該人恐要飽受毒打。

他毫不沮喪，翌日重遊舊地。「又來喧嚷、和恐嚇，但全屬無效。有一個人比別人尤其兇惡，爬上靠近講台的樹，暴露自己。起初我也不覺一驚，我想撒但現在未免太過了。迨我驚魂稍定，我就勸告群眾說，他們既然目睹這種情形，就能自斷我對於人的判語是否錯誤。照着敬虔的霍爾主教（Bishop Hall）的話：『聽憑人自己的時候，人是半鬼半獸阿！』於是全場重新肅靜。我熱誠的勸他們，然後與我的同人返回會幕。我們以朗讀寫給我的便條，結

束這個佳節的工作，數千人聚會讚美、稱頌神。」

他特別題起當時所發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有些孩子喜歡圍着我坐在台級上，幫助傳遞聽眾的便條。他們在騷擾中從未表示退縮。每次我被擊打，他們舉起流着淚的小眼望着我，好像表示盼望能代我受打。」這次佈道得着三百五十多人。

他為作基督的工夫……不顧性命（腓二30）

一七六九年懷特腓第十三次渡洋赴美，到處領會，滿得神的祝福。翌年東行佈道，路過愛賽德（Exeter），經當地的人堅請，遂露天聚會。有人看見他的疲倦情形，勸他好好休息，不要講道；他回答說：「實在的」，轉過身來，雙手合抱，舉目望天說：「主耶穌阿！我因祢的工作而疲倦，然而並不疲於作祢的工。若我的路尚未走完，讓我再一次在野外為祢說話，見證祢的真理，而後回家歸天。」

他大約講了二小時，感覺非常疲倦。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講道。一個在近代首先採用野外的人，今日以露天佈道來結束他的工作，實屬恰當。目睹當日情形的人見證說：「他起座站立，他的容貌已是一篇極有能力的道。他的面容憔悴，面色蒼白，顯示天上的火光在衰殘的身體裏尋求出口。這些都感人極深。靈裏雖然願意，肉體卻已不支。他站了數分鐘不能講話；然後說：『我正等候神的恩助，因為我深知祂要再一次扶持我，使我能奉祂的名說話。』」他傳了一篇極好的信息，按照記憶所得，下半段大概是這



樣：『我要去，我要去享受一個預備好了的安息；我的太陽已經上升，從天普照多人，現在快要下沉——不！這件事不可能，是快要升到不朽榮耀的頂點。我不比許多人在地上活得久，但是他們不能在天上活得比我長；當這殘軀腐化以後，許多人還要活着。那時——哦！神聖的思想——我要在另一個世界裏，那裏不曉得甚麼叫作時間，老邁、疾病和憂愁。我的肉身雖然衰殘，我的靈卻得以擴大。我何等願意永遠活着傳揚基督！但是我去，是與祂同在。我的一生何等短暫，與擺在我眼前浩大而未完的工作比較起來，真是短促，然而我一旦離世，平安的神必要眷顧你們，因為今日關心屬天之事的人，是何等的稀罕。』」

當晚氣喘病復發，呼吸艱難。次晨六時，離地歸天。時在主後一七七〇年九月三十日，享壽五十六歲。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5）

懷特腓的得能力的秘訣，乃是在他熱愛人的靈魂。當他向將亡的罪人說話的時候，他自然多多流淚。他的哭泣感人極深，少有人能夠反抗他；他說：「你們責備我更多哭泣，但是我怎能禁止不哭呢？你們不死的靈魂已經在毀滅的邊緣上，而你們不為自己舉哀哭號。你們深曉自己可能在聽最末後的一篇道，以後再無機會接受基督。」

衛斯理·約翰見證說：「所賜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他裏面，使他對人滿了柔和無私的愛，從此湧出滔滔不絕的口才，掃蕩面前的眾人，發生奇妙的感力，使硬心的罪

人難得抵擋。這個愛時常使他頭如水池，眼如淚泉。」

拾珍附介：懷特腓及有關著作

《喬治懷特腓傳》（晨光）

《懷特腓傳》（華夏）

《懷特腓傳》（天恩）



克理威廉

(William Carey, 1761-1834)



「神從平民群中選拔一人，將祂自己啟示給他。因着他肯順服，神就配備他，使他能肩負蒙召的工作。神賜給他清楚的眼光、堅忍的勤勉、無比的口才、活潑的信心、透亮的見識、和方言的恩賜。同時又配上奇特、意外、和適當的機遇。克理確信配備和機遇同樣是上面賜下來的。他知道自己一無所有，惟有神才是萬有。他相信神為着自己的榮耀，必定充足供應工作的需要，並且保證職事的完成。」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十六 9）

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於主後一七六一年八月十七日，生於英國諾漢波頓州的保勒庇力鎮（Paulers Pury, Northampton）。祖父克理·彼得是一學校教師，中年逝世。祖母愛恩（Ann）孀居敬虔。父親愛德門（Edmund）幼年孝順非凡，學會毛織手藝，二十四歲娶親，不久生了威廉。威廉少時從伯父聽見航海的經歷，和新世界的景色。他自幼喜愛科學和遊記，時常題起哥倫布，以致同學都以這名稱呼他。對於天文地理尤有興趣，很早就顯出語言天才。他不愛看所謂宗教書籍，但是愛讀本仁·約翰（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雖然那書並未在他身上發生屬靈果效。聖經中最合他心意的，乃是歷史部分，因為那些類似遊記。父母每天要他背聖經，他為這事感謝神，覺得非常有益。

十二歲他就離開學校，願作一園丁。經過兩年奮鬥，終因皮膚受不了日曬，不得不放棄夙願。這經不起英國陽光的人，後來竟能忍受四十年印度的酷熱，可見「神的蹤跡何其難尋」，神的恩典何等夠用。

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 15）

既然不能繼續園藝工作，他就轉學作鞋，在一位名叫「尼哥爾」（Clarke Nichols）的店裏作學徒。尼哥爾是一位性情暴躁、行為不端，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因此使威廉



克理威廉

厭煩所謂的宗教，開始與一些無賴的少年為友。設非神憐憫，他很可能就此墮落。

店裏另有一個學徒，名叫「華爾·約翰」（John Warr），出身英國獨立教派，當時雖然尚未清楚得救，卻喜歡與同事談論屬神的事。威廉起初很鄙視他，因為威廉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英國國教的執事。華爾迫切尋求神，直到清楚了救恩。他向威廉和他的主人熱切傳講基督，要引領他們歸向主。他的生活與他的言語同樣有力，終於得着威廉的同意，共赴海克頓（Hackleton）禱告聚會。那裏有一種熱誠，是英國國教所沒有的。威廉受到屬靈世界的影響，渴望探得其中真諦，想藉宗教活動，消除裏面的重擔。他說：「我也立志離棄我所喜好的撒謊、起誓，和其他罪惡；有時旁無別人，我也試着禱告。」

但是他先得降卑，然後才能得救。某次他去採購東西，超出他所有的一先令。那時他手中有人送他的一個假先令，於是他就起意去騙主人，說那是主人交給他去买東西的，這樣他的私賬就可結清。他寫着說：「我在回家的路上掙扎。我禱告神，赦免我這次的撒謊，以後絕不再犯。我的邪惡終久戰勝，我說了謊，但是被主人發覺了。一位滿有恩典的神，決不會輕易放過我。我以為全鎮都曉得我的偷竊行為，因此盡量躲起來，因為實在感覺羞恥。」他以為立刻要被主人解僱，保證金沒收，且要受到父母的訓斥。但是主人竟憐憫他，寬恕了他的罪過。他一生不能忘記那年的聖誕日，一面因着自己的欺詐而戰慄，一面為着這事使他知道如何需要一位救主而感激。那時他

方十七歲半，就自卑痛悔，接受主的救恩，而將自己奉獻給主了。

一七七九年尼哥爾逝世，威廉就業於海克頓鎮的歐特·多瑪斯（Thomas Old）。因着具有一副科學的頭腦，他試着將他的經歷編成系統，以便作他新的屬靈指引。他參考了幾本書，編排了自認為遇到滿意的信條，要一生奉行。但是這些信條不久就遇到考驗。在附近有一些英國奧秘派（Mysticism）的勞威廉（William Law）之門徒，他們的領袖邀請威廉談話；結果威廉承認說：「我既不相信他的制度，又不能防守我的信條，那次談話使我充滿憂慮。」那位領袖流淚勸他省察自己且責備他的生活狀況，叫他感覺「他的行為與福音並不相稱，甚至覺得自己頹廢無望。」

三年之久，他在曠野中掙扎，不能重獲他從前所有的把握。在海克頓的聖徒雖然常把屬靈的經歷交通給他，叫他得着極大的鼓勵，但是當他們知道他與那些奧秘派的人有來往，而且閱讀奧秘派的書籍之時，就遠遠的離開他。每逢主日，他踏遍各鎮各鄉，希望能聽見真理，來解除他裏面的飢渴。最後他得着一個結論，人的理論全不可靠。他與奧秘派的爭執也就在此。他要腳踏磐石。於是他立志查考聖經，要確實知道其中所說的。他用神的燈光來照明他腳前的路。這時他也得着史高特·多瑪斯（Thomas Scott）的幫助，甚至他說：「當初我走主道路的時候，神在我裏面所作的，大部分是藉着史高特的講道。」到了一七八三年，他勝過了他的疑惑，聖經裏面的中心信息



克理威廉

完全滿足了他的追求。神聖贖罪的福音，燃點了他整個的人，成為他一生的動力。他放棄了當時盛行的極端加爾文派（Ultra Calvinism），即得救完全是命定的說法，而相信每個人有責任，且有能力接受基督的福音。

161

我因你的感動，獨自靜坐（耶十五17）

他的心開始感覺異教人的可憐，在一七八三年秋季他借到一本柯克（Cook）船長的航海記錄。他渴慕這書已經很久，裏面記載各處遊歷的經過，正合他的興趣。這本航海日誌使他裏面漸起變化，開始看見在福音未傳到之地，人怎樣死在罪惡憂慮之中，何等悲慘、何等可憐。他們完全不認識基督，從未聽見祂的名字，然而陰間的門卻向他們大大張開。這些情形都燒入他的靈裏，他聽見了神的歎息。南太平洋群島吸引了他，他夢見另有一批船隻帶着比科學更高的使命出去，專為傳揚恩典的福音。從此以後，他每次禱告都題到這些島嶼。

一七八五年克理攜眷赴摩爾頓（Moulton），先在那裏辦一學校，後又接受了當地教會邀請，負工作責任。弟兄們十分貧窮，供給有限，他不恥繼續作皮匠工作來貼補家費。神祝福他的勞苦，特別使一班青年人悔改得救。聚會所不敷應用，重新添建擴大。他覺得所受的教育有限，因此努力研究拉丁文和希臘文，後而添上希伯來文。從拉丁文轉到義大利文，同時又加上法文和荷蘭文。後來僱他製鞋的一位教會執事，願照他每週製鞋所賺貼補他，使他可以不再作鞋；於是他得着機會專心研究各種語言。

他一直想到遠方佈道的事。四年之久，這種負擔在他的骨中如火焚燒着，他感覺世界的黑暗。在他的工房牆上掛着一幅自製的世界地圖，晚上常常加上一些新得的材料。關於各地的位置、面積、風土人情，以及宗教情形，他都有詳細的收集。他用皮子作了一個地球儀，成了他的第二本聖經，神常藉此呼召他。有時他在教授地理時，指着各洲各島，流淚喊說：「這些都是異教徒，是異教徒阿！」摩爾頓成了他的「特羅亞」，他不斷聽見馬其頓的呼聲。從茅屋的窗口，他遠眺地的四極；據他弟婦說：「不只一次看見他呆立在小花園中一點多鐘，沉醉在他的默想和禱告中，甚至鄰居以為他神經不正常。」

他又讀到伊利奧特（Eliot）和裴那達（Brainerd）的傳記。前者帶着學者的耐心和使徒的恩惠，住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約六十年之久，首先將全部聖經譯成土語。後者在土人中間過了三年的純淨生活，為神和印第安人犧牲性命。他們和使徒保羅，成了克理的榜樣。聖經有了新的意義，他看見了神的世界佈道計劃。舊約，尤其以賽亞書後半部，滿了佈道的預言；新約記錄着佈道事奉的成就。

一七八八年他遇見一個少年商人，名叫「博滋·多瑪斯」（Thomas Potts），彼此談論世界佈道的事非常投機。博滋勸他寫書題醒教會，印刷費由博滋擔負。於是他就請求同工起稿，然而他們堅持要他負責。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林前九16）

一七九二年五月，克理在同工面前讀他的「諮詢」



(The Enquiry)。他滿腹熱誠，向他們倒出八年熟思的精華。他的環境和機會都不如他們，但他卻領導他們爬上高峰，把世上萬國指示他們，只要他們敢去引領世人歸順受苦得榮的主，必要得着永不衰殘的榮耀。他根據聖經和歷史劃出一條佈道路線，要他們側耳聽時代的哀號，和救主的呼召。

他的「諮詢」長達八十七頁。首先是引言，重申神目前對付人類，並非用洪水淹滅，或其他方式的審判，乃用基督的十字架來勸引人。這恩典的消息，應當向萬民傳揚。使徒們遵照主的命令，往遠近各處，叫凡接受福音的人，無論文明，或是化外，都同樣蒙恩。後世的人也熱心傳福音。但是現在甚少人關心福音，順從主的命令。所以應當從貪錢財愛舒服中醒悟。信徒背誦主禱文，然而忽略其中的意義。

第二段是論證，答覆那些主要的反對；有人說：「基督吩咐人往普天下傳福音，這命令是給使徒，不是給我們的。」他答說：「這樣我們為何受浸？若受浸與我們有關係，傳福音就同樣有關係。這兩件事是一口氣說出，彼此關聯的。我們喜歡抓住『我就常與你們同在』這應許。若我們不遵守這裏的命令，就沒有資格享受這裏的應許。遵守命令，乃是得着應許的條件。忽略使命，無異放棄權利。」

第三段是檢討，溫習過去佈道的歷史，詳細述說使徒們的工作。然後回顧福音如何藉着富曼謝士 (Frumentius)、尼西別的雅各 (James of Nisibis)、

隱修士摩西（Hermit Moses）等的傳道，征服了英國和四境；又如何因着奧古斯丁（Augustine）、保烈納士（Paulinus）、腓力斯（Felix）等的勞苦，感化了野蠻的歐洲；此後有腐敗羅馬教的逼迫信徒，跟着有改正教的恩典福音，最後佈道事奉在伊利奧特、裴那達、摩爾維亞教會，和衛斯理會的手中復甦起來。

第四段是調查，把他歷年所收集的材料，作一個精密的統計。在廣大的區域上，他九十九次寫上「異教徒」，五十三次寫上「回回教」。這些叫他心裏十分憂傷。他關心全世界的情形，對於島嶼特別注意。他的結論非常悲痛，世上人口，五分之一以上是回教徒，半數以上是異教徒，半個亞洲，大部非洲，大部美洲，整個南美，除沿海一帶，文化落後，缺乏福音。有些還是食人生番，使兒女經火獻給偶像。亞拉伯的回教人販賣黑奴，榨取非洲民脂民膏，甚至所謂基督教的國家也有分於這個罪惡。陰謀的耶穌會（Jesuits 乃是天主教——即羅馬教——之一系）已經毒害遠東，使人對於基督教懷有偏見。歐洲的商人已經腐化印度群島。希臘東正教的教友無知無識，迷信極重。羅馬教徒對於屬靈的事朦朧不明。即便在英國，教會多有錯誤，人民放蕩不羈，甚至有多人攻擊福音。他說出最黑暗的情形，然而他滿了希望。

第五段是動員。他仔細考慮距離、野蠻、死亡、飢餓、和言語的各種難題。海員的羅盤鍼已使太平洋可通航，如同地中海一樣。貿易不分距離遠近，福音焉能落後？基督徒若愛人的靈魂，像商人愛錢財，就無處不可前



往。沒有一個真基督徒會吝惜性命，不肯為服事野蠻民族而犧牲自己。我們要效法誰呢？是天天冒險的保羅，或是小心翼翼的馬可？野蠻人縱然殘酷，卻知道接受和藹與慈仁。基督的僕人既然存心吃苦，當地食物雖不可口，已足維持生命。學習語言，無甚困難，無語言天才的人，只須一、二年，就能用鄉語談話。

末了是計劃。我們必須禱告，設無聖靈作工，一切徒勞無益。君王的權力，辯士的口舌，和人類的天才，都不能建立天國。「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但是我們也該有計劃，光明之子在這件事上實在無智。一個商行獲得許可，即竭力推進業務，盡最大的努力，冒各種的危險，收集許多的情報，注意船隻的行動，直到財富源源滾入。我們基督徒應當同樣的關心主的事，各盡所能，奉獻財物來為主用。每人每週至少奉獻一便士。只要我們肯節省不浪費，神的寶藏就要滿溢。大膽投資在神國的事奉上，必能得着豐富的利潤。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賽六十二6）

五月三十日，同工們又在諾丁漢（Nottingham）開會，克理講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特別注意第二至三兩節；他的信息歸納起來共有二點：「向神期待大事，為神企圖大事。」次晨大家聚集，仍舊懷疑躊躇，沒有作甚麼具體的定規，就預備散會。那時克理焦急萬分，不能相信他的同工們，因為他們明知佈道的重要，竟然沒有信心來有所舉動。他重新題出這個懸案，最終大家通過：「議決

在下次開特林（Kettering）開會時，討論國外佈道組織事宜。」

十一月二日在開特林開會，到會者半數以上未參加上次的會議，即使參加的，也不免有人感覺膽怯。他們不過是一小群，會眾都是貧窮無學問的人，如何能支持這樣巨大的計劃。他們既無經驗，又無先例可作指導，且住在內地，怎能指揮海外佈道。這種責任應由大城市裏的大教會來肩負。然而克理起來朗讀摩爾維亞教會的定期報告，且對弟兄們說：「看哪！摩爾維亞教會所作的，他們中間有些還是英國人呢！許多不過是窮苦的手藝人！我們為何不能向同一的主，表示我們的忠誠，作出一些事呢？」在他的鼓勵和呼召之下，大家決定情願照他的「諮詢」所建議的，成立一個佈道團體，定名為「向異教徒佈道會」。當場認捐十三鎊二先令六便士，外加克理的「諮詢」售出所得。這個數目雖然微小，卻值得重視，因為就此奠定了世界佈道的根基。

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路九62）

時隔未久，克理接到一位多瑪斯·約翰（John Thomas）的信，表示願意參加開特林的聚會。他是印度本格里（Bengali）的宣教士，此次返英盼望能籌得佈道基金，並尋得一位同工。克理縱然不認識他，仍舊介紹給弟兄們，且建議與他配搭，把福音送到遠方。這種建議對於克理是相當出代價的，因為他九年來的盼望，是柯克船長所描寫的大溪地島（Tahiti），並非印度的本格爾。然而



他覺得有神的引導，因此不惜犧牲自己的夙願。當開會的時候，多瑪斯腳腫未能赴會，僅由傅勒（Fuller）弟兄報告接觸經過，並代讀幾封多瑪斯的信。結果大家同意本格爾是神所開的門，與多瑪斯同作是賢明之舉，若他贊成，春季設法差遣一位同工與他同返印度。迨下午聚會結束之時，多瑪斯忽然從外面闖入，跛着足如同雅各一樣。於是重新聚集，聽取他的報告。他述說他在本格爾的經歷，和印度的可憐情形。末了又讀他的印度導師和二位婆羅門慕道者所寫的聯合公函：「可憐我們吧！差遣傳道人和能翻譯聖經的人來吧！」這些話如同馬其頓的呼聲，使克理不能自約。他立刻自動請求前往印度。多瑪斯忘記了他的腳腫，跳起來擁抱克理，喜樂的眼淚如泉水湧流。

當晚在回家途中，那冷靜可怖的悟性，開始在克理心裏提出抗議，使他所站的堅強立場發生動搖。他當如何對他的妻子說，四月初就要陪伴多瑪斯前往本格爾？她決不能隨行，因那時離她產後未足一月。他何忍獨自遠走高飛，撇下嬌妻孤單奮鬥。況且她自幼未離家園，從未見過海，將來怎能一人攜兒帶女來印度團圓。果然不出所料，她反抗、她不願、她不肯同意克理赴印。然而克理也不能投降。他覺得他雖然深愛妻子和兒女，但是他已經聽見了清楚的呼召，而且也已經應許順服。「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妻子、兒女……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26）

他寫信告訴他的父親說：「福音的要旨是單單為神而活，基督徒的職業乃是專心奉獻，合乎主用。我希望你

能把我奉獻給主，來作人間最辛苦、最高貴並且最重要的工作。我當然要犧牲許多東西。我必須離開可愛的家庭，和許多知己的朋友；但是我的手已經扶在犁頭上。」他的父親回信說，這完全是瘋人的愚癡，他不相信他的兒子會堅持到底，他歷陳各種的危險，盼望能打消去意。但是威廉的手扶着犁，決不回顧。他在主日向會眾宣佈要出國佈道，頓時會場充滿悲哀。他們愛他如命，怎能容他出走？最後有一位弟兄站起來，題醒弟兄們說，克理多年來教導他們注意神國的事，使他們為佈道事奉禱告，特別懇切有負擔。「現在神吩咐我們有所犧牲，來證明我們禱告實在。讓我們起來應召，顯明自己是配得過神的。不要攔阻神的僕人，也不要單單由他去，讓我們起來差遣他去。」於是會眾含淚接受這個建議。

迨下週，他就把家人送到畢丁頓（Piddington），使他的妻子可以住在本族人中間。最後數日，他的妻子實在不容忍他獨自赴印，乃叫八歲的男孩「腓力斯」（Felix）隨行，以慰父心。同工們也聚集給他送行，相約「他們至死必定作他的後盾」。

但是克理在倫敦得不着政府的許可。沒有許可，就算私渡，要受嚴重的處分。雖經多方奔走，仍屬無效。最後亦得冒險出走，但是尋找船隻頗費周折。某次已經上船，經人告發，又得重新登陸。在等候期內，克理的妻子分娩，喜得一子。至六月十三日獲得船隻可以啟程赴印。那時克理的妻子經過多瑪斯的勸導，已經同意隨行。這事使克理的心有無限的喜樂。在日記上他寫着：「六月



克理威廉

十三日，週四，這是一個喜樂的日子。上次未能成行，使我這次能攜眷同行，滿享我已經獻上給神的一切祝福。我要高舉這位以便以謝。盼望它的回憶，每次會堅強我的信心。」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一二六5）

航行五個月之久，終於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安抵加爾各答（Calcutta）。當他見到本格爾人口稠密，鄉村連接之時，他寫着說：「就是來一萬個傳道人，也不嫌多。」他的心境如同保羅在雅典的情形一般。印度人十分敬畏鬼神，每晨赴聖河朝拜，逐街都有鮮花灌木神龕獻給偶像。為要亡者得着祝福，他們更是不惜出重大代價，和受極深痛苦。這些都使克理惋惜非凡，切望福音能早日傳給他們。

但是他的心雖然火熱，他的環境卻非常殘酷。錢已用罄。多瑪斯在城內設所行醫，他卻無事可作。一家七口，妻子患病，兒子初愈。借居之涼亭，荒廢破損，印度導師又需月薪。種種難處使他精神十分沮喪。妻子在病中更受不了，以致神經逐漸失常，十三年之久，使他一家忍受不可言狀的痛苦。現在遞給他的杯誠然是苦，但他的日記上寫着：「一月十七日，日暮時感覺神的全有全豐。祂的應許何等穩固，這些鬆弛了我的心思。傍晚徒步回家，能將我的一切掛慮都卸給祂。」「一月二十三日，我只有一個朋友，但是有祂已足。我的魂哪！為何在我裏面煩躁？神豈不知道一切？祂豈不關心祂的工作？我也歡喜，因我負

起這個工作，就是喪失性命，我也歡然前進。」

此後克理得着數畝叢林之地，首先三年可以完全免租。因此他就遷到譚培塌（Debhatta），預備蓋一竹蓆房子居住，伐木謀生，就此安頓下來。但是神卻另有安排，不久有一位英人聘他經理謀拿培底（Mudnabati）的一所藍錠工廠。經過再三考慮，他決定前往。以後他也修書告訴在英國的弟兄們，他已能自立，無需他們經濟上的接濟。然而他們來信，隱約表示不贊成，勸他不要太被事業纏身，免得影響他福音的熱誠。這使克理非常難過，因為早在草擬「諮詢」的日子，他就覺得開荒的傳道人應當設法快快自立自養。根據這個原則，他才自身奮勇，他就回信說：「究竟傳道人的靈能否被商業的逐鹿所消蝕，這不是我所該回答的。我們的工作將替我們作見證。我願意奉告的，乃是除了留下僅夠維持家庭開支以外，我的全部收入都移作福音之用，用來供給導師，學校的教員等等。我接受這個藍錠工業，並非為愛錢。我現在實在很窮，而且永遠是窮的，直到有本格里（Bengali）和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的聖經出版，並且百姓無須有人教導為止。」

主日工廠停工，他就能作福音的工。平常每週總有二、三晚，他到附近二百個鄉村去。有時步行，有時騎馬，他利用冬季黃金的機會跑遍一半附近區域，他說：「傳福音是我心中第一喜愛的，我在二十方里之內傳揚了基督的名。」主日常有五百人，從各鄉村來聽他講道。

迨一七九七年春季，他已將全部新約譯成本格里文



克理威廉

（其中馬太、馬可、路加福音第一章至第十章，和雅各書是多瑪斯所譯，經他修改的，其他全是他獨力所成）。但是怎能印出來呢？數月以後，一部新從英國運來的印刷機在加爾各答出售。藍錠工廠的主人烏奈（Udny）先生十分熱心於聖經的廣傳，因此獨資購買這部印刷機，轉給克理。於是印刷工作就此開始。

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詩一三三 3）

一七九九年十一月間，有四家同工從英國抵印，在丹屬賽倫波（Serampore）登岸。他們推舉一位去見克理。雖然克理已經準備接待他們，但經過考慮，他決定遷往賽倫波。這個決定實是出於神的。來見他的一位是個印刷專家，他急切要知道聖經已經印刷到何種程度。這時，除了幾章舊約以外，全部聖經已經譯成本格里文。

在一八〇〇年元月元日清早，克理遷往賽倫波。他主張效法摩爾維亞信徒的作法，大家合併一家，和睦同居，這樣既經濟又親熱。他並非不知道人天然性格的難合，但是他仍舊相信這是最好的辦法。其中一位記着說：「我們尚未開始同居，我就不寒而慄。這件事的成功，需視大家是否絕對無私，彼此能否忍耐寬容，各人肯否溫柔捨己。只要一個人存心不正，全家頓成地獄。這裏需要何等的智慧。很少人能這樣同居，在此自私的動機必先破碎，而讓基督的愛來吞滅一切。」這種同居終於實行，然而辦法與摩爾維亞的信徒稍有出入。他們沒有「家長」，乃是共同

負責，輪流值月。「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我們每逢週六晚上召開會議，調整家中雜務，解決週內發生的難處。任何人應當坦白發言，事後決不重新考慮，否則被認作犯規。」他們不准為自己謀利經營，所有的收入都歸給大家庭，然後按各家的需要儉約的分配，全部餘剩都歸給工作。至於工作的分配，也是十分合理。印刷聖經當然是主要的工作。另為增加收入，開設男女寄宿學校各一所。克理看見弟兄們的同心，都非常喜樂。

迨五月間，首卷本格里文新約印出。到了十二月間，就有第一個本地人受了浸。他的名字叫作「克利希納·配爾」（Krishna Pal），本是一個木匠和他的一位朋友都已經絕對相信了，決定要受浸。多瑪斯快樂得幾乎瘋狂。他已經等了十五年之久。克理也已經幾乎失望了。但正在他們快樂的時候，陰府的豺狼圍住了克利希納的家園，難為、誘嚇，要阻止他們受浸。結果只有他一人勇敢站住，前來受浸。當日下午首次舉行本格里話的晚餐。隔了二週，又有別位受浸歸主，在北印度的工作就此展開。

一八〇一年三月五日，在擘餅的桌子上放着第一本本格里文《新約》，如同至聖的餅陳設在那裏，是克理七年半血汗的結晶。

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徒二11）

到一八〇一年，印度新設的大學，聘請克理作本格里文教授，他遂開始擔任該大學的教職，長達三十年之久。在那裏他有機會與印度學者接觸，有許多語文專家都是他



克理威廉

的助教。他最初的志願不過是翻譯本格里文和印度斯坦尼文的聖經，現在他的異象逐漸開廣，他覺得有翻譯十種基本印度方言的需要。當然他們的工作都要因此加重，然而只要合乎神的旨意，有祂的安排，他們就樂意勞苦。經過幾個月的試驗以後，他在一八〇三年年底寫信說：「給我們十五年的壽命，我們希望能翻譯並印刷所有印度斯坦尼主要方言的聖經。我們已經定睛在這個目標上，但願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成就這件事。」

他的工作異常忙碌，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略見一、二：「一八〇六年六月十二日，晨五時四十分至十時，讀希伯來文聖經、祈禱、本格里語家庭禮拜，波斯文、印度斯坦尼文、早餐、梵文。十時至一時半大學教授學生。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六時，午餐、校對本格里文《以賽亞書》，譯梵文《馬太福音》。六至七時，用茶，坦路古文（Telugu），美友來訪。七至九時，準備英文講道，並去主講。九至十一時，修正本格里文《以西結書》，寫信，讀希臘文聖經。」

一八一二年三月播道會的印刷所發生火警，全屋焚成數壁空牆，所焚去的稿件，無法計算其價值。克理聽見，心如冷凝結，深感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幾乎使他擔當不了。他含淚趕去巡視火區。他說：「多年的勞苦在一夜中盡成泡影。神的道路何其難測！近來我盡力改善一切，不免有些自誇。今日主已使我降卑，叫我更單純的仰望祂。」他寫信給他姪子說：「這個打擊十分慘重，恐怕我們要很久才能開始印刷聖經。我只願安靜，知道我的主是

神，並在萬事上順服祂的旨意。祂能使災禍化成祝福，甚至促進祂的利益，但是目前一切都是暗淡無光。」

第二天晚上，他們聚集一同計算神的恩典。在十二年中間，擁有十一人的本格爾聚會已經擴成十一個會所，平均每處有三十餘人。本地的傳道人共有二十位。在加爾各答的聚會，在上年人數加倍，增至一百十人，而且福音的靈相當剛強。在他們的學校裏共有三百五十位學生。此外尚有往外佈道的工作多起。這些都是火所燒不掉的。

他們立刻着手恢復的工作，到年底，他們已富有各種東方字模。至翌年四月，他們所印的語言已經超出大火以前的。

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賽五十八11）

晚年的時候，他是一個「喜樂的老人」。他自己說，他的願望幾乎無一不曾完成。他的本格里文新約已經修訂八次，舊約已經改正三次。他感覺他的工作已經完畢，當他步入死蔭的幽谷之時，他已經疲倦得不能發生任何興奮。他「既無狂歡，亦無懼怕」，心中堅定倚靠那位釘死而後得榮的救主。他吩咐人在他死後，墓碑上除了姓名和日期外，加刻「我是一個可憐無告的小蟲，倒在主的慈臂中間。」此外不可加上甚麼。

一八三四年六月九日日出之時，永久的門戶向他開啟，他就輕步走入。他在地的年日共七十有三歲，在印度工作四十年之久，將聖經譯成印度三十幾種語言。莫怪有人稱說：「克理已經譯盡印度的語言」。



克
理
威
廉

175

拾珍附介：克理威廉及有關著作

《克理威廉》（大使命基督徒團契）

《克理威廉》（證道）

《克理威廉》（漫圖）（校園）

《克理威廉傳》（浸信會出版社）

5

芬尼

(Charles G. Finney, 1792-1875)



「何謂『復興』？復興是基督徒恢復當初的愛，罪人覺悟過去的光景而悔改。復興在任何社會裏發生，就喚醒復甦並矯正了幾分退後的教會，因此多少引起了普遍的警覺，使人注意到屬神的事。世人有無覺悟，常視教會是否復興。神那最自然，而且據我們所知，也是神惟一用來折服轉變罪人的方法，就是基督耶穌的形像得以在基督徒身上更新彰顯。頂能吸引失喪罪人的，是基督徒的容貌、誠懇和日常的態度。若基督徒對着所信的有深切的感覺，無論他們何往，都會產生深刻的印象；否則就有相反的影響。

「復興不是神蹟，正如撒種和收割不算神蹟一樣。普通說來，神蹟是一種干涉，排除或者吊銷天然律，因此是超然的。但是復興並不包含這種性質，復興可以說是人的工作。它的發生全是因着基督徒順服了神的旨意，合法的運用了神的諸律，如同農夫收穫一般。收成當然有賴於神的祝福，但是它並非神蹟，排斥了天然的律。照樣一個復興，也似收成，是運用合宜方法的結果。但是今天人仍舊以為助長復興總有奇特的成分在內，因而不肯用平常因果的律來測驗它。你豈用求神，使神願意拯救人？當然無此需要！任何人，在任何地點，只要悔改，接受基督耶穌作救主，神立刻拯救他，並沒有其他條件。所以基督徒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助長復興，只要他們運用神所指定的方法。

「人有應盡的一分，來帶進新鮮的屬天感召。當人履行他的分時，神就要完成祂的工作。這一分是甚麼呢？不是禱告！你要說：但是以利亞豈不禱告麼？是的，他曾禱告，然而以利亞的禱告着重於和以利亞同樣性情的人，過於地上的塵沙或提哥亞的風暴。『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五16）你看見這裏的重心不在人的禱告，而在人的公義。禱告是復興的空氣，但是禱告的功用，不在帶下復興，而在預備神的百姓，活潑的運用合宜的方法。我們應當點着燈，搜查我們個人的生活，每件罪惡必須放棄。我們要為着這個竭力禱告。讓以利亞為着同樣性情的人代禱；只要這個憑着神的恩典得着解決，人就



已經進入復興的道路。祈禱並非為要改變神，乃為改變我們。禱告叫我們裏面起了變化，以致符合各種合宜的條件，使神能夠作事；否則祂無法作，因為情形與祂不一致。來吧！仰望主耶穌基督在多坍山上看那些火車火馬。止住哭泣流淚要求復興。這是天上的事，況且天已經準備好了。我們正當的禱告：『神阿！求祢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芬尼（Charles G. Finney）被神興起，作十九世紀美國大復興的器皿。前面是他經歷過的交通，道破了復興的要訣。

神的蹤跡何其難尋（羅十一33）

我（編者註：下面摘譯《芬尼的自傳》，因此用第一人稱代表芬尼）於一七九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在康奈帝克州的華倫鎮（Warren, Connecticut）。當我二歲左右，家父遷居紐約州俄奈大郡（Oneida County, New York）。那地大部分是一片原野，居民毫無宗教生活，也少有宗教書籍。新遷入的，多數是來自新英格蘭（New England），幾乎立刻設辦公立學校，但是在他們中間極缺乏福音明白的傳講。我在寒暑兩期享受公立學校的權利，直到我十五、六歲的時候，已足夠擔任教職，因當時的公立學校就是那樣辦的。

我的父母都不是信教的，我相信在鄰居中很少有敬虔的人。我難得聽見一篇講道，那要等到有些旅行牧師路過

這裏，或者無知的傳道人偶爾來此信口簧舌。我很清楚能回憶那些傳道人的不學無術，百姓會後大加嘲笑，絮談他們古怪的錯誤和荒謬的言論。

當我將近二十歲時，往新澤西州（New Jersey）執教。我邊讀邊教，二次返回新英格蘭，在高級中學攻讀一時。後來我決定加入紐約州亞當斯鎮雷特先生（Squire Wright of Adams, New York）的法律事務所，作一學徒。這已經是一八一八年的事了。

直到那時，我從未享受過所謂宗教的權利，從未寄居在祈禱的百姓中間；在新英格蘭上高級中學時可算是例外，但是當地的宗教根本不能吸引我的注意。一個高齡的牧師在傳道，他為人很好，深得他百姓的敬愛，但是他讀講章的姿態，實在不能在我心思裏留下好的印象；他單調的讀可能多年前所寫的講章。所以當我赴亞當斯攻法律之時，我對於宗教的模糊，與異教徒並無分別。我過去生長在森林裏，既不尊重主日，又無宗教知識。

在亞當斯，我初次長期坐在啟發的職事之下。蓋爾牧師（George W. Gale）的講道屬於舊學派，就是徹底的加爾文派（Calvinism）（編者註：該派相信狹窄贖罪，說，救贖僅臨到蒙選的人，其餘的人無法得着）。他自然被認為十分正派，但是我從他的講道裏並不能得着多少的幫助。正如我有時向他說，據我看來，他的講道似由中途開始，假定許多在我思念着尚待證實的事。他認為聽眾都是神學家，因此他能臆斷福音各種大的基本道理。然而我必須承認說，他的講道使我困惑勝於得益。



直到那時以前，我從未住在有固定禱告聚會的地方。現在在我辦公室左近的禮拜堂，每週舉行一次祈禱，我就時常抽暇赴會，聽聽禱告。

在研究法律綱要之時，我發現著者時時引用聖經，特別題到摩西的法典，據以為許多普遍法律原則的權威。這樣我的好奇心就被激起，我買了一本聖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有聖經。每次我看見法律作家引用聖經時，我總去找到那段經文，加以查閱。不久這使我對於聖經發生了新的興趣，我多多花時間閱讀和默想，但是其中大部分我不能瞭解。

讀聖經、赴祈禱會、聽蓋爾先生講道，不時和他們談論，反使我十分浮躁不安。稍加考量，就叫我確信，自己萬一死去，必不能進入天堂。我覺得在宗教裏必定有些非常緊要的東西。不久我就認識，若靈魂是不滅的，我就需要一個裏面的大轉變，作享受天堂快樂的準備。然而在我的心思裏，我還未確定福音和基督教的真假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太重要，叫我不能長期拖延。

我尤其驚訝一件事：週復一週我聽他們禱告，據我所知，這些禱告並未得着應允。我只要聽他們禱告的語氣和會中的信息，就曉得他們自認未得答應。但是當我閱讀聖經時，我看見基督所說關於禱告和答應的話，祂曾說過：「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我也讀到基督所確定的，就是地上的父母尚且喜歡把好東西給他們的兒女，神豈不更願意將

祂的聖靈賜給一切求祂的人？我聽見他們不斷求聖靈的澆灌，也不斷承認所求未蒙應允。這種前後矛盾，對於我，是塊可悲的絆腳石。我不曉得該怎麼說。在我頭腦裏起了一個問題：我是否該肯定，這些人並非真基督徒，因而他們的禱告得不到神的答應？或者我是否誤解了聖經上關於禱告的應許和教訓？抑或我該結論聖經不是真的？這事誠不可解，有時幾乎使我懷疑。我認為聖經的教訓和擺在眼前的事實毫不相合。

我繼續讀經，就發覺了他們禱告不得答應的原因。他們沒有符合神所啟示的條件，他們不用信心禱告，並不盼望神給他們所祈求的。這個思想縱仍有些模糊，還不夠具體，但是它解決了我的難題。再經過二、三年的掙扎，聖經真是神的話已經在我心裏堅定牢靠了。

這個解決了，我就面迎另一個問題：我要接受福音所指示的基督呢，抑或追求一個屬世的生活？當時聖靈在我心中大大作工，使我不能長此不定，同時也不能在兩者之間躊躇不決。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五5）

一八二一年秋季，一個主日晚間，我決意立刻解決我靈魂得救的問題，如是可能，我要與神和好。我辦公室的事務繁忙，深知非下極大決心，無法專心尋求。因此我就下了決心，盡量避免一切俗事，排擋一切分心的事，而專一尋求我靈魂的得救。我嚴格徹底的實行這個決心，但是我好些時間仍需花在辦公室內。但在神的安排之下，每週



一和週二我並不太忙，所以可以花大部分時間在讀經和祈禱上。

然而我不知道自己十分驕傲。我自以為不在乎人們的意見，不論他們怎樣估量我；事實上我也的確時常赴禱告會，而且在亞當斯也相當注重到宗教的事。因着我的活動，教會認為我是個尋求的人。但是當我真真面迎這問題之時，卻十分不願任何人知道，我在尋求靈魂的得救。在禱告前，我先塞住門上的鎖孔。低聲禱告，免得給人發現。從前我的聖經和其他法律書一齊放在桌子上，我從未想到，給人看見在讀經是件羞恥的事。但是我既懇切尋求得救，反倒盡量設法把我的聖經藏起來。若在我閱讀時有人進來，我馬上把法律書堆在上面，給人製造一種錯誤的印象。以前我喜歡公開同人談論這問題，現在我不願和任何人談起這件事。我不要見我的牧師，因為我不願他知道我的感覺，同時我也不相信他曉得我的情形，給我所需的指導。根據同樣的理由，我避免和教會的長老或任何基督徒談論。一面我認為給他們知道我的感覺是一種羞恥，另一面我怕他們給我錯誤的指示。我覺得只能從聖經裏去尋找出路。

每逢週一和週二，我的信心增長，但是我的心似乎也在那裏加硬。我不能流一滴眼淚，我不能敞開的禱告。我的禱告輕得只有我能聽見；時常感覺若能獨在一處，放聲大喊，就會在禱告上得着釋放。我害羞，竭力避免和人談論，並且設法不讓人猜疑我在追求靈魂的得救。

週二晚上我的心十分不定，夜間有種奇異的感覺臨到

我，好像我快要死去。我知道若我離世，必定沉入陰間；我力自鎮靜直到天亮。

很早我起身赴辦公室。但是未到以前，有些問題似乎擺在我面前。真的，問題來自我心，好像裏面有個聲音問說：「你等甚麼？你豈未應許將你的心歸向神麼？你想作甚麼？你想完成你自己的義麼？」

正在這時，福音救恩的整個真理，非常奇妙的向我開啟，叫我清楚看見基督贖罪的真實和豐滿。我看見祂的工作已經成了；我沒有，也不必憑着自己的義來到神面前，我只要降服神藉基督所加給我的義就夠了。福音的救法好像是給我一件東西，叫我接受；這件東西是完美全備的；我的分就在我同意放下罪惡，而接受基督。據我看來，救恩不是憑自己作出來的東西，而是完全在主耶穌基督裏可以找到的東西。祂顯在我面前，要作我的神和我的救主。

那裏面的聲音抓住了我，不知不覺我已經停在街上。我不能說站在那裏多久，但是在這清楚啟示後不久，有個問題似乎這樣說：「你今天願意接受麼？」我回答說：「是的，我今天要接受，雖死不辭。」

在鎮北山後有一片樹林，每逢天氣和暢，我常去散步。這時已經十月，過了我在該處散步的季節。然而我不到辦公室，轉過來朝樹林走去，覺得我必須單獨遠離人的耳目，使我能夠傾心吐意在神面前。

但是我的驕傲仍舊作怪。當我跨過小山時，我忽然想起，或者有人會看見我，猜測我是去禱告的。當然這件事是十分不可能的，就是有人看見，也不至於這樣猜想。



但是我的驕傲非常大，我是這樣的怕人，甚至緊貼着籬笆而行，直到無人能看見我。於是我走入樹林，大概深入四分之一里，翻到山後，找到一個地方，有幾棵大樹倒在一起，中間留下一個空隙。我認為這裏可作密室，就爬進去，跪下禱告。當我轉入樹林時，我記得如何自言自語：「我的心要歸向神，否則永不下來。」我也記得如何邊走邊說：「在我下來以前，我的心要歸向神。」

然而當我開始祈禱的時候，竟然發覺我的心根本不能禱告。我早先以為只要能放聲而不被人聽見，我就會自由的禱告。但是哀哉！我來試驗時，竟啞口無言，我沒有話向神說，就是說幾句，也是有口無心。我好像聽見樹葉沙沙作響，於是停下禱告，抬頭看看，是否有人。這樣有好幾次。

最後，我覺得自己快要絕望了。我對自己說：「我不能禱告，我的心向着神是死的，而且不要禱告。」我就怪自己為甚麼踏進樹林前，先應許要將我的心歸於神。現在我已經試驗，根本不能把心歸神。我裏面的魂往後倒退，我的心並不出來迎見神。我開始深感太遲了，神已撇棄我，我毫無指望。

一個思想緊逼着我，為何我這樣鹵莽應許神，今日要把心歸祂，不然寧願死？我好像覺得這個應許必須履行，但是我快要破壞我的誓言。一個極大的下沉和灰心臨到我，我感覺渾身軟弱幾乎不能跪。

正當那時，我又好像聽見有人走近，於是睜眼觀看。立刻有啟示臨到我，我清晰的看見我裏面的驕傲是個大攔

阻。我深深感覺自己的可惡，竟然以被人看見自己跪在神前為羞恥。於是我大聲呼喊，即便全球的人和陰間的鬼都圍繞着我，我死也不離開此地。我說：「怎麼像我這樣的一個墮落罪人，雙膝跪在偉大而聖潔的神面前，承認自己的罪孽。豈可羞於被同作罪人的世人發覺在膝蓋上企圖與所得罪的神尋求和睦！」這個罪顯得無限的可惡，使我在主面前腸斷心碎。

就在這時，有一段聖經滿了亮光照入我的心房：「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耶二十九12-13）我立刻全心抓住這個應許。已往我也曾理性的相信聖經，但是我從未想到信心是一種自動的倚靠，而不是理性的認可。當時我信靠神的真實，如同我自知有我一般。縱我未曾讀過這段話，我深曉必定出諸於聖經。我知道這是神的話，好像神在對我講話；我呼喊神說：「主阿！我照着祢的話接受祢。祢知道我現在的確專心尋求祢，而且禱告祢，祢已經應許，必定應允我。」

這樣我就實行了所立的誓，聖經似乎特別着重經文中的一點：「若專心尋求我」。尋求的時間問題，乃是現在，這點非常感動我心。我告訴主，憑着祂的話我接受祂，祂既不能撒謊，我就確知祂已經應允我，我也必尋見祂。

神又賜我許多應許，舊約新約的都有，尤其是那些關於我主耶穌基督的寶貝應許。我沒法用話語來通告人，這些應許對於我是何等的真實寶貴。我一一接受為絕無誤



謬的真理，因為神所說的斷非虛謊。它們不像進入我的悟性，而是進入我的心，我很自然的能加以吸收，我抓住它們，據為己有，堅持不放，如同將淹沒之人的緊握一般。

我繼續這樣禱告，一直接受並支取應許，時間不知過了多長。我禱告直到裏面滿得連自己站起來走下去，都未曾察覺。當我掠過樹葉叢林之時，我記得自己很大聲的說：「若我得救，必定傳福音。」

不久到達引入鄉鎮的路，我開始回憶所經過的事，發覺自己心中異常平靜安穩。我自言自語：「這是甚麼意思？莫非我使聖靈擔憂到離棄了我？我竟全無罪的感覺。我毫不關懷我的靈魂，聖靈一定離棄了我。怎麼的，我生平從未這樣漠視我的得救。」

於是我記起我在膝蓋上怎樣對神說過，我要照着祂的話接受祂。不錯！我記得許多向神所說的話，莫怪聖靈離棄我，因為像我這樣的罪人膽敢如此抓住神的話，這不是褻瀆，就是放肆。我斷定必定在我復興時得罪了聖靈，可能我已犯了那不得赦免的罪。

我安祥的走向鄉鎮，心中平靜得似乎萬籟肅靜敬聽。這是十月十日，一個愉快的日子。我吃過早飯就進樹林；等我回到鎮上，已經是中午了。我完全不覺得時間過了許久，好像離開鄉鎮只一刻而已。

但我怎來解說裏面的平靜呢？我試着回憶罪的感覺，盼望重新得回罪的重軛。但是一切罪的感覺都已經離開我，我對自己說：「這是甚麼意思呢？像我這樣大的罪人，竟然不能喚醒罪的感覺？」我怎麼試，都不能叫我為

着自己的罪焦急。我非常平靜安穩，我承認這是得罪聖靈的結果，然而無論採取哪種看法，都不會使我為着靈魂和屬靈的光景擔心。我心中的安息大得無法形容，我實在無法用言語述說。我的心以默念神為甘甜，一種極深屬靈的平靜充滿了我。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並不因此苦惱。

午餐覺得無味。回到辦公室，雷特先生已去用膳。我取下六絃提琴，照着往常習慣開始奏唱聖樂。但是歌詞一出我口，立刻放聲哭泣。我的心柔如液漿，我的情感十分敏感，一聞歌聲，即刻湧溢。我驚訝，設法止住眼淚，但是不能自禁；最後只好懸琴不唱。

飯後，我們把書籍傢具移到另一辦公室。我們忙於工作，很少機會談話。然而我的心依舊十分平穩，在我的思想感情裏充滿了極大的甘美。每件事好像都是順利的，沒有甚麼能夠刺激我。

傍晚我起意待獨自在辦公室時，再試着禱告。我不願意也決不放棄宗教的問題，縱然我不再關懷自己的靈魂，我仍要繼續禱告。

晚間我們整理完畢，我把火爐點起來，準備獨自留此。雷特先生與我道別，回家去了。我送他到門口，一關門轉過身來，我的心就溶化了。我的情感高漲滿溢，我心中的言語是「我的全魂要傾倒在神面前」。那種情緒非常浩大，我衝進內室，開始禱告。

內室無火無光，然而對我似乎充滿光輝。我剛進去關上門，就與主耶穌基督面對了面。我並不以此為心思狀態，反倒覺得我看見祂如同看見任何人一樣。祂不說甚



麼，就是看着我，使我破碎在祂的腳前。我時常認為這是特別的情形，這是一種真實，祂站在我面前，我倒在他腳前，向他傾吐心意。我如同小孩一樣哭泣，哽咽認罪，用我的眼淚洗祂的腳，但是我並無清楚印象是否摸着祂。

我必定在這種光景中過了很久，然而我的心被主吸引，以致不復記得自己說些甚麼。只知道在我心情安定下來以後，回到前房，發現大堆木塊幾成灰燼，火勢殆滅。當我轉過身來預備在火前坐下之時，聖靈大大的澆灌了我。我既未期待這事，又從未夢想在我身上會有此舉，更不能憶及曾否聽人說過這事，聖靈卻降在我身，透過我的魂和體。我所得的印象，如同一陣一陣的電通過了我，又活像一波一波液體的愛漫過我身，因為我沒法用其他方法來描寫。我還能清晰的回憶，這好似神口中的氣，如同巨翼煽我。

言語不能表達澆灌在我心中的奇愛。我放聲大哭，非因悲哀，而因主愛。我不知該否如此說，我簡直在呼出裏面的熱潮。這種愛潮，連一接二的漫過我，直到我呼喊說：「這些愛潮如再上漲，我要淹死了。」我說：「主阿！我再也受不住了」；但是我並不怕死。

我不知道在這樣光景中有多久，只知道深夜一個唱詩班的會友到辦公室來看我。他也是禮拜堂的教友，他看見我這樣大哭，就問我說：「芬尼先生！你有病麼？」我一時不能回答，他再問：「你有疼痛麼？」我竭力鎮定自己回答說：「不是的，我樂極生悲。」

他轉身而去，隔了幾分鐘同着禮拜堂的一位長老回

來。這位長老十分嚴肅，在我面前非常謹慎，我難得看見他發笑。他問我覺得怎樣，我就開始告訴他。他一言不發，卻一陣一陣狂笑，好似禁不住心底發出的好笑。

正在那時，另有一個我所熟悉的少年進來。牧師曾經警告他，少與我來往，免得受我影響，走入歧途，說我是個放蕩不羈的人。當時我背門而坐，因此未見他進來。他聽得出神，半身仆倒在地，裏面實在極其痛苦，大聲喊說：「請為我禱告！」禮拜堂的長老和第一個青年跪下，開始代他禱告。當他們禱告之時，我也為他代求。不久他們都離去，留下我一人。

於是心中起了一個問題：「某長老為何這樣狂笑？他是否認為我受欺，或發癡？」這個觸動帶來一種黑暗；我開始自問，像我這樣的罪人，該否為那少年禱告。一陣烏雲掩蔽了我，使我徬徨失措。隔了一會，我上床休息，心中並無苦惱，只是對自己的景況不解。我雖受了聖靈的澆灌，這個試探竟然遮蔽我，叫我沒有與神和好的把握。

很快睡去，但又很快醒來，因為神的愛潮漫過我心。我充滿了愛，無法安眠；睡了又醒。醒時試探反擊，在我心裏的愛似乎減退；然而睡了，愛潮熱漲，又立刻把我驚醒。這樣繼續到深夜，以後就呼呼沉睡。

早晨醒來，太陽已經高照，明朗的光輝射入室內。這陽光所給我的印象，實非筆墨能形容；昨晚所得的聖靈充滿又照樣回來。我雙膝跪在床上，喜極大號。好一會我被聖靈的能力所勝，不能作別的，只能向神傾心。早晨的聖靈充滿帶來一種溫柔的責備，聖靈似乎對我說：「你還疑



惑麼？」我喊着說：「你還疑惑麼？不！我不再疑惑，也不能疑惑。」接着祂清楚的解答我的問題，使我簡直無法懷疑。

就此神指教了我，使我知道因信稱義是今天的經歷。我現在能夠明白這節聖經的真義：「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領會當自己在樹林間相信的那時刻，何以所有定罪的感覺完全從我身上脫落，此後無論如何設法都不能重獲罪感。罪的感覺已消逝，因為罪已得蒙赦免，我好像從未犯過罪一樣，毫無罪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所需要的啟示。我覺得自己已經因信稱義。我的裏面充滿了愛，甚至湧流出來，非如往昔時常感覺罪孽深重。我的福杯已經滿溢。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壹四19）

當日早晨赴辦公室，偉大的愛潮重新漫過我心。雷特先生進來，我對他說了幾句關於他得救的話。他看着我，面露驚訝，照我所憶，全未答覆。他低下頭，站了幾分鐘，就離開辦公室。我也不再想這件事，但是後來發現我所說的話如同利劍紮他的心，直到他悔改得救，才得恢復正常。

不久 B 執事走進辦公室，對我說：「芬尼先生！你還記得今晨十時我的案子開審麼？我想你總準備妥當了吧？」我被聘作他的辯護律師，我回答他說：「B 執事，我已被主耶穌基督託付，代祂辯護，因此我不能替你出

庭。」他驚奇的向我看着說：「這是甚麼意思？」我就用幾句話告訴他，我已投在基督麾下；而且重復說我已從主耶穌基督接受使命，為祂辯護，所以他必須另找賢能，我無法代勞。他低下頭，一句不回就出去了，隔了幾分鐘，我走過窗口，眺見 B 執事站在路上，若有所思。以後我才得悉，他立刻去和解他的案件。後來專心禱告，靈性大有長進。

我從辦公室出來，逢人便談靈魂的問題。我有一種印象，始終不懈，就是神要我傳福音，而且我必須立刻開始傳。我似乎確知其然，但道不出其所以然，正如我無法講明，怎知我所接受的，乃是神的愛和聖靈的浸一樣。我確有把握，毫無疑惑。我好像知道主授命予我，叫我去傳福音。

當我初初覺悟時，曾想起，萬一得救，勢必離開我所十分喜悅的職業，而去傳揚福音。這件事最初絆跌了我。我自己思想多年煞費苦心致力於職業，豈容作一基督徒而改行傳道？但是最後我得一結論，我應當把這個問題放在神面前。當我開始學法律時，根本沒有想到神，所以我也無權與神講甚麼條件。此後我再不想起這事，直到從樹林禱告回來的時候。

但是現在我既然接受了聖靈的澆灌，就十分願意傳福音，甚至我不願意作其他任何的事。我無心再執行律師業務，我也無意賺錢，我不渴慕屬世的快樂和歡娛。我整個的心向着主耶穌和祂的救恩，世界得失與我毫無關係。據我看來，無何可與靈魂的價值相比。任何工作都不如向將



亡的世界高舉基督那樣甘甜至高。

當日我和不少人談話，相信神的靈在每人心坎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不記得有誰不是立即悔改得救的。傍晚我探望一位朋友，他家住着一個青年，是專門造酒的。這家聽說我已成了基督徒，他們正坐着飲茶，就邀我同茗。這人和他妻子都是教友，但是在座有主婦的妹妹尚未悔改，還有那個青年是個普救論教徒（Universalist）。他是個多言大膽的普救論教徒，魄力不小。我與他們一同用茶，他們要我祝謝。這件事我從未作過，然而我毫不猶豫立刻祝禱。開始不久，這兩位青年的光景顯在我的頭腦裏，使我感慨不已，熱淚橫流，甚至無法繼續禱告。一刻的工夫，圍着桌子的人都寂靜無聲，由我哭泣；然後那位青年站起來匆促離去。他逃回自己房間，關上門，不再看見，直到次晨他出來，表示已經因着信基督得着了榮耀的盼望；他以後多年作福音的使者。

一日之內，全鎮激起，議論紛紛。晚間我看見居民不約而同赴素常會集禱告的地方。我的得救使他們驚奇不置。我也赴會，看見牧師和鎮上重要人物都在那裏。無人起來宣告開會，而房內已經滿座。我也不等別人，自動站起說，現在我知道得救是神所賜的，於是繼續報告一些在我經歷中我所認為重要的部分。主所賜我的話，似乎在人身上有奇妙的力量。牧師、蓋爾先生接着站起公開認罪。他承認自己攔阻了教會復興，打消教會為我禱告的提議。當他聽見我得救的消息，就迅速的說，他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他根本對我沒有信任。他很謙卑的承認一切。他

說畢，就請我領禱。我從未公開禱告過，但是我就照辦，我想在禱告中間得了很大的釋放和啟示。那晚聚會的光景很好，從此每晚有聚會，繼續了好些時候。工作向着各方面開展。

我既然是青年領袖，立刻宣佈青年聚會，他們全體都來參加。我劃出全部時間，為着他們的得救辛勞，主也非常奇妙的祝福了一切的努力。他們很快的連一接二得救，直到只剩一位尚未悔改。

工作超出鎮界，擴展四方。我心滿溢，一週餘既不想睡，又不想吃，簡直好像吃了這世界所不知道的食物，全不感覺需要吃睡。我裏面實在充滿了神的愛，甚至湧溢。這種情形過了些日子，直到我發覺長此以往恐會失常。以後我就比較小心，按時進食，盡量休息。

將近春季，教會內年長者的熱誠逐漸退卻。我有早起獨自在會所禱告的習慣，最後引起了夠多弟兄們的興趣，早晨一同聚集禱告。這個時間非常早，我們在天未亮前聚齊。他們不久就開始鬆弛，因此我早早起身，往各家去喊醒他們。許多時候我繞了幾個圈子，叫那些比較能參加的弟兄們，我們也有很寶貝的禱告。然而赴會的人越過越勉強，這件事使我大受試煉。

某晨我巡行各家呼喊弟兄們，回到會所，發現不過幾個人。蓋爾先生站在門口，當我走近時，忽然神的榮耀照在我四圍，情形非常奇妙。天剛破曉，突然有一個超出形容的光輝射入我的裏面，幾乎把我擊倒。在這光中，我似乎看見萬物一齊讚美敬拜神，獨有人是例外。這光強大非



肉眼所能當。我記得自己低頭垂視眼淚奪眶而流。這是因為人類沒有讚美神。我想從此我有些明白，那在大馬色路上擊倒保羅的光。

我時常花好多時間在禱告上；有時我想正是名符其實的「不住的禱告」。我覺得這是十分有益的，而且也時時禁食禱告。在這些日子，我單獨與神親近，有時走入樹林，有時逕赴會所，總設法獨在一處。

在我基督徒初期的經歷，主教導我許多關於禱告之靈的事。我悔改不久，我從前的房東太太患了重病。她不是基督徒，但她的丈夫是個教友。他是雷特先生的胞兄弟，一晚來辦公室，對我說：「我的妻子活不過今夜了。」這句話如同箭般刺入我的心坎，就有一種負擔臨到，幾乎破碎了我。我不曉得它的性質，只感覺有熱切的心願要為那婦人禱告。這極大負擔，我馬上離開辦公室，前往會所，替她禱告。我不斷掙扎，但是無話可說，只會長歎呻吟。在會所禱告了一些時間，未得釋放。回到辦公室，竟坐立不安，在室內徘徊切禱。重新到會所，經過同樣的掙扎。好久我試着禱告傾倒於主前，但是不知怎的總沒有話可以發表。我只能歎息哭泣，不能用言語表達裏面的意思。又回辦公室，仍舊不得安息，於是第三次回到會所。這時主給我能力，使我暢通。我蒙恩能夠將重擔卸給祂，而且在我心裏得着把握說：這婦人不會死，她決不至於死在她的罪中。再返辦公室，心平氣和。不久也就回家休息。翌晨婦人的丈夫來辦公室，我問起他妻子的光景，他笑着說：「她還活着，而且照各方面來看，今晨比較好些了。」

我回答說：「某某弟兄！她這次疾病不至於死，你可以放心；她決不會死在她的罪中。」我不知甚麼叫我這樣有把握，但是我又似乎非常清楚，以致我毫無疑惑她必復元。果然她恢復健康，而且未久就得着在基督裏的盼望。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弗四15）

一八二四年三月，我既未經正式訓練，就不敢奢望在大城市內工作，或者服事那些栽培有素的會眾。我有意赴新闢地界，利用書院，馬廐和小林傳道。因此最初六個月我接受差遣，往俄奈大郡（Oneida County）工作。我先從伊文思磨坊（Evan's Mills）着手，在一所石造的書院講道。當地百姓覺得非常有興趣，湧來聽我講道。他們稱讚我的講道，多少有些感動，但是在眾人的心裏，尚缺乏普遍的覺悟。

對於這種情形，我真不滿意。有一個晚間，在我講道結束前，我率直告訴他們：我來此的目的，是盼望他們得救。我知道他們很恭維我的講道，但是我並非來此討他們的喜悅，乃來引導他們悔改。他們若棄絕我的主，我焉顧到他們的稱讚。其中的問題，罪非在我，就在他們。這種興趣，對於他們毫無益處。除非他們預備接受福音，否則我不能再浪費我的時間。於是我引用亞伯拉罕僕人的話說：「現在你們若願意以慈愛誠實待我主人，就告訴我；若不然，也告訴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我重復申說這個問題，催逼他們決定路線，我對他們說：「你們承認我所傳的是福音，你們也說你們是通道的。現在你們



肯接受麼？你們有意接受，或定意拒絕？你們必須仔細考量。目前我有權假定你們自認有責任應當立刻作基督徒，因為你們首肯我所傳的是真理。你們不能推卸這個責任，你們預備解決麼？要盡責麼？作你們自認所當作的？要否，懇請明白告訴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反復述說後，我看出他們已經明白我的意思，而且面露驚訝，希奇我這樣挑戰，我再繼續說：「現在我必須知道你們的意念。凡決意作基督徒，願意立刻與神和好的，請站起來。但是相反的，凡立志不作基督徒，且願意給我知，更是給基督知道的，請仍坐着。」他們面面相睹，呆坐不動恰如我所料想的。

我環視了幾分鐘，然後說：「你們已經決定了，也已經採取立場。你們拒絕基督和祂的福音，你們彼此作見證，神也見證你們的不是。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一生忘不了這件事，就是你們曾這樣公開否認救主，並說：『我們不願意這個人作我們的王。』」

當我這樣逼着他們的時候，他們開始面露怒容，全體起立，朝門外走去。他們一動，我就停講。我一停止，他們轉身看我，為何不繼續講，我說：「我為你們悲傷，主若願意，明晚當再向你們講一次。」

他們都走了，只剩下麥執事一人（Dccon-McC-），他跑上來拉着我的手，笑嘻嘻的說：「芬尼弟兄！你擊中要害了。可以放心，他們絕不能安息，若無其事。弟兄們都灰心喪膽，但是我不。我相信你作得恰當，不久我們就要看見效果。」我自然也是這樣看法。我要放他們在一個地

位上，使他們三思以後，恐懼戰兢於他們所作的。然而當夜和次日他們怒氣填胸。麥執事和我當時約定，明日整天禁食禱告，上午分別舉行，下午合在一起。百姓恐嚇我，有人咒詛我。按照預定計劃，麥執事和我一同進入小樹林裏，整個下午迫切祈禱。傍晚主給我們極大的釋放，而且得着得勝的應許。我們二人都覺得有把握，神已經垂聽我們，今晚神的能力必定顯在百姓中間。

聚會的時間將到，我們離開小樹林，往鎮裏去。百姓早已群集會所。未赴的人看見我們走過，就離開店鋪，或丟下球棍把會場擠得滿滿。

我事前並未思想所要傳的信息；實在說來，這件事當時在我身上也很平常。聖靈充滿了我。我深信需要行動之時，我就會知道當說的話。我站起來，沒有依照常例以唱詩開會，立刻對他們說：「你們要論義人說：他必享福樂；因為要吃自己行為所結的果子。惡人有禍了；他必遭災難；因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報應。」（賽三10-11）神的靈大有能力的臨到我，使我的話如同連珠砲彈射擊他們。神的話經過我臨到他們，我能夠看見他們全數被掃蕩。這如同用火和錘粉碎頑石，又如利劍刺入剖開魂與靈。我看明全堂已經感悟極深，許多人甚至抬不起頭來，當晚我並不要求他們有反悔的表示。在全篇信息內，我假定他們已經公然拒絕了主；但是我再指定一次聚集，而後宣佈散會。

當百姓退去之際，我注意到會場的一角，有一位婦人由她的朋友們扶着；我就過去看是怎麼一回事，以為她



必是暈倒了。但是我立即發現她並非昏暈，雖然她不能說話。她面露憂急，十分痛苦。我叮囑婦女們帶她回家，與她一同禱告，看主要作甚麼。她們告訴我，她是紀女士（Miss G-），一位著名宣教師的姊妹，在教會中多年，而且很有地位。她在這種啞口的狀態中，約十六小時之久，然後口開舌展，有新歌賜給了她。她從泥濘深坑被拉上來，得以登足磐石。許多人看見這事，就大大驚怕，在教友中間產生深刻的省察。她宣佈自己完全受欺，八年之久作教友，自認是基督徒，直到昨晚聽道時候，她才看見自己從未認識真神；當神的性格擺列在她面前之時，她的盼望消滅如同飛蛾一般。神的聖潔如同大浪席卷她，一時毀滅了她所寄託着的盼望。

當地有個老人，不只不信，而且嘲笑宗教。他十分生氣這個復興運動。我每天聽見他的嘲笑和褻瀆，我只當無事，他完全拒絕赴會。某晨坐在桌前正大事攻擊，興奮非凡之時，突然跌下中風。立刻請醫生，經過檢查，斷定他不能再活，告訴他如有遺言，趕快說出，免得不及。他僅有餘力和剩時口吃而言：「不可容芬尼在我屍前禱告」。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反抗。

另有一位，名叫「迪」先生（Mr. D-）。他在鎮的一隅開設一間下流的酒肆，那裏乃是反抗復興者的大本營。這個酒吧就是一個褻瀆場所，他自已是最不虔敬無禮的人。他在街道上嘲罵復興，無論何時遇見基督徒，就用勁的咒罵誹謗。有一位新得救的弟兄，住在他的對面，告訴我預備把房屋出售，遷出這個環境，因為每次他出門口，

迪見了他，就跑出來咒詛辱罵，竭力使他傷心。他從未前來參加任何聚會，當然對於真理毫無所知，而且他還藐視全部教會的工作。納許（Father Nash）來到伊文思磨坊，充滿了禱告的能力。他聽我們說起迪先生是個「難辦的案子」，就立刻把迪的名字放在他的祈禱冊內。他留在鎮上只一、二天，就到別地去工作。

不數日，我們正在一所非常擁擠的屋內開會，是誰進來？不就是聲名狼藉的迪麼？他的進來引起會眾的騷動，大家懼怕他是來倒臺的。這種畏懼非常普遍，甚至有人起來溜走。我認識他的臉，就集中我的視線在他身上。不久我就有把握，知道他並非來反對，因為他正在苦惱之中。他坐在椅上流淚，顯出極度不安。時隔未久，他站起，聲音發抖的問我，可否讓他說幾句話。我告訴他可以。他就開始一個心腑俱裂的認罪，是我一生難得聽見的。他的認罪包括他如何對待神、如何對付基督徒、如何反抗復興，並如何反對一切良善。

這件事耙鬆了不少荒蕪的心田，給當時的工作一個強有力的激勵。迪公開承認了主，取消酒吧所有的不虔和狂飲，從那時起直到我離開，幾乎每晚在他的酒吧內舉行禱告。

服事主，要掙着心靈的新樣（羅七6）

四月間，我初次到安推舖（Antwerp），在伊文思磨坊之北的一個鎮市。我在那裏的第三個主日，有一位老人前來問我，可否赴三里外的村子講道，因為他們從未聚過



會。他盼望我早日能去。我就指定明天，即週五，下午五時。次日天氣很熱，我把馬匹留在鎮上，預備步行，好在沿途請人赴會。因為主日太辛苦，未達村子，就已經精疲力盡，坐在道旁，覺得幾乎無法前進，只怪自己未曾騎馬來。

但是到了約定時間，我來到目的地，發現書院坐滿了人，我僅能在敞開的門口得一立足之地。我讀了一首詩，我不能說這是唱歌，看來他們那裏從未有過所謂教會的音樂。然而他們也裝着唱，簡直是自由調，各人喊各人的。我的耳朵訓練有素，我曾教過唱詩，那種可怕的走調使我非常苦惱，起初我想必須離開。最後我用雙手堵住耳朵，但是還不能關住這些聲音。等他們唱完，我就跪在膝蓋上，幾近絕望，開始禱告。主開了天上的窗戶，禱告的靈傾倒下來，我就全心懇求。

禱告過後，我站起來說：「你們起來離開這地方，因為耶和華要毀滅這城。」（創十九14）我告訴他們，亞伯拉罕是誰，羅得又是誰；他們彼此的關係和怎樣因着牛羊群而分手；亞伯拉罕住在山地，羅得到所多瑪谷。所多瑪罪大惡極，神決意毀滅這城。亞伯拉罕禱告神，神答應他，只要找到十個義人就不滅這城。但是城內只有一個義人，即亞伯拉罕的姪兒羅得。當我敘述這些事實之際，我發覺百姓面露怒氣。好些人都未穿外衣，他們互相傳眼，又向我看看，似乎準備就地懲罰我。我看見他們那種怪奇而不可思議的臉色，不曉得我說了甚麼得罪他們。看來，我越講，他們的怒氣越高漲。將近結束，我轉到他們身上

說：「我聽說你們從無宗教集會，因此我有權假定，而且也被逼確定，你們是不虔的百姓。」我越講越有力，使他們感覺這點，我的心滿得幾乎破裂。

我這樣直接的講，不過一刻鐘的光景，有驚人的嚴肅臨到全會眾，他們開始從座位往各方向倒下，喊叫救命。若我兩手持利劍，也決不能如此迅速把他們斬下。不到二分鐘，全體會眾不在膝上，就倒仆在地上。口能說話的，沒有一個不為自己禱告。

我當然只好停止講道，因為他們都自顧不暇，那能注意其他。我看見那請我去的老人坐在屋子中間，用驚奇的目光周圍觀看。我高聲呼喊，使他能夠聽見，同時又指着他說：「你可以禱告麼？」他立刻跪下，高聲禱告，傾心吐意在神面前，但是這樣還不能得着百姓的注意。我盡量放大聲音說話，試試吸引他們的注意；我對他們說：「你們尚未下到陰間，現在讓我指引你們到基督那裏去。」數分鐘之久，我設法把神的福音擺在他們面前，但他們幾無一人注意我。我的心看見這種光景，喜樂滿溢，簡直不能自約。好容易才約束自己，不致高聲呼喊，將榮耀歸與神。

待我足以約束我情感之時，我轉向靠近我的一個青年，他正在為自己禱告。我用手搭在他的肩上，這樣得着了他的注意，於是朝着他耳中傳講耶穌。當我引他注意到基督的十字架之時，他馬上相信，安靜了一、二分鐘，隨後就開始為別人代求。於是我轉到另外一位，採取同樣步驟，得着同樣結果。這樣一個一個的繼續着，直到我必須



離開，赴另一約會。

我請老人留在那裏，負責這個聚會。因着興趣太濃，尋求醫治的靈魂太多，聚會無法結束，就繼續達旦，到了早晨還有人不能過去，乃遷入鄰近私寓，使學校可以上課。下午他們派人來請我，因為他們不能停止聚集。

在我第二次下去時，我得着了他們昨天發怒的解釋。原來這個地方，就是叫「所多瑪」，我竟全無所知；而且當地也只有一個虔誠人，他們都稱他羅得。他就是請我去的老人。百姓以為我故意選這題目，這樣嚴厲的對付他們，因為他們罪惡極大，堪稱「所多瑪」。這真是天工巧合。

我說過多次，在這些復興中，禱告的靈是個非常顯著的現象。新蒙恩的人在祈禱上大有負擔，竟成極普通的事；有時他們裏面的負擔重到不能不晝夜禱告，為着四圍的靈魂代求，直到精疲力竭。聖靈的負擔在基督徒的心坎上，他們身上背着救靈魂的重任。他們為人莊嚴，言語行動十分謹慎。無論在何處相遇，他們以跪下禱告來代替談笑，這成了一種風氣，流行在基督徒中間。

不只禱告聚會的人數大大增加，聚會的空氣十分嚴肅，私下的禱告也極有力量。基督徒更多禱告，許多人在私禱上花上好些鐘點。他們兩人或兩人以上抓住這個應許：「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而為着專一的人禱告。你要驚奇他們的禱告所生的效力。禱告的答應這樣顯著的增加，使人無法否認神每日逐時垂聽禱告。

若有威脅神工作的事情發生，若有毒根長出來的現象，或者有造成狂妄紛亂的趨向，基督徒立即警備，同心禱告，求神統治萬事。神垂允禱告，除去攔阻的方式和程度，使人驚訝不止。

至於我自己的經歷，我能說：除非我有禱告的靈，不然我就不能作甚麼。即便一天，甚至一時我失落了恩惠和懇求的靈，我就發覺自己講道毫無能力和功效，也不能藉着談話引人歸主。

在我的經歷中有一段事實，為着神的榮耀，我不敢抹煞不題。當我在蓋爾先生處（蓋爾先生卜居在西部一個農場上）之時，我幾乎不住的傳道和禱告。我私下禱告，慣常出聲祈求；為着方便起見，在草堆上鋪了一件牛皮袍子，在那裏禱告可以避免打擾別人。當我不出外探望或登臺講道之時，就多用時間在神面前私禱。蓋爾先生有幾次勸告我，要小心！否則會用力過度而失去健康。但是禱告的靈在我身上，我不願意拒絕祂，反倒給祂全權，讓我的體力隨着我的魂傾倒在神面前。這是十一月，天氣漸漸寒冷。蓋爾先生和我坐着馬車出去探望。回家後，我沒有進屋，爬上草堆，在神面前傾吐裏面的負擔。我繼續禱告，直到負擔卸下。這時我已經力竭，就倒下睡着。此後我第一件曉得的事，即蓋爾先生爬上草堆，問我：「芬尼弟兄！你還活着麼？」我醒起，一時不懂為何在草堆上，也不知在那裏過了多久。但是有一點我是曉得的，我的裏面平穩，我的信心堅定。我滿心知道這個工作必定前進。



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林前十六9）

在羅馬鎮（Rome）的復興中，神顯出祂公義的威嚴來。某主日，我們剛下講台，預備走出會所之時，有人急忙奔來，請求我們立赴某地，因為有一人突然倒下死去。我正和人談話，因此紀賴特先生（Mr. Gillet）獨自先往。不久他回來，報告經過。有三個人反抗這個工作，當天他們聚首整日狂飲、譏刺。但是其中一人突然仆倒長逝。紀先生抵達後，聽見情形，就說：「看哪！這人毫無疑問是被神擊打，送入陰間。」他的同伴啞口無言，他們不能說甚麼，因為事實昭着，他們的惡行招致了神的忿怒。

工作進展之際，幾乎全鎮人民都被吸收。在二十天之內，悔改得救的人有五百之多。赫先生（H-）是當地的名人，有財有智，但是他屬於懷疑派。當我首日在羅馬鎮主日講道之時，他也來參加；他很驚奇我所講的，決意不再赴會。他回去告訴家人說：「那人發狂，若他點着全鎮，我全不驚愕。」有二週之久，他避不赴會。然而神的工作越加顯明，使他漸漸除去他的懷疑。他是烏地加（Utica）一家銀行的董事長，每週都去開董事會。某次董事之一，開始嘲笑在羅馬鎮所發生的事，說他們全都發瘋了。赫先生就回答說：「諸位可以隨意批評，但是羅馬鎮所有的情形的確超奇。人力口才決不能造成我們所看見的，我實在不曉得，你們說它不久就會消沉。無疑的現有的情緒必定漸退，否則百姓擔當不了。但是諸位，你們無法解說這些情緒，除非承認有神力在內。」

赫先生二週未來聚會，我們數人於某日下午聚集專一

為他禱告。主賜給我們極大的信心，我們都覺得主在他心裏作工。那晚他果然到會。會後他從容的走到台前，宣告自己已經歸向神了。他的樣子謙卑而悔改，使我相信他完全投靠了基督。

鎮和四鄉充滿了屬靈的空氣，沒有人走進鎮內不恐懼戰兢，感覺神在這裏。我舉一例說明之。本郡的郡守住烏地加，但是法院分設羅馬鎮和烏地加二地，因此郡守畢君（B-）常來羅馬鎮。他聽到鎮內的事，就和別人一同嗤笑。某日他因公來鎮，慶幸趁此可以實地考察。他駕着馬橇，心中全無所思，直到越過一道運河，大約離鎮一里之地。有一個新奇的感覺臨到他，恐怖的程度極深，甚至無法解脫。他覺得神充塞於大氣。越近市鎮，感覺越深。他停在傅君（F-）開設的旅店門口，傅君出來照料馬匹。他看見傅君亦有同感，似乎不敢說話。進了旅店，找到約會的人，發現他們都在大感悟之下，簡直無法辦事。在短短時間內，他數度突然離桌，走近窗前，向外遠眺，盼望轉移注意，免得落淚。他觀察到別人都有相同的感覺。他從未意想到這種恐怖、這種嚴肅，和這種情景。他快快結束公事，趕回烏地加，再也不敢輕言了，過了數週，他也蒙了神的拯救。

離烏地加鎮不遠，有一所棉織廠，位於紐約磨坊以北，是魏君（W-）開設，他尚未得救，但為人品德極高。當時我的胞弟任該廠總管理。我受邀赴該地傳道，晚間在村中書院開會，聽眾擁擠。我看出神的話語在百姓身上發生極大作用，在那些青年廠工中間尤其顯著。次日早餐



後，我赴工廠參觀，察覺紡織工人情緒動搖。經過某一部門之時，有許多女工在那裏織布。我發現有二個女工看着我，互相竊談，縱然嘻笑，顯示不安。我慢慢的走近她們。她們看見我走近，越露緊張。其中之一正在接結一根斷線，她雙手震顫無法工作。我再走前，參觀機器，看見這個女工更加激動，不能繼續作工。我走到她跟前八、九呎之地，嚴肅的注視她。她看見我在注意她，就完全軟化，坐在地上流淚不止。這種光景如同炸藥一般，立刻炸遍全室，不到數分鐘幾乎全堂哭泣落淚，這個感覺很快蔓佈全廠。廠主魏君也在場，看到這種情形，就對總管理說：「停工！讓人聽道，因為我們的靈魂得救比這個工廠開動要緊得多。」於是大門立刻關閉，全廠停工。但是我們可在何處聚集呢？總管理建議在精紡間開會，因為該處最大。我們就都聚集那裏，我難得看見這樣充滿能力的聚會。該樓極其寬敞，然而從頂閣至地窖都擠滿了人。復興的能力超乎尋常，未及數日廠工幾乎全部得救。

一八三〇年，我們來到羅蔡斯德（Rochester），不久就有幾個人非常顯著的得救。該城著名律師之妻就是最先蒙恩之一。她是個高貴的婦人，滿腹經綸，影響力極大。我首次看見她，是由她的朋友帶她來介紹給我。這位朋友是個基督徒，發覺她裏面有掙扎，因此勸她來見我。梅夫人（Mrs. M-）從前是個愛世界喜交際的婦女，她後來告訴我，當我初來此地之時，她非常煩惱，惟恐帶進復興，大大打擊她冬季娛樂的計劃。與她談話之下，我發覺主的靈果然嚴厲的對付她，她罪的感覺十分沉重。我催促她為

着基督棄絕罪惡、世界和自己。我看見她豪氣逼人，傲視自高，這是她頂顯著的性格。談話結束後，我們跪下禱告；我心裏滿了她的高昂，那節聖經就引了進來：「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我在禱告中反復申說這點，幾乎立刻聽見梅夫人也背誦這節經句。她被這句話所抓住，神的靈用此摸着她的心；我就一直禱告，求神將她轉變成小孩子。

我覺得主已垂聽所求。她的心破碎，她的天真顯露；待我們起立時，她的確是個小孩子。我禱告完了睜開眼睛，看見她仰着臉，熱淚直淌，禱告的姿勢活像一個小孩。她起立後，心中平安了，滿了快樂的信心。從那時開始，她大膽見證她所信的，熱心領友人歸主。

在蒙恩的人中間，我不能遺漏裴君（Mr. P-）的悔改經過。他是當地的名人，經售書籍文具。他並非無神派，卻是不信派，不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他博覽群書、思想敏捷、意志堅強、性情固執。他在外面上彬彬有禮，很有道德。某晨他來我房間說：「芬尼先生！此地發生極大的宗教運動，但我是個懷疑論者，可否請你證明聖經是真的。」主賜我智慧，立刻識別他的動機，因而決定對策；我就問他說：「你相信神的存在麼？」他說：「哦！當然相信，我並非無神論者。」「那麼，你相信像你這樣對待神是合理的麼？你是否尊重祂的權柄？你是否敬愛祂？你曾否竭力討祂喜悅？你豈不承認，你應當敬愛祂、敬拜祂，而且照着你所有的最高亮光順服祂？」他回答說：「是的，我全都承認。」於是我問說：「但是你都



作了沒有？」他說：「當然沒有，我不能說有。」我就再回答說：「既是這樣，我何用給你更多的指示和更高的亮光？你根本沒有盡你的本分，並順服你所已有的亮光。若你決意活出所信，依照你所有最好的亮光順服神，若你立志悔改你過去的疏忽，此後餘生按照你所曉得的竭力討神喜悅，我就證明給你看，聖經從神而來。在你決定以前我何必告訴你！」我說話時並未坐下，也未請他坐，他回答說：「我覺得這個很公道，」於是離去。

我不再聽見他，直到次晨。我起身未久，他又來我房間，一進門就拍手說：「芬尼先生！神行了一件神蹟！我離開你房間後，就下到店鋪，一路思念你所說的話。我決意悔改已往的錯誤，今後跟隨我所有最高的亮光而活。心意一定，馬上情感衝動，不能自抑，跌倒地上。設無友人在旁，恐會就此永別。」從該時起他成了一個熱心禱告的基督徒。

這個復興大大影響了該城道德的局面。這是個新興之城，事業發達，罪惡眾多。城內居民的知識非常高，而且富有進取。當復興掃蕩之時，最有勢力的人，不論男女大都悔改得救。城內秩序之好，道德之高，足以驚人。

多年後我和一位當時得救的律師談話，他在蒙恩不久，就昇任該城地方法院推事。他監督控訴罪犯的工作，因此很熟悉該城過去的犯罪歷史。說到復興，他說：「我查考刑庭的記錄，找到一個驚人事實，就是在大復興後本城人數雖增加三倍，犯罪卻僅及過去的三分之一。這是復興的奇妙影響力。」

那時羅城工作開展廣大，引起紐約全州，新英格蘭，甚至美國許多地方的注意。這種名聲在聖靈的手中變成有力的工具，使全國各地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復興。事隔多年，畢奇博士（Dr. Beecher）論到這個復興的效果時說：「那是神最大的工作，是世界在極短時間所發生的最大復興。根據報告，有十萬人加入教會。這是教會歷史上空前的復興。」他所說的，是指一年以內所收的果效。

求祢在這年間復興祢的作為（哈三2）

將近十年我作佈道工作，難得有數日或數週的休息，因此感覺身體非常疲倦。有些熱心的弟兄從紐約市寫信給我，建議在城內頂不敬虔之區租用一所戲院作教會之用。經過禱告考慮以後，我決定答應這個呼召，最少在紐約工作一時。一八三二年四月我離波士頓（Boston），同月開始在察頓街（Chathan Street）戲院內工作。主的靈立刻傾倒下來，我們在那年春夏兩季蒙了廣大的復興。

我們每週舉行一、二次佈道聚會，有時二次以上，發現每週都有相當數目的人悔改得救。教會充滿了祈禱和工作的人員。他們非常融洽，對於領人歸主也很有訓練。他們會去到大路和籬笆那裏，把人帶來聽福音。男女都擔任這項工作。當我們有特別聚會的時候，就把通知印好，由教會的弟兄姊妹逐家分發。這樣分發通知，加上口頭邀請，就會在任何晚上將會所坐滿。

我指示弟兄姊妹分散坐在人群中間，眼睛睜開，注意何人在講道時深受感動，如是能行，就在會後留住他，



與他談話和禱告。他們都能忠心遵行，因着相信，毫無畏縮，與受感的人接談。這樣使許多人得蒙拯救。他們會邀請罪人進入小房間，在那裏我們可以與他們談話禱告，因而收聚每次講道的果子。

至一八三四年正月，為着健康的緣故，我必須出洋遠遊。我出外將近六個月。在回家的航程中，我的心十分關懷復興的事。我深怕復興會漸漸消逝。我戰兢人的反抗會使聖靈擔憂。照我看來，我的殘軀幾近不支，即將倒塌；而我又不知有何別人可以作這工作。這種觀念使我大受攪擾。甚至有一日我完全不能安息。我的魂經歷極大的苦痛。我差不多整天在房內禱告，或者在甲板上徘徊，裏面實在苦惱。事實上我覺得我被裏面的負擔壓碎了。船上我找不到甚麼人，叫我可以敞開我的心思，或吐露一句話。

祈禱的靈臨到我，雖然過去我時常有這種經歷，但是這次的程度和時間是空前的。我懇求神繼續祂的工作，為自己預備需用的器皿。這是在七月上旬一個冗長的夏日。經過了整天說不出來的掙扎和痛苦，正當傍晚之時，我的心得了釋放。聖靈引導我相信一切都有安排，而且神繼續要我工作；我可以安心，主必使祂的工作進展，並給我力量負擔我的一分。但是主究竟要怎樣安排，當時我毫無線索。

抵達紐約市，我發覺群眾的情緒為了黑奴的問題十分緊張。我們所創辦的報紙《紐約佈道雜誌》（*New York Evangelist*）的主筆黎偉先生（Mr. Leavitt）前來訪我說：「芬尼弟兄！我毀損了《佈道雜誌》。我沒有聽從你的勸

告，謹慎行事。我所發表關於黑奴的意見，超出了群眾的見解和感覺，以致訂閱本報的人迅速削減；除非你能設法挽回民眾的好感，否則我們到正月初就得停刊。」我告訴他，我的體力如此不濟，使我懷疑能作甚麼，但是我願意專一為這件事禱告。他建議說，若我能發表連續性的復興文章，當能立刻恢復報紙的威信。經過一、二日的考慮以後，我提議由我繼續傳關於復興的信息，而由他來筆記公佈。整個冬季，每週一次我傳復興的信息。黎偉先生不曉得速記，因此遺漏甚多，內容殘缺不全。我每次要講一點三刻鐘以上，而他所記的只夠讀三十分鐘左右。這些信息編彙成冊，題名《芬尼復興講壇》（*Finney's Lectures on Revivals*）。書一經刊出，很快就銷售一萬二千本。為着基督的榮耀，我在這裏要說，這書在英法都有再版，並翻譯成威爾斯文、法文、和德文。在英語世界和歐洲流傳極廣。這些復興信息，縱記得十分簡單，卻被神使用，在許多地方促進復興。

但是這個並非人的智慧。讀者或能記得，在海中長日痛苦和祈禱後，神應許要推廣復興工作，而且祂若願意，也要用我促進這事。我深深覺得我的禱告已蒙應允，我認為一切所成就的，都是那日禱告的答應。祈禱的靈臨到我，這完全是神的恩典。縱我全無功德，反倒十分污穢，這恩還是臨到。祂催逼我禱告，直到通達。因着基督耶穌無限豐富的恩典，我得以多年見到當日與神摔跤的結果。神垂聽了那日的掙扎，繼續賜給我懇求的靈。

我回紐約不久，即開始在新建的百老匯會所



(Broadway Tabernacle) 工作。有好些青年盼望跟我學習。我的事情繁忙，實在無法兼顧，但是弟兄們建築會所之時，竟胸有成竹，預備了一間講室。就在這時候，有些朋友在奧勃林 (Oberlin) 組織一所大學，邀我去擔任神學教授之職。我一時不容易離開紐約的工作，同時我決不願意奧勃林影響我復興的使命。最後在冬季留紐約夏季赴奧勃林的安排之下，我於一八三五年夏季攜眷赴奧。

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來四 10）

一八四三年秋季，我重赴波士頓工作。就在冬季，主給我一個徹底的更新，祂的靈新鮮的充滿了我。那時我的心特別關念到個人聖潔的問題，連帶也注意到教會光景如何在神面前缺少能力，在社會中間缺乏見證。我更多禱告。晚間聚會完畢後，儘早休息，但是次晨四時起身，因我不能再安睡，立刻赴書房，專心祈禱。我的心十分沉重，禱告非常懇切，時常從四時一直禱告到打鐘吃早餐，即八時才止。在白天我竭力抽出時間來查考聖經。整個冬季，甚麼都不讀，只讀聖經；聖經有許多地方似是新書一般。主再一次帶領我從創世記讀到啟示錄。祂指示我事情的連貫、應許、警告、預言、和應驗如何串通；真的聖經對於我光燄熾熾，神的話似乎充滿了神的生命，生氣活潑。

這樣祈禱，由數週達數月，某晨正在禱告之際，一個思想臨到我：若這些屬神的教訓只在我的感覺裏起作用，而我的意志卻未被貫徹，則若何？這些從讀經得來的啟

示，是否可能單影響我的情感，而我的心卻未真真降服？於是我記起一些經節，如同「所以耶和華向他們說的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這裏一點，那裏一點，以致他們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並陷入網羅，被纏住。」當那自欺的思想初初臨到我的時候，我似被毒蛇刺螫，造成一種不可言狀的疼痛。那些類似的經節一時大大增劇我的憂困。然而不久我就能夠安息在神那完備的旨意上。我對主說，若祂認為美善，是祂的尊榮要我受欺騙下陰間，我願意接受祂的旨意，並且對祂說：「照祢的美意，隨意待我可也。」

正在這件事情發生以前，我經過一陣大掙扎，要把自己更深的奉獻給神，超過我已往所見所為的。過去我時常將我的家庭放在神的祭壇上，聽憑主的安排。但是在這個時期，我為着奉獻我的妻子，順服神的旨意，竟然發生劇烈掙扎。她的身體非常軟弱，看來不久人世。我從未看得那樣清楚，把她和一切放在祭壇上，究含何意。數小時我跪在膝蓋上掙扎，預備把她無限的交給神的旨意，但是我發現自己不能這樣作。我受驚發呆，渾身流汗，痛苦非凡。我一直掙扎和禱告，直到力竭聲嘶，而還是不能把她完全交給神的旨意，聽憑祂的安排。

這件事非常攪擾我。我寫信給妻子，告訴她我如何掙扎，怎樣不安，因為不願意把她毫無保留的交託神的美旨。這個發生在我受試探以前，因我現今已看出這是試探；那些經節騷擾了我的心思，帶來一時的苦毒，如同死的苦疼，使我自以為神的教訓可能只影響我的感覺，而



我的宗教不過是屬情感的。但是我已說過，經過數分鐘的沮喪和苦毒後，我能更深的倚靠神那永遠可稱頌全備的旨意。那時我對主說，我深信祂，甘心情願將自己，妻子和家庭交給祂，一切聽憑祂的美意。

從此我對於奉獻給神的意義，有了更深的看見。我長久跪在膝上，反復思量這事，而且把一切交託神旨，不論教會的利益，工作的進展，罪人的悔改，甚至自己的得救或沉淪，都聽憑主旨。真的，我能回憶自己全心全意對主說，祂可以按照祂的美意隨便待我和屬我的；我對於祂的良善有十分的信任，相信祂決不會同意我所能反對的事。我覺得有一種聖潔的膽量，告訴祂可以隨意待我，因為祂必定不會作任何非至善至美的事，我就有最好的立場來接受祂任何的對待。有生以來，我未曾這樣更深完全安息在神的旨意裏。

使我感覺希奇的是這個，我無法倚靠我從前的指望，我也不能新鮮的回憶往日的交通和把握。我可以說放棄了我的指望，一切都紮在一個新的根基上。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再倚靠任何過去的經歷。

這是在清早發生的事，那日整天我的靈、魂、身體都在一種完全安息的狀態中。有一個問題時常臨到我：「你仍舊奉獻麼？仍舊住在神的旨意裏麼？」我毫無躊躇的答說：「是的，我決不收回任何奉獻。我沒有理由可以收回，因為我的諾言是理所當然的。我沒有收回的理由，我也不要收回。」整天我的心思裏全無懼怕，情緒上也毫無波動。沒有甚麼攪擾我。我既不昂然，也不沮喪；既無快

樂，又無憂愁。我向神的信任是絕對的，我接受祂的旨意是完全的，我的心思平靜如同諸天。

傍晚來了一個問題：「若神遣配我下陰間，當如之何？」「當然，我無反對。」接着來了第二個問題：「祂能遣配一個像你這樣接受祂旨意的人下陰間麼？」馬上我的心裏答說：「不！這是不可能的。若我接受神那全備的旨意，陰間對我不成陰間。」於是喜樂勃然興起，不斷漲溢，連綿數週數月數年之久。多年來，我的心裏喜樂滿溢，使我無法為任何事情掛慮煩惱。過去那些熱切長久的禱告，現在合流注入「願祢的旨意成就」裏面。我所有的願望，似乎全部得償。歸主為聖，好像刻在我的心思裏。我有堅強的信心，相信神必定成全祂一切美旨，因此我就不能為着任何事情擔憂。從前長久掙扎禱告，心裏滿了焦急，現在已成往事；好久我進到神前，與祂交通，跪在雙膝上，無心求討甚麼，只求說願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所有的禱告都溶合在這裏。我時常發覺自己在神的面光中喜笑，而且說我甚麼都不要。我十分有把握，祂必定成就祂所有的美意，因此我的魂得着了完全的滿足。

在這時期，我似乎已經嫁給基督，此情此景超出我過去的想像。雅歌的話語變成我天然的言辭。我想自己能夠曉得當時雅歌作者寫詩的靈，而且我推斷這首詩是他墮落恢復後所寫的。我不只有當初之愛的新鮮，並且愛上加愛。主誠然提拔了我，叫我的經歷超出已往所有。祂指示我許多關於聖經，基督的關係，能力和心願的事，使我時



常自言自語：「我從未想到這些事是真實的。」這樣我開始領會經上所說：「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祂在當時所指教我的，無限的超過我所求所想。我簡直無法測量祂恩典的長闊高深。

那時這節聖經：「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對我別具豐富意義，使我驚訝何以早未瞭解。我發覺自己呼喊著：「奇妙！奇妙！奇妙！」我能夠曉得何以先知說：「祂名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冬之餘日我不斷向百姓傳揚在基督裏的豐滿，但是我發現所傳的超出眾人的悟性，他們不能領會。當然也有相當數目的人，他們是曉得的，因而生命中大得祝福，有了空前的長進。

冬季的復興漸退，我的心思反倒更加平穩，我更清楚明白我作基督徒的各步經歷，承認自始至終都是神所作的。從此我不再有往日常有的大掙扎和長期苦求。在禱告得答應的經歷上，與前截然不同。我能夠更平靜的進到神面前，因為我有更完全的信任。祂使我能以安息在祂裏面，十分願意一切的事按照祂全備的旨意成就。

此後我覺得有一種屬靈的自由和輕快。我以神為樂，我的信心穩定，我的愛心滿溢。我過去雖然也經歷這些，但是它們是斷斷續續的，不像現在的永遠。我的捆綁似乎完全脫掉，從此我在愛我的父親跟前有了孩兒的自由。在我裏面我能這樣找到神，使我能夠安息在祂上面，非常平靜，放心在祂的手裏，安居在祂的旨意裏，無掛無慮。

我說這些經歷是慣常的，但我不能說未間斷過，因為

在一八六〇年在我病痛時，曾一度靈裏下沉，十分羞慚。但是主救了我，使我重新進入平穩裏面。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四18）

《芬尼的自傳》記到一八六八年正月間。他繼續在奧勃林工作，直到一八七五年七月他逝世的前幾天還向學生講道。雖則經過長期辛苦的操勞，年歲的重擔在他身上似乎相當輕省。他直立不屈，如同少年一般，他所特有的敏捷思想、活潑想像、和豐富情感，都得保持到底。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的生命和品格飽滿豐裕。他的公開活動雖然大大減少，但是他那安祥的生活卻給人群帶來祝福。

他旅世的最後一日，是個靜恬的主日。他與家人歡聚天倫之樂，傍晚赴附近禮拜堂聽音樂。就寢後，睡到夜半，胸間感覺奇痛，似乎是心臟出事。經過數小時的疼痛，天光放明，他就離世長眠。時在一八七五年八月十六日，享壽八十三歲少二週。

拾珍附介：芬尼及有關著作

《願祢裂天而降》上、中、下（橄欖）

《真聖徒》（橄欖）

《復興之火》（學園傳道會）

《聖徒小傳》卷二（拾珍）

《芬尼傳》（以琳）



達秘

(John Nelson Darby, 1800-1882)



縱有百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到達秘生活和工作的屬靈影響，但是很少人真真認識這位被神大用的僕人。有人稱他為「末世的特土良」（The Tertullian of these last days），因為他一生參加了無數的辯論。我們知道特土良是第二世紀後半葉的人，與里昂主教、愛任紐（Irenaus, Bishop of Lyons）同時，是位著名的辯論者。然而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察，因為他許多辯證的著作雖然似乎證實這種看法，但是爭辯並非他的特長。

依照人類的歷史，每個運動都有一個領袖，這是一件不辯自明的事情。時候到了，那人就會出現。照樣

在十九世紀初葉，當這屬靈的運動開始之時，神所要用的器皿也應時而生。這個運動通常被指稱「弟兄運動」（Brethren），時常被誤稱「普茨茅斯弟兄運動」（Plymouth Brethren）。經過半世紀以上的不斷辛勞，達秘殷勤的教導而且付諸實行，堅持處在當前宗教的紛亂之下，基督身體的每一肢體仍有責任和權利，竭力用和平彼此聯絡，保守聖靈的合一（弗四3）。

他對於教會，就是基督身體的看法，既高貴又榮耀，與當時許多在基督教裏居高位之人的觀念大大不同，但是這種看法在屬靈人中間卻得着了共鳴。他主張說：「教會是個謙卑屬天的身體，在地上並無任何地位，如同原初的情形一般，受苦如同她的元首受苦，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她是在地上一個不屬地之天上事的見證人。」

當時在英語國家的社會和宗教情形非常黑暗，雖有一絲復興佈道的光線，但是黑暗情形並未解除。有人題起當時的牧師，這樣說：「他們並不小心中時分生命的糧給他們的羊群吃，所傳的道至多不過是一種屬肉體麻木靈魂的倫理。他們以人的靈魂當作買賣，接受牧師的俸祿，卻一年只見教區內百姓的臉面一次。」另有人說到一個典型的牧師：「他實在沒有極其至高的目的，也無神學的熱誠。若你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話，我只得承認他並不關心教區居民的靈魂，反倒覺得和他們談論是浪費時間。若他喜歡講神學的話，他或者要說，宗教在人心思裏所能產生的惟一健全效果，就是給他們一種朦朧有力的情緒，使他們在



家庭和鄰舍之間，充滿了一種聖潔的影響。他以為受洗的習慣，比較受洗的道理更加重要。農民從禮拜堂所得的宗教益處，與清楚明白講章和祈禱文很少有連帶的關係。很明顯的，牧師並非當時所稱的熱心人。他既不辛苦，又不捨己，也不多多行善。」又有一位著名的作者說：「無可疑問的，禮拜堂和禮拜，都帶着一種冰冷的漠然空氣。」

就是在不從國教的團體中間，當時的光景也充滿了冷酷的排外態度，幾乎等於法利賽派。他們的盼望竟然寄託於政治的改革上。整個的基督教看來都在打盹睡覺。

如同在復造的時候，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現在在各宗派裏面信徒的心被打動，起來查考聖經。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當人這樣查考聖經的時候，天上的亮光就照入他們的心思，於是就有人起來跟從。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五14）

一八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達秘·約翰（John Nelson Darby）生於威斯敏斯德，他父親的倫敦寓所內。他是達秘約翰的幼子。當他才五歲的時候，母親離世，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在這孩子的心裏。他心中懷念先慈的情形，有時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在他五十歲之時，他寫到他的母親，這樣說：「我想我時常注視先慈的遺容。在我幼稚之日，她如何照顧我，只有母親才有這種照顧。我只能記得一個不完全的面貌，因為我早年就失去了她；但是她那雙溫柔的眼睛看着我，她以我為她心中的寶貝。她勝過我、得着了，我，雖然當時我所知有限。在我不懂何為信任

以前，她得着了我的信任。因此我學習了愛，因為我覺得自己是蒙愛的，我成了愛的對象，那愛也以服事我為喜樂。我一切所學習，而且珍藏在我心裏，變成我人格一部分的，都與掛在我眼前的慈容攸戚相關。這就是我先母的素描。她雖然早已不在，我卻能在心中回憶着她。」

他早年的教育，受於威斯敏斯德學校，然而那些年日非常平淡，也無甚麼光榮的預兆。一八一五年全家遷居愛爾蘭古堡，年輕的達秘首次足抵該地。他就進入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學院攻讀，那裏的和諧空氣立刻使他整個的人得着釋放。他的進步非常驚人，十九歲就得着學位，而且名列前茅。加上三年專攻法律，於一八二二年他得着資格作愛爾蘭律師公會的會員，但是他並未執行律師業務。就在於此，他未來的工作開始顯明。

自從十八歲，他就注意到屬靈的事。現在既然已經得救，心中的天良就開始對於律師業務發生異議。過了一年，他完全放棄了操律師業務的思想。這件事使他父親非常懊惱，也使許多朋友十分失望。恐怕最失望的人，便是後來在愛爾蘭最高法院院長的姐夫，因為他不只盼望達秘升到法律界最高的地位，還希望達秘用他敏銳而善於歸納的天才，來整理法律上的紛亂。

要明白這個聰明、才智，而且在法律界裏很有關係，滿有前途的青年，如何拋棄他的地位，我們必須回溯他生命史中一段七年的經歷。他很少題起這件事，但是有一次，當他和開雷（William Kelly）談到深切屬靈的經歷時，他說有七年之久他實在活在詩篇八十八篇中，他惟一



的光線就在開首的一句話：「耶和華拯救我的神阿。」只有少數神所特選的僕人，神給他們經過這種極重的試煉。但是這個初期經歷的深度和真實，很明顯的加給他見證上的重量和穩健。摩西在曠野四十年之久，保羅在亞拉伯三年，巴斯德（Richard Baxter）在清教徒的英國有七年。他們都見證一個事實，就是那位揀選呼召人去作特別工作的，也用特別的方法訓練祂的僕人們去應付他們一生的工作。

培斯德的經歷引起人想到達秘七年的裏面掙扎（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二五年），一個比較或者是有益的。在培斯德的傳記裏面，有一段這樣的記載：「在於一個天生敏感而且善於評判的人，加上一個好懷疑不隨便的頭腦，信心並非一件易事。培斯德對於自己十分誠實，極少有人能夠如此。便利方便或者別人的勸誘，都不能使他蔽目不見基督教裏的錯綜和恬淡。他勇敢的面迎這些問題，掙扎肉搏，直到他的悟性完全滿意，最少不再反抗。當然我們看見他時常在極大的迷惑中。在他的著作中，他不只一次題起有個時候他幾乎沉溺在不信中。他說：這種情形繼續七年之久：這些年日對於他必定是極痛苦的日子……『當信心恢復之時，無一部分的信仰顯為微小，人顯為無有，世界顯如影兒，神是一切……然而我每天的禱告，還是求神加增我的信心。』」

在達秘的經歷裏，那一線的光輝，照亮了他七年的黑夜，最後引導他進入光天化日之下。他被帶到與神和好的知識裏，他的心中充滿了神救恩的喜樂。他聽見了呼召，

他看見了那隻招呼他的手。不像福音書上的那個青年財主，犯了嚴重的錯誤，拒絕了呼召，憂憂愁愁的走了；達秘也是一個青年，而且很有地位，但他用輕快的心情捨棄了一切，起來要認識主，願意出任何代價來跟隨主。

他歡然拋棄律師的業務，現在盼望找到一條道路，能夠事奉神。他在一八二五年申請加入愛爾蘭教會的執事班（Deacon Order），立刻得着了准許。在他基督徒的道路上，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尚有許多的功課要學習。他後來回憶的時候，能夠像亞伯拉罕的僕人一樣說：「至於我，耶和華在路上引領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裏。」（創二十四27）

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弗五13）

達秘被派到威克諾州（County Wicklow）的山區，即加拉蘭（Calary）教區作副牧師。那是一個大而散開的教區，他覺得和他非常相合。他安心的住在一所建在沼地上的農民屋內，全心執行各種牧師職務。因着他忠懇的履行職務，嚴格的執行教規，他很快就得着了貧寒百姓的歡心。他同情百姓的遭遇，體貼他們的軟弱。他把禮拜堂的財產捐作開辦學校和慈善事業之用。在他一年副牧師的任內，整個教區都得着他良好的影響。他不是一個僱工，也不是一個官吏，而是一個赤忠事奉神的人。幾乎每晚他都在農民的家裏教訓他們，他的足跡走遍整個散漫的教區，難得有一夜他在十二時以前回到自己的茅廬。

若非神帶領他的道路，決定他的命運，他很可能長



久安心的居住在山野農民中間。但是神在那裏造就祂的器皿，準備作更大更廣的工。隔了十五個月，這個旨意才開始顯明出來。

一年的任期迅速的過去，充滿了各種活動和工作。達秘現在進城預備從大主教接受牧師的職分，使他有資格可以執行牧師的全部任務。

然而從他被封立受職之日開始，他就關懷到國教的地位問題，雖則那時因為忙於責任，又特別努力於當時所謂「國內佈道」的工作，這些攪動的思想局部被窒息在內。

如同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一般，達秘時常騎馬巡視他的教區。在某次旅途中，他的坐騎受驚、旋轉，把他劇烈的擲在一扇門板上，使他身體受到嚴重的損傷。這樣他必須往都柏林就醫。在那裏他逗留了一個時期，在長期休養時，關於國教和他自己牧師的地位問題，又重新強有力的回到他的頭腦中。被迫閒居家內，他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徹底查考這些問題。

這就是他所說的話：「在我孤獨之時，矛盾的思想加增；但是經過裏面的熟思，聖經的話語完全得着了優勢。我一直承認這是神的話語。仔細閱讀使徒行傳，給了我一幅原初教會的實際圖畫；使我深深覺得那裏的情形和教會今日的實在光景大不相同，縱她仍舊是神所愛的。」

身體漸漸恢復，他可以用拐杖行走，在城裏結識了幾個有同樣心思的青年人。他的裏面已經與國教斷了關係，但是外面尚無行動。有人問他為何離開英國教會，他的回答友善並堅決。這就是他所說的：「在聖經裏我找不

到一個東西叫作『國教』。英國教會是否就是神在英國的教會？我說她的憲章是屬世的，因着她的期望寄託在憲章中，她的誇耀不是聖徒，乃是人民。凡說英國教會是聖徒的聚合的，這人不是怪人，就是蠻勇。根據她的規則，凡是教區居民都得參加國教。雖然國教內的儀式和祭司制度是屬於死亡的，但是並非這些驅我離開她。我離開的原因是我尋找基督的身體（國教裏面沒有基督的身體，或者甚至在整個教區內並無一個得救的人）；同時因為我相信聖靈指派的職事。若保羅來到，他不能傳道，因為他從未封立；但是一個受封的惡人，因着有這銜頭，就得被證為牧師；真真基督的僕人反倒不被承認。這種制度和我在聖經裏所找到的截然不同。」

在光明中行（約壹一7）

一八二七年，達秘在都柏林城裏遇見幾位青年，和他一樣對於他們教會的關係發生嚴重的考慮。他們的難處大多是起因於當時國教，和非國教團體的生硬宗派思想。當大夢初醒的青年牧師來到都柏林之時，他最少找到四位這樣的朋友，預備採取當時所認為極勇敢的步驟。經過謹慎的考慮，和默想新約聖經，他們發覺在國教或者任何非國教的團體，都找不到神教會的具體表現。要參加那些非國教的團體，必須口吐他們特別的「示播列」（士十二6），同時，他們的憲章實在從無一刻考慮到在地上基督身體的偉大，並聖潔的性質。

他們所採取的勇敢步驟，就是在主日早晨一同聚集



擘餅，如同原初基督教所作的：「七日的第一日，我們聚會擘餅。」（徒二十7）今天我們也許覺得這個舉動並無甚麼了不得，因為弟兄運動早已影響整個基督教；但是當時，這種行動是具有革命性的，在所謂正宗教會團體內從未見過。

當時聚集在赫契生家裏擘餅的五位，乃是柏勒（J.G. Bellett）、柯羅寧（Dr. Cronin）、赫契生（Mr. Hutchinson）、柏路克（Mr. Brooke）和達秘（J.N. Darby）。他們脫去了人為宗教制度的墓衣，走上敬拜和事奉的自由大道，有主的靈來帶領主持一切。他們所以採取行動，是因為考慮到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節，羅馬書第十二章，和以弗所書第四章三至四節的真理。他們發現而且承認，信徒在世的抱負，乃在用心靈誠實敬拜父，直接向主負責事奉，並且等候主再來（約四23-24；西三23-24）。

達秘辭去牧師職分以後，非常明白的表示，他並未辭去神話語的職事，也未推辭拯救靈魂的責任。如同前個世紀的著名約翰一樣，他現在以整個世界作為他的教區。他為主多受勞苦，不斷的旅行各地幫助信徒，傳揚主的福音。「我到劍橋和牛津去……去瑞士不只一次……留在勞山（Lausanne）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神作工使人得救，並且呼召祂一班的兒女從世界裏面分別出來……。」這些地名不過是他一封信內所題起的。只要讀他三篇書信，就可以看見他當時旅行的廣泛。

雖則他的學問高深，他的謙卑卻十分顯著，他從來

不讓學問損害他的職事。有一位古神學家說：「基督仍舊釘死在希伯來、希臘和拉丁文之下。」但是在達秘的身上卻不是如此，很少人聽見他在講道時引用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甚至好些生人希奇說：「甚麼，這位就是偉大的達秘先生麼？」他性格的高貴，和心中的謙卑，可以在一件極平常的事上表明出來。某次在讀經聚會中，有一位弟兄創立一個古怪的理論，據說是根據於達秘的著作所說的話。隔了一會，達秘嚴肅的回答說：「若是這樣，達秘的著作就完全不對，因為這種理論明顯的不合乎聖經，因此是不健全的。」不用說，這位弟兄實在是讀錯了達秘的寫作，他把自己的思想加到達秘的著作裏去。

達秘的另一性格，便是他為人非常慷慨。這是因為他謹於實行聖經中的實際命令。他並非一個職業慈悲家，乃是一個信徒因信稱義，而且跟着因行為來稱義。他對於貧窮弟兄的關念十分顯著。他有驚人的記憶，只要見過一次，就能記得姓名和面貌。有一位貧窮的弟兄，因着在英國不容易謀生，想到美洲去發展，苦於缺少款項，不能啟程。當達秘聽見這個消息之時，他打聽了一下，就送給這位弟兄十五金鎊，作他的路費。這位弟兄的環境好轉，決定仍舊住在英國，把支票送還給達秘，達秘就說：「你現在不去了，不要緊，你若有需要，仍舊可以到我這裏來。」

倪脫培（Neatby）在他的普茨茅斯弟兄運動史上說：「若他（達秘）在宗教性的爭辯上筆下無情，他在其他時候卻非常溫柔有情。當他正在聚會講道之時，他會捲起他



的大衣，給一個睡着的小孩作枕頭，因為他發覺小孩的情形很不舒服。我聽說，在他無數航行中，某次人看見他整夜抱着一個躁惱的孩子在甲板上徘徊，好叫孩子的母親得着機會休息。這件事更覺有趣，因為達秘從未結婚。是否是那深藏在他孤單心裏的柔情發出來，使人這樣的向他表示敬佩？」

「他這種柔情並愛護小孩，在某次旅行美國的時候特別顯明。有一位貧苦的弟兄，十分盼望能夠邀請這位大人物來家吃飯。他的孩子們養了一些兔子；那個長久想望的機會來了。達秘拒絕了一位有勢力之弟兄的邀請，來到這位貧苦的弟兄家裏。全家都高興得不知怎樣說才好，只有最小的孩子十分沮喪，因為他的家兔作了當日的主菜。用飯的時候，達秘發現小孩子那種沉悶的光景，就問起其中的原因。小孩子違反了所教導的，把全部事實都說了出來。達秘的同情非常實際。他不吃小孩子的家兔，飯後把孩子領到一個大的水缸邊，從口袋裏掏出一些機械的鴨子，和小孩子一同玩了一點多鐘。」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箴十八24）

達秘很少知己的朋友，他那向着主的熱誠和堅決，拒絕一般人所渴望的東西，使他專心事奉主，無暇顧到其他的事。在許多方面，他是個孤單的人，有時他也感覺這點，但是他從不後悔。當他七十九歲高齡之時，他在《黑夜回聲》（*Echo of Songs in the Night*）的詩集裏，發表他的情緒說：「哦！與我同住；不容任何攪亂思想，強佔

遮蔽屬天光亮：祢是我力量！不讓祢所帶來的，被天然興趣驅逐。」

當達秘說：「基督是我生命中的惟一目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的性格、行為和談吐都證明這句並非平凡的話，而是單純的真理。

某次在義大利旅行之時，他年已古稀，住在一所極不舒服的旅館裏過夜。他疲乏困倦，倚首雙手內，輕聲的說：「我今撇下一切事，背起十架跟耶穌。」

他雖不尋求朋友，人卻被他的高尚人格和棄絕世界所吸引。其中之一，就是費爾博（J.C. Philpot），他們是在愛爾蘭達秘的姐夫家裏遇見的。費爾博對於達秘的「黑夜經歷」，感覺非常有趣。他能曉得達秘的苦痛，因為他是個極端加爾文派（Calvinistic），但是他不明白達秘後來所得着的完全拯救，與神和好，並永遠得救的把握。在他主筆的《福音標準》（Gospel Standard）上，他發表對於老友的印象說：「達秘慷慨得浪費他的資產；他有超過殉道者的勇氣。」

當達秘在一八三〇年至三一年探望牛津之時，他結識了兩位朋友，對於他將來的前途發生極重要的反應。一位是牛頓（B.W. Newton），另一位是魏格倫（G.V. Wigram）。前者成為達秘後來在信仰上的主要敵手，後者卻變成他幾近五十年的親密知己。

牛頓早被認作一位滿有學問，富有才氣和虔誠的人。他是在普茨茅斯最先工作人員之一。幾乎自始他就喜歡孤獨，與其他的同工隔離。他主領讀經聚會，但是不允許其



他的同工參加，因為他說：「受教者懷疑賜教者的權柄，是件極壞的事。」不久他和達秘在先知的預言和教會的性質、呼召，並次序上發生衝突。他對於基督徒職事的看法完全改變，後來離開「弟兄們」，作了倫敦一所獨立聚會的教師，維持他特別的預言和教會次序的主張。

另外一位，便是魏格倫。他縱然不如他的朋友達秘那樣的會說會寫，他的生命卻非常屬靈，而且向主十分專一。他愛基督，也愛基督的羊群。他所發行的主要著作，就是《英文希伯來和迦勒底文的舊約彙編》，和同類的《新約希臘文彙編》。他是個富有的人，為着發行這些書曾經耗費五萬金鎊，聘請英國最有名的學者，經過十年勞苦，才告完成。然而他為人甚是謙卑，他認為自己不過是神的管家，經手這筆鉅款而已。

更早的一位朋友，乃是柏勒。他們是都柏林三一學院的同學，都準備作律師。他們彼此維持極深的友誼四十年之久，在柏勒最後給達秘的信內這樣說：「我所親愛的弟兄！我可能從此不再見你，但是我必須從我的病榻上告訴你。我靈裏的深處如何稱頌主，竟然把真理啟示了我。我認識你，非似過去的粗識而已，乃是裏面有種感悟，使我與你連結，現在已經四十載，從未減退。我想在某種意義下，我愛你勝過愛任何人。現今隔了長久的時間，我們還是在同樣的信仰上維持親密的交通。親愛的弟兄！當你宣佈並潤飾真理之時，願主與你同在。」

一位比較達秘更早認識基督徒自由的朋友，乃是柯羅寧。他生在一個羅馬天主教的家庭中，從小受到主教的嚴

格教育。當他在柯爾克（Cark）的時候，這位羅馬主教發現柯羅寧在閱讀一本更正教的聖經，就把他擊倒在地，但是就此打開了自由之門。他前往都柏林攻醫學，在那裏因着查考聖經發覺基督教非常不正常，於是拒絕參加任何宗派。有一個時期，他被獨立派接納擘餅，但是後來又被他們趕出，因為他不肯加入他們的教會，作一個會友，如同其他的人一般。不久，神就給他站在一個簡單的基督徒立場上。直到今天，人還記念他、尊重他。經過長期的事奉主和服事主的百姓以後，他於一八八二年離世與主同在。他的結局超於平安，因為他的嘴唇不斷題說主的名，而且他最後的談吐幾乎就是那首著名的詩詞：「榮耀、尊貴、頌讚和能力，永遠歸給羔羊！耶穌基督是我的救贖主！哈利路亞！你們要讚美主！」

達秘的最好朋友，乃是開雷（William Kelly）。他們最初是在普茨茅斯一間書店裏相識的。雖然開雷幼於達秘二十年，但是他已經是個徹底的基督徒和有力的作者。他們非常同心，真是受到神的同樣教訓。他們縱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並不在道理或者基本原則上，因為達秘的最好教訓和實行，都得着開雷的最好解說和推行。司布真（C.H. Spurgeon）曾經稱他為「弟兄會裏的一個優秀神學家。」

「可惜看見像開雷這樣的頭腦，竟然受到派系的狹窄束縛。」最後又說：「開雷是個宇宙人，但是被達秘主義弄得狹窄。」然而開雷並未盲從他高貴的朋友，也並不贊成達秘所有的舉動。就在達秘垂死以前，尚吩咐說：「我特別不贊成任何人攻擊開雷。」至於開雷本人，他比他的朋



友多活二十五年，時常勸告基督徒要「讀達秘！」他非常看重達秘的著作。在他得着大學最高古典派榮譽以後，有人聘請他擔任一種職務，使他「可以揚名天下」，他拒絕這個聘請，反問說：「那個天下？」

凡事都當造就人（林前十四26）

達秘的著作浩瀚，他所寫的都值得閱讀，可惜不甚容易瞭解。他有高貴可愛的品格，對於真理始終如一，毫不虛飾。當然像他這樣的人必定多受艱難，然而他樂於忍受，從無怨言。他活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英國宗教生活的根基正受到嚴重的考證。高等批評家、進化論，和其他各種異端，搖動了許多人的信心。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觀，因此就投入戰鬥，為那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

他最有名的工作，乃是將全本聖經譯成德文和法文，並將希臘文新約譯成英文（*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他參考各種古本原稿，重新翻譯。後來修正聖經欽訂本的人，採用他的《新約譯本》，希奇他研究的透徹和工作的浩大。當他翻譯的時候，他常犧牲文學保存正確，因此他的譯筆有些奇特。但是那些難能可貴的註解當可補償有餘。

從他二十八歲開始，直到八十二歲離世，他不斷寫作，牽述聖經各種問題，表現屬靈的成熟。他拆穿各種異端邪說。但是他最寶貝的著作，乃是《聖經要略》（*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此外尚有關於佈道性、實行性、真道性、宗教性、預言性、雜錄性和其

他性質的許多著作。雖然依照題目的不同，而深淺不一，但是凡所寫的都印上向着基督的忠誠，和向着神話語的信心。他完全不顧文學上的榮譽，他建議「用聖經來思想」。

有一本小冊，叫作《屬靈之詩歌》（*Spiritual Songs*），內有二十六首名貴的詩，出於達秘之手。其中有一首「無終之歌」是最得人心的。那是在一八三五年所寫的，當他經過長期嚴重的疾病，眼患、痛風症，睡在暗房床上，他用口傳說這首詩。詩意充滿高興讚美，完全看不出他正在病痛中。這可代表他平常靈裏的情形。詩是這樣說：「聽阿！千萬聲音呼喊，神的羔羊當受讚；千萬聖徒同心響應，高舉救主至尊名……這樣感激心香虔焚，永向父的寶座騰；萬膝莫不向子屈曲，天上心意真一律……。」

有些人認為達秘是個教師，他專長於教會的呼召和性質。你說這是恢復也好，說它是革新也可，它的影響的確是具有革命性的。那些詩歌表示他裏面的單純虔敬，似乎不應當出於他的手筆，但是達秘的一生充滿了奇妙顯著的矛盾。他一面有伯納多（Bernard of Clairvaux）的柔仁忠誠，一面帶着多明尼的沸騰熱誠。他如同一個奧秘派的人，專心於諸天之上，同時又像一個宗教派的人，囊中常有法寶。他是一位機智的領袖，有時卻有猛烈的衝動，使其他的弟兄感覺侷促不安。他的一生如同一幕景色，有高聳的山巖和巖穴，有青綠的草場和紆迴的溪流，有洶湧的瀑布和平靜的湖水；每一件都顯在佈景上，抓住人的視



線。他被許多人所尊敬，也受到許多攻擊。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21）

要認識一個人，需要從四圍接近他的人來認識。試舉數例：

紐曼教授（Prof. F.W. Newman）在達秘的姐夫家裏作家庭教師，達秘來到那裏養病。他這樣說：「我在一位已離世的朋友家裏，作了十五個月的私人教師。他給我豐裕的報酬，他對待我，如同父親或者長兄一般，使我立刻覺得安心。他那偉大的才能，高貴的地位，純潔的虔敬，都足以為我導師；但是他太溫柔、太謙卑，竟然盼望後輩來教導他，他坐在一位我所要描寫者的腳下受教。這是他的年輕親戚，一位非常不平凡的人，使我立刻受到極大影響。我今後要稱他為『愛爾蘭牧師』，他的身體確實軟弱。削瘦的面頰，血紅的眼睛，扶着拐杖跛行，難得修面剃鬚，衣衫襤褸，容貌不整，使人一見惹動可憐之心。我希奇看見這樣的人坐在客廳裏面。據說有人在齊萊列（Limerick）給他半分錢，誤認他是乞丐。這件事即便不真，亦很相近。

「這位青年在都柏林大學得着高等榮譽，專攻律法，在他著名的親戚領導之下，前途非常光明；但是他的良心不允許他接辦律師事務，深恐他出賣才能來推倒公平。他有敏銳的分解力，熱誠的同情心，高尚的人格，柔仁的關心別人，絕對的捨棄自己。不久以前，他承接聖職，作了威克諾山區的不倦副牧。每晚他前往居民茅舍教導他

們，翻越山嶺，跋涉沼地，罕有半夜前回家的。因着這種勞苦，他的力量受到打擊。他的雙腿給他慘重痛苦，不只有跛腳的危險，尚有其他更嚴重的結果。他並不故意禁食（雖則他時常禁食禱告，但是不為名，也不為勢），但是長途跋涉於山野間，服事那些貧苦的百姓，實在給他太多的剝奪。加上不論人給他擺上甚麼，他都吃；有些食物既不可口，又不消化；他的殘軀簡直可與拉曲波（La Trappe）的修士相比。

「這種稀有的情形，劇烈的引起那些可憐的羅馬天主教徒的敬意，他們認為他像古時的『聖人』一般。天上的印記在他身上，他的身體因着嚴於自約而消瘦，他遠超地上的一切虛榮，他有分於他們的窮困。雖然起初我誤會他矯飾，但是不久我領悟要整個愛爾蘭轉向更正教，一個這樣的人所作的，超過全部國教的機構所能的。我明白只有這樣，他才能深入民間。他所作的，並非因修行或誇耀，乃是因捨己得人。他簡直放下一切書籍，單讀聖經。

「我記得某次對他說：『想發財確是可笑；但是若我有了孩子，我願意有足夠的財富可以給他們良好的教育。』他回答說：『若我有孩子的話，我寧肯看見他們在路上打石，只要我能給他們福音和神的恩典。』我縱不能說阿們，我卻佩服他的一致。凡他所說的，始終根據聖經，他很快引用，而且很合邏輯的應用。他使我拙於政治經濟學、倫理哲學，和各種科學，因為我應當將萬事當作糞土，惟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在我生平中，我首次看見一個人，熱切的把別人嘴上所承認的原則，變作生



活上的實際。

「我從未見到一個人，堅持新約聖經裏沒有一個字，對於他是死的。某次我說：『但是你真認為新約上沒有一處只有當時目前的價值麼？如同若保羅從來未寫我在特羅亞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我們有甚麼損失呢？他就很快的回答說：『我就要受到損失，因為就是這節聖經攔阻了我出賣我的藏書。不！請記得！每個字是出於聖靈的，而且是為着永遠功效的！』」

開雷（William Kelly）作見證說：「我首次遇見他（達秘）是在普茨茅斯，在一八四五年的夏季。我雖然已經參加交通數年之久，但是尚未得着機會看見他。因着他對於基督的愛和忠誠，我深深的敬愛他。那時我住在戚奈島（Channe Islands），開始和三位姊妹一同擘餅，卻從未見過一位『弟兄』的面。在衛博爾街（Whimble Street）羅維弟兄（J.B. Rowe）的店裏我遇到他，他的問候非常誠懇而自然。

「但是有一件私人的小事，給了我一個實際的功課。當我和達秘用餐的時候，他偶然說：『我願意告訴你：我如何生活，今日我為了你的緣故，多吃了東西。我的習慣是週六吃一小塊熱的肉片，主日冷食，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都冷食。到了週五，我喜歡吃一點豬肉或牛肉；然後又週而復始。』我也像達秘一樣，在作青年基督徒之時，很是刻苦；因着忽略外面的需要，削瘦得醫生不准我再繼續。何等的不平凡，一個天賦高度綜合才能的頭腦，

能夠降卑下來，如同使徒一般，教訓一個年輕的門徒，無論吃喝或其他事情，都要為着榮耀神而作！那時達秘毫無苦待己身的味道，他滿享自由，他一心願意在所需用的食物上討主喜悅。別人也許認為微小，但是在我卻指出了日常的價值。因為好些聖徒，在大麻瘋得潔淨以後，忘記或者忽略，照着利未記上的話語，在洗澡以後剃去全身的毛髮，洗淨所有的衣服。

「達秘極其慎重考慮每段聖經，但是他寫作之時非常迅速，靈裏有甚麼思想，他就記下，時常一字不改。他喜歡用鏈鎖的句法，括弧之內又加括弧，使真理能夠充分表達，誤解得以完全防止。他很早起身，不倦的工作。某次他玩笑的對我說：『你寫作是給人讀而且明白；我卻在紙上思想。』這使他的著作，對於初學的人不易閱讀，對於急躁的人，幾乎不解；因此好些人放棄研究。無人似他這樣輕看文學上的聲譽，他認為這種希圖夠不上基督，所以也夠不上基督徒。像他所說的，他是個礦工，留待別人去鎔冶去鑄幣。至於他，基督是一切的中心。即使在辯論中，基督仍是他永遠的目標。在他竭力爭辯之時，最引人注意的事，就是他供獻實用的真理來造就人。他揭穿仇敵，不留餘地，非但因他具有健全的邏輯，也是因他立刻能把握道德方面的影響，尤其能看透這件事和基督所發生的關係。他實在是博士中最剛勇的。然而同一的達秘喜歡傳福音給窮人聽，而且樂於尊重別人把太多的榮耀歸給他所認為勝於他的傳福音者。真的，我記得某人在一次會議中當達秘面前傳講信息。這人侷促不安，所講的決不能超



出達秘。然而數月以後，還聽見這位可愛謙卑的神僕私下告訴弟兄們說：『唉！巴不得我也能像某某弟兄那樣的傳達信息！』

「他毫無自負自信。某次請他領露天佈道，他轉請一位比較年輕的弟兄擔任，因為他說：『我怕作這項工作，深恐到了中途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他最喜歡看見人充滿愛靈魂之心，勇敢傳揚福音。只要看見人有愛主之心（有時甚至是人自己說的），他就寬恕許多過失。關於這點，有人說：『他是英國最容易受欺的人』。這句話當然是極端過分，但是這種情形的確時常發生，使同工們感覺困難。

「少有人像他那樣的憎嫌假冒、裝作、和失真，他安靜的活出真理來。他時常運用年長的自由，坦白說話，滿以為別人的愛心足夠接受忠言。然而有時忠心所加的創痕，一時收口，卻又重新爆發。另一面，有可靠的見證證明他懷有敏捷的愛，使他作少有人能作的事。在早年，一位作理髮匠的弟兄生病，別人都未曾想到他的需要，達秘卻在他疾病期內親自到小店裏盡力服事。

「他雖然十分顧到別人，對於自己的舒服卻很漠然。但是他願意出重價買書，只要他相信與他的工作有益。他是個習慣勤勞的人，一早就專心於讀經禱告，甚至他最忙的時候，他常留出下午探望貧病，晚上參加公禱、交通、或者傳道。不錯，他時常整天閱讀聖經，無論在家或是出門，都是如此。但是他的衣着非常樸素，要穿到陳舊破爛，但是十分清潔。某次在齊萊列，他慈善的朋友趁他睡

覺之時，替他換了一件新衣，據說他醒來穿上，從未說任何話。

「當他中年之日，時常步行巡視大部分德國和瑞士，有時在途中以橡實充飢，有時只有一隻雞蛋當作晚餐。他卻感謝着領受，因為他說這裏不會遇見無趣的人在他自己的寓所，一切都是簡單捨己，然而當他被邀用餐之時，卻自由感謝的領受凡擺在面前的食物。

「他是個偉大的人物，他學習孜孜不倦，好像他並非超等的創作者。他實在是個好人，這是更要緊的。我未見他前，就有很好的理由這樣相信；我看見他經過和平與戰爭，仍舊如此；鑒於過去的環境，我深知他至終不變。我若這樣加上，不知是否太過：但願我們學習他，如同他學習基督一般。」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提後四7）

不斷的旅行，又無平常的舒適，開始在這老戰士的鐵煉身上發生惡果。在一八八一年上半年，他題起一次在蘇格蘭鄧地（Dundee）跌倒受傷極重。那次跌倒較比他當時所想像的還要嚴重，大大影響了他的心臟和肺部。他已經超過了八十高齡，他的奔波似乎反倒加速，因為在一八八〇年他風塵僕僕，探望歐陸上的各地教會。然而這個「瓦器」開始破裂，當時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並未生病，只是疲倦和工作過度。我早晨和下午竭力工作，到了晚間就放鬆筋骨，專心閱讀神的話語，以祂的愛為糧食。」



有一段時期，他晚上不能躺下休息，只有坐在床上才能得些睡眠。「我的身體情形十分低落，在鄧地那次跌倒抖散了我，過於我所想像的。我的心臟和肺部是我的弱點，但是這些如同身體的其他部分，都在主的手裏。昨晚我甚至坐起。」

一八八二年三月間，他被送到波尼摩（Bournemouth）一位朋友漢門（H.A. Hammend）的家裏養病。將近二月之久，他彌留在本仁約翰（John Bunyan）所稱之巴拉地（Beulah Land-即流奶與蜜之地）。據說他每日都在主裏歡樂。題起教會，為着教會和合一的見證不斷禱告。當吳斯頓（Dr. Christopher Wolston）問他，面迎死亡，有何特別感觸，他答說：「有三件事我時常思想：一，神是我的父，我是祂送給祂兒子的禮物；二，基督是我的義；三，基督是我生活的目的，又是我永世的喜樂。」這是在三月九日所說的。另有一次，他說：「縱然在極其軟弱之中，我能夠說，我已為着基督而活；在我和父之間全無黑雲。」

他最後一封致弟兄們的信是典型的，值得思想：「我親愛的弟兄們！經過了多年與軟弱相交，我只有足夠的體力寫幾句話，更是表示親愛性質，勝似其他作用。我要見證愛，它非但在那位永遠忠心的主裏面，也在我親愛的弟兄們裏面，他們向我有極大的忍耐。我更更要誠實的見證，從神那裏來的愛是何等的豐富！然而我能說，基督一直是我的目的。感謝神！祂是我的公義。我不記得應當回憶何事，現在也無何可加上。持定基督，倚靠在祂裏面那豐盛

的恩典，在父愛的能力之下，再活出祂來；同時也要儆醒等候基督再來。我並無甚麼可加上，只有在祂裏面那無偽感激的熱情。達秘敬啟。再者，萬不可因着注重保羅的職事，而忘記了約翰的職事。前者給我們看見啟示的時代，後者給我們看見啟示的中心。我特別不贊成任何人攻擊開雷。達秘又及。」

最後在四月二十九日，旁邊守着的人知道時間已到，不久這位耶穌基督的精兵要結束了他地上的日子。他已經在他的世代中服事了神，現今如同一個疲倦的旅客倒下安眠，和他所事奉的主同在，等候那無雲煙的早晨。

五月二日達秘的遺體葬在波尼摩墓地。送殯的約近千人。「寂靜無聲，只聽見腳步的踐踏，步伐整齊，幾如軍葬一般。」記念碑上刻着：「約翰達秘：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

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離世與基督同在，享壽八十有一，哥林多後書第五章二十一節。主阿！我專一等候，這是我的本分，在世隱藏服事，在天同享福分。

拾珍附介：達秘及有關著作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福音書房）

《聖經要略》（拾珍）

《達秘信息》（拾珍）

《達秘傳》（美國活泉）

《天路靈糧》（基督徒閱覽室）

7

慕勒

(George Muller, 1805-1898)



一個充滿了神的同在和能力的人，乃是神給教會和世界最超然的恩賜。凡是不見的和永遠的，在於一個屬肉體的人，總認為虛無縹緲；只有所見的和暫時的，才覺得具體實在。對於大多數的人，凡在自然界裏能感覺到的或可見的，認為比永活的神來得真切。惟有一個與神同行的人，就是那得着神隨時的幫助，在經歷上證實神各項應許，用信心的鑰匙開啟了神的奧秘，用祈禱的鑰匙顯露了神的寶藏的人，卻見證而且指示人類：「有神……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來十一6）

慕勒·喬治（George Muller）就是這樣的一個見證

人。他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像我們一樣。但是他相信神，因此得蒙建立。他懇切禱告，求神賜給他一種生活，指定他一項工作能夠充足的證實，神的確垂聽禱告，隨時隨事倚靠神都是穩當的。神果然用他作了這樣的見證。他如同古時的以諾，與神同行，而且得着許多憑據，證明他已經討神喜悅。一八九八年三月十日，傳說慕勒「不在世了」，我們曉得「神已經把他接去了」。與其說他死了，倒不如說他被接上升，更為準確。

惡人必站立不住（詩—5）

慕勒·喬治於一八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生在普魯士的克魯本司戴特（Kroppenstaedt of Prussia），幼年並未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親的偏愛害了他，同時也引起弟兄中的嫉妒和疏遠。孩子們用錢太過自由，雖然希望他們因此能學習如何花錢、如何積蓄，而結果適得其反，他們揮霍浪費，沉於許多孩童的罪孽裏面。尤其可惡，當父親要他們報賬的時候，他們用謊言，遮掩他們的過失。年輕的慕勒有計劃的欺騙他的父親，或虛報收入，或偽造支付。有時詭計失敗，受到責罰，他不但不改過換新，反倒變本加厲，擺佈更巧妙的騙局。他像斯巴達的孩子一般，認為偷竊無過，萬一破案，才算有罪。

他的年齡未足十歲，他就已經是個慣賊了。父親是國產稅局的收稅人，然而稅銀在手裏十分不妥。某次父親懷疑他的不可靠，特為佈置一個圈套。有一筆款，經過詳細數點後，放在他尋得着而且有機會偷竊的一個地方。果然



他偷去，藏在鞋內。搜索他的身體，找到這筆款項，由此證明多次失款都是他偷竊所致。

父親有意培植他作一個牧師，因此未到十一歲，他就被送入海爾勃司戴特（Halberstadt）教會所辦的古典派學院，以便將來升入大學。一個父親明知孩子的偏邪放蕩，竟能從容的準備他作聖工，這件事可說荒唐至極。然而在國教存在的地方，福音的職事每被視為一種屬世的職業，過於一種神聖的天職，因此標準十分低落。作牧師主要的目的，在乎維持所謂的生活，根本談不上甚麼聖潔的生活問題。

從那時候開始，他的功課攙雜着閱讀小說和放縱情慾。他喜歡玩紙牌，甚至酷愛烈性的酒。當他母親臨終之夜，這個十四歲的男孩酩酊大醉，在街上蹣跚而行。甚至連慈母的死都不能截回他的惡行，喚醒他的良心。

當他成年可以接受堅信禮之時，他必須參加學道班學習道理。對於他，這不過是一種儀文而已，毫無益處。他視聖物為平常，良心已經麻木不仁。在接受堅信禮和首次參加聖餐前夕，他還犯了大罪。在上一天，當他遵照教規，向牧師實行認罪之時，他作了一個無恥的欺騙，把他父親交給他的堅信禮費用扣下十二分之十一。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在一八二〇年的春節受了堅信禮，成了一個正式的教友。縱然嚴肅的典禮留下短促的印象使他淡薄的決意改過自新，但是內中並無真實罪惡的感覺或者向神悔改的意思，更不能說有倚靠神的心志。這些既然缺如，改良的工作當然不能持久。

這個孩子的生活可說是一連串的罪惡。有一次，他的錢都浪費完了，飢餓逼他去偷吃一個與他同住之兵丁的一片硬麵包。怪不得他後來回憶起來，不禁歎說：「事奉撒但，只在今世，也是痛苦！」

一八二一年當他父親遷居史歌奈貝（Schoenebeck）之時，他請求父親准他就讀於馬大堡（Magdeburg）的教會學院，竊思斬斷他的罪行，脫離他的惡友，在一個新的環境裏，可以改過自新。可惜他忽略了眾善的源頭，在他一切的思想着他並沒有想到神。地方雖然換了，但是人卻沒有換。他的父親非常頑鈍，竟然託他照顧一些家庭的瑣事，代收一些積欠的舊債。於是他的舊性復發，揮霍欺騙如昔。他愛上一個年輕的女子，在十一月間，他用謊言得着導師的准許，偷往勃倫綏（Brunswick）與那女子幽會，住在高尚的旅館內，浪費父親的款項。待耗盡所有，他投奔叔父家中，住到被趕出來。他另宿一個貴族旅館，無錢付賬，只得留下最好的衣衫作質，方免逮捕。他遊另一城市，名叫「胡芬蔔德」（Wolfenbutte），重施故技，這次無物可質，就實行偷跑，結果被捉，下入囹圄。十六歲的男孩已經是個巨騙慣賊；甚至在監獄內，在同犯的面前他還捏造許多惡行，表示他的罪惡出眾。關了月餘，父親知道了這件醜事就匯款還債，吩咐他回家。回家後當然受到嚴重的處罰，使他感覺，非得好好改過，不然無法重獲父親歡心。於是他用功讀書，而且收學生教授數學、德文、法文和拉丁文。這種外面的改良，深得父親的嘉許，因此不久他的惡行非但得着赦免，而且完全忘掉了。但是



慕勒

這種改良僅是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仍舊十分可惡。他整個的生命在神眼中，仍屬可憎。

慕勒現在開始製造他後來自稱的「一連串的謊言」。當父親不准他再住在家裏的時候，他離家出門，名義上是赴哈勒（Halle）大學應試，實際上卻私奔諾韓深（Nordhausen）設法入高等學院，他避免哈勒，因他懼怕校規嚴厲，非常不自由。他隱瞞這件事，然而在他第二次動身以前事情揭穿，以致他又得另造新的謊言，來遮掩他的悖逆。父親雖則發怒，卻仍舊由他去。他留在那裏兩年半之久，住在學校校長的家中，悉心研究古典文學、法文、歷史等課。他的行為大有改善，深得教師的歡心，甚至被指為模範學生，特准陪伴教師散步，用拉丁語與教師談話。這時他實在是個苦讀生，早晨四時起身，讀到夜晚十時入眠。

然而他自己承認，在這一切虛禮以後，隱匿着秘密的罪惡和疏遠神的心。他的罪孽使他生病，十三週關在房內。不能說他完全沒有傾向宗教的心，但是他不愛神的話語，也不悔恨蹂躪神的律法。他藏書將近三百冊，但是其中並無聖經。他熟讀西塞羅（Cicero）、霍賚施（Horace）、伏爾泰（Voltaire）、莫來爾（Moliere）等著作，視作珍寶。然而對於聖經，一竅不通，漠不關心。他雖然遵照當時習俗，每年參加兩次聖餐，在餅杯碰到他嘴唇的時候，不免有時立誓改過，於數日內遠離公開的罪惡，但是因為裏面缺少屬靈的生命能力，所立的誓不久忘掉，如同煙雲消散，痕跡全無。青年的慕勒實非老奸的撒

但之敵手。當惡性衝動之時，任何立志努力都無法繫住他，好像新繩子不能捆綁睡醒的參孫一般。

誰會想到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竟能坦然撒謊，面不變色。當他債台高築，津貼不夠償付之時，他又重展舊技。他先用力敲斷他的衣箱鎖匙和提琴鎖匙，然後奔到校長室內，衣冠不正，神志恍惚，宣稱他遭遇失竊，結果引起朋友們的同情，大家捐款補償他的損失。但是人們不免懷疑他在裝假，從此他失去了校長的信任。他縱然毫無罪惡的感覺，到底覺得慚愧，想到自己的惡行給人識破，以致他不敢再見校長夫人的面，因為他在病中，她看護他如同自己的母親一般。

這樣的人不只是個大學生，而且還被接納，預備任接聖職，特准在國教的禮拜堂內傳道。一個神學生既不認識神，又不明白救恩。他覺得應當改良生活不是出於敬虔的動機，完全是由於合算的政策。若繼續放蕩，恐有開除的可能，以後任何教區都不會請他作牧師。原來要得着一個好的教區，維持一個優越的生活，他必須在神學上有所造詣，不但考試及格，最低還得有些好名譽。屬世的政策驅使他，一面用功讀書、一面努力改良。

但是他再度遭遇失敗，因為他尚未找到能力的秘訣。他進哈勒大學不久，他一切的諾言完全破裂，如同蜘蛛網一樣脆弱，他不能約束自己，遠離可惡的罪行。他雖然不在街上喧嚷鬥毆——他不敢這樣作，因為這會叫他失去自由——但是他還不曉得甚麼道德的約束。他的錢不久花光了，他借到無處可借，只得當掉他的錶和衣服。



這種的生活焉能順利？凡走這條路的，總必陷入貧窮、困苦和恥辱中。策略警告他說，應當拋棄這種作惡的生活。於是他揀選一個青年的舊同學培德（Beta）作他的朋友。這個青年人乍看十分平穩安祥，似乎可以大大幫助他。可惜他不過倚靠一根折斷的蘆葦而已，因為培德本人是個背道墮落的人。他們和另外兩位同學計劃一個長途旅行，到亞爾卑斯山（The Alps）去逛風景。他們偽造家長的證明信，得着了旅行護照，把書本抵押，得着現款。四十三天之久，他們逛遊各地。慕勒既然掌管錢囊，就設法騙他的同伴們，使他們付他三分之一的旅費。回家後他又捏造一連串新的謊言，來遮掩他的浪費。由此證明，他的一切立志為善何等脆弱無用，不久就已一掃而光。

愛情如死之堅強（歌八6）

某週六晚間，大約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中旬，他們散步回來的時候，培德向慕勒表示，他要去一位信徒家中，參加晚間聚會。他在週六經常參加這個聚會，有一些朋友聚集唱詩、禱告、讀經，並閱讀一篇講道記錄。這種聚會完全不適於一個終日沉溺在酒舖裏的青年人，對於一個喜歡跳舞、看戲，屬世的人，當然毫無吸引。但是慕勒立刻覺得他願意去赴會，縱他不能說明為何這樣定規。他的朋友最初有點躊躇，怕他在這種聚會裏感覺不痛快；然而結果還是帶他一同去聚會。

原來培德在他墮落的期間，陪伴而且幫助慕勒犯罪，待從瑞士旅行回來，他的良心大大不安，罪的感覺非常厲

害，催迫他向父親徹底認罪。經一位基督徒介紹，得以認識魏格納先生（Mr. Wagner），聚會就在他的家裏舉行。這兩位青年相偕而往。誰料一個往日墮落的信徒，竟為神所用「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

那個週六晚間，實在是慕勒生命史上的大轉機。他發覺自己在生疏的人中間，環境新奇、空氣特殊。他侷促不安，不知到底他是否受歡迎，因此就道歉幾句。他永遠不能忘記魏格納弟兄口中出來的恩言：「你隨時都是受歡迎的，家和心全向你敞開着！」他們一齊坐下，開始先唱了一首詩。有一位弟兄——這位弟兄後來去非洲佈道——雙膝跪下，祈禱求神祝福這個聚會。這樣跪下禱告，馬上慕勒心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記。在他二十一年內，他從未見過人跪下禱告，他自己當然也未曾這樣作過。然後讀一章神的話語，再念一篇講道記錄。原來在那個時期，除了封立的牧師，都不准講解聖經。此後又唱了一首詩，最後由主人禱告結束。當主人在禱告之時，慕勒心裏暗暗思想：「我比這個不學無才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但是我卻不能像他禱告得這樣好。」希奇的事，乃是有了一種新的喜樂從他心裏湧出來。當他回家的時候，他不禁告訴他的同伴說：「我們在瑞士旅行所見的一切，和我們從前所有的尋歡作樂，都不能與今晚所經歷的相比。」

他回到房內，有否跪下禱告，他記不清楚了。但是他清楚得很，當晚他躺在床上，有一種新奇的平安充滿了他。他嘗到了主的甘甜，知道主是滿有恩典和慈愛的。他



對於屬靈的事有了新的興趣，不能等到下個週六才再痛飲。以後在週內他三度到魏格納的家裏，得着弟兄們的幫助，用心查考聖經。

當然這一個放蕩淫佚的人，在他悔改得救以後，就開始一種改換的生活。這並非說，他所有的舊罪惡馬上全部除淨了，因為這種全然更新還需要更深的知識。然而已經有一種新的潔淨和成聖的能力，在他裏面發動。他憎惡罪中之樂，遠避舊時的同伴。酒肆從此絕跡，言語受了約束。似乎在他的嘴唇設立了守望，每句話都經過檢點，使他往日虛謊的舌頭受了對付，得着糾正。

當時他正在翻譯一本法文的小說，希望利用所得的酬金，往巴黎等地去遊逛。先是放棄這個旅行計劃，後又考慮到這種工作該否繼續。不知是他的良心不夠明亮，或是他的勇氣不夠雄壯，他仍舊翻譯下去。書是譯完了，但是永遠沒有出版。環境上一直有攔阻，使版權的出售和書的出版一再延宕，直到他得着清楚的異象，曉得這件事不是出於信心，乃是出於罪惡。於是他把全部譯稿付之一炬。這又是一步的長進，表明他順服聖靈的聲音，願意棄絕自己。

縱然他仍舊軟弱，不時落入試探，他卻不再習慣性的沉溺在罪惡中，反倒每次失敗都帶給他裏面的痛悔。公開的罪惡越來越少，暗中的過犯也越過越減。他常常讀經、時時禱告、親愛眾聖徒、不停的參加聚會，勇敢的站在主的一面，忍受同學的譏刺和羞辱。

一八二六年對於這個新生的靈魂，的確是個新年。他

現在起首閱讀《佈道雜誌》，在裏面燃起了一種新的火。他感覺裏面起了一陣戀慕，雖然還未十分明白其中究竟，卻切望自己能作個福音使者，受差遣到萬國去佈道。不斷的禱告加深並且印證了這種意念。他對於世界的知識逐然開廣，這些關於異邦人民荒涼的新知識如同燃料一般，餵入佈道的靈裏，使火勢越燒越旺。

然而另有一個屬肉體的眷戀，當時幾乎撲滅了這個火焰。他在週六晚的聚會裏，遇見一位同年的女子，也是一個所謂的信徒。他戀愛她，但是他明明知道她的父母必定不准她過國外佈道的生活。他不知不覺的開始衡量事奉主的心和戀慕人的心。可憐肉體的傾倒，勝過了屬靈的責任。禱告失去了它的能力，甚至有一個時期幾乎完全停止禱告，裏面的喜樂也同時消滅。他的心轉離遠方的佈道，事實上拒絕一切捨己的工作。有六週之久，他陷於這種屬靈的衰弱裏，直到神用奇妙的方法挽回了他。

有一個青年的弟兄，名叫「包黑門」（Hermann Ball），出身於富有之家，受過高深的教育，眼看將來在世上的前途十分光明，但是他大大捨棄自己。他揀選波蘭作他的工場，願意向當地的猶太人傳福音，拒絕家中的舒服和各樣奢華宴樂。他的決定在慕勒的心坎上打上印記。他不得不比較兩人的情形。為着愛上一個女子，他竟然放棄祂的呼召，變成沒有喜樂、沒有禱告的人。反之，另外一個青年，世界對他更有吸引，卻因着擔任一項捨己的工作，撇棄了世上所有的歡樂和財寶。包黑門步了摩西的後塵，在生命的重要關頭，揀選了上好的福分，而他自己



卻像凡俗的以掃一般，為了一碗紅豆湯竟然出賣了長子的名分。相形之下，不禁見拙。於是他受了責備，重新獻上自己，放棄了他所愛的女子，割斷了這個未經禱告所結的緣。不用說，神的笑臉補償了人的歡顏，神的平安充滿了他，因為有平安的神與他同在。

每次裏面經歷新的喜樂，都會尋找新的出路，他覺得應當作見證。於是寫信給他的父親和兄弟，告訴他們他自己喜樂的經歷，請求他們尋找在神裏面的同一安息。他滿心以為，只要他們知道這條喜樂的路，必定會同樣的竭力追求；然而結果卻得着父親惱怒的責備。

約在同一期間，著名的陶樂博士（Dr. Tholuck）在哈勒大學擔任神學教職。這位虔誠的教授吸引了不少各學校內敬虔的學生前來投奔他的門下，因此開廣了慕勒的交往圈，使他得着許多益處。自然佈道的靈火重新燃點，而且越燒越熾；他要求他的父親准許他參加一個德國的佈道團體。他的父親不只生氣，而且大大失望，苛刻的責備他、題醒他，如何為了栽培他，費了大筆金錢，正盼望他因此得着良好的「生活」，使他可以安享晚年，不料這個盼望竟成泡影。在盛怒之下，宣佈說：不再認他為兒子了。後來看見他的兒子安靜的忍受，不變初衷，他就改換口氣，由恫嚇轉為哀求，這些眼淚實在比責備更難抵擋。但是慕勒的心志已定，他願意付上任何代價來跟隨主。因着這次的會面，反倒叫他清楚看見，要脫離倚靠人，就得完全倚靠神，今後他不該再用他父親的錢。接受津貼，就有順服的義務。花人的錢財，而不答應人的期望，這件事明顯是

錯的。若他仍舊倚靠父親的錢來生活，他就是默默地要遵照父親的計劃，將來在國內作一個牧師，度舒服的生活；若要保持他的純潔，必須維持他的獨立。這一步的決定，並非輕而易舉的，因為在大學最後兩年的費用比較往年還要大。然而在他早年，他就發現神是信實的神，是患難之交。不久有三位美國教授，想學習德文，慕勒得着推薦擔任這項工作，所得的收入十分豐裕，非但是夠開支，而且有餘，於是在他的心版上刻了一節金句：「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詩三十四9）

又新又活的路（來十20）

一八二七年八月間，他的心更加傾向國外佈道事奉。經陶樂博士的介紹，他獻已於不列顛大陸佈道會（Continental Society of Britain），願意受差遣赴卜克司特（Bucharest）工作。雖則葛埠遠在千里之外，他的父親竟然出乎意外的同意了這件事。於是他重返哈勒，面向遠方工場，專心準備自己，忍受未來的犧牲和艱辛。但是神另有安排，始終他未曾出發葛埠。十月間包黑門路過哈勒，參加慕勒室內的週會，告訴他，因着身體衰弱，無法繼續波蘭猶太人中間的工作。在慕勒的心裏立刻湧起一個意念，何不取而代之。就在那裏，他再訪問陶樂博士，話還未出口，博士就先問他，有意赴猶太人中間工作否？當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獲悉他願意被差遣以後，他們就建議他來倫敦受訓六個月。翌年三月十九



日他抵達英京，進入新的神學院，當然受到一般學生所受的束縛，然而這些規條並不妨害他的良心，所以他安心順服。他每天約用十二小時讀書，特別注重希伯來文和有關的課程。他知道用頭腦過多，會使他的靈裏發生麻痺，因此他用禱告的靈來記憶許多希伯來文舊約的章節，並且在日常每件事上，不論大小都帶到神面前尋求幫助。

一八二九年五月中旬，他得了重病，覺得不久於人世。那時他特別發現自己天然的敗壞。他在得救時所有的罪惡感覺太過膚淺，不夠深刻。現在他深深感覺自己的罪惡，只有仰望十字架才叫他轉憂為樂。在病中，他學了幾個寶貝的功課：

（一）「在屬靈的事上，只有神的話才是我們的標準，同時也只有聖靈能夠解釋神的話；無論往日，或是現在，祂是祂百姓的惟一教師。主幫助我放下許多聖經註釋，和差不多一切的書籍，單單閱讀神的話語。結果我第一晚關在房內，專心禱告並默想聖經，在數小時內所學習的比較幾個月所研究的還要豐富。基本的益處，乃是從此我得着真的靈裏的力量。現今我開始用聖經來測量我所學習和看見的一切事，而且找出只有那些經得起聖經衡量的，才是真真有益的。」

（二）「還有一個真理，關於『主的再來』，我也局部得着引導。從前我相信事情越過越好，直到全世界都要煥然一新。但是現在我在神的話語裏面，找不到這種保證說，在主回來以前世界要更新。反倒在聖經上我找到教會的榮耀和聖徒的喜樂，乃是主耶穌的再來；在祂回來之

先，事情總在紛亂之中。我在神的話語裏找出使徒時代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死，乃是主耶穌再來；所以我要仰望祂的顯現。」

（三）「此外，主也樂意給我看見一個更高的敬虔標準，這是我從未見過的。祂引導我稍微看見，我在地上的真實榮耀，乃是被藐視，與基督同受苦貧。由此我略略看見，以後我看得更清楚，一個僕人不該尋求地上的富裕、偉大和榮耀，因為他的主在這裏是貧窮、卑微和被輕看的。」

病癒重返倫敦，因着過勞，未十日又病倒。他深深感覺不該用他殘餘的力量來讀書，應當立刻出發去作工。他就請求佈道會指定他工作的地點，並為着謹慎起見，另派一位比較有經歷的人作他的同工和顧問。等了六週，未得答覆，就有一種堅強的信心抓住了他，認為等候人來差派工作是不合乎聖經的，因此是錯誤的。在安提阿的教會有所舉動之先，巴拿巴和掃羅就被聖靈題名差派。覺得自己既受聖靈差遣，就該馬上開始工作，不必等候人的命令。他何不在倫敦的猶太人中間作工呢？於是他開始散發單張，印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歡迎尋求主的人來寓所個人談道。他往他們集會場所去找他們，在固定的時間內讀經給五十幾個猶太孩童聽，並且在主日學內擔任教職。為了這些，他受了許多小的試煉和逼迫，蒙召為基督的名忍受羞辱。

到了當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得着更多的亮光，知道他與倫敦佈道會一切的關係必須全部解除；他告訴我們：



「我能否與佈道會維持正常的關係，這件事成了我的嚴重問題；我基本的理由：

（一）若我接受佈道會的差派，我大概必被差遣，赴大陸工作，然而我的健康不適於東方國家。即便我往大陸，我的用處也受到限制，因為我未經封立，不能自由作工。但是我又覺得不能安心的伏在未曾得救的人下面，接受封立。此外，我有其他原因反對與任何國教發生連繫。當我現在着手將我所知道的英國國教並大陸上的國教，與惟一的標準神的話語較量之時，我找出一切的國教，因為它們是國教，都是世界和教會的混淆，其中非但有種種原則引人偏離神的話語，而且普遍的妨礙聖經的實行。

（二）我另有一種良心上的異議，在我佈道的工作上不該受人的差遣和驅使。照我看來，一個基督的僕人在工作的時間和地點上，應當受聖靈的引導，不受人的支配，因為基督的僕人只有一個主人。

（三）我深愛猶太人，我也能證明這個愛，然而我不能安心的說，我能遵照佈道會的指令，把我大部分的時間放在猶太人身上。因為照我看來，聖經的計劃，凡到一個地方，我應當先找猶太人，特別在他們中間作工，但是萬一他們拒絕福音，我要往所謂的基督徒中間去。我越考慮這些點，越覺得要把我心中的意念告訴佈道會，否則我就是個假冒為善的人了。」

一八三〇年春，慕勒受邀在天慕斯（Teignmouth）一個小禮拜堂內作工，會員只有十八人。他答應與他們同住一個時期，然而並不放棄他原來的意思，遵照主的引導，

遊行各地。他們給他年俸五十五鎊，以後人數增加，薪金也隨之加增。四月間，他赴西慕斯（Sidmouth）講道，有三位信主的姊妹在他面前談論「信徒的浸」。當然她們徵求他的意見，他回答說，他是受嬰孩洗的，並不覺得需要重新受浸。她們就問他，關乎這件事曾否好好查考神的話語。他坦白承認，未曾這樣作過；其中有一位姊妹忠實的請求他說：「那麼，我請求你：從今以後不要再講論這件事，直到你查考清楚。」慕勒這樣的人不會生氣這個請求，也不能拒絕這種挑戰。他太過誠實和敏感，焉能輕易放鬆這件事？況且他當時所傳的，特別着重回到聖經的見證裏去；他堅持所有的講台和基督徒的行為必須經過惟一的考證，就是神的話。

他決意查考這個題目，直到他找到最後，滿意而且合乎聖經的答案。他考查的方法十分簡單，卻又非常徹底並認真。他先求神藉着聖靈開啟他的心眼，光照他的心思，使他能夠接受話語的見證；隨後他開始有系統的從頭至尾仔細查考新約。他盡量放下一切的成見和意見，祈求神釋放他脫離所有人的遺傳，普通的習俗，和教會的裁決和許可，尤其脫離那更詭詐的攔阻，就是個人的驕傲。他寧願悔改，不願貫徹；他採取這句格言：「不要堅持，只要真實。」查考的結果他找到一個結論，相信只有信徒才可受洗，只有浸才是合式。有兩段聖經特別顯著，即使徒行傳第八章十六至三十八節，和羅馬書第六章三至五節。

信心要求行動，在他裏面沒有妥協這件事，因此他就很快的受了浸。他見證說，沒有一個真的主內朋友，因他



受浸而反對他，反倒幾乎所有的朋友後來都受了浸。

同年的夏季，因着更深查考神的話語，他覺得縱然沒有直接的命令，聖經上使徒的榜樣，乃是每逢主日擘餅記念主（徒二十七）。同時神的靈應當得着機會，自由的在信徒中間作工，按着祂所賜的各種恩賜，彼此供應。這明顯是羅馬書第十二章，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和以弗所書第四章的教訓。這些結論催促他去實行。

良心上的不安逐漸引進另一信心，就是因着順服神的話語，他不能同意接受固定的薪金。這種制度會束縛基督的僕人，軟化他的信息來博取人的歡心。他坦白的告訴弟兄們，入秋以後就不再接受固定的薪金，信徒們可以自由奉獻，他決不要求人的幫助。

十月七日與葛馬利（Mary Groves）結婚。四十年之久同心事奉主，他們結合在同一的捨己原則上。他們正確的遵照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節的話：「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變賣他們僅有的一些，賙濟窮人，積蓄財寶在天上。他們為着基督，自願貧窮，從不後悔所行！反倒畢生奉行不懈。他們現在有夠多日常的機會，來相信神的供應、來證明神的信實。他們蒙恩得以經歷神實在是一位「聽禱告的主。」（詩六十五 2）神能保守信靠祂的人，不至失腳、不至跌倒。在他六十年的倚靠生活中，他的信心從不畏縮。他能清楚的指出，有五萬件事得着明顯禱告的答應，其他還有無數的例子，縱不能逐條指明，無疑都是神眷顧的憑據。

一八三二年慕勒和他的朋友克萊克（Mr. Henry Craik）同受引領赴不列斯鐸（Bristol）作工。八月十三日是個可記念的日子，因為在那晚間，慕勒、克萊克，另一位弟兄，和四位姊妹，一共七位，聚集在伯賽大會所內，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縱使無任何規條，卻願意絕對遵照主在祂的話語裏所賜的亮光而行。「自始大家明白，靠着主的幫助，我們要用神的話試驗一切的事，而且只實行遵守那經過聖經所證明的事。當我們在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三日這樣決定的時候，我們十分軟弱，然而我們的心卻是正直的。」

神在祂的聖所作孤兒的父（詩六十八5）

神的時候快到，慕勒將要得着他專一的呼召。一八三二年二月間，他開始閱讀《法蘭克的傳記》（*A.H. Francke*）。法蘭克約於一六九六年起首在普魯士的哈勒（Halle）創辦當時世界最大的孤兒院。他相信神，神就從未誤他，總是豐富的供給他。二百年來這工作一直繼續，教養了無數孤兒。自然默想法蘭克的生活和工作，使他更想念到在他四圍的棄兒。他問神是否他也能擔任同樣的工作，越想越有負擔。

翌年六月十二日，那時他尚未足二十八歲，在裏面燃燒的火開始冒煙。他想起何不每晨八時左右收集街上可憐的孩子，給他們一些麵包充飢，而後教他們念，或者念給他們聽一小時半的聖經呢？將來這個計劃，也可實行在成人和老弱身上。他馬上開始餵養三四十個孩子，相信說數



目加增之時，主的供應也必增加。後來他向克萊克吐露他的心思，得着指示租下一所可容一百五十人的房屋，每年租金只十先令；同時也有一位年老的弟兄樂意擔任教職。可惜這個計劃未能完全實行，因為吃麵包的人越來越多，噪雜的情形引起鄰舍的不滿，只得暫時放棄，但是這種意念和目的始終不忘。

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日，慕勒得着神的引領，創設「國內海外聖經知識社」（The 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 for Home and Abroad）。僅僅七個月，主日學內就有一百二十個孩子，成人班有四十人，四所日校有二百〇九個男女學生，送出的聖經有四百八十二本新舊約全書，五百二十本新約。此外還有幫助佈道工作的款，五十七鎊。在這個期間，主答應了祂僕人的禱告，供給一百六十七鎊現金，而且大大祝福了這些事奉。

那時發生一件事，使他有意為無父無母的孩子預備永久的住處。有一個孤兒因為太窮，不能繼續赴日校，而被送入貧民院。這件小事引起了慕勒許多的思想和禱告。為何不能安排並供應這班極貧窮的孩子屬世和屬靈的需要呢？神已經把種子種在他的心裏，不時加以澆灌。

翌年十月二十日，他在一位姊妹家裏喝茶，又看見了那本《法蘭克的傳記》。他想作這樣的工作已經很久了，他無意仿效，只覺得有同樣的引導而已。這種印象長成信念，變成決心，化成行動。他覺得應當往前進一步，因為他已經得着印證，神樂意供給一切需要。他時常省察自己的心，惟恐有甚麼隱藏不正當的動機在內。他向克萊克傾

吐他的心思，仰望神藉着他的弟兄來糾正一切，然而克萊克非常鼓勵他。經過更多的禱告後，他在十二月二日發出通知，準備下週召集弟兄們，將這件開辦孤兒院的事擺在他們面前，一同尋求神的旨意。

三日後，他讀到詩篇第八十一篇十節的話，大受感動：「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從那時起，這節聖經成了他的座右銘，這個應許成了他的力量。早先他尚未禱告到財物和人才的供應問題，現在他受引導把這個應許應用在新計劃上。他立刻大膽的求神供給房屋，現金千鎊和合式的幫手。兩天後他收到第一筆現金奉獻，一個先令。再兩日，收到第一件實物奉獻——一個大衣櫃。

那個可記念的日子終於來到。在那一週內撒但頻向慕勒發射火箭，以致他的靈十分低沉。他已經採取一個步驟，要反悔就得大大羞辱自己和污辱他的主。萬一他走錯了一步，沒有真的引導，那怎麼辦呢？然而當十二月九日，他站起來說話的時候，他得了幫助，永久的臂膀托住他，使他重得保證，這個工作是出於神的。他小心的避免刺激情感的言詞，也不當場募捐，因為他願意凡事謹慎前進，先經過考慮和禱告，而後才作決定。會後有人自動奉獻十先令，也有一位姊妹獻已於這項工作。翌年正月十六日，慕勒發表一篇說明，其中這樣說：

「時常有實例帶到我跟前，證明神的兒女在今日有一種特別的需要，就是他們的信心需要得着堅固。我的靈渴慕能作這個器皿，不只從神的話裏證明神願意並且實在能夠幫助一切倚靠祂的人，更能用事實來證明，神在今日



還是不改變的。我很曉得，神的話應當足夠使我們來倚靠祂。因着恩典，的確夠我相信。但是還是覺得，我應當給我的弟兄一臂之助，若有明顯的憑據，證明主那永不改變的信實，當能大大穩定他們倚靠神的手。因為我記得我自己的靈裏所得着的大祝福。當我看見主如何帶領祂的僕人法蘭克，他單倚靠永活的神，建立了極大的孤兒院，我曾親眼好幾次見過這些偉大的建築物。所以我感覺自己必須在親身蒙恩的點上，來作神教會的僕役；我所蒙的恩就是能夠照着神的話來相信並完全倚靠祂。許多我所熟識的信徒，因着不能倚靠主，而心思煩擾，良心不安。這些事實引起我靈裏的操練，神就藉此在我心裏喚起一個願望，要在教會和世界面前，擺上一個確據，就是主始終沒有改變。我認為最好的路，莫過於設立一個孤兒院。若我這個赤貧的人，單憑禱告和相信，不向任何人開口，得着供應來建設並維持一個孤兒院，這件事就能在主的祝福之下，堅固神兒女的信心，同時也能把屬靈的真實薦與未信之人的良心。所以這個是設立孤兒院的基本原因。我誠然衷心願意被神使用，來看顧失喪父母的可憐孩子，在神的幫助之下，供給他們今生的需要；我尤其渴望被神所用，培植這些可愛的孤兒，使他們能夠敬畏主；但是工作的首先和主要目的，還是盼望神能因此得着高舉。這些在我看顧之下的兒童，他們一切的供應，都是從禱告和相信得來的，無論是我或是我的同工，從不向人開口，由此可見，神依然信實可靠，仍舊垂聽禱告。所以三個設立孤兒院的原因，可以說：（一）神能因此得着榮耀。神既然樂意供給

我一切需要，可見倚靠祂的必不落空，這樣神兒女的信心就能得着堅固；（二）這些無父無母的孩子得着屬靈的幫助；（三）他們可以得着屬世的益處。」

耶和華以勒（創二十二14）

神在各方面的供應不只奇妙，而且動人敬畏之心。慕勒尚未祈求，主就已經答應。早在十二月十日，就有一對夫婦甘願獻己於這份工作。他們的靈何等美好，可見於當日的信件：「若你認為我們合配的話，我們願意獻上自己來作這個未來的孤兒院工作；同時也願意將主所賜給我們的一切傢俱等物，捐贈公用。我們不受任何薪金，相信若是主的旨意使用我們，祂必定供給我們所有的需要。」

在首批奉獻財物的人中間，有一個貧窮的女裁縫，帶來一百金鎊。她每週所得，平均只三先令六便士，而且她的身體十分衰弱。祖母遺給她將近五百鎊，然而父親是個酒徒，死後欠債甚多。她的兄弟姊妹答應債主，每鎊付還五先令，但是她的良心感覺不安，就私下賠償其他的十五先令。當她未得救的弟兄和兩個姊妹每人送母親五十鎊時，她又覺得自己既是神的孩子，就該加倍敬奉。所以到了那時，她所承繼的遺產已經很少了。但是從這極有限的數目內，她提出一百鎊奉獻為孤兒院用！慕勒的原則，乃是不論需要如何緊迫，餽贈數目如何巨大，總不急忙接受。因此他先與這個婦人長談，希望她不要操之過急，以致不計算代價，或另具別種動機。經過詳細談話以後，不能發現有甚麼不純潔的動機在內。婦人的決定，顯然已



經經過熟思和考慮，她這樣說：「主耶穌為我流出未滴的血，我豈不應當給祂這一百金鎊麼？」原來這個婦人時常奉獻，許多時候她靜悄悄的將食物、衣着、和別種物質，施捨給貧窮的人。她的餽送超過她的收入，以致她那一點本錢很快的用完。慕勒當然十分躊躇接受她所帶來的，直到他看明是主的愛激勵了她，就只得奉主的名收下，然而像他的主一樣，他稱讚說：「婦人！妳的信心是大的！」

要開辦孤兒院，必須有合式的房子，為此有不少專一的禱告獻上。最後租定威爾遜街六號，而且決定自一八三六年二月三日起開始接受申請，先收女的孤兒，因為她們最是可憐。慕勒雖然在每件小事上都很仰望神，但是他承認從未求主差遣孤兒來院。他以為必定有許多孤兒要求入院，豈料到了所定的日子竟然無人申請。樣樣都齊備了，只是沒有孤兒。他的驚奇難於形容。這使他深深自卑在神面前。當晚他整夜仆倒在神面前，搜查他的心，鑒察他的動機，並且求神光照他、指示他。他被帶到如此謙卑地步，他能夠從心裏說，若神能因此得着榮耀，他樂意自己的整個計劃完全取銷。翌日，收到第一個申請。四月十一日開始接受孤兒，待五月十八日院內已經住了二十六個孤兒，每天還有申請送來。第一院成立不久，第二院的路已經開啟，在同街租到一號房，而且神也預備了合宜的褓姆。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院正式開幕。有些在第一院內較年長和能幹的女孩，移到第二院幫助雜務，一則可以節省僱工，二則可以訓練她們幫助別人。到了一八三七年四月八日，每院都有三十個孤兒。

慕勒當初不是求神給他一千英鎊麼？在他的心思中這件事已經成了，他時常為這筆鉅款感謝神，好像他手中已經有了似的。現在他快要出版他的《主之帶領的記述》（*Narrative of the Lord's Dealings*）。他覺得若這記述未出版前，不向人募捐，而先有這筆款在手，應當更能榮耀他所事奉的主。因此他多為這事禱告，果然到了六月十五日全數到手。統計禱告的日子，共十八個月零十天。

一八三七年十月，他租定第三所房子，預備收容男孩，但是鄰居大大反對，不願附近有孤兒院；慕勒謙卑的放棄這所房子。經上說：「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十二18）他相信主必另有安排，不久在一院二院的同一街上租到了房屋。

一八三八年七月間，信心遭遇嚴重的試驗。十二個月前，手中還有七百八十鎊，現在只剩三十九分之一了，即二十鎊而已。只有四個，慕勒夫婦、克萊克和另外一位弟兄，知道缺款的情形，他們同心合意的禱告神。慕勒自己見證說：他的信心在當時反倒比一年前有巨額在手之時更大，而且這並非幻想，因為供應雖然如此低落，不久就得付出三十鎊，他們還是發出通知接受七個孤兒，並預告準備再收五個孩子！

試煉的日子尚未過去。兩個月後，供應低落到必須仰望主每日，甚至每小時，供給眼前的需要。禱告的答覆，似乎神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有許多鎊就要付出，然而手裏一個便士都沒有。某日收到四鎊，慕勒想何不留下三鎊準備未來付款？立刻他記起經上的話：「一天的難



處一天當就夠了。」於是他毫不猶豫的倚靠神，按時發薪，手裏不留分文。這時克萊克受引導，傳了一篇信息，述說亞伯拉罕在創世記第十二章裏的行動，特別注意兩個事實，就是當他因信走在神旨意裏時，一切順利；當他不信悖逆主時，全數失敗。慕勒聽見這篇信息，不知不覺應用在自己身上；他得着兩個結論：第一，他不能抄襲小路或偏行己路，來解救危機。第二，他怎樣蒙恩藉着信榮耀主名，照樣他也有羞辱主的可能。原來當孤兒院需款甚急之時，他在銀行存有二百二十鎊，是人託他作別用的。他最少可以暫時動用，解救目前危急。這種試探非常有力，因為他熟識捐款人，知道他們十分關心孤兒院，他只須向他們稍微解釋窘迫情形，他們必會同意隨他移用。但是他立刻看出，這樣作無異自找出路，而不等候主的拯救。同時也會養成惡習，倚靠自己的謀略，攔阻信心的長大。

當他在急需之時，他拒絕一切可疑的方法，單單仰望神的拯救。在他的禱告中，他述說理由，他有十一個理由，為何神必須而且必定幫助他：

「我向神祈求所持守的原則如下：

（一）我開始這項工作是專為神的榮耀，就是要給人一個明證，神既然垂聽禱告，供應孤兒的需要，就證明祂是一位永活的神，在今天仍然頂樂意垂聽禱告。既是這樣，祂就必定喜歡賜下供給。

（二）神既是「孤兒的父」（詩六十八5），就必定供養他們。

（三）我既為主耶穌的名接待這些孩子，就是在這些

孩子身上接待主自己，給祂吃、給祂穿（可九36-37），因此祂必定樂意眷顧。

（四）這個工作既為堅固神兒女的信心而有，若神扣住供應，在信心上軟弱的人豈不因此猶豫；相反的，若神繼續供給，給他們的信心豈非因而增強。

（五）若主扣住供給，許多仇敵就要嗤笑說，我們豈不早就預言這種熱誠終歸無有麼？

（六）主若不幫助我，許多不夠明白或屬肉體之神的兒女會替自己辯護說，可以繼續與世界結盟，照舊用不合聖經的方法來取得捐款。

（七）主知道我是祂的孩子，是祂所眷憐的；祂也知道我不能供養這些孩子；因此祂不會讓我長挑此擔而不來幫助我。

（八）祂必定記念我的同工們，他們都專心倚靠祂。若祂扣住供應，他們會生厭倦。

（九）祂也必定知道，若無供給，我只得遣散這些孩子，使他們從聖經的教訓中退出，重返他們舊時的夥伴中間。

（十）祂要指出人的錯誤說，一件事新興之時可以得着供應，一俟陳舊，就無人過問了。

（十一）若祂扣住供應，我真不知將如何解釋祂在這工作上所賜我無數奇妙的禱告答應，這些答應充足的指示我，是出於神的。」

就是這樣，這位謙卑的聖徒，六十餘年之久，向神呼籲而得着應允。



一切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彼前五7）

到了一八三八年秋季，慕勒開始覺得應當讓同工們共負這個責任。凡參加工作的人，應當有分於禱告，這樣他們才能得着真正的益處。為着神最高的榮耀，他們應當曉得需要之切和拯救之真，使他們能夠將一切尊貴、頌讚歸與祂的名。於是他召集了在工作上有分的弟兄姊妹們，把內幕告訴他們，全無隱秘。他一面告訴他們，目前所處的窘迫情形；另一面吩咐他們，不用灰心，他深信幫助就要來到，他叫他們與他一同禱告。同時他也訂定幾條處理事務的不變原則，時常加以題醒；例如手頭無款時，決不添購任何物品，然而又有規定說，決不容讓孩子有任何缺乏。與其叫孩子忍受飢餓、寒凍，倒不如停止工作，遣散他們。任何需要都不准告訴外人，免得構成募捐嫌疑；惟一倚賴是永活的神。他懇求他們每日每時與神維持美好的交通，免得他們的不信和不服攔阻自己禱告的能力，拆毀他們中間的同心合意。

一八四〇年八月間，這個禱告的內圈再予擴大，使在日校工作的弟兄姊妹也能參加，然而同樣的原則嚴格的執行，不准把任何需要告訴外人。

這樣作，帶進了更大的祝福，尤其幫助了同工的弟兄姊妹。他們聯合獻上懇切相信的禱告，只有神知道有多少工作的成效是由於他們的信心、代禱和捨己。許多危急因着他們的奉獻得以解脫；他們所能獻上的縱然不多，所付的代價卻非常之重。他們所給的，有時如同寡婦的兩個小錢一樣，投上了他們養生所有的。不只最後一文已經擺

上，甚至首飾珠寶，祖傳珍品，久藏美物，都如馬利亞的玉瓶一般，打碎在主耶穌腳前，當作甘心祭獻在神的壇上。他們把一切節省下來的都獻上，而且時常超過所能儉約的奉獻給主，好叫神的家中有糧，祂的小子不至缺乏。所以這個工作，不但是慕勒的事奉，也是他們的事奉。因為這樣的施捨，他們都在禱告上得着新的力量、把握、和祝福。正如他們中間的一位所說：「除非我先獻上所有，不然我覺得不該有任何祈求。」

他們有同一的靈、同樣的腳蹤。某次有一位紳士偕幾位貴婦參觀孤兒院，見有這麼多的孩子需要照顧，內中一位貴婦問男院的褓姆說：「當然他們不能維持這些工作，除非他們有充足的存款。」那位紳士也接着說：「你們總有很豐裕的存款吧？」褓姆安詳的回答說：「我們的款項都存在不能倒閉的銀行裏。」這樣的答覆，引出貴婦的眼淚，也汲出紳士的五鎊。這是一筆十分需要的捐助，因為當時手內已無分文。

另有一次，慕勒剛從德國回來，工作上遭遇極大的經濟窘迫。數日後接到一位時常捐助給孤兒院的弟兄來函說：「你所負責的工作有否急需？我知道你從不求人，只仰望你所事奉的主；但是答覆人的詢問，似乎有點不同，而且是正當的。我願意曉得你目前工作上的經濟狀況，因為你若沒有急需，主別的工作或別的百姓也許正有需要。請你通知我需款若干，你目前需要多少，或者將來盼望多少。」

此時慕勒手上只剩二十七便士，有數百孤兒需要供



應，然而他覆信說：「我感激你的愛心，同意你的意見，即問人要款和答覆詢問，確有不同；但是在我們這一邊，我覺得沒有自由可以向你報告我們的經濟狀況，因為在我手裏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乎引導一些信心軟弱的人看見，單與神交涉是可能的，其中確有真實。」

覆信付郵後，禱告立刻獻給永活的神說：「主阿！祢知道為着祢的緣故，我沒有把需要告訴這位元弟兄。現在主阿！求祢再一次的顯明，單向祢吐露我們的需要，是行得通的。所以求祢對這位弟兄說話，使他會幫助我們。」神感動這位弟兄送一百金鎊。款收到時，兩手正已空空。

一八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記述上有一段特別的登載，說法十分簡單，如同嬰孩說話一般，但是可說字字非常寶貴：「為着表示祂的不斷看顧，主替我們興起新的幫手。凡倚靠主的人，必永不驚惶。有些人幫忙一時，就在主裏睡了；有些人事奉主的心漸漸冷淡了；有些人縱仍願意幫助，卻不能繼續了；也有些人另有安排，覺得別有呼召。惟有倚靠神，單靠永活的神，我們就超越失望、超越棄絕；任何死亡缺乏，愛心冷淡，或者另有呼召，都不能影響我們。何等寶貴，我們能夠有所學習，甘願在這世上獨與神站立，並且深知我們不致缺乏任何好處，只要我們行事正直。」

一八四一年秋季，神樂意賜給他們一個信心的最重要試驗，情形較已往任何時期來得艱難。數月前供應還是源源不息，但是現在每日每餐必須仰望神。禱告縱仍不斷獻上，幫助卻有時似乎遲延，因此大家感覺這是神特別的恩

典，慕勒和他的同工們竟能相信到底。他和他的同工的確蒙神托住，他們毫不搖動，安息在神的慈愛裏。

有一次，一個貧窮的婦人奉獻兩個便士，她說：「這是區區之數，但是我必須給你。」誰知這筆禮物十分應時，內中一便士適可湊足整數，購買急用的麵包。另有一次，需要八個便士，預備下一頓飯，但是手頭只有七個便士。待開奉獻箱，發現只有一個便士，剛合所需。由此可見，這個便士是天父所預備的。

同年十二月間，慕勒覺得公開聚會和常年報告，都應當延期，證明他們是單倚靠神的。在極缺乏的中間，他們採取了這個步驟，一八四一年至四二年的常年報告晚出五個月。人或者會想，神必定立刻獎賞這種勇敢的信託；但是奇妙得很，慕勒的信心從未受到這樣嚴重的試驗，像當年十二月十二日至翌年四月十二日所遭受的。在這四個月內，神似乎再度申明：「我現在要試看你果真倚靠仰望我否？」殆三月九日情形嚴重到若無幫助，工作無法進行。適在那日，有一位住在都柏林（Dublin）的弟兄送來十鎊。主的手明顯在這餽贈上，因為郵差早已經到過，並無信件，然而在慕勒的心裏卻有一種堅強的把握，知道拯救已在眼前。果然有信送來，內附十鎊，原來該信誤投旁屋。在同一個月內，有一餐遲開半小時，因為缺少供應，這種情形已往從未有過，以後也極其稀罕。縱有數千口日需餵養，供應從未斷絕。

一八四五年七月間，慕勒回顧試煉的日子，這樣見證說：「縱約七年之久，我們的款項非常涸竭，很少手頭



有款可以供應孤兒三日之需，我的靈裏卻只有一次真受試煉。在一八三八年九月八日，第一次主似乎不聽我們的禱告，但是當祂在那時賜下幫助時，我看見這不過是試驗我們的信心而已，我們如此缺乏，並非因祂放棄了這個工作。我的靈裏因此得着堅固和鼓勵，從此非但能一直信靠主，而且就在極貧窮之中，也毫不沮喪。」

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來六15）

一八四五年十月後，慕勒清楚主有引導，要自建院所。威爾遜街上的居民抗議孩子們的噪聲，尤其在遊戲時的喧嚷。並且空場太窄小，不敷孤兒應用，排水設備太簡陋，不合衛生條件。最好能有大片空地，可以耕種，使男孩們有戶外工作的機會。若能找到合式的地址，建築合用的房子，各方面當大有益處。但是相反的理由也經過仔細考量！要覓地自建，需要大筆款項；設計和建造耗費時間和精神；每步工作都需要智慧和監督；永久性的建築物是否與神旅客的生活相稱？不斷的禱告帶進一種平靜安穩的信心，反對的理由都一一抵消。神若是為這項工作供給巨大金額，豈不更顯示祈禱的能力麼？一塊廣大之地，雖在最初需要數千英鎊，但是神的孩子何必洩氣，因為天父是非常富裕的。當他和同工們天天等候在神面前的時候，他們的信心逐漸加強，直到滿心相信幫助即要來到。不久慕勒對於這件事十分有把握，那所房子似乎已經豎立在他的眼前了，雖則五週之久未曾收到一分文。

同年十一月，他得着他的老友威伯門（Robert C.

Chapman) 的鼓勵，叫他放心前進，但是不可忘記逐步尋求天上的智慧，使建院的計劃完全合乎神的意念。為建院特別禱告三十六天後，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收到首筆奉獻，計一千英鎊。

三日後，在倫敦一位基督徒建築師自告奮勇，願意負責設計並監工。預計全部購地建屋經費，約需一萬至一萬五千鎊左右，外加每年經常開支數千鎊。慕勒一貧如洗，怎敢嘗試這種巨大計劃，豈非因他的信心和盼望都在神那裏麼？他並非為着自己圖謀大事，他所以進行是因為他深深覺得，神要他這樣去作。工程既然如此浩大，他更需要清楚看見神自己的手。因此他不發通告，只偶爾向三數同心的弟兄題起而已。在他每天所查考的聖經上，他得着許多指示和鼓勵，好像聖經特別是為他所寫似的。如同在以斯拉記開始，他看見神怎樣興起古列，下詔重建聖殿，並且供給需要。神又如何激動祂的百姓，起來幫助那些上耶路撒冷的人。他就對自己說，這位神當然也能，而且必定照着祂自己的方法，激動祂的兒女來幫助建院一切所需用的。

不久他收到兩件禮物，一是用外國料子所編成的小口袋，一是用蚌殼製成的花朵，叫他出售換款。最寶貴的，乃是附有一節應許：「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亞四7）這句話比任何款項所帶給慕勒的鼓勵都大。

現在他開始仰望主引導他得着一個合式的地址。找了四週，毫無結果；然而裏面深深覺得不久主就要賜給那個



地段，因此在一八四六年正月三十一日，週六晚間他這樣告訴了他的同工們。在兩天之內，他的思想轉到愛希萊·丘原（Ashley Down），發現有數段十分合用。他兩次拜訪地主，一次赴寓所，一次赴辦公處都未能遇見，只留下字條而去。他認為其中必有神的旨意，就決定等候明日再說。

翌晨他再訪地主，在寓所遇見他。一進會客室，地主就說：「噢！慕勒先生！我早知你的來意，你想買我在愛希萊丘原的地。昨晚我作了一個夢，夢見你來買地；那塊地原價是二百鎊一英畝，但是主吩咐我，不得向你要價超過一百二十鎊一畝。你若願意出這價，交易就算定規了。」十分鐘內，合同簽定。慕勒指明說：「因着小心跟隨主，而不越過祂的引導，我得以每畝少付八十金鎊。」

六天後，那位在倫敦的建築師正式表示負責一切設計並監工。週後親自來不列司鐸，看見這塊地，宣稱各方面都合理想。

直到一八四六年六月四日止，收到建院的奉獻二千七百餘鎊，相差所需甚遠。但是慕勒覺得在神自己的時候必有充分的供給。他已經為着建築新院等候在神面前二百二十天，他決意繼續等候，直到全數都已到手。六月六日收到奉獻兩千鎊，翌年正月二十五日又接到兩千鎊。因此在七月五日建築工程，就開始進行。六個月後，等候在神面前已經四百天，因禱告而得着的款項有九千鎊之多。新院將告落成，可以收容三百三十名孤兒，一萬一千鎊已經用去，尚差數千鎊。但神的幫助超過了他的盼望，

不只款項無缺，連新院的幫手也都有了安排。

一八四九年六月十八日，孤兒院的工作開始十二餘年後，孤兒們遷往新院。五週後接受新的申請，殆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六日，院內已有二百七十五名孤兒，連同服事同工，共計三百零八位。

孤兒遷入新院未久，慕勒心裏感覺不只三百名，應該有一千名孤兒同來享受屬靈和屬地的恩典。一八五一年還未開始，這種渴望已經長成決心。照着他凡事禱告的一貫習慣，他尋求印證，確知他並非跟隨己意，乃是遵行神的旨意。有幾點特別使他覺得有擴充的必要：許多申請無法收容，大批孤兒急需照顧，當時的貧民院道德淪落，無家可歸的孩子不得屬靈的幫助，同時他自己的心對擴充這件事十分平穩。正月四日收到一筆奉獻計三千英鎊，使他得着激勵。然而他始終未曾向人題起擴充，甚至他的妻子都不曉得有這個計劃，因為他認為要避免一切錯誤，就得先從神直接接受清楚光照，不被人的意見所迷蒙。殆《聖經知識社》第十二期報告，他才透露擴充的計劃。但是直到一八五二年五月間，他手頭還只有三千五百鎊，但是他在忍耐等候上已經學了功課。為着第一院的興建，他等了二年以上；若為了第二院，須等更長時間，只要是神的旨意，他也甘心等候。雅各書第一章四節大大幫助了他：「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至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手中已有三萬鎊。於是第二院興建，可以容納四百人。接着有第三院第四院，和第五院聳立。殆一八七〇年整院已能收容二千孤兒。



神的信實始終可靠，祂的供應永無斷絕。某次手中無款可為孤兒預備早餐，忽有人在餐前來院，奉獻捐款，足供目前急需。這件事記在報告上，證明神的信實，及時供給需要。不久這位奉獻的弟兄前來，親自述說經過情形。那天早餐前，他有事赴不列司鐸辦公室，途中忽然想起，應該赴孤兒院，餽送一些捐款。於是轉身向孤兒院走了四分之一里，後又停步自念，何等愚蠢，放棄待辦公事，奉獻可待他日。遂再轉身向辦公室走去，但是不久又覺得必須回頭。他就對自己說，孤兒或者現在正有需要，神若差遣我去幫助，我豈可讓他們缺乏？這種感覺非常有力，使他再轉身朝孤兒院去，直到把奉獻交出為止。慕勒的批語：「正像我慈愛的天父所作的！」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撒七12）

慕勒得救後最初八年，曾五次獻已作遠方佈道工作，但是神似乎一直攔阻這件事。現在他已經六十五歲了，神竟出乎意料的引導他，環遊世界傳道。自一八七五年迄一八九二年，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傳道工作上，見證神是垂聽禱告的神。他忍受北極的寒冷，和熱帶的酷暑，經歷海中的狂風大浪和陸上的顛簸搖盪，蒙到蚊蚤和老鼠的騷擾。縱然氣候、飲食、生活習慣，時常改變，日常工作十分緊張，他卻平安度過，不受影響。他的身體並非強壯，他所經過的足以消耗一個鋼鐵打成的人，然而當他九十二歲時他還能說：「我能整天工作十分輕鬆，如同七十年前一般。」

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主日早晨他在愛爾瑪路會所（Alma Road Chapel）講道，翌晚又參加伯賽大會所的禱告聚會。週三晚他照常出席孤兒院的禱告會。當他與女婿互說晚安之時，全無軟弱的現象。週四（三月十日）早晨七時左右，人送茶給他飲，叩門不應，推門進去發現這位老人倒在床邊地板上已經長眠了。他的離世正如當初「墓窟聖徒」（Catacomb Saints——即羅馬帝國逼迫基督徒時，假墓窟聚會的信徒）所說，死是「生」入屬天的生活。他的同工就在當天下午，聚集在原來的祈禱室內，將這個孤兒院的工作重新交託在那位「獨一不死」的神手裏，知道人手雖易，祂的手永遠堅定。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太六33）

回顧慕勒一生的工作，他曾親筆寫過一句話，足以代表他的宗旨：「我樂意獻上自己，例證禱告和相信能夠完成許多事。」在五十九期的常年報告內，有這個統計：迄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止，日校共有七所，在校學生三百五十四人，自開辦以來，全部入學兒童八萬一千五百零一人。家庭主日學十二所，當年學生一千三百四十一人，開辦以來，全部總數三萬二千九百四十四人。另外幫助英國和威爾斯（Wales）各地主日學二十五處。當年學校開支七百餘鎊，創辦以來，全部開支十餘萬鎊。當年分發全部聖經和新約等，一萬五千四百十一本，分發以來，全部總數一百九十八萬九千二百六十六本。當年分發聖經用費四百三十九鎊，分發以來，全部費用四萬一千



慕勒

零九十餘鎊。當年幫助佈道同工一百十五位，支出二千零八十二鎊多，創始以來，全部津貼佈道事奉款二十六萬一千八百五十九鎊多。當年奉送書籍和單張三百十餘萬冊，支出一千餘鎊，奉贈以來，全部費用四萬七千餘鎊。當年孤兒人數一千六百二十人，開辦以來，全部孤兒人數一萬零二十四名。當年孤兒院開支二萬二千五百二十三鎊多，創辦以來，全部費用九十八萬八千八百二十九鎊。總計六十年來全部用費，包括各項開支在內，高達一百五十萬英鎊。

讀常年報告的人，不時發現有一位隱名的捐款人，數十年內不斷奉獻，記錄上只稱他為「一個主耶穌的僕人，因着基督之愛的激勵，尋求積蓄財寶在天上。」若把這些奉獻加起來，迄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止，竟達八萬一千四百九十鎊十八先令八便士。這位捐款人就是慕勒自己，他將人送給他或者遺給他個人的款獻上為主所用。他並不投資在地產銀行或鐵路上，他投資在神的工作上。他不像許多基督徒只獻上十分之一，他的原則乃是除了維持極簡單生活必需之外，全部奉上。他自己的話這樣說：「我的目的從來不是我能夠得着多少，乃是我能夠給出多少。」難怪他離世後個人的全部私產，只值一百六十九鎊九先令四便士，內中一百餘鎊是書籍傢俱等估價，只有六十多鎊是現金，還在等候分送出去。在他的遺囑裏有一段極重要的話，作他最後的見證：「我不得不羨慕神奇妙的恩典，當我是個輕率虛浮的青年之時，就引領我認識了主耶穌，而且祂一直保守我，在祂的敬畏和真理中，並給

我極大的尊榮，使我能長久事奉祂。」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加二20）

有人問慕勒，他事奉的秘訣何在？他回答說：「有一日我死了，完全死了！」當他說這話時，他彎腰幾乎碰着地板。「向慕勒，和他的意見、傾向、嗜好，並意志死了，向世界和它的褒貶死了，甚至向我弟兄和朋友的讚斥死了，從此我只尋求怎能蒙神悅納。」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2）

慕勒生平的事蹟，證明他是近代少有的一個認識神的人。他不只在信心上，有了豐富的經歷，給了人莫大的幫助，就是在活在神面前，尋求神旨意的事上，也學了深切的功課，使人每讀他日記中那些尋求神旨意的記載，就不能不被帶到神面前。他愛神，且敬畏神，活在神面前，遵行神的旨意。他所以能那樣有信心，乃是因為他活在神面前；並且他的信心所以能那樣有能力，也是在於他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而信。他不是憑自己的意思，隨便相信神。他每要作一件事，都是在神面前，查看動機是否單純為着神，神的話如何說，神的手在環境上怎樣證明，而再三尋求，再三等候，察驗再察驗，證明再證明，直到清楚是出於神旨意的，方始進行。以下五點，是他每要定規作一件事以前，必查問清楚的：

一，這是否神所喜悅的？



慕勒

281

二，這是否神要我作的？

三，這是否神要我在這時作的？

四，這是否神要我在這地作的？

五，神在環境上是否有安排？

因着這樣尋求神的旨意，他就未限制神，也未越過神；而作了一個與神同行的人，為神的信實作了美好的見證。他雖然死了，他為神所作的見證仍舊說話。

拾珍附介：慕勒及有關著作

《背逆的青年》（證道）

《慕勒日記精華》（證道）

《慕勒傳》（廣學會）

《慕勒傳》（華夏）

《喬治慕勒傳》（美國榮主）

《慕勒屬靈精選》（提比哩亞）

《信心偉人慕勒》（活石福音書室）



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1828-1917)



「敬虔的祖先是無價之寶，其恩惠不只臨及下代，也時常流傳多世。然而這種祝福有賴於祈禱的靈來扶持。神所祝福的家庭，是恩典的輸送管。人能生於這種家庭，確是一種高貴的權利，但也是一個沉重的責任。世界的靈如此壓人，作父母的人屬靈的生活極易鬆懈，除非謹慎小心保守神的付託，這種產業不久即會耗損，喪失殆盡。」

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事奉神（提後一3）

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生於一八二八年五月九日，與他的父親和祖父同名。他的遠祖屬於蘇格蘭的「老

光」長老會（Auld Lights Presbyterians），是一個極其虔敬的宗系。他的祖上世居愛波丁州（Aberdeenshire），祖父早夭，彌留之夜，大聲為他的每個兒女題名禱告。長子約翰，年方十二歲，偶聞父親的禱告大受感動，決意奉獻為主工作，立志準備自己。後來果然成了愛波丁一所禮拜堂的傳道，直到終年。幼弟安得烈是母親寵子，因不敢拒絕從南非來的呼召，只得辭別躺臥病床的母親，不敢明告何往。別後不久母親離世。

抵南非後，被派在好望角殖民地一個重要市鎮，葛來夫瑞奈（Graaff Reinet）工作，直到四十五年之久，深得當地人士的敬愛。許多聖經的話語，因着他着重的反復傳講，就深深刻在他兒女的心裏。每逢週五晚間，他必專一為教會復興禱告。他的孩子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怎樣有時站在書房門外，竊聽父親大聲禱告神，求神將聖靈澆灌下來。他的妻子是個極適合的助手。她的特點是知足而有安息。這秘訣是與神交通。她從不忽略隱秘處的靈交。當她關上房門之時，孩子們和傭人都曉得不可攪擾她。即便有需要，也不敢輕易叩門。「這個家庭的主要特點是尊敬，全家尊敬神和神的話語。妻子尊敬丈夫，兒女尊敬父母，僕人尊敬主人主母。孩子們在主的道上受訓練，學習順服。父親的話是家法。然而在那個家裏，愛是完全的鎖鍊。」

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何十一4）

葛來夫瑞奈所能供給的教育十分有限，因此當安



得烈十歲時，就與十二歲的哥哥約翰同赴蘇格蘭攻讀。一八三八年秋季，他們到達愛丁堡，寄伯父約翰籬下有七年之久。七年之內，伯父伯母從來在兩個姪兒身上未找到一點錯處，可見在葛來夫瑞奈家中的禱告是何等大有功效。當時蘇格蘭的教會，滿有蓬勃氣象，屬靈的大漢如同卓柏斯（Dr. Chalmers）、聖潔的麥開（R. Murray McCheyene）、波納爾弟兄二人（Two Bonars）、和賓威廉（William C. Burns），正被神使用。慕氏弟兄受到這種環境的薰陶，不知不覺地傾向到事奉神的道路上去。這在安得烈與他父親來往的信笈上，可以看出。父親曾這樣寫着：「我不願意你揀選法律，因為今日的法官與律師道德破產，人格低落，使人觸及戰寒。若你傾向神學，或學醫、或商科，我認為在好望角和別處都有出路。若我在你的景況下，我願意注意印度佈道工作，這裏值得偉大的人來思想、來渴慕（一八四〇年）——自安得烈來函，得知西蘇格蘭有復興，心中何等欣慰。無論何處有靈魂歸向基督，都使我心雀躍。尤其可喜，是我親愛的孩子們，雖屬年輕，已能於心中嚮往這些事（一八四四年）——我要恭賀你揀選傳道的事奉。我心高興，因為主樂意傾側了你的意念。我所愛的孩子，我相信這時你已奉獻你的心給耶穌基督，從今直到永遠歸屬於祂，不論美名惡名都一心跟隨祂。在南非教會事奉神，不會帶給你屬地的財富，或今生的舒服，卻會供給你一塊肥沃的田地，在一班和善寬仁的百姓中間，可以儘情服事。我在這項工作上已有二十二年以上的事奉，靈裏非常喜樂，同時也能謙卑的信，在神的

祝福之下，得着相當功效。我題起這些，無非要鼓勵，作你借鏡。」

一八四五年四月間，安得烈和哥哥約翰同時畢業得着碩士學位。為着將來在荷屬南非改革教會工作，必須重新溫習幼年所學的荷蘭語，因此弟兄二人前往荷蘭的烏屈契（Utrecht），繼續深造。

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賽四十二16）

弟兄二人由蘇格蘭熱烈的屬靈空氣，轉入荷蘭冷酷死沉的儀文內。老父有先見之明，預先修書警告他們說：「你既立志以傳道為事，哦！讓我懇切勸告你，過一種儆醒祈禱的生活，使你得蒙保守，脫離情緒上的錯誤，不致偏離行為上的正路。不久你會聽見同學，甚至教授們，侃侃發表神學上的意見，使你受驚徬徨。你領受這些言論要特別小心，不可理睬是某某等名人所主張。要學習作尊貴的庇哩亞人（徒十七11），在可稱頌的靈引導之下，默念你的聖經和省察自己的心，你就必被引進所有的真理。在交友中，你會遇見一種試探，就是荷蘭的薑酒和煙葉。你必須拒絕這些可憎的習慣。必要時你可用荷蘭優良的茶葉或咖啡款待朋友。在這些事上，不要怕奇異。無論人介紹你看甚麼書，都不可忽略讀聖經。這件事必須每日去作，且須用謙卑和許多的禱告來仰望聖靈的引導。」

他們帶有介紹信，去見蓋貝多（Dr. Cappadose）博士，蓋博士是熱心福音工作的小團體的領袖。由他得識一些同學，彼此結為密友。當時有幾位熱誠的同學發起一個



小小團體，互相切磋，準備事奉工作。團員公決在聚會時不用酒類，因此遭同學歧視譏刺，加以渾名稱之為：「可可會（Chocolate Club）」或「祈禱會」。仇恨之深，甚至在教室不與他們並肩而坐，出入也不與他們相偕。他們也熱心傳福音。慕安得烈就在他們中間有了得救的證實。

一八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他稟告雙親：「我有更大喜信通報，你們必定歡喜，連天使都跳躍快樂，你們的兒子現在已經重生了。我難以發表所感覺的。過去在信劄和談話間，我對於這些事總保持一種沉默，迄今我尚不知如何發表。當我回顧神怎樣帶領我直到今日，我必須承認『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賽四十二16）最近二、三年內，有一種內在的變化發生，一時嚴肅、一時遺忘，遺忘後又繼以嚴肅，如此不斷變化。我就在這種情緒下前來烏屈契，啟程前俗事繁忙，你能察出，我缺少嚴肅。在航行三日內，又來一段嚴肅時期，離別和回憶使人反省自己。抵荷蘭後，我想我禱告轉為更懇切。我只曉得這點，其他就茫然不知，然而『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見了。』我一直以為人得救以前，必須先深深看見自己的罪。這種思想長久打擾着我。如今我不能說對於罪有那種深刻的感覺，如同許多人所表達的，卻能相信而且覺得，我能這樣說，我有把握自己這個罪人已經投了基督。親愛的雙親，我還能說甚麼呢？只求你們與我一同讚美主……我現在心平氣和，雖不能說有何特別高興的時節，卻自念已經享受一種向神真實的信心。我所經歷的，為時不久，我不敢說永遠能這樣平順。實在

我已經開始領略我的罪孽隔離我和我的神，使我感覺一種畏懼，自恨因罪惡而禱告不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又稟告雙親說：「我重新提筆作書，自慚無力述說萬一。我的心縱然火熱，我的筆卻遲鈍、拙笨。有時我想人能被帶到一個地步，不能作任何事情，只能專心讚美那位『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祂父神的祭司』的基督，將有何等的榮耀。但是在我們裏面必須先有一個極大的改變，才能準備作這種讚美的工作。」

在他十八歲生辰的前夕，他寫着：「明日是我一年的結束，過去一年實在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關鍵，我豐滿的經歷了神善待一切尋求祂的人。哦！這是何等的慈愛。當我們還作仇敵的時候，祂自己來將一個尋求祂的意念種在我們裏面。前函我述說了我所認為的得救經過。感謝神！我仍舊相信這是祂的工作。我雖不能說今日還像當日那樣的享受神，卻能說在主裏面仍舊大有喜樂。噫！慚愧得很，在我身上也有許多罪惡。但是靠着恩典，我一直能信靠，相信那位在我裏面動了善工的，必能完成祂所開始的工。在我出世以前，祂已經愛了我。巴不得我能領受恩典，使我更聖潔的行在祂面前。」

一八四八年慕氏弟兄準備回南非，弟兄們給他們送行。慕安得烈稱那日是個「重要的日子」。其中的經過，有一位弟兄記錄如下：「我們覺得有再一次聯合禱告和讚美的需要。我們十五人聚會，再表明主的死，並且等候主來。禱告認罪後，大家分領餅杯……有感謝的禱告，彼



此交託在神的愛和信實裏……晚七時又重新聚會……有禱告、唱詩、讀經……九時晚餐……然後跪下禱告，感謝神給我們三年寶貝的聚首，又能在今日把我們親愛的朋友交託在神的愛裏。在祂沒有改變，也無轉動的影兒。大家圍着約翰和安得烈合唱詩篇一百三十四篇。我們都失聲痛哭，擁抱我們所最親愛的弟兄。」

我為祢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詩六十九9）

慕安得烈的第一個工作地點，是博羅方丁（Bloemfontein），周圍五萬方里，居民一萬五千人，散住各鄉鎮。這個未開發的地土，充滿了野獸和野蠻的人，在這種地方工作，確非容易。四年後他寫信給父親，這樣說：「我個人有許多理由應當感謝神，不只為着外面的恩典，更是為着裏面所經歷的。神愛的實在，和祂的同在，常使我的日子甜美。追憶初出茅廬的我，回顧遭遇的危險，時時處處看見神在眷顧我。我深深感覺這不是出於我的儆醒或忠心。唉！當初我來此地時，我的屬靈光景何等可憐。是的，直到如今，我還是這樣可憐，我能真實的說：『祂引導瞎子行不認識的道。』但是當我轉眼看我四圍的人，我的平安立刻遠離了我，疑惑黑暗佔據了我的思念。我不曉得該想甚麼。我自己缺少敬虔，尤其缺少信而切的禱告。我疏忽了許多彰顯神的靈和恩典的機會，我四圍的人也有他們該負的責任，他們拒絕了我的信息。這些思想穿梭交織在我裏面，使我惆悵迷惘。也許這些就是神所命定的，叫我不得不單純的投靠我所事奉的主，支取恩

典，使我在祂的工作上有更新、更完全的順服。哦！但願我能感覺得不錯，我是屬乎神的！哦！我曾經這樣想，如有燒紅的鐵，將祂的名燙在我身上，使我受警惕，更記得我是祂的產業，我樂意忍受這種痛苦。若是祂的名號能刻入我的皮肉，我決不退縮畏避，只要能留下更深印象，使我確悟我不是屬於自己的。但是明知信心的禱告，會給聖靈機會來使耶穌的聖潔在我裏面，肉體卻多次拒絕這條如願以償的道路。哦！但願來年能有更屬靈的事奉。」

他自己的感覺是這樣，但是旁人描寫他是「一個熱心的青年傳道，處境艱難，卻能謹慎行事十分稱職。」他盡力工作，在那個時期，他事奉的特點，乃是熱戀靈魂，懇切萬分。人從各方面團集來聽這個奇妙的青年人傳道，許多人因他得救。他講道的時候，聚精凝神於信息裏，甚至擊落聖經，推翻臨時講台都不察覺。

他的責任雖然已經夠重，但他卻有更大的負擔。在維爾河（Vaal River）北岸，尚有七千遊民，飄泊十二年之久，無人傳福音給他們聽。他就決意利用每年假期，渡河探望他們。這項工作十分艱苦，在雨季旅行人煙稀少的野地，並無康莊大道，只有羊腸小路可循，時常騎馬十至十四小時後，才到達人口薈集之地。出發未久，他就受寒發熱，然而他仍勇往直前，迨抵文堡（Winburg），病體不支，倒下六週，骨瘦如柴。返博羅方丁後，醫生診斷說：「我怕你永遠不能再講道，只能安心在沙發上度你餘生。」然而神卻有更大的工作要他去作。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賽三十二15）

一八六〇年，慕安得烈得着引導遷往伍賽斯德（Worcester）工作，那裏神已經興起一班代禱的人。其中有一位，常赴山頂禱告，從該據點可以俯覽全區，禱告更有力量。多年的攀登，留下羊腸小道，清晰可見。復興的風雲越吹越密，禱告聚會的人數顯然加增，而且氣氛熱烈。某主日晚上，在一個小廳裏聚集了約六十位青年人。四、五個人相繼題詩禱告後，有一個黑女孩，年齡約十五歲，在海斯河（Hex River）一家農田幫工，她在後排站起來，問可否也揀一首詩。得着許可後，她題詩而後懇切的禱告。當她在禱告的時候，眾人聽見彷彿有一個響聲自遠而近，直到全廳好像都震動。除了一、二個例外，其餘的人全數開聲祈禱，大多高聲呼求，也有竊竊私禱的，會合的聲音，如雷震耳。

有一位長老經過那裏，聽見響聲，往裏窺看，趕快請慕安得烈來。他到達後，走近台前，按手在作主席的弟兄身上叫他起來。問明究竟，就走到廳堂中間，大聲喊說：「安靜」。但是禱告繼續不輟，慕安得烈又喊說：「我是神所差來的，請大家安靜。」禱告的聲音仍舊不息，大家呼求神來憐憫、來赦免。他又設法唱詩，人還是不斷禱告；最後他說：「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而這裏卻雜亂無章。」說完離廳而去。此後每晚有祈禱會。起初總是十分安靜，經過二、三個禱告後，全廳活躍起來，人人都開始禱告。有時聚會繼續至早晨三時，還有人願意留下。他們回家以後，沿街唱詩。不久小廳不夠容納，被迫遷往學

校，又是滿座，成百的農民從四鄉趕來赴會。在第一個週六晚上，慕安得烈在一個較大的廳裏領會。他讀了一段聖經，稍微解釋，而後禱告，並給別人機會禱告。在禱告的時候，那響聲又從遠處來到，忽然整個會眾都禱告起來了。

當晚有一個客人站在門口，自始至終注意着這個聚會。慕安得烈請求會眾安靜，那位客人走上前去，對他說：「小心你所作的，因為神的靈在這裏工作。我剛從美國來，在那裏我見了同樣的光景。」慕安得烈的父親適在此時探視他的兒子，他讚美神允許他參加這種聚會，並對兒子說：「安得烈！我的兒子！我多年渴望這種光景，主已經賜給了你。」

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13）

一八九五年慕安得烈受邀帶領英國的開西聚會（Keswick's Conferences），那是一個專門注重「聖潔生活」的聚集；他這樣見證說：「我願意為着神的榮耀，來述說祂如何帶領了我。有人知道我很着重基督徒生命的二層，並且如何從首層升到二層。起首十年我個人的屬靈生命，顯然是在低層內。我是個傳道人，我能說自己熱心於工作，以事奉為樂趣，愛好我的職事，並不遜於別人。但是在那些年間，有一個不滿和難以形容的不寧，焚燒在我的心裏。原因何在？我所學習的神學從未確定順服是可能的。我的稱義明如日午，我曉得何時從神接受赦免的喜樂，我可以回憶在波方丁的一間小室內，時常坐下思想：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現在我確知神藉着基督的血已經稱義了我，但是我沒有事奉的能力。我的思念、我的話語、我的動作、我的不忠——每件事都使我徬徨迷惘。在我四圍的人都以為我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但是我的生活是一種極端的不滿。我竭力掙扎，盡力禱告。

「你們知道神怎樣在曠野率領以色列人四十年之久，而那段時間就是我的曠野經歷。我縱然全心事奉主，裏面卻時常黑暗，滿了重擔，感覺自己實在得罪了那位愛我勝如命的神。在祂的大憐憫下，主這樣帶領我。在波方丁寄居了十一、二年之久，後來祂引導我往伍賽斯德，那時約在神的聖靈大大澆灌美國、蘇格蘭、愛爾蘭之時。在一八六〇年，我到伍賽斯德僅僅六個月，神就藉着我的講道傾倒祂的靈在會眾身上。尤其是在我巡行鄉鎮之時，有一種不可言狀的祝福臨到了我。我的第一本荷蘭文《住在基督裏》（Abide in Christ）就在那時寫的。在此我願意你們曉得，一個傳道人或著作家常被引導，說出超過他自己所經歷的話語；我並沒有全部經歷過我當時所寫的。直到如今，我還不敢說我已經透徹的經歷了。只要我們心中誠實，在各種境遇中尋求倚靠神、虛心領受真理，神必定點活那個真理在我們心裏……。」

「好的，神幫助了我，有七、八年之久，我不斷的詢問、尋求，而且經歷。到一八七〇年，當聖潔運動興起之時，在《復興報》上登載的信件摸着了我的心。我關心神在牛津（Oxford）和不烈頓（Brighton）所作的工，而且維持着密切的交通，這些都幫助了我。以後我講奉獻的時

候，或者可以透露一些某晚我在好望角鎮自己的書室內所經歷的事。無論如何，我不能說那就是我的拯救，因為我以後仍舊有掙扎。我要說的，乃是我們需要完全的順服。不要效法掃羅，受膏以後，在亞甲的事上失敗了，因為他不能接受神對於罪惡的判決，乃是不留一口一蹄。此後我時常想到聖靈澆灌這件事。我照着所能，完全奉獻給神，來接受聖靈澆灌。我有失敗，神赦免我，好像我終不能得着我所盼望的。神帶領我經過這些絆跌，我不能指出有何特別的經歷。但是當我回顧已往，我能相信祂逐漸將那位可稱頌的靈多而又多的賜給我。惟願我能認識祂更深。

「也許我更能幫助你們，不說甚麼特別的經歷，只是頂簡單的把我起初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和我認為神現在所賜的作一比較。第一我學會了每日將我自己擺在神面前，如同一個器皿，讓祂的聖靈來充滿。祂給了我有福的確據，就是永遠的神保證了祂在我裏面的工作。有一個功課是我天天學習的，那就是一切都是神所作的。哦！巴不得我能幫助弟兄姊妹認識這點！

「讓我告訴你，你因何失敗。你從未全心相信，祂要作出你的救恩。你相信一個美術家繪畫之時，必須注意色澤明暗，筆力潤飾。你也相信一個匠人製造桌椅之時，定規知道怎樣作法。但是你不相信永遠的神，會在你裏面造出祂兒子的模樣來。你們姊妹們在繡花作手工的時候，針針依照圖案，就應當這樣思想：『難道神不能在我裏面作出祂慈愛的旨意麼？』刺繡優良的，須要針針不離本位。請記得！在你生活的每時每刻，不能須與離開神。我們有



時要神——如同早晨我們要神，而以後二、三小時卻單獨生存，然後又要祂來。不能這樣，神必須每時每刻作你靈魂的匠人。

「某次講道後，有一位女士前來談話，她十分虔誠。我問她近來情形如何，她回答說：『還不是照舊，有時光明、有時黑暗。』我就說：『親愛的姊妹！這記載在聖經何處？』她說：『自然界有白晝黑夜，我們的靈性也是如此。』不！絕對不！聖經告訴我們：『你的日頭不再下落』。讓我信我是神的孩子，同時父在基督裏藉着聖靈愛上了我，使我能夠常住在祂的面光中，不斷得着祂的同在。幔子已經裂開，至聖所已經開啟。靠着神的恩典，我要住在裏面，神使我學習在外院所不能認識的功課。我以天父的愛為我的家。你問我，滿足麼？是否萬願得償？按照我裏面最深的感覺，我能說我現在十分滿意主耶穌；同時也感悟，我還能得着更豐滿的啟示，明白祂的恩典有何等的豐富。我們應當毫不猶豫的說，這不過是一種開始而已。我們被帶進至聖所後，就開始與父維持正當的關係。

「但願祂指教我們，使我們看見自己的無有，改變我們，模成祂兒子的模樣，差遣我們出去，作我們同胞的祝福。讓我們在諸般軟弱的感覺中倚靠祂，而且讚美祂。縱然有這許多弱點，我們還能相信說，我們的神樂意住在我們裏面，因此我們不斷的仰望祂那更豐富的恩典。」

自一八八九年直到離世，共有二十八年之久，他是南非開西聚會的領袖，只有永世才能顯示他工作的奇妙果效。

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林前十一31）

一八七九年末了，慕安得烈得了喉炎症，這是講道太多，用喉過勞而得的。當時醫生勸他立刻停止講道，因為喉嚨的情形十分嚴重，但是他覺得在開會期內，不便中途休息。結果以後二年很少能登臺講道。在他休養就醫的時候，他在神面前考慮疾病的問題。

一八八〇年，在他的信笈內這樣說：「對於苦難有二種看法：一種認為苦難是罪孽的管教，一種以為苦難是慈愛恩典的表記。我覺得有此安靜休養時期使身心得益，可以重負前面的工作，乃是極大的恩典；然而我怕因此忽略了前面的一點。我祈求主指引我，特別改正我的看法。」

一八八二年，他赴英國就醫，在那裏他得着了神的醫治，他自己見證說：「在好望角的時候，時常想到雅各書第五章十四至十六節：『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我將這個信心醫治當作禱告的題目與人共禱。我覺得這件事對於我相當嚴重，究竟我去就世上的醫生呢，還是請有醫病恩賜的人代我禱告？我想在船上有夠多的時間，可以好好考慮並且決定這個問題。但是在航程中，我竟然沒有特別注意這件事。我只能求主引導。我很盼望看見史篤邁（Stockmayer），他是一個真真屬靈人，大有信心，而且是一所信心醫病機關的負責人，但要等我往瑞士才能遇見他。我既沒有清楚的引導，抵埠後就去請教倫敦名醫奇德博士（Dr. Kidd）。他派一點藥給我，吩咐我住在倫敦郊外，不時返來檢查。適逢下週有密得梅聚會（Mildmay Conferences），我獲准赴會。會中遇見史篤



邁，問他為何我願意應用雅各書第五章十五節，而信心總是夠不上。是因為我懷有私疑，不清楚是否神要醫治我麼？如我繼續安靜，在其他方面事奉神，會否引進神更大的榮耀？當然苦難和試煉是神用來潔淨她百姓的恩典法則，史篤邁回答說：『你受了基督徒對於苦難的傳統思想所束縛。雅各留心分開第十三至十四節內的「受苦」和「病了」。關於受苦，他說：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雅一2-5、12），祈求忍耐。但是說到疾病：「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拯救那病人。」對於試探和生命受試煉所引起的苦難，並沒有無條件的應許，可以免除；但是對於疾病，卻有清楚的應許。』我只得承認這分別，因此有了正確的瞭解。基督徒從世界所領受的苦難，並無應許可得完全的免除，因這些會潔淨他，成為他的祝福。但是疾病則不然，是身內的，不是身外的。身體既蒙救贖，成為聖靈的殿，主就等着向那相信的人顯明祂的大能，拯救他們的身體脫離罪的轄制。

「抵倫敦三週後，我移宿波德門（Dr. Boardman）所主持的信心醫治院，在那裏又住了三週。我很難述說那時所得着的指示和祝福。每早有十六至十八位同居的人聚集在神的話語面前，指明何種攔阻存留在人裏面，使人不能支取應許；同時又指出聖經上的話語，來鼓勵人相信而且完全降服。當史篤邁首次同我禱告之時，他引用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二節的話：『我們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這裏的中心思想是疾病與醫治。疾

病是一種懲治，神在愛中審判我們，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若我們自己查出受懲的原因，一經除去，管教就不必須了。疾病的用意，乃是帶領我們斬斷在我們生活上一切神所憎惡的。在主達到這個目的以後，疾病就可以挪去。在此我無須重申，有時（雖然不是每次）神審判我們是因着確定的罪，如缺少完全奉獻，堅持自己的意志，倚靠自己的能力來作主的工，失去與神同行所有當初的愛和柔和，疏忽單單跟隨聖靈引導的謙卑心願。

「當我們求主醫治之時，有時會看見神向我們所要求的順服是何等細嫩和聖潔，言語難以形容這種情景。當我們求主真的把祂天上生命的活力分授我們的身體，就有一種聖潔的敬畏充滿我們的心。我們熱切的表示，準備接受聖靈，使康健能注入祂所居住的身體，叫我們過着完全倚靠的生活，天天支取我們肉身的需要。由此我們開始明白身體必須順服至何種程度，甚至最小的部分也得完全降服；同時主這樣供應健康給相信的人，實在影響了他們與祂最深的聯合。

「我們容易這樣想，疾病和管教帶給我們祝福，因此就難想到醫治會帶進更多的祝福。若醫治僅是疾病挪去，那還有話可說。但是得蒙醫治，乃是在疾病的原因發現並除去以後，乃是先與永活的主發生更親密的交通，與祂維持更完全的聯合，而後才有醫治。這就能叫我們明白，這種醫治比較疾病能帶進無限更大的祝福。」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提前四16）

慕安得烈一生的著作，約有二百五十種，有的用荷蘭文、有的用英文，有些是巨著、有些是小冊。綜合他的信息共有三點：（一）禱告的工作；（二）聖潔的實在；（三）聖靈的需要。

在他的一本記事簿首頁寫着：「神將祂的話當作種子，播種在我們心裏，這種子又藉着我們向神所說的話而結果纍纍。我們禱告的話，乃是我們播種在神心裏的種子。神留心祂的話結實，使之成熟，我們也應當注意我們所種的禱告，留心是否結果。信徒不忘他祈求的，才能認識神的答應。」

「在禱告上軟弱，乃是一種病狀。基督的教會和千萬肢體的屬靈生命受到一種基本疾病的嚴重摧殘，就是忽略了在隱密處與神交通。撒但力圖佔據基督徒的內室，因為牠明白，只要信徒在禱告上不忠心，他們的見證就不會影響牠的國多少。」

他認為禱告是神祝福的惟一途徑，他說：「神尋找代禱的人。祂不會，也不能將工作從教會的手裏奪去。神詫異，神詫異無人代求！千萬靈魂正在淪亡，代求是世界的惟一指望。」

「在今日的教會中，恐怕大多數的信徒都不清楚，他們乃是蒙召作完全人。他們很少明白，他們的責任不只要敬虔，而且要十分敬虔，照着神所能作的，充滿了恩惠和聖潔。這裏不是一種較高的權利，由你自己揀選或者拒絕。哦！信徒阿！神沒有讓你自己規定，究竟接受不接受

聖靈所要賜給你的豐滿祝福。人根深蒂固的相信，天天犯罪是必須的，一日不犯罪是不可能的，甚至相信神的話也是那樣教訓，因此他們的思念完全不能瞭解，新舊兩約在這點上有天壤之別。脫離罪的傾向，和藉着基督內住的能力，在罪的傾向尚有之時，脫離犯罪的實際，這兩件事混淆不清，是普遍的現象，以致人們反倒認為把律法寫在心裏的應許，和舊約的生活分別出來，是一種危險的道理。人把這個奇妙的應許看作平常，把經過裂開的幔子，進入至聖所的恩典，展延至另一世界。」

「神的聖潔優美絕倫，言語無法形容，肉眼不能看見。神並沒有為人設立別種聖潔的標準。不論從太陽或從洋燭發出，光的性質都是相同的；照樣聖潔的性質恆久不變，不論在神裏面或在人裏面。奧古斯丁（Augustine）說：「賜祢所命的，命祢所願的。」聖經中最奇妙的字，乃是「在基督裏」。神的聖潔要求向着罪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祂啟示了聖潔的律。聖潔是我們的意志完全進入神的意志，或者更正確的說，神的意志進入，治死我們的意志。順服並非聖潔，後者較前者更高；但是聖潔不能缺少順服，它不能單獨生存。」

「基督因祂的神性，有效的潔淨而且除去了罪，使祂能實在把屬靈的生命交通在我們裏面。祂能進入我們的最深處，並且住在那裏。只要我們相信基督是兒子、是神、是永生的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主，祂就要在我們裏面生命中顯明祂的全能。我們越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性，和祂與神的完全合一，就越有把握，知道祂要施展屬



靈的能力，使我們有分於祂的工作、祂的生命、和祂的內住。」

「應當題醒信徒，深於心思、感覺、和意志，深於這三者所在的魂，在神所更新的靈的深處，聖靈前來居住。主在祂的聖殿裏，全地應當在祂面前肅靜。聖靈住在你靈的隱密處，接受這點作為基督的生命在你裏面的秘訣。這個永遠的生命要成為人的生命，藏在人格和意識的後面，顯於人意和生活的外形。祂與我們合一在一種屬靈內住的絕對情形之下，正如父在子裏面，而子在父裏面一樣。祂的能力從隱密深處出擊，佔領了心思和意志，使這個在人心隱密處的內住，長成一個滿有祂豐滿的人。」

「聖靈澆灌是主耶穌工作的榮冕。若我們盼望過一個真的基督徒生活，就必須得着聖靈的充滿，而且知道自己是已經得着了。這個較比聖靈重生的工作更深，乃是基督自己的靈將基督帶來，在祂榮耀生命的大能中，常住在我們心裏。這是基督耶穌之生命的靈釋放我們脫離罪和死的律，叫我們享受自由，親身經歷基督的救贖。這件事在許多重生的人只是一種寄存的祝福，尚未實在得着，或者實際享用。這些天賦的能力，使我們能面臨危險而不畏縮，且能勝過各種仇敵。不論我們自認已得聖靈充滿，或盼望能得此充滿，有一點是定規的，這種聖靈充滿的生命必須在交通裏，向主維持忠誠和順服，才能得着繼續或更新。」

離世與基督同在（腓一23）

慕安得烈的晚年，適逢世界大戰。外面雖然充滿憂患和騷擾，他的靈卻進入神的平安，一天深似一天，他家裏的人寫着：「父親現在說話非常穩靜很少用力，但極有靈力，似乎是永世邊緣的來聲，照着神的旨意，逗留片刻而已。他喜歡活着傳達神的信息，他很少說話，節省力氣為主作工，然而他的一生中，從未如此喜樂和平安。世界和其中的趣味都已中止，惟獨神的國和它的利益奪佔了他的心意。」

他已多年受血管硬化的痛苦，一九一六年八月間患了一次流行性感冒，縱能恢復，卻未復元。神正輕輕的拔出地上帳棚的橛子。某日坐在廊下，遠眺海洋說：「海浪飛濺何等美觀。今天的海真是豐滿，如同神的大愛，遼闊無邊，奔放滿溢。看見美麗大海，豈能懷疑神愛？一波又一波，似乎明告我們：『你們應當信服神。祂實在奇妙、實在偉大；祂是那位全能者。』我要記錄下來，使眾人知道這位奇妙偉大的神，是何等可愛、何其溫柔，值得滅亡的人群，全心相信，一心倚靠；人實在無法測透祂的偉大、至高和大能。」

在他離世的前夕，他準備就寢之時，說：「我們既有一位這樣偉大榮耀的神，就要常常在祂裏面喜樂。」於是又禱告着：「哦！永遠可稱頌之榮耀的神！用祢的恩慈滿足我們，叫我們一生在祢裏面歡喜快樂；滿足我，使我也能常常以祢為樂。」

翌晨他的脈搏轉弱，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清醒時，



對他的女兒說：「我的孩子！要信服神，不要疑惑祂。」
過後又說：「神實在是值得信靠的。」

次日平安離世，與他長久忠心事奉的主同在。時在主後一九一七年元月十八日下午六時四十五分。享壽八十九歲。

拾珍附介：慕安得烈及有關著作

- 《十架寶血》（以琳）
- 《代禱的服事》（以琳）
- 《屬天的醫治》（以琳）
- 《慕安得烈傳》（以琳）
- 《慕安得烈靈修小品》（證道）
- 《屬靈經典名著》（1-42）（大光）
- 《等候神》（晨星）
- 《慕安得烈靈禱慧語》（證主）
- 《神的心意》（拾珍）
- 《作完全人》（活道）
- 《住在基督裏》（校園）
- 《新生命》（宣道）
- 《內在生活》（錫安堂）
- 《謙卑》（錫安堂）
- 《不要照我的意思》（錫安堂）
- 《基督的靈》（福音書房）
- 《聖靈全備的祝福》（晨星）
- 《順服的學校》（拾珍）

《絕對順服》（校園）

《寶血的能力》（宣道）

《信徒禱告生活》（更新會）

《禱告的學校》（校園）

《慕安德烈拾珍集》（拾珍）——出版中

《永活之泉》上、下（橄欖）

《至聖所》（拾珍）

《靈修秘訣》（基督徒出版社）



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



清教徒（Puritan）的心思顯出特別的性格，因為他們晝夜思想天上的事物和永遠的事奉。他們不以普通含糊的承認有一位統治宇宙的主宰存在為滿意，反倒專一習慣的把每件事都歸之於至高者的旨意，因為祂的權能是廣泛無限的，祂的鑒察是秋毫不爽的。在他們看來，人類生存的至高目的是認識祂、事奉祂，並享受祂；他們認為高超優越全在乎祂的恩典。

他們既然確信自己已蒙悅納，就輕看世界的一切尊貴、榮耀。他們縱然少讀哲學家和詩人的著作，卻熟悉神的話語。有成營的天使奉命服事他們。他們的宮殿非用人

手所造。他們鄙視屬地的富足、口才、尊榮和地位。太陽變黑、巖石崩裂、死人復活，全是為着祂，整個大自然因着神在十字架上臨終的痛苦而戰慄。他們對於這一個题目的感覺之深，使他們在凡事上都能處之泰然，並在心思上脫離天然的衝動。前面這些素描應用在司布真身上十分恰當，因為他被譽為「清教徒的承繼人」（Heir of the Puritans）。

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箴十一21）

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於一八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在英國愛賽斯州的凱維敦鎮（Kelvedon Essex）。他的祖先大概是荷蘭的難民，在一五六八年避難來到英國。當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差遣阿爾凡公爵（Duke of Alva）赴荷蘭壓平改正教的勢力，結果有一萬八千人被殺。許多人逃往英國，躲避宗教的逼迫，其中就有司布真的族系。

迨十六世紀，從荷蘭、法國、比利時各地逃來的信徒與英國本地的信徒溶合為一，產生了歷史上著名的清教徒。他們在英倫本地也脫不了逼迫。當十七世紀末葉，本仁·約翰（John Bunyan）為道被囚於貝德福大獄（Bedford Jail）之時，司布真的祖先約伯（Job Spurgeon）正為參加獨立教派（Nonconformist）的聚會，而被禁於邱司福監牢（Cltelsford Jail）。司布真曾見證說：「我寧願作一個為真道受逼迫之人的子孫，不願在我的脈裏含有所有君王的血。司布真·約伯為着清潔良心的



見證，曾在物質和身體上蒙受損失……這位愛賽斯的信徒就是我的祖先……我樂於覺得我「接續祖先」事奉神。」

當他十八個月之時，就被送到祖父雅各那裏，在祖父的牧師住宅內住了六年之久。這是因為他那青年的父親有心服事主，一面傳道、一面作書記，子女又多，經濟拮据的緣故。他的祖父信仰純正，為人誠懇，事奉主五十四年如一日。他的祖母非常虔誠，勤於工作。年邁之日，某主日早晨因身感不適，留在家中，讀經祈禱。迨祖父從聚會回來，發現她坐在一隻古舊的靠背椅子裏，聖經放在膝蓋上，眼鏡擱下，頭垂胸間，安然睡去，手指停在約伯記第十九章二十一節：「因為神的手摸着我！」（另譯）

司布真深得祖父母的愛，他也深愛他們。六歲時某日在黑暗的上房，發現一本《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附有木刻的圖畫。他立刻把它抱下樓來閱看。他非常注意基督徒所背的大包袱，後來他說：「他背負他的重擔這樣長久，最終得了解脫，我想我要歡喜跳躍。」他一生讀《天路歷程》一百遍，他的文學體裁受到本仁·約翰極深的薰陶。此外他又找到一本殉道者的故事，和一些清教徒的巨著。他都拖下樓來翻閱。這些早期的讀物影響了他後來的事奉。

七歲回父家。父親身材魁梧，熱心事主，對於少年人尤其愛護。他為子女們的犧牲，可見於他所說的：「我若對於子女們的教育少些關心，就能穿較好衣衫，不必常着這件襤褸衣服。」母親伊利撒（Eliza）身量雖然不高，心胸卻非常寬大。她給予司布真的幫助，非人言所能說出。

司布真自己這樣記着：「我缺乏口才來發表我對於那特別恩典的估價。主實在恩待我，使我作了一位常常為我禱告，又和我一同禱告之人的兒子。我怎能忘記，她跪在膝蓋上，雙臂抱着我的頸項，禱告說：哦，但願我的兒子活在祢面前！」

「有人說：孩子不曉得宗教的深奧道理。有些兒童聚會的教員甚至留意避免題起福音要道，因為他們想孩子們尚無能力接受這些真道。但是我要見證說，孩子能懂聖經。我的確知道，當我作孩童的時候，我已經能夠討論許多神學上爭執的困難點。一個孩子何時開始有沉淪的可能，何時就有得救的可能。在我們作孩子的時刻，每逢主日晚上總是與母親一同留在家裏，大家圍坐桌子前，逐節誦讀聖經，由母親逐句解釋。讀畢就有禱告，然後再讀一段愛倫斯的《警號》（*Richard Alleine's Alarm*）或培斯德的《呼召未信者》（*Baxter's Call to Unconverted*）。母親隨時針對我們各人的病症而加以勸導。」莫怪她的八個子女個個蒙恩得救。

某次，他父親心中感覺非常不安，因為他時常離家看顧軟弱的會眾，以致忽略他自己兒女的屬靈栽培。他帶着這種控告的心思回到家裏，驚奇孩子們全不在廳裏，他說：「上樓就聽見妻子的聲音。她正為着她的孩子們在禱告；我聽見她一一題名為他們禱告。輪到查理（即「司布真」的名字），她特別為他禱告，因為這個孩子精力充沛，富有冒險精神。我一直聽見她禱告完了，於是我覺得說：『主阿！我可以繼續關心祢的工作，因為祢的孩子們



已經有了照顧。』」

仰望我，就必得救（賽四十五22）

一八五〇年正月六日，在一個嚴冬的主日早晨，他經歷了重生。這時他剛才十五歲。「我現在要告訴你們：我自己怎樣明白真道，這樣見證或者會引導一些人來歸順基督。神樂意在我作孩童的時期，就使我有罪的感覺。我過着一種可憐的人生，沒有盼望、沒有安慰，心裏常想神定規不會救我。我自以為是人類中第一個可咒詛的人，縱使我沒有犯過甚麼公開頂撞神的大罪，但我回憶自己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栽培，因此我的罪自然比別人加倍沉重。我求神憐憫我，然而我深怕祂不會赦免我。最後這種情況越往越烈，我簡直是十分痛苦，任何事情都不能作。我的心實在破碎了。有六個月之久我一直禱告，撕裂肺腑的切禱，但是答應總不來到。有時我十分厭倦這個世界，巴望快死，但是轉念此後還有一個更可怖的世界，我豈能毫無準備來到創造我的主面前？我向神時而心懷惡念，認為祂是個最無心肝的暴君，因為祂不聽我的禱告，時而轉念我只配被祂厭棄，祂即便罰我下地獄，也是公道的。我立志遍訪城內的各聚會場所，尋找得救的門路。只要神肯赦免我，我覺得我願意幹任何的事，作任何的人。於是我開始參加各處的禮拜，雖然我十分尊敬那些站講台的人，但我只能說，我從未聽見他們有一次把神的福音傳得全備。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傳講真理、偉大的真理、美好的真理，非常適合於會中的屬靈人，但是我所急切要知道的，乃

是我的罪怎能得着赦免。關於這件事，他們始終沒有指教我。我願望知道，一個可憐的罪人，正在罪的感覺之下，如何能與神和好；但是去聽道的時候卻聽見說：『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這些話擴大了我的傷痕，然而沒有告訴我：怎能逃罪。另一天，我再去聽道，那天的經題是論到義人的榮耀，與我這個可憐的人，漠不相關。我像桌子底下的狗一樣，不准吃兒女的食物。我一次一次的去，我能誠實的說，每次總是先有禱告，甚至我確信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注意着聽，因為我實在渴慕明白如何能夠得救。

「最後到了一天，因為大雪紛飛，我不能赴預定去的地方，迫不得已停在路上，這真是一次蒙福的止步——在一條僻徑內有一個小小的聚會所。我想往別處去，因為我不認識這個地方。這是一所衛斯理會守舊派（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的小禮堂。我從許多人聽見關乎他們的事，他們怎樣大聲唱詩，使人頭痛；然而我全不在乎這些。我要知道怎樣得救，就是他們使我大大頭痛，也無所謂，所以我進去坐下。聚會照常進行，但是傳道人未到。最後有一個消瘦的人，看來似乎是個鞋匠，或是成衣匠之類，跑上講台，打開聖經，讀了這些話：『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賽四十五22）他定睛在我身上，好像他心裏完全明白我似的，並說：『少年人，你在困難中。』不錯，我實在在困難中，他說：『除非你注目仰望基督，你永遠不能脫離這種困難。』於是他舉起雙手，大聲喊叫——我想只有守舊派的衛斯理會的人才會這樣



作——『望哪！望哪！望哪！』他說：『只要望！』我立刻看見了救恩。哦！那時我真是歡喜跳躍，我不知道他還說些甚麼。我完全沒有注意其他，全人已被這個意念所吸引。就像當時銅蛇被舉起來，他們只要望，就得了醫治。我等着作五十件事，但是當我聽見這個『望』字的時候，我覺得這字何等甘美。哦！我一直望，真是望眼欲穿，將來到了天上，我還要在那無比的喜樂裏繼續仰望。

「從知罪的桶裏榨出來的酒，何等甘美；從悔改的礦裏挖出來的金，何等純淨；從艱困的巖窟裏取出來的鑽石，何等光輝。一個屬靈經歷帶着辛酸的罪惡感覺，對於人是大有益處的。那個站在神面前，頸束麻繩，已經定罪的人，一旦得着赦免，就變作一個悲極生樂的人，他要活着來榮耀那位用寶血來洗淨他的救贖主。現在我能領會羅得福（Rutherford）在亞勃敦（Aberdeen）內監裏所說的話。他在那時充滿了基督的愛，說：『哦！我的主阿！若祢我之間有遼闊的地獄相隔，而我除非涉過這個地獄，不能親近祢，我決不三思，必定毅然投入，只要我能擁抱祢，稱祢是我的！』我覺得從今以後我每次講道，必須向罪人傳福音。我認為一個傳道人，能講一篇道，而不向罪人傳福音，簡直不曉得怎樣傳道。」

得救的第二天，就看見他探望貧窮的人，並與同學談論主的事；有人聽見他對老師說：「一切都定規了，我必須傳基督的福音。」他的天性脫不了膽怯，甚至在學校背誦比賽之時，渾身發抖。人若突然向他發問，或者叫他起來說話，他就訥訥無聲；然而他熱心事奉他的主。起初逐

家分發單張，後來又特選各種單張，郵寄給那些他所盼望帶領的人。他的膽量漸漸增大，時常在分單張之時留下與人談道。隨後他又開始在兒童聚會中作教員，他從來不輕看任何工作，也不失去任何機會。

自從得救那天開始，他晝夜讀他的聖經，並且小心閱讀，決意儘可能按着字面跟從救主的腳蹤。經過三週的研究，他覺得應當受浸。在他給父母的信內，他這樣寫着：「聖經裏豈不明說，人一接受主耶穌，就應當公開承認祂？這是本分的一部分。我深深相信，而且認為，受浸是基督的命令。除非我受了浸，我總感覺不安。良心說服了我，這是我的本分，要在受浸裏與基督同埋葬，雖則我很知道這件事並不造成得救。」在同年五月三日的早晨，他受了浸，發現「遵守祂的命令，大有賞賜。」

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六4）

在他十六生辰的翌日，一切手續都已準備完全，使他可以赴劍橋學校（Cambridge School）任助教，同時繼續讀書。他一到那裏，就參加一個佈道團體。他第一次講道的經歷，就在這時發生。「我被安排陪伴一位青年，往離劍橋約四里的泰物閃鎮（Taversham）。我以為今晚是他主講，因此在中途對他說，我相信神必定祝福祂的工作……那位青年對我說：『這次是你講』。我說：『哎呀！我生平沒有講過道，我從未想到這件事。我是奉命陪行，我誠心盼望神要祝福你的講道。』他仍堅持要我講。我回答說：『不！我從未講過道，我也不知道我能否作這



件事』。我們一同走，直到快達目的地，我的裏面震慄，不曉得將要發生甚麼結果。我們看見會眾已經聚集，既然那裏無人起來傳揚耶穌，我雖然只有十六歲，我覺得大家期待我講，所以我就講了。」他臨時決定用彼得前書第二章七節「祂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的話，作他的經題，誠懇到幾乎瘋狂的傳說，不久就失去所有的自覺，自由的傳講直到結束。村民希奇他的年輕，有一位老婦問他幾歲，他回答說：「六十以下。我的年齡無關要緊，要緊的是思念耶穌。」

十月間，他又被派赴離劍橋五里的水灘（Waterbeach）領會。他的題目是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節。雖然那天只有十二個人出席，但是他們非常喜歡他，請他繼續去。每次他總是步行前往，這樣連續了幾個月；最後他們正式聘請他負責工作上的責任。經過多時的禱告，他決意放棄學業，專心事奉主。在那裏二年半之久，可說是他的實地訓練。他殷勤工作，甚至村民時常問他，到底他有睡覺否。他題到當時的情形，這樣說：「我很記得自己開始在一個小小的茅屋內傳道，我所第一關心的，就是神是否用我來拯救靈魂。有人稱我為貧兒，我以為的確如此，因為我知道我穿着一件短外衣。我傳道的時候，心裏感覺不安，因為我想：『這福音已經救了我，但是那次是別人傳的；不知道我傳的時候，會有人得救否？』過了幾個主日，我時常對一位執事說：『你有聽見甚麼人尋求主否？』我的好朋友回答說：『必定有的，毫無疑惑餘地。』我就說：『哦！我要曉得是誰，我要去探望他。』於是在一個主日

下午，他告訴我說：『住在某某街的某婦，早在三、四個主日前，因你的傳道而得着了主。』我馬上說：『請你帶我去，立刻要去。』週一早晨頭一件事，就是探望我所帶領得救的第一個人。許多父親都記得他們的長子，許多母親不能忘記她們的頭生，因為沒有一個孩子比他更加寶貴，也決無來者可與比較。我有許多的屬靈孩子，都是藉着傳揚神的話而生的，但是我認為這位婦人是全群之冠。最少她活得不久，我尚無機會找出她的錯處。她忠心的見證了一、二年後，就平安歸天，作後來之人的嚮導。我不講別的，只傳基督的釘十字架。今日許多在天上的人是因着這個傳揚而認識了這條道路，也有許多人今日還活在地球上，事奉他們的主。這兩班人到底有多少，我不能奉告，但是工作若有成效，全是傳揚基督代替罪人受死的結果。』

丟棄萬事看作糞土（腓三8）

一次在水灘的時候，一件轉捩他生命的事臨到他的身上；最好還是讓他自己告訴我們：「我一八五二年在水灘傳道不久以後，家父和別人竭力勸我進司提波奈（Stepney），即今日的攝政學院（Regent's Park College）深造，俾能在事奉的事上有更充分的準備。我深知學問並非一種妨害，反倒時常很有幫助，因此我也傾向於得着這個機會。雖然我相信沒有大學的訓練，也可被神所用。我終於同意朋友們的意見，就是有了大學教育，我能更有用處。趁該院的學督恩格斯博士（Dr. Angus）



來劍橋訪問之便，相約在一位出版家麥克米蘭（Mac Millan）的府上一會。我對於這件事經過禱告考慮以後，就準時赴約，被引到一間客廳內，等候了兩點多鐘，自感太卑微，而那位從倫敦來的學督十分尊大，以致不敢打鈴，查問這樣長久遲延的原因。

「最後忍無可忍了，按鈴叫僕人，僕人告訴這個久候的十八歲少年，那位博士在隔室等候，時間太久了，不能再等，已經上車赴倫敦了。那位愚拙的女僕忘記通知主人，有人在客廳等候着，以致雙方雖有預約，卻未能見面。當時我的失望並不太小，但是以後卻千次從心裏感謝主，因為這次奇妙的安排逼我走上另外一條更好的道路。

「我心裏還是想進大學，我可以寫信請求入學，但是事實卻非如此。那天下午我要赴一個村站傳道，我一路走，一路沉靜思索。正走到仲夏公地（Midsummer Common）中間之時，突然聽見巨響把我驚跳起來；我好像非常清楚的聽見這些話：『你為自己圖謀大事麼？不要尋求那些。』這使我從另一角度來測量我的地位，重新向我的動機和興趣挑戰。我記起我所服事的那些貧窮可愛的人，神把這些靈魂交我帶領。縱然在那時我已經預料，這樣決定會叫我湮沒無名，一貧如洗，但是就在那時那地我拋棄了大學教育的機會，決定至少暫時與那些人在一起，並且照着我的力量所許可的，繼續傳揚神的話語。事奉的祭司縱然不再穿着以弗得，主依舊用祂的智慧來領導祂的百姓，並在愛中命定他們的道路，每當進退維谷之時，會用奧秘奇妙的方法指引他們的腳步。祂對他們說：『這是

正路，要行在其間。』」

多年後他這樣說：「自從那一天起，直到如今，我所有的行動只根據一個原則，就是完全奉獻，來作召我來作的工。我向着我的救主降服我自己，就把我的身體，我的魂和我的靈，永遠降服於祂！就把我的才能、我的力量、我的眼睛、我的耳朵，連我整個的人生，全數奉獻給祂！我非但不後悔當初所作的，反倒願意更新我的誓言，更新與主立約！若基督吩咐我舉起我的小指頭，而我不順服，這就證明我向着祂的愛何等冷淡。」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二2）

一八五三年夏季，司布真參加劍橋主日學會的年會，他的率直和才能大大感動了哥特·喬治（George Gould）。經哥特的介紹，倫敦的新公園街聚會所（New Park Street Baptist Chapel）開始邀請他前往講道。當邀請信到達之時，他向一位執事說：「這封信定規是寄錯了，決不會是給我的，一定是一位同姓同名之人的。」於是他覆函婉言其中恐有錯誤，因為他僅僅十九歲，除了水灘以外，無人知他。但是倫敦繼續來信說沒有錯誤，就是請他前往。一個週六的下午，這個鄉下氣很重的少年人下了火車，下榻於皇后廣場（Queen Square）的一間公寓內。同住的少年人不好意思明明取笑，卻暗暗嗤笑他，告訴他一些著名傳道人的故事，他們的學問和口才雖然驚動四座，但是要使聚會滿座，卻大不容易。

聽了這番話以後，他嚇得整夜不能睡覺，他覺得「街



上的車聲何等攪擾，城裏小書記們的回憶何等無情，窄小的房間擠得無處可以跪禱，煤氣燈光在十二月的深夜閃爍，如同向我眨眼。在這座充滿人煙的城市裏，我沒有一個朋友。若能平安逃回劍橋和水灘的隱靜居所，無異給我進入伊甸樂園。」主日早晨，他步行前往，看見那座建築奇巧的會所，充分表示會眾的富有和精明，使他的心情越發下沉，這裏缺少水灘的融洽和輕鬆。他惟一的安慰，就是想到赴會人數大概不會許多。結果只有寥寥八十人，晚上人數多於往常，他也失去了恐懼的心。「主實在恩待了我。當我晚間步返皇后廣場的窄小住處之時，我不再感覺孤單，也不復看倫敦人如同鐵石心腸的野人。我不用人的憐憫，也不理這些同居的少年人。車聲或日光之下任何事情，都與我無關。我已經仔細觀察這隻獅子，他的氣派還不及我在遠處聽見他雄壯的吼聲十分之一。」

不久他正式受請，負該會所工作的責任。那所可容一千二百人的會所幾乎馬上滿座，甚至許多人留戀門外，拾取桌上掉下的餅碎充飢。某晚實在擠得太迫，司布真就指着講台背後的牆說：「因着信耶利哥的城牆倒塌了，因着信這座牆也必須拆去。」雖然這個建議一時未被大眾採納，甚至有一個執事告訴他：「讓我們不再聽見這類的話。」但是終久會所重新修理，增加至一千五百個座位。修理期間另外租用愛賽德大廳（Exeter Hall），該廳可容四千五百人。每星期晚同樣滿座，開會前一點鐘街道上已經人山人海，交通完全阻塞。據說到會的人十分之九是男人，因為女人受不了這種擁擠。新會所落成後，頭一次就

感覺不敷應用，必須另建大會所。要收容赴會的人，簡直像把大海裝在茶壺裏一般。後又租用蘇瑞音樂廳（Surrey Music Hall），是倫敦巨大的建築物，可容一萬至一萬二千人。首次應用，即告滿座，另有萬餘人無法入內。開會未幾分鐘，突然有人虛報火警，以致秩序大亂，這事使司布真受到非常的刺激，產生一種憂鬱症，終身未能脫盡。

三年之久，自一八五六年十一月至一八五九年十二月，每逢主日平均有萬人聚集聽道。迨一八六一年三月間，首都會幕（Metropolitan Tabernacle）落成，連續三十一年，每逢主日早晚均有五千人在內聚集。一八六七年首都會幕修理之時，租用農業大廈（Agricultural Hall），到會人數竟達二萬人。那件眾人熟知的趣事，就發生在當時。某日下午司布真在農業大廈試音，廳內空無一人，他提起他的金嗓子，喊着：「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有一個工匠正在樓座工作，驟聞此言，大大感動，放下工具，回家後經過一個時期的屬靈掙扎，因着仰望神的羔羊而找到了生命平安。

赴會的人雖不乏社會名流，但是最使司布真感覺愉快的，卻是大批平民。他寫信告訴他的弟兄說：「市長、警長等都來赴會，但是更美麗的是有些扒手、賭徒、妓女也來赴會，甚至有的已經加入教會。」

司布真來到倫敦，無異向該大城投一炸彈，當時在一般禮拜堂裏的屬靈情形非常死沉，講道已經退化到變成一種長期準備的神學論文，全無聖靈的恩膏和能力。上流社



會滿意於這種傳道，因為他們可以繼續他們的放蕩生活，不受良心的刺激；但是下流社會卻開始搜索一種較高的屬靈生活，需要一種更真的個人經歷。時間已經成熟，應當重重的題起罪惡和審判的事情。倫敦需要一個活的宗教，一種屬靈的生命。司布真存有這種信息。莫怪他在當地造就這種復興的局面。反對雖然不少，然而在神的安排之下，他衝出狂風暴雨，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奉他的主。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箴三十一-10）

司布真首次在倫敦講道的那個晚上，有一個年輕的小姐亦來參加。她的名字是「湯姆生·蘇撒拿」（Susannah Thompson），她漸漸感覺到她屬靈的需要。這件事給司布真知道了，就送她一本《天路歷程》，盼望她在靈程上有長進；不久她也還敬一部加爾文（John Calvin）的著作。他們的情感逐漸加增，直到一八五六年正月八日，兩人結成夫婦。這真是一對天生佳偶。司布真來自鄉間，言語行動難脫粗俗，正需要一位生長城市，談吐風雅的蘇撒拿來配合他。況且他所受的教育有限，也需要一位學問淵博的夫人來襄助。他常鼓勵她作評判，她也能忠誠婉轉的執行這個付託。難怪司布真譽她為「她是神所賜我的地上至寶，連許多天上的寶貝也是經過她臨到我的。她之於我，常如神的使者一般。」她幫助她的丈夫工作，某次當探險佈道家李文斯頓（Livingstone）問司布真，怎能一人作二人的工，司布真說：「你別忘我們是兩人，而且你所少見的那位，時常是多作工的。」她曉得自己的丈夫，給

他及時的鼓勵。賽斯德廳的慘案發生以後，她看顧他，使他不至失常。有時司布真從會幕回來，累得精疲力竭，靈裏感覺鬱悶，她就選培斯德的《更新的傳道者》（*Baxter's Reformed Pastor*）讀給他聽。她告訴我們：「他在我腳前痛哭，我也陪着流淚，並非因為他作得不好，實是同情他的光景而已。」

最初十二年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滿，全無一點黑影，只有司布真的身體不甚健康，需要她的照顧。但是到了一八六八年，當她三十三歲時候，她患病幾成廢人，反倒需要她丈夫的愛護。司布真曾說：「我們不曉得基督的同情和憐憫，直到有一位你所愛的，需要我們的晝夜奮鬥。」在他的工作裏顯然增加了一種深切柔仁的成分。

她躺在搖椅上，天天盼望復原，可以活潑工作，治理家務，但是年復一年，情形毫無起色，她的靈渴慕事奉神，因此求主讓她無論如何能分擔她丈夫的一點工作。神聽了她的禱告，引她發動「贈書基金」（Book Fund）。這個工作如何開始，最好聽她自己的見證：「這是在一八七五年的夏天，我親愛的丈夫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講壇》（*Lecture To My Students*）。我讀了一分校對的稿紙，感覺非常戀慕，所以當作者徵求我的意見之時，我全心回答：『我巴不得能將這本書寄給英國的每一個傳道人。』我那位喜歡實際的丈夫就反問說：『那麼為甚麼不作呢？妳願意拿出多少錢？』我必須承認，我未曾準備接受這種挑戰。我只希望這本寶貝的書能分發出來去，卻未曾想到自己有分於這項工作，或者幫助代付這筆書款。但



是那些話已經在我的心裏，耕了一條深直的溝，翻轉了自私的泥塊。我就開始思想，我能從治家所剩或別種個人款項內提出多少來推動這個新計劃。奇妙的事在這裏，我發現錢早已收齊，等在那裏！在樓上一隻小櫃內，積蓄着一堆五先令的銀幣，這是我的一種愚笨的癖，多年來每逢有這種銀幣，總是喜歡把它藏起來。拿出來一數，恰夠付出一百本書賬。若有甚麼不捨之心，也不過片刻而已，我感謝着獻上這些，於是『贈書基金』就此產生。」此後二十年內，她寄出二十萬卷前面的書籍，使許多窮苦的傳道人得着屬靈的供應。

因着這項工作反倒使她的心在諸般痛苦中得着平安和得勝，她自己解釋這個轉變說：「在一個非常黑暗沉悶的日子，我躺在榻上，黑夜正佈散它的陰翳。我那間舒適的小房內雖然充滿光亮，但是外面的黑暗似乎潛入了我的心房，遮蔽了屬靈的異象。我竭力想看見那隻牽着我、引導我經過痛苦危坡，使我不至滑跌的恩手，然而總是看不見。在愁苦的靈裏，我發問說：「為甚麼主這樣對待祂的孩子？為甚麼祂時常使劇烈的疼痛臨到我身？為甚麼祂允許長期的軟弱來攔阻我事奉的心願？」這些煩惱的問題很快的得着答案。雖然所用的是奇特的話語，但是在我裏面的微聲解釋了其中的意義，無須翻譯的人。房內寂靜一刻，只有火爐裏的木塊發出爆炸響聲。忽然我聽見一種低柔的聲音，含有清楚的音調，如同一隻知更鳥在我的窗下唱出牠柔軟顫震的美曲，我就對在火光前假寐的同伴說：「這是甚麼聲音？決無飛鳥能在這個時令，在外面黑暗

中歌唱！」我們傾聽着，又聽見那個微弱悲哀的音調，它的旋律非常美妙，它的來源十分神秘，使我們一時驚訝不已。後來我的同伴喊說：「這是從火中的木塊發出來的！」火釋放了禁閉在橡樹心裏的音樂。也許快樂的小鳥在它的嫩枝上唧唧歌唱，暖和的日光在它的幼葉上着上金黃顏色的日子，正是它收集這個美曲的時候。此後漸漸見老，一環一環的年輪封閉了這個久忘的音調，直到強烈的火舌燒盡了它的剛硬，從它心的深處燒出美歌，作它最後的供獻。噯！我就想起，苦難的烈火從我們裏面引出讚美的詩歌，那時我們得以純淨，而我們的神也因此得着榮耀。或者我們有些人也像這個橡樹木塊——冷淡、剛硬、麻木不仁；若不是火在四圍點着，釋放出相信倚靠祂的妙音，恐怕一輩子唱不出美曲來。當我沉思之時，裏面的火就點着了，我的魂從此得着甘甜的安慰。在火焰中歌唱。是的，但願神幫助我們，這個若是從剛硬失志的靈釋放『和音』的惟一途徑，就願烈火窯比前燒旺七倍。」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二十三4）

司布真常經憂患，他從祖先遺傳了痛風病，使他多年感受劇烈的疼痛。最後二十年他每年必須在秋令時節放下工作，赴法國的曼通（Mentone）休息，藉以避免倫敦的冬霧，並享受曼通的暖日。他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在休養期內完成的。

一八九一年六月七日，他在首都會幕講他最後一篇的道，題目是撒母耳記上第三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五節。「你



若穿上基督的號衣，你就會發覺祂心裏柔和謙卑，使你魂間得着安息。祂是最最豁達的元帥，在特選的君王中無一可與相比。祂站在戰爭最劇烈的地方，當寒風肅煞之時，祂總是揀選向風的一面。十字架的重端必定擱在祂的肩上。祂吩咐我們負擔，祂也一同背負。凡是恩慈、寬宏、柔仁，及洪恩、熱愛，都在祂裏面可以找到。事奉祂確是生命、平安和喜樂。哦！巴不得你立刻進來！神幫助你投在耶穌的腳下。」

在那週內他病勢轉劇，迨秋季臨到，雖稍有起色，咸認必須赴曼通休養，度過嚴冬。於是於十月二十六日由其妻子陪同前往。縱使在極軟弱的狀態中，他仍舊繼續文字工作。元月二十日痛風復發，右手腫起，兼有其他症狀。二十三日自知不起，告其秘書說：「我的工作已經完畢」。當他快要離世以前，微聲呼妻名，並說：「哦！愛妻！我與我的主適有何等的交通！」此後完全昏迷，至主日晚十一時平安歸主。時在主後一八九二年元月三十一日。享壽五十有九。

只見耶穌（太十七8）

在他私人的日記裏，有這樣的一段話：「我立志單以耶穌和祂的十字架為榮耀，獻此一身推廣祂的福音，凡事按照祂所喜歡的道路而行。我願意忠誠於這個嚴肅的職守，除了榮耀神以外，不攙雜其他目的。求神幫助我榮耀祢；在地上活出基督來。」

拾珍附介：司布真及有關著作

《司布真復興講壇》（改革宗）

《全面的事奉》（證道）

《聖徒小傳》卷二（拾珍）

《司布真每日靈修》（大光、基道）

《司布真傳》（以琳）

《司布真拾珍》（拾珍）——出版中

《信心日誌》（角石）

《司布真傳》（華夏）

《靜夜亮光》（美國活泉）

《如何作個傳道人？》（拾珍）

10

慕迪

(Dwight L. Moody, 1837-1899)



「有一天，你會在報紙上讀到一段新聞說，北田（Northfield）的慕迪死了。你絕對不可相信這個消息，因為那時我要比現在更加活躍。我不過是高升而已，脫離了這陳舊的泥屋，遷入一個不朽的大廈，穿上了一個死不能摸、罪不能污的身體；這身體與祂榮耀的身體相似。按照肉身說，我生於一八三七年。按照聖靈說，我卻在一八五六年才重生。那從肉身生的，必要死去。但那從靈生的，必永遠活着。」前面是慕迪（D.L. Moody）自己的話，可以作為他最簡潔的自傳。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詩六十八5）

在美國麻州（Massachusetts）近北田的森林間，有一個守寡的婦人，藉着禱告和操作，培植她九棵幼嫩的青橄欖樹。他們的父親在工作中突然感覺肋旁疼痛，勉強回家，走近床邊，跪下死去。未遺半點贍養費用。鄉鄰都勸她送掉幾個孩子。某晚當孩子們熟睡後，她禱告、低泣，拿起聖經，俯首啼哭許久，然後擦乾眼淚，隨便打開聖經。擺在前面的，乃是耶利米書第四十九章十一節：「你撇下孤兒，我必保全他們的命；你的寡婦可以倚靠我。」她就哭泣着說：「哦！神阿！我知道是祢把這些孩子給我的，若我盡我作母親的責任，祢必作他們的父親。」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後五17）

慕迪生於一八三七年二月五日，在弟兄中間排行第六。他父親離世之時，他才四歲，但他一生忘不了那次震駭。他從小生活十分艱難，幼年就需出外工作，幫助家庭負擔。十七歲離別家鄉，往波士頓（Boston）尋找工作。那時他是個瘦長的鄉下男孩，說話口吃，靈裏昏暗。

他在舅父的鞋店工作。條件是他必須住在指定的地方，晚上不准逛街，避免娛樂場所，且按時赴禮拜堂。據說，他在禮拜堂裏，揀選樓上最隱蔽的座位，因着一週工作的疲勞，時常呼呼酣睡。他也參加主日學。在教師金波（Edward Kimball）領導之下。教師授給他一本聖經，告訴他功課在約翰福音裏；他遍找舊約，也找不到約翰福音。全班彼此以肘輕觸，藐視嗤笑他。教師看見他的窘



困，代他找出約翰福音；他以後承認說：「我把手指夾在那裏，始終不敢移動，惟恐以後無法找到。」

教師金波感覺有主的負擔在身上，於是在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早晨，往鞋店，要同慕迪談談靈魂得救的問題。慕迪在後房包鞋。教師按手在他肩上，告訴他關乎基督的愛和祂的捨己。末了又追問說：「你是一個基督徒麼？」這個問題深入了少年人的心。頃刻間他記起他的母親，和母親的禱告。他也想起兒童時期所聽的道，不能忘記他的舅父等所給他的訓誨。天上的榮光照入了他的心。他們兩人跪在皮革屑堆裏，少年的慕迪將他的心歸給基督，而流淚的教師在旁頻頻發出感謝神的聲音；以後他見證說：「在我得救的早晨，我走到室外，立刻與萬物戀愛。我愛光照大地的太陽，飛鳥唧唧歌唱，我又與飛鳥相戀，萬物都煥然變新。」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太六24）

不久，慕迪往芝加哥城（Chicago）工作，他立志要作一個成功的商人。他定意要賺十萬美金，但他並未犧牲他服事主的熱誠。他抵芝加哥城的第一晚，就參加祈禱聚會。他不只自己每主日都赴禮拜堂，也實在帶領別人同往。隔了不多時，他開始教主日學。最初主日學主任告訴他，教員已有人滿之患，十二個教員教授十六個學生。倘若他帶自己的學生來，當然是歡迎的。第二個主日他就往街上去找來十八個衣衫襤褸，滿身齷齪的無賴少年。他差不多每天都忙於勸導人，同他一齊去赴聚會或是主日學，

他也學習在公眾聚會中作見證。某次有人批評他說：「你的文法錯誤百出」，勸他不可公開作見證，他卻答覆說：「我曉得我有錯誤，只是我盡我所能；朋友！你既然精通文法，你為主作了甚麼呢？」

現在年輕的慕迪，已是一個皮鞋推銷員，他可以稱作血肉炸彈。雖然年紀不過二十三歲，每年已可賺到五千美金，在當時確已難得。他連連升級，似乎保證他的美夢必可應驗。但是另有一種熱誠抓住了他。他已嘗到領人歸主的喜樂，知道這個比賺錢更甜美。他多方尋找事奉主的機會，同時也不忽略他的買賣。他切望能用更多時間來服事主，但為着顧到他的買賣，只能延長他的工作時間。他看出或者應該放棄買賣，不然總在事奉上有限制。但是放棄買賣，並非容易。他自己承認說：「我一生最困難的事，就是放棄職業。」他怎樣決定放棄職業，還是讓他自己來說。

「自我第一天在波士頓一間鞋鋪裏，遇見耶穌基督後，我從未失去祂的榮形。只是多年我都相信，我不能為主工作；同時也沒有人要我作甚麼。我抵芝加哥後，先在一所禮拜堂裏租四排椅，時常往街上去尋找少年人來坐滿這些椅位。我從未向他們開口，問起他們的靈魂問題；我以為這是長老們的工作。此後我開始創辦一個主日學校，我以為數目是所有的問題，因此我拚命湊數。學生人數低於一千，我就侷促不安；到達一千二百或一千五百，我就興高采烈；然而沒有人得救，也沒有收穫。

「於是神開啟了我的眼睛。學校裏有一班年輕的姑



娘，是我生平所遇見頂輕浮的女孩，決無例外。某個主日，教員生病，由我代課。她們當面取笑我，我差不多想打開門，吩咐她們出去，不許她們再來。

「就在那個禮拜內，那位教員到我工作的店裏來。他臉色青白，看來病勢沉重。我問他有何疾病，他回答說：「我的肺部重新出血，醫生勸我易地休養，所以我準備離開密西根河區（Michigan Lake District）而去紐約州（New York State）；我想我是回家去死的。」他說話時，神色非常苦痛，我問他為甚麼這樣痛苦，他回答說：「唉！我未曾帶領我班中任何人歸向基督，我深感自己損害了她們，過於幫助她們。」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話，我不能不思想。停了一會，我說：「或者你去，將你的感覺告訴她們；倘若你願意去，我願用車相陪。」

「他同意，我們就此出發。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旅行。我們先到一位姑娘的家裏，請她出來，而後教員向她談起她靈魂的問題。再也沒有嬉笑了！隔了不久，眼淚滿眶。他指示她生命的路，建議一同禱告，他請我禱告。真的，我一生從來沒有作過這種事：求神立刻就地拯救一個年輕姑娘，無論如何，我們禱告了，神也垂聽了我們的禱告。

「我們再往別家。他爬到樓上，已經呼吸困難，他告訴這些姑娘，他來訪問的目的。不久她們也軟化，起來尋求救恩。當他精疲力盡時，我就送他回家。第二天我們再出去，十天後他到我的店裏來，真是滿面榮光。他說：「慕迪！我班裏最後的一位，也已經降服了基督。」我告

訴你，我們一同歡喜快樂。

「第二個晚間，他就要啟程。所以我在當晚召集那一班姑娘，一同禱告。就在那裏，神在我的心裏點起了一把火，這火燃燒不滅。我最高的慾望，是作一個成功的商人；若我早曉得，這次聚會要奪去我的慾望，我恐怕不會赴會的。

「多少次，我為着那次聚會來感謝神！那位奄奄待斃的教員，坐在中間，對她們講話，誦讀約翰福音第十四章。我們試試唱「福哉！以愛聯繫，」隨後一同跪下禱告。我剛要起來，班中有一位姑娘開聲為她病重的教員禱告，於是第二個禱告，再一個禱告。我們起來時，全班都禱告過了。我出去，自言自語：「哦！神阿！我寧可死，也不願失落這晚所得的福分！」

「第二晚，我往車站送行。車將要開行，班內有一位姑娘來了。不久全班不約而同的到齊了。哦！何等的聚會！我們試試唱歌，但都泣不成聲。我們最後看見那位病重殆危的教師站在末節車上，向天舉起手指，囑咐我們在天相會。

「我完全不曉得，這件事要我犧牲多少。我無法再繼續經營，買賣對我已經失去吸引。我已嘗到另一世界，無心再賺錢。此後數日，我一生最大的掙扎發生了。我是否應當放棄職業，完全出來作主的工？神幫助我有正確的定規，我從來不後悔我的揀選。哦！帶領人脫離今世的黑暗進入福音的榮光和自由中，這件事是何等的豐富！」



慕迪

以愛為旗在我以上（歌二4）

自從慕迪決意放棄職業後，他就專心以傳道祈禱為事。人稱他作「瘋狂的慕迪」，但他毫不介意。他寧肯將自己的生命燒燼，也不願任其朽腐。那件有趣的軼事，就是發生在那個時期。某晚他回家時，看見一個人靠在電燈桿子上。他上去，按手在他的肩膀上，問說：「你是基督徒麼？」那人勃然發怒，握拳要擊慕迪到水溝裏去。慕迪道歉說：「我若得罪了你，請你原諒我！但是我以為自己並沒有問錯。」那人咆哮的回答：「管你自己的事！」慕迪說：「這就是我的事阿！」隔了三個月，在一個寒冷的清晨，有人叩慕迪的門。他開門一看，就是那位咒罵他的朋友；那人告訴他說：「自從那晚起，我一直不得平安，你的話攪擾我心，使我煩惱。昨晚我沒有辦法睡覺，我想還是來請你同我禱告。」那位朋友接受了基督，當時就問說：「我能為祂作甚麼呢？」他開始教主日學校，內戰發生，他從軍作戰喪命，但卻留下了美好的見證。

他不停息的工作，到處奔跑：「大聚會，大工作。」忙到一個地步，幾乎一天之中，沒有五分鐘安靜等候，所有講道完全是臨時應付的。慕迪自己承認在那些年間，他「有熱心，卻少知識。」但是他也說：「這種人比只有知識而無熱心的人，還是更有希望。」但是無論如何，這個黑點逐漸展開，直到一八六七年，他發覺陰翳已經籠罩了他的生命。人總是想用自己的努力，來彌補失去的異象；但是慕迪越發加緊工作，越是悶悶不樂。

那年他訪問英國，切望藉着與神所大用的兒女接觸，

靈裏可以得着甦醒。他雖然得着一些幫助，但是那些幫助都不夠扭轉他的生命。在愛爾蘭偶遇「孩兒傳道」慕爾好（Henry Moorehouse）。他自作介紹後，告訴慕迪，他想去芝加哥講道。這件事產生一個很重要的後果。慕迪自己這樣說：「我看看他。他是個無鬚少年，看來不足十七歲。我自忖，他怎能講道呢？他要我告訴他，搭乘何船來美，因為他喜歡與我同去。我認為他不會講道，所以未曾通知他。不料我回芝加哥僅僅數週，就接到他的來信說，已抵美國，若我要他，他願意來芝加哥，代我講道。我坐下，回他一封非常冷淡的信，大意是說，你若西來，請來找我。我想這樣就可結束這事。豈知不久又接來信說，他尚未離美，若我要他，他願意前來。我回信仍舊說，你若有事來西部，請不要忘記探訪我。隔未數日，再接來信說，下個禮拜四，他要來芝加哥。我真不知該如何處置他，我斷定他不會講道。禮拜四、禮拜五，我要出城，所以我對教會裏幾個負責人說：『有人禮拜四、禮拜五來此，他要講道。我不知道他是否會講。你們不妨給他試試，我禮拜六就返回。』他們說：『近來教會情形良好，人心飢渴。這時請一位不相識的人講道，恐怕不只無益，反倒有害。』他們認為不請為上。我還是告訴他們：你們不妨試試他，讓他講兩個晚上；最後他們同意給他講道。

「我在禮拜六早晨回來，急忙要知道情形如何。一進屋子，就問妻子：『那個年輕的愛爾蘭人怎樣？人喜歡聽他麼？』妻子答說：『他們非常喜歡』『妳有聽麼？』『有。』『妳喜歡聽麼？』『是的，十分喜歡，他連着兩



篇道，都講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他的講法雖然與你的稍有出入，但是我想你會喜歡他的。』『怎麼呢？』『他告訴罪人，神是愛他們的。』我說：『那他一定錯了。』她說：『我想你自己聽他以後，會同意他的，因為他所講的一切，都用神的話來證明。你以為，人和你講得不同，他就一定是錯的麼？』

「那晚我去聚會，看見人人都帶着自己的聖經；慕爾好開始就說：『我的朋友們！你們只要翻到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就可以找到我的經題。』他根據那節聖經，講了一篇非常的道。他並不分一，二，三，四，乃是全節合起來講的。他從創世記直到啟示錄，證明神怎樣在歷世歷代，愛這個世界。神先差遣先知、列祖和先聖警告他們，最後又差遣了祂的兒子。就是人殺了祂的兒子祂還差遣聖靈來。直到那個時刻，我從來不曉得神是這樣的愛我們。我的心開始溶化，眼淚不禁湧流，好像是聽見遠方新聞似的，我完全吸收進去。

「次晚，許多人聚集，因為人喜歡聽說神是愛他們的，他說：『我的朋友們！你們若找出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就找到了我的經題。』他根據那節奇妙的聖經，又傳了一篇卓絕的道。他再從創世記直到啟示錄，證明神的愛。他能翻閱聖經的任何一處，來證明神的愛。我想那篇道比上一篇好，他擊着了更高的音弦，在我的心中感覺甜美。

「又一晚，本來在芝加哥城裏，要人在禮拜一晚上來赴會是相當艱難的，但是他們都來了。婦女們放下她們

的洗滌，或者快快洗完，就帶着她們的聖經來聚會；他又說：「我的朋友們！若是你們看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你們就找到了我的經題。」他再一次根據聖經，證明神是愛我們的；他簡直把神的愛打入我們的心。從此以後，我不再懷疑神的愛。

「我時常傳說，神在罪人背後，提起兩刃利劍，預備劈殺人。我已經將這些思想全數拋棄了，現在我傳講神在罪人背後，滿了慈愛，可惜人竟然逃避神的愛。

「禮拜二晚上來了。我們想那節聖經必定已經講盡，他要用別的經文了。不料他又根據那節奇妙的經文，講出第六篇的道。反得永生——不是等到死後才得，是現在在這裏就得。時隔數載，而聽眾不忘那天所講的。

「第七晚，他上了講台，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急切想知道，他今晚要講甚麼。他說：『我的朋友們！我整天要找一節新的經文，但是我不能找到一節聖經，比較舊的更好；所以我們還得回到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去。』根據這節奇妙的經文，他傳了第七篇的道。我記得他結束那篇道的時候說：『我的朋友們！我已經花了一禮拜的工夫，試試告訴你們，神是怎樣的愛你們，但是我的拙口笨舌，使我不能完成這個使命。若我能借用雅各的梯子，爬到天上去，問侍立在全能者面前的加百列，請他告訴我：父是怎樣的愛世人，他最多只能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慕迪得了啟示。他從未想到聖經是這樣豐富的。真是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後他用心查考神的話語。在他晚年的時候，他能見證說：「聖經是我四十年來，地上最親愛的東西。」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徒一8）

一八七一年，在慕迪的生命上，是個重要的轉機。他越過越覺得自己的不夠，他那羨慕屬靈的能力，如渴如飢的心，是被坐在他禮拜堂首排的兩位老姊妹所引起的。這兩位老姊妹，柯女士及雪女士（Mrs. Cooke and Mrs. Snow）常來參加聚會。從她們面部的表情，就能看出她們是在禱告。她們看慕迪的看法，使他感覺不安；會後她們對他說：「我們方才為你禱告」。他反問：「你們為甚麼不替會眾禱告呢？」她們回答說：「因為你需要聖靈的能力。」多年後，慕迪見證說：「我需要能力！我想自己已經滿了能力。在芝加哥城裏我的會眾最多，而且悔改歸主的人也不少，我多少覺得滿意。但是就在這裏，有幾位虔敬的婦女，不住的為我禱告。她們誠懇的告訴我，需要接受聖靈，來完成特別的工作。這使我起始慎重思想。我請她們到我家裏，與我談談；然後我們跪下禱告。她們傾心吐意在神面前，求神賜我聖靈充滿。就有一個極大的飢渴來到我的魂間，我不曉得這是甚麼。我開始哭號、悲哀，超過往昔，那個飢渴逐漸增加。我實在感覺，我若沒有這工作的能力，我不願再存活。」

當他在這種心情的時候，芝加哥發生大火，全城變為平地。大火發生在一八七一年十月八日，將慕迪所用的會

所，全部燒燬。他正在傳講基督的生平，已經連續了五個主日晚上。從救主降生在馬槽裏起，一直講到主在審判廳裏。那個晚上，他自認犯了一生最大的錯誤。外面傳來警鐘的響聲，救火車飛駛經過會所，但是大家都不在意，因為已經司空見慣了。他講完了那篇「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祂呢？」就向聽眾說：「現在我要你們將這個問題帶回去，好好思想。下個主日晚上，我願意你們回來告訴我，你們對祂怎麼辦。」他後來悲痛的說：「這是何等的錯誤！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好像是撒但充滿了我的心思。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給任何聽眾一星期之久，來思想他們的得救。若他們滅亡，他們要起來審判我。我記得孫蓋（Sankey）在唱詩。當他唱到下面的詞句，他的聲音何等震盪：『全日救主呼喚，火速逃往避所；公義風潮強襲，死亡毀滅近迫。』」

大火並未燒掉他裏面的飢渴。他一直在神面前，求神的靈充滿他。在一個十一月的晚間，他在紐約一條街上行走，他邊走邊泣說：「哦！神阿！祢為甚麼不勉強我時常與祢親近、與祢同行呢？拯救我脫離我的自己！完全掌權管理我！將聖靈賜給我！」忽然好像有一陣大風吹入，充滿了他的心，使他心曠神怡。他喜出魂外必須找一個安靜地方，單獨與神交通。他知道附近住着一位朋友，可以借給他一間房屋。此後的數小時，神聖得不可言傳，他很少題起，他只說：「一日，在紐約城裏。哦！這是一個何等的日子，我不能述說，我很少題起。這似乎是個太聖潔的經歷，連題名都不可。保羅有一個經歷，十四年之久他從



未題起。我只能這樣說，神將祂自己啟示給我。我經歷祂的愛到一個地步，甚至我只得求祂停止祂的手。此後我再去講道，所講的並無特別，我沒有擺出甚麼新的真理，但是人卻成群成千的悔改。即便給我全世界，我也不願回到從前未得這有福經歷以前的光景去；世界好像不過是天秤上的一粒微塵而已。」

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羅六13）

一八七二年，慕迪覺得有引導，第二次訪問英國。那次訪問的主要目的，是盼望赴都柏林（Dublin Convention）大會，藉以增添聖經知識。他完全是存着一個受教的心去的，絲毫沒有意思去教導人；但是因此發生了三件重要的事：

（一）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得了光照，知道絕對奉獻的無限可能；

（二）他看見英國已經準備好了（指復興而言）；

（三）有幾位在英國的朋友看見慕迪也已經準備好了。

在大會進行中間，某日清晨，有些弟兄們聚集在一個廣場上，特別祈禱、認罪、和更新的奉獻自己。那時有一位範亨利（Henry Varly）弟兄，從他自己的經歷裏謙卑的說：「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個完全絕對奉獻給祂的人裏面，能作甚麼、要作甚麼，並要藉着他作出甚麼。」這句話深深感動慕迪，是主藉着人的口親自對他說了話。隔了二日，他回去倫敦。當他正在聽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講道的時候，天已一次「惠臨他的魂間」。他一面傾聽司布真，一面彷彿耳聞範亨利的話說：「世界等着看，神在、能、為，藉一個人！」範亨利的意思，是任何人！範亨利並沒有說，這個人必須受到高等教育，或者天資聰穎，或者有甚麼特長！只是一個人就是了！好的，因着聖靈住在他裏面，他要作這樣的一個。忽然在那高聳的樓廂內，他看見從未想到的異象——究竟不是司布真在作那偉大的工作：是神自己作的。倘若神能用司布真，為何祂不能用我們其他的人呢？我們何不把自己擺在主人的腳前，向祂說：「主阿！請差遣我！使用我！」那天在樓廂裏的人，注意到一個肥胖的青年人，多次流淚哭泣。但他堅持的說，並非因着罪的緣故，乃是他見了三層天上的榮耀。他剛找出一件事，對他十分奇妙；他樂極了，樂極生悲。

復興的火開始燃燒大西洋的兩岸。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二年，慕迪的足跡走遍英美各大城。

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二十六19）

早在一八八七年，芝加哥的聞人就計劃在一八九三年舉行世界博覽會，以記念哥倫布四世紀前發現美洲。那時慕迪立刻起意，要抓住機會，把神的福音傳給千萬參觀的群眾。當他第三次赴英的時候，就預約一些在大西洋彼岸，被神重用的基督徒，將來一同展開福音攻勢。因着神的安排，慕迪得着邀請，去耶路撒冷一趟。在一八九二年春季，復活節後的一天晚上，他獨自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散



步。皎潔的月光照明了狹窄的街道。那時彷彿有一位可親可愛的主與祂同行，對他講話。他在異象中看見成群結隊的群眾，離開了熱鬧的市場，蜂擁到彼得那裏，傾聽彼得在五旬節所傳的赦罪大恩，復活明證和永遠生命。他走了很久，心中火熱如同焚燒。他想到不久更多的人要聚集在芝加哥大城，末後他哭泣着說：「親愛的主阿！我好像是第一次讀聖經；在這裏讀，實在使一切改觀。我知道祢要我在芝加哥作甚麼，因着祢的恩典，我要去作。」

數日後，他遭遇一些事，使他所得的異象受到嚴重的試驗。他的朋友司布真，已在一八九二年正月間，被召歸天。這個損失，一直壓在他的心頭。某晚，司布真夫人淌着眼淚，把司布真生前所註的聖經送給慕迪，她說：「這是司布真自己的聖經，請你收下吧！我知道他一定喜歡給你的。」熱淚遮蔽了慕迪的視線。當他回到倫敦寓所的時候，突然間他感覺自己十分衰老，好像生命的火快要熄滅了。司布真已經先他而去。這個世界何等虛空。

一、二天內，他存着戒心，覺得自己用力過分，身體有不支之感。朋友們都勸他，給醫生診視一下。那位專家真是直得可怕，堅持的說：慕迪必須減輕工作，他的心房已經受到嚴重影響。他現在已達五十五高齡，怎可這樣勞苦。他若盼望繼續活着，就必須好好保養。所以在倫敦開會的最後日子，慕迪忍痛決定放棄芝加哥博覽會的大佈道。若他能年輕二十年，那……但是神的工作從不受阻，老人衰頹，就有新人接替。

十一月間慕迪搭乘德輪斯比利（S.S. Spree）返美，

搭客共七百五十人。行到第三日，船上主要的曲柄軸忽然炸裂，船身漸漸下沉。慕迪見證說：「在那黑夜，就是發生意外的第一夜，我記起自己怎樣因着倫敦醫生的勸告，決定回家後要減少工作；決心放棄博覽會的計劃。砰然一響……世上沒有人知道我在那些時候所經歷的一切……我所親愛的人！我的學院！於是我禱告：『哦！神阿！倘若祢留我的性命，帶領我回到美國，我願意重返芝加哥，抓住這個世界博覽會的機會，用祢所賜給我的全部能力，來傳揚福音。』」當所有希望殆絕的時候，忽然有一艘湖崙（S.S. Hurron）輪遙見訊號，駛近營救。

慕迪效法使徒的戰略，特別注重祈禱。全世界的人都逐日為他代禱。甚至在博覽會大佈道時期，有些日子分別出來，專為認罪祈禱。禱告的時候用各種方言，有英語、瑞典語、德語等不同語言，正如五旬節的光景。佈道大會自五月起，一直繼續到十月底博覽會結束的時候。所應用的各式會場，共有八十餘處。無數的基督徒同心協力在這個工作上。主日聽眾達三、四萬人，平日晚間亦有數千人。蒙恩得救的人，以千數計。

在一個深夜，十一月一日的清晨，世界博覽會已成歷史陳跡。同工們開完末次會議，相繼離散，慕迪獨自回到房內，身體十分疲倦，然而心中卻有詩歌。他跪在床邊，朗聲哭號說：「哦！我親愛的主！經過了這些奇妙的日子，我實在感激祢，不准我違背那天上的異象！我感謝祢！叫船破裂！古老的福音絲毫未曾失去它的能力！也永遠不會消失！親愛的主！我今晚能像西面那樣說：『如今



慕迪

可以照着祢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榮耀！」」

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林前十五55）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中旬，慕迪赴德薩斯城（Kansas City）領會。那個禮堂可容一萬五千人；開會的主日，兩次聚會不只裏面坐得滿滿，外面還有數千人無法進入。慕迪帶着病體，竭力傳揚神的福音。他的聲音達到禮堂的每一角落，似乎毫不費力。他已不能行走，但他仍能每日兩次站在大眾面前傳福音。到了禮拜四晚上，他講他生平最後一篇的道，題目是「推辭」。他引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至二十四節的比喻，他這樣結束：「若我們今晚將那個推辭寫出來，讀着是否好聽：『上達天上君王：當我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坐在德薩斯城大會禮堂之時，從祢僕人那裏，接獲一張懇切的請帖，我赴祢獨生兒子的婚筵。請祢准我辭了。』少年人！你肯簽名在上面麼？年老的母親，你肯麼？你肯進前來，從記者桌子上，領取一枝筆，而簽你的名在這個推辭上麼？你要說：『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也不願簽名。』我懷疑這裏會有人簽這樣的字，你要忽視神的邀請麼？我求你不可輕看。這是一位可愛的神，邀你去赴筵；神是輕慢不得的。你可以玩弄閃爍的電光，你可以玩忽瘟疫、疾病，你切不可譏笑神。讓我另寫一封覆函，上達天上君王：當我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列席德薩斯城大會禮堂之時，從祢僕人那裏，接得懇切請帖，邀我赴祢獨生兒

子喜宴，我立即奉覆，因着神的恩典我必前來。」誰要簽名在上面？這裏有誰要簽他的名？沒有人說：「因着神的恩典現在我接受這個邀請」麼？但願神現在帶領你有正當的決斷，你若要見神的國，就必須斷定。對於這個邀請，你要怎麼辦？我奉我主人的名，將這個請帖送給你；你要接受呢？或是要拒絕呢？望你今晚滿有智慧，接受這個邀請。快快定意，決不要離開這個禮堂，直到永遠的問題得了圓滿的解決。」

禮拜五因病無法繼續領會，於是設法返北田。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午慕迪平安離世。當他彌留之時，他斷續的說：「地後退……天向我開啟……倘若這是死，何等甜美……這裏並無死亡的幽谷。神正在呼喚我，我必須去……這是我的加冕日子……。」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出三2）

因着搶救靈魂的狂熱，慕迪一生旅行百餘萬里，向一億餘人傳福音，親自為七十五萬罪人禱告。有人問他，有多少人因聽他講道而得救，他回答說：「我完全不知道，感謝神！我也不必知道，我並不保管羔羊的生命冊。」

有人見證說：「與他在一起不久，我就想到基督，而不再想慕迪。他是這樣一個平常的人，連這個我也很快忘記了。」英國獨立教派領袖譚爾博士（Dr. Dale）用二十四天的工夫，在各種聚會裏，詳細觀察他，盼望能探悉他能力的秘訣。最後告訴慕迪說，這個工作極明顯是出



於神的，因為他實在看不見慕迪本身和慕迪所作的工作有甚麼關係。慕迪愉快的笑着回答：「哦！譚爾博士，倘若你找出有關係，我要感覺十分難受。」

叨雷（R.A. Torrey）說：「慕迪得能力的秘訣，不在他裏面，乃在神裏面。」（註：請參考信息集《慕迪的最後講壇》中的《神何以用慕迪》，叨雷著）他認識這一點，並且時常這樣見證，這成了慕迪得能力的秘訣。當他在紐約競賽場領會的時候，他用摩西所見的荊棘異象，來答覆這個問題：「神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讓我們俯伏在灰塵裏，把所有的榮耀歸給神！當神在埃及施行拯救的時候，祂未曾遣派大軍。倘若是我們，就必定遣派大軍，或者差遣一個雄辯家！但是神差遣一個避居曠野四十年之久，拙口笨舌的人。神所需要的是軟弱！在神的率領下，決不嫌小。神要我們向祂求討大事，禱告罷：『哦！神阿！求祢賜我聖靈！』」

另一面，慕迪在一切之上，追求作一個完全絕對降服神的人。那次他聽見從澳洲來的弟兄說：「世界在等着看：神在一個完全絕對奉獻給祂的人裏面，要作甚麼」的時候，他當場就答應神，因着神的恩典，他願意作這樣的人。從此以後，慕迪把這個挑戰當作他的座右銘，四十年之久要證明給世界看，神能作甚麼。某次慕迪與叨雷在一點程式上發生爭執，慕迪回顧叨雷說：「叨雷！在一切之上，我要遵行神的旨意……倘若信是神要我跳出窗外，我立刻就跳下去。」叨雷告訴我們：他相信慕迪這樣說，是

認真的；並且他又附帶的說：「慕迪在絕對順服神這件事上，絲毫不苟且；他是一個完全絕對降服的人。你我若盼望被神使用，就必須作完全絕對降服的人。」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出三3）全世界都轉身觀看慕迪——一個平凡的人，交在神的手中，被聖靈充滿，完全絕對順服神，結果被神的愛燒着，燒得亮透，遍照了大西洋兩岸。是的，這是神的作為，在世人眼中看為希奇，讓我們向主俯伏敬拜！

拾珍附介：慕迪及有關著作

- 《聖徒的爭戰》（拾珍）
- 《慕迪的最後講壇》（拾珍）
- 《慕迪喻道故事》（大光）
- 《就神之路》（拾珍）
- 《有福的盼望》（以琳）
- 《慕迪傳》（證道）
- 《我聖經中的筭記》（聖經報）
- 《四福音隨筆》（拾珍，待出版）
- 《美國慕迪事略》（廣學會）
- 《慕迪故事集》（宣道）
- 《慕迪屬靈精選》（提比哩亞）
- 《播種與撒種》（拾珍）
- 《得勝的生命》（拾珍）
- 《讀經樂》（拾珍，待出版）

11

賓路易師母

(Jessie Penn-Lewis, 1861-1927)



「一個信徒從他重生那刻起首，就有一段『路程』為他所安排着。在這段路程上，他裏面的新生命能得着豐滿的成熟，而他在神面前的事奉，也能達到最高的巔峰。去發現這段路程，並忠心去走，乃是每個人的本分；別人無法去代你判斷這段路程在那裏。惟有神知道，祂也樂意顯明，而且領導信徒行在其中。

「為着幫助人認識神的引領，我要題出在事奉神的路上兩件特別的事。

「第一件事：一八九二年我得着聖靈充滿後，就踏入從未預計的工作裏面，有『敞開的門』擺在我面前，無

一是預先計劃而自己尋求的。因此我看見在聖靈的流裏，聖靈必要引導我進入神為我所安排的一切計劃，我惟一本分，就是省察自己是否行在神的旨意裏，而且謹慎保守自己，使我可以自由遵行祂的旨意。這樣就帶來裏面的安息和意志的單純，所有未來的計劃和明日的掛慮都一筆勾銷，問題只在：「我現在是否行在神的旨意裏？若是，祂明日必啟示祂所要導向的路。」

「但是明白神旨意的條件：對於任何道路，不論如何美好，或似乎有利神的國，都不存偏見；心志專一，無論動機如何良好，都不懷二意，絕無所謂『有益神國的政策』；純全不私己，不論目的如何正當，絕不在揀選事奉主的時候兼顧自己的好處。所走的路可能對工作、對自己都有益處，但是在尋求神的旨意上，不可任其偏斜靈裏的指南針。

「在事奉的道路上，第二件我要指出的事：當神開傳道之門的時候，祂同時也供應經濟和其他一切的需要，無須委員會或別種會議來洽籌。照着使徒時代的樣式，祂感動祂隱藏的聖徒，行『配得過神』的事，幫助祂的使者『往前行』。一處又一處，當傳道的門開啟的時候，供應從無不濟。使者只負一個責任，必須保守自己，自由遵行神的旨意，也只遵行神的旨意。」

前面是《賓路易師母小傳》的自序。

你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耶一5）

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於一八六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生在南威爾斯的奈司城（Neath, South Wales）。自幼即在基督教環境中長大，她父親的家，乃是當時教會領袖薈集之所。在她出世以前，她的母親已經將她奉獻給神了。

她自幼聰穎過人。但因為身體脆弱的緣故，她不能進學校，因此就按部就班的受教育。她最長久的入學時期，也不過是六個月。

十九歲，她就結了婚。那時她的體格還是相當軟弱；婚後隨丈夫在不列頓（Brighton）居住。

她的得救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最好讓她自己來見證：「正像一般在基督教環境裏育養長大的子女所常有的現象，真真裏面的改變等到我結了婚，離別老家以後，才開始產生。這是在婚後十八個月的事。我起首對於主的再來感覺十分不安，我知道自己並未準備迎見祂，於是我開始真真的尋求主。我的得救絲毫未經人手，那個日子，就是一八八二年元旦，甚至那個時辰都深印在我心裏。

「僅僅在裏面渴望曉得，究竟我是否是神的孩子；提起擱置架上甚少閱讀的聖經，順手一翻，目光就落在這些話語上：『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再隨便翻轉，就有這些話說：『信的人有永生』。立刻我就捫心自問，我是否已經相信神將我的罪孽都歸在十字架上神的羔羊身上；沉思而覺得很驚奇，經上實在說，我若相信神的話語，就已經得着永生；馬上發出呼聲說：『主阿！我實在相信』——又有一個靈魂出死入生，神的恩典和代死之愛，又得了一個勝利品。神的靈立刻與我的靈同

作見證，我是神的一個孩子，有極大的平安充滿了我的心。」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十四 21）

新生命開始萌芽，現在她急切想要勝過那些容易纏累她的罪惡。這些罪惡都是她從前所不能約束，反倒常受壓制的。但是她努力的結果仍舊是一敗塗地。生命的日曆裏記載着一連串痛徹肺腑的悔改，和傷及心腸的眼淚。

一八八三年八月間，他們遷居利趣門（Richmond），得聆霍普金（Evan H. Hopkins）的屬靈教訓。第一篇所聽的道，對於這靈裏乾旱的人如同「天開了」一般。她首次得悉，藉着基督的血可以勝過容易纏累的罪惡，完全奉獻是何等的愉快，一個聖靈充滿的人有何等的指望。某日她訪問霍夫人，夫人問她是否是基督徒，她生平第一次開口承認她是基督徒。話說出口後，她就自言自語：「我既已承認，就得好好守住。」霍夫人又問她，有勝過罪惡的經歷否？她只得承認這件事是她：「聞所未聞的」。

僑居利趣門的初期，在她的袖珍日記裏，常有簡潔的筆供，披露她裏面渴慕神的最好，並她怎樣勇敢的不斷設法爭取「得勝」。幾乎每週都稍微題到她的健康情形，顯示早年的軟弱尚未克服，繼續成為她無法脫身的阻礙。

有半張信箋，上記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裏面透露了這位青年信徒的奉獻；內容是這樣寫着：「主耶穌阿！在我二十三歲生辰之日，我願意再一次把自



己整個的人獻上，魂與靈、生命、時間、雙手、雙腳、眼睛、嘴唇、聲音、金錢、智慧、意志、心和愛、健康、心思和意念。凡我所有、凡我所是、凡我所成，全歸於祢，乃是完全、絕對、毫無保留。我確信祢已收納了我，祢要在我裏面運行，立志行事，成就祢的美意。主阿！隨祢所認為最好的方式使用我，保守我注目仰望祢，準備隨祢目光的示意而行動。祢是我的君王、我的救主，並我的教師。求祢不要掩蔽祢的同在，反能吸引我日日與祢更親，直到那榮耀的日期惠臨，我能與祢面對面，信心消失於眼見。阿們！」

神實在完全照着她的話而行。為着祂自己的榮耀，神揀選世上軟弱的器皿，叫那強壯的羞愧，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在這個時期，捩轉她屬靈生命的一個要緊的事，就是閱讀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所著的《基督的靈》（*The Spirit of Christ*）。那本書引她認識「天然的人」之絕對無能，和人需要得着天上能力的特別澆灌。在一個二月雪花紛飛的主日，她整天閱讀《基督的靈》。起初感覺太深，實在無法領會；但是心中卻切望能更多明白。她所知道的似乎太浮淺幼稚，但願主親自來教導。

過了十日，新鮮的亮光開始透入，靈裏的竅也隨之開通。以後她親自述說當時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我讀到下面的話說：『對於其他的人，這個經歷臨到之時，帶來一種深刻、寂靜，而更加清晰的眼光，看透基督之靈的

豐滿是屬他們的，於是產生一種信心，滿有把握的感覺，祂的豐滿足夠應付任何急需。」這些話向我發出亮光，我就看見，這個實在是我最近的經歷——我從未如今日那樣覺悟祂的大能。在這些年間，主耶穌豈非教導我學習知識、愛心和順服？今年冬季我豈不更深的進入祂苦難的交通裏？我豈未看見肉體毫無希望，並且深深感覺祂絕對無能？……聖靈充滿這件事，在我個人的經歷上，顯然有兩面……當我閱讀慕安得烈所著之《基督的靈》時，我發覺我應當認識聖靈是有位格的。我就接受祂，當作基督給我的禮物，正像我當初簡單的接受主耶穌作我的救主一樣。我不能忘記隨之而有的深切平安，與神的交通，和聖靈的相交，以及聖靈所結仁愛、喜樂、和平的果子。然而我不明白，為何在我的事奉上，竟然無何進步。這個經歷並未拯救我脫離膽怯，我不敢為基督說話，也沒有加給我能力，使我積極去作工。在這些事上，我還是與昔日相似，直等到三年以後，我看見還有一個為着事奉的聖靈的澆灌，那個才是為着脫離懼怕，而且供應能力，為基督作有效的見證。」

雖然她長期在身體的軟弱和苦痛中，她仍不斷的努力，竭力為主作工。某次醫師告訴她，她只能再活幾個月，她就懇求醫師准她，利用這短暫的日子來事奉神。她甘願為事奉神而死，因為她整個的心都傾向於神；但是她自己承認：「隔了一段時間，我漸漸感覺屬靈的效果，不能與工作的努力相稱。我開始自審，我是否認識聖靈的充滿。我確已接受了祂，這件事無庸懷疑；而且就我的生命



和與神的交通來說，我已經『進入安息』：但是把我工作微小的果效，同使徒在五旬節所結的果子相比，我只得承認我從來不認識聖靈那充溢的能力。每週的聖經班是我難當的重擔，我缺少口才。組織的工作比較容易，而領會真是嚴重的試煉。我的自覺幾乎麻痺了我，多次練習亦屬無效。我說，別人有說話的恩賜，但是這個恩賜很清楚沒有賜給我。所以凡我所發現被聖靈充滿的人，我都請到利趣門來講道。凡我耳聞，曉得一些聖靈之事的人，我都請來，向我的女孩子們說話。我何等盼望她們都能得着這個祝福。我已經斷定，我不是這個器皿。我決不說話。直等到有一天，主轉身向着我說：『為何不自己作？這些人本身的事已經夠忙，怎能一直幫助妳！妳作器皿如何？』然而我說，我不會說話！要向我的聖經班說一次話，就得準備一天：這怎麼行呢？簡直不能！」

一個比較冷淡的人，也許會感覺相當自滿，因為有人得救，也有人經過談話後肯把一切放在祭壇上。外面看來，這個工作算得十分成功，但是在作工作者的靈裏的深處，自知缺少能力。她接着又寫：「神一直等候，等我到了自己能力的盡頭。你看我怎樣教我的聖經班！我所用的聖經充滿了註解，我是何等用心的預備一碟屬靈的美味給她們飽嚼！真是美食，全部都是抄襲別人的著作。難怪她們的生命無甚改變！起初我認為這是女孩子們的過錯，直到主對我說：『這是妳自己阿！』『但是主阿！我是奉獻的人！這個過錯怎會在我？每晨我都抽出時間來禱告、來閱讀：按照我所自知的，我每件事都已對付清楚。』但是

主還是說：『這是妳』。於是祂開始破碎我，有一個駭人的啟示臨到我，使我看見每一次活動、每一點能力、每一個百折不撓的精神，都是出於我自己，縱然這個『己』隱藏在『奉獻』的名義背後。」

得着能力作我的見證（徒一8）

一八九二年得着第一次己生命的啟示後，她就每週與同工們聚集，一同等候神，專為得着能力的澆灌，願意神傾倒祂的靈在她們的工作上。她們越禱告越覺得，神必須先在她們裏面作工，然後才能祝福她們的工作。賓路易師母自己參考了許多書籍，要查考神是否應許祂的兒女，可以得着聖靈的能力，如同五旬節的日子一般。結果是越讀越糊塗，各派的說法使她覺得迷惘。

最後她這樣寫：「我說：我要直接到神面前，求祂向我證明，這種事奉的能力是否我也有分，使我得着釋放，有口才說話，正像彼得在五旬節的時候。我來親自試驗一下！棄絕所有書籍，放下各種理論。在窮途末路之時，我說，我要到神面前去。從此我拒絕一切問題，決意在自己經歷裏去證明這件事。當我這樣仰望神的時候，逐漸在我裏面起了一個深切的願望，我願出任何代價來得着這個事奉的能力；最後這變成了我主要的願望，我能在神面前呼籲說，只要祂垂聽這個禱告，甚麼祂都可以從我拿去。這種態度是經過了一個冗長時期才有的。那時候我的意志已經絕對降服了神，從今以後無需再打這『意志降服』的仗。我可以這樣說，祂能絕對隨意待我，只要祂給我彼得



在五旬節所得着的那聖靈的釋放。

「彼得是我擺在主面前的榜樣。我看見彼得在那日並不懼怕，侷促不安。我深深感覺，我最大的需要是脫離這種不能自約的敏感，同時尚有一種說不出話來的情形幾乎控制了我。我呼求禱：「我要得着彼得在五旬節所得着的拯救。」不論別人如何稱呼它，若「聖靈的浸」這個名稱不恰當，求禱給我正當的字眼；問題不在字句，我要那個東西。

「就是這樣，我迫切的抓住神。人和人的說法全部從我的思念裏退出。有一個極大的平安臨到我心，使我知道神必定成就我所求的，我也能安靜的等候祂的方法和日期。

「如此我學習了『等候父所應許的』的真實意義。我已達到一種地步，有一個安靜等候神的態度，相信祂必照着祂自己所定的日子應允我的呼求。我照常作事，並非表示冷淡，反倒表現一種信心的穩固；然而我實在受到嚴重的考驗。此後的經歷是一連串更深失敗的感覺。一切似乎有每況越下之感，全無我所期望的步步高升狀態。我早先所有的，好像反都失掉。我的敏感日漸加增，說話的懼怕亦變本加厲，似乎一切都是失敗。」

此時適有一位蘇爾托女士（Miss H.E. Soltau）前來主領婦女聚會。首次聚會結束後，蘇女士對賓路易師母說：「我必須從倫敦邀請姊妹前來禱告，因為這個地方正像銅牆鐵壁一般。這裏沒有突破，缺少了夠多的禱告。」甚麼？是一座「銅牆鐵壁」？賓路易師母常以這個聚會誇

口，她自己說：「我想全國沒有比此更好的聚會了，我曾經向她們說到奉獻，她們全都奉獻了。這樣的人何等容易將屬靈的東西吸收到頭腦裏，而沒有接受到生命裏！『沒有突破？』我不曉得她指甚麼。她說需要突破，我就袖手旁觀，靜候結果直到最後我看見許多人因着這位破碎的使者而告破碎，許多人來到基督腳前。到了週末，的確突破了——每次聚會都有人得救。於是我說：『莫非這就是妳所說的突破？』這件事教育了我！」

這次聖靈能力得釋放，加增了賓路易師母迫切尋求的心，她再禱告說：「將祢在五旬節作在彼得身上的，也作在我身上。」於是神的靈就開始察問她，把她心中的意念和隱情全部顯露出來。這裏最好還是由她自己來說：「神的靈問我兩三個實際的問題。

首先的問題：『我若答應妳的呼求，妳願否作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不受歡迎！』被人厭棄？好吧！我甘心樂意，縱然我從未面迎這種問題，我表示願意。

第二個問題：『為何我渴慕聖靈的充滿？』是否為着工作的成功，使我被眾人認作一個大有用處的工人？若聖靈充滿使我在別人眼中成為萬物的渣滓，工作又似失敗，我仍渴慕聖靈充滿否？這件事我也從未想到，然而我立刻同意，憑主喜悅，調排一切。

第三個問題：『我願否沒有任何偉大的經歷，單憑信心，完全倚靠主的話而行？』但是我說：『我以為凡得着聖靈的澆灌的人都有一種經歷！』

『芬尼（Charles G. Finney）和馬漢（Asa Mahan）豈



不是有特別的經歷麼？若沒有一個經歷，我怎曉得究竟我得着了沒有呢？」『妳願否光信我的話而行，永遠沒有甚麼奇妙的經歷？』是的！這些就是神問我的問題。事情到此暫告結束。」

「轉機來了。某晨睡醒之時，忽然我看見在我前面有一隻手，在極大的光裏，提着一把破爛污穢的碎布，有一個溫柔的聲音對我說：『這就是妳過去事奉神的結果。』

『但是主阿！在這些年間，我豈不是已經奉獻降服了妳麼？這些都是奉獻的工作阿！』『是的，我的孩子！但是妳所有的事奉都是奉獻的己阿，都是出於妳自己的能力；是妳自己的救人計劃；是妳自己的敬虔。我承認這一切都是為着我而作的，但是我不能否認這些工作仍舊是妳的自己。』」

「這實在對我是個可怕的揭穿，使我深深自卑，仰望基督寶血的潔淨。那個安靜微小的聲音再一次說話，這時祂所說的，只有短短的一句——『釘死！』『釘死』——這是甚麼意思？我並未尋求釘死，乃是尋求充滿。但是羅馬書第六章六至十一節在我身上變成了一種能力，我開始明白『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是何意義，保羅所說：『與基督同釘』（加二20），又屬何意。我就像嬰孩似的，安息在所賜我的話語上面。那時神『樂意將祂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祂傳在外邦人中。』——我認識了復活的主。」

這個啟示突然臨到，並非在「等候」神的時候，也不是在與人一同尋求這個祝福的時候，卻在三月間的一個早

晨，當她在吃早飯之時，主的大榮耀，顯示在她的靈裏，如同當日向走在大馬色路上的保羅顯現一般。這個榮光能力浩大，使她急忙逃進內室，雙膝跪下，默然敬拜。

「十字架引進聖靈，聖靈領回十字架。」先有己生命的揭穿，然後樂意接受神的判決，甚至「奉獻的己」仍舊是「己」，必須「釘死」，不然耶穌的靈無法從人的器皿裏彰顯出來。隨後就有復活之主的顯現，主自己的靈進來，充滿了這個虛空的器皿，結果使她立刻得着能力的澆灌，照着她所長久渴慕的，能在事奉上蒙主悅納。神的靈將人浸入基督的死（羅六3），使人的靈脫離了「肉體」和「魂生命」的轄制，得以藉着聖靈成為神的居所，並成為一支暢流的水管，輸送神的生命給乾渴的人們。

「各各他先於五旬節，與基督同死先於聖靈的充滿。能力！是的，神的兒女需要能力，但是神不能把能力賜給舊造，也不能將能力加給未經釘死的人。或者有人會得着一些能力，然而距離神所要給的何等遙遠。撒但會把能力交給「老亞當」，但是神不會這樣作。」

那天晚上，她從聚會所回家正在路上之時，她的靈脫離了一切的捆綁，衝入雲霄，直趨天上，如同突出內監，投入神的懷抱一般。這個經歷，非常神聖，幸她多年後留下筆痕，透露一些內情：「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八日，我獨自搭火車，從威波頓（Wimbledon）返利趣門。忽然我的靈似乎突破世界，衝進屬靈世界，投入父的懷抱中。一連數日，我都感覺自己好像一個嬰孩躺在父親懷裏，舉世黑暗而我獨明，這個光輝明如水晶，皓潔非凡，使每點罪惡



暴露無遺，我看馬路行人，如同隔世相睹。次晨主站在我旁邊，我抱住祂的腳。晚間赴禱告聚會，所有的青年婦女全都哭泣在主面前。當我走進聖經班，房間裏似乎充滿榮光。從此有神生命的河流湧出，川流不息，充滿全地。這是我的聖靈充滿。經過數月迫切的尋求、呼籲主的聖靈作在彼得身上的工作，同樣的作在我身上，神不折不扣的垂聽了我直截了當的禱告。說話的自由和口才忽然賜給我，好像在五旬節的日子賜給彼得一樣。」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

「得着這個突入屬靈經歷以後，共有三個月之久，我簡直是活在天上的喜樂和亮光中，耶穌的名顯得非常甜美，甚至一聽見這個名字，我就受感心融，熱淚直淌，愉快超凡。此後這種天上的經歷遂然消滅，而危險的時期就此臨到。我起首懼怕失去我的經歷，於是設法尋求保留這個行將消逝的東西。因着神的憐憫，祂指示我十字架的道路，神收回祂的恩賜是與我有益的，因為一個人只能完全安息在神裏面，決不可倚靠興奮的交通，這樣會使我發生一種屬靈的主觀，動輒惋惜那些未達到這層屬靈生命經歷的人。那時我只盼望獨自退入內室，與我所愛的相交。這種愉快的感覺全在靈裏，與肉身毫無相關。它使我在靈裏進入另一境地，脫離了這個世界。故此我在人群中行走，作我日常工作，如同一個作夢的人一般——一個靈行在人世間。

「然而當我看見，失去這樣屬靈的愉快會使我多結果

子，經過死而進入一個比較恩賜更高神自己的生命裏面，我就歡然揀選十字架的道路，同意在信心的黑夜裏行走，達到神是萬有的最終目標。」

「往後的年日，主親自帶領我經過一層又一層更深的交通於基督的死，直到我的異象越過越明，使我看見各各他的十字架是萬有的中心，是神的兒女諸般屬靈需要的偉大供應。我也看見『聖靈的充滿』，並非像我往年所想，是基督徒生命的目標，卻是主所定規的路程起點，應當引領信徒進入十字架的交通裏，經過十字架的死，與升天的主聯合在父的懷抱中。我更看見，當夜我的靈衝破幔子，被提到神那裏去，不過使我預嘗神要祂每個兒女所得着的生命。只有一生肯受引導，經過死，與萬有分手，而與基督同活在神裏面，才能保守這個經歷，使之成為永遠長存的經歷。」

關於她怎樣得蒙拯救，脫離這個危險時期，反倒進入更深的聯合裏面，她在另外一處告訴了我們：「我記得有一次，因主用我救了一個靈魂，我樂得成病了。這個喜樂大到一個地步，我說：『哦！主阿！我實在無法擔當了！』主就輕聲回答說：『那妳怎能受得住，被用來救五百個靈魂呢？』於是祂又說：『妳肯否與那消耗妳的一切喜樂分離，單讓我得着妳，並且使用妳，而妳自己毫無享受？』我看見這是賢明之舉，所以對主說：『是的！主。』此後我就能經歷許多奇妙的景幕，被主使用，叫人得福，而不再像從前一樣，耗損我脆弱的軀殼！簡單說來，一個結果的生命的秘訣，就是為別人倒空一切，而為



自己毫無所求；把你自己完全交在神手裏，全數不理臨到你本身的事。

「我也得着蓋恩夫人（Madame Guyon）所著的書籍極大的幫助，她指引我進入神生命裏面的路徑。我首次閱讀她的傳記，就大受感動。那時我在霍波金夫人的房內，我從未聽聞有蓋恩夫人這個人，在那房間內我拿起她的傳記，徵求同意借來閱讀。

「我正在聖靈充滿的榮耀經歷之巔峰狀態中。神同在的榮耀真有說不出來的甘甜，使我難於思念日常生活上的事。然而在我閱讀那本傳記之時，我清楚的看見十字架的道路並它的意義。起初我把這本書扔開，說：『不！我不願意走這條道路，這樣會失掉我一切的榮耀經歷。』但是第二天，我再拿起來讀，主柔聲耳語說：『若妳要更深的生命，並與神有無間斷的交通，這就是道路。』我想了一會，我要麼？不！我再把這本書扔開。第三天又去拿起來讀，主重新又說：『若妳要結果子，這就是道路。我絕不強奪妳的感覺生活，妳若喜歡保留這種愉快，妳可自便；然而妳或者為自己保留這些感覺，或者走十字架的道路而多多結果？兩者之間，任妳挑選！』」

「靠祂的恩典，我定意說：『我願意揀選十字架的道路，以致多多結果。』一切感覺上的經歷立刻停止。有一個相當時期，我完全行在黑暗中，就是在蓋恩夫人所描寫的『信心的黑夜』裏，黑夜到如此地步，似乎神都杳然失蹤。再因祂的恩典，我堅持說：『是的，我不過得着我自己所同意的。』於是我繼續前進。

「我不知道這事的結局如何，但是當我前往領會之時，我看見了果子。聽眾好像浸透在天上的生命潮流裏！這不是一兩個人蒙恩的問題，乃是全體都沉沒在神的生命潮水裏。人得着甦醒、得着釋放，而且進入新生命裏面。無需我一一與她們談話，只需傳達神所賜給我的信息，其餘的事都由聖靈來負責。從那時起首，我明白而且領悟，所有能產生屬靈果子的，不是『作』，而是『死』。」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林前二2）

一八九八年，賓路易師母在摩法特夫婦（Mr. and Mrs. W.D. Moffat）家裏作客。她承認得着鼓勵，定意終身傳揚十字架的信息。其中的經過是這樣的：「在神的安排之下，我從摩法特先生口裏首次清楚我所受的付託，就是傳揚十字架的更深經歷。那時我所得的亮光有限，我曾這樣對他說：『我怎能一直傳說十字架，有關十字架的經文極其有限，我豈可重複使用呢？』但是那晚他不肯放鬆我，他一直講到天亮，不停的解說、催逼，並且勸告我，千萬不可偏離神所光照我的信息。此後我往利物浦（Liverpool）去領會，仰望神指示我一條道路，怎樣才能每篇道都不缺十字架的傳揚。使我驚奇的，乃是那些日子我雖然講到基督人生活的各方面，而中心信息總是十字架。於是我看見屬靈生命的根基，乃是各各他，所有屬靈的真理都由十字架釋放出來。」



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腓三10）

在將近四十年事奉主的過程中，有一個原則是「她的」山上樣式。她絕不發動甚麼、建設甚麼，或者推動甚麼。她的眼睛注視着神，在面對面的交通裏，她深深感覺憑着自己，她不能作甚麼，凡她看見父所作的（約五19），她就謙卑而堅決的順服天上的異象。當她晚年之時，有人勸她退休靜僻之處，致其餘力於文字工作。她的答覆：「他們實在不明白，我並非是一個有文學造詣的婦女阿，若不是從神所領受的，連寫一句我都不能。」

她寫了《十字架的信息》（*The Message of the Cross*）的經過是這樣的：一八九八年元旦，神賜給她耶利米書第一章十節和十七至十九節。那為着搶救一個被惡者所捆綁的靈魂，她經歷極大的屬靈爭戰，甚至與撒但爭戰。三月間她的身體漸告不支。「仇敵進攻，我不能達到得勝之地。我非常受壓，甚至想從戰場逃退。主就開始指示我，祂雖然許可我休息，但是我不應當在休息中放鬆，以致重新靠着天然生命活着。最初神不要我寫作，現在祂不能用我來寫作，因為我的身體變成一種攔阻，我天然的思念又活躍起來。我重新活在我的天然生命裏，所以才有疲倦、咳嗽等老現象發生。主帶我到歌羅西書第二章十至十五節裏，使我看見我已經在祂裏面『脫去』我的身體，就是脫去了仇敵可以攻擊的身體，脫去了天然生命所披戴的身體，好叫祂的復活生命得以彰顯。就在那時，我將我的『身體』棄絕在十字架上。讚美神！我恢復了常態。

「次日我往諾寧漢（Nottingham）去，一切聚會蒙主

大大祝福。有一位年老髮白的聖徒前來看我，嚴肅的宣告說，神已經給我極大的責任，把國度的奧秘託付了我，我應當十分忠心，不可退縮。這些話使我震慄。好像是神的聲音，呼召我重赴戰場。我告訴主，我既然已經將我軟弱的身體和它的重擔棄絕在十字架上，我願意再一次起來，作祂的使者。我的身體得着了釋放，復活的生命重新湧流。次日我坐在書桌前，心思和身體都十分新鮮有力，神起首將祂的光交通於我。

「三月二十八日，神賜給我『十字架的道』，從此陰府似乎全部騷動起來。神的手在我身上，我將祂所指示的記錄下來，有一週之久，我簡直在陰府的門口寫作。我以為我早已認識祂的死，然而這些乃是從外面來認識——審判處，對棄絕等等，現在要從祂的裏面來認識祂的死。這是飲『祂所飲的杯』，是我前所未認識的。在最黑暗之時，祂賜給我詩篇第二十二篇。我感覺祂在那刻所感受的傷痛，陰府的眾惡魔，藉着站在十字架四圍之人的口，譏笑祂說，祂這樣倚靠神，全屬虛空，神若喜悅祂，必定聽祂的呼求，但是祂的神已經誤了祂的事！

「受難日（Good Friday）是一個祝福的日子，神從未給過我這樣的信息，整天都在各各他山上。自從二週前祂開始向我打開這個信息，祂一直帶領我經歷各各他。可以說整個冬季，我是一再『為耶穌被交於死地』，尤其在受難日前十天內，我經歷了一生最可怕的時期。

「這既是祂的道路，我的心就可安息。於是祂給我一個確實的應許說，這個從更深經歷十字架而釋放出來的各



各他信息，必傳至地極，在十字架的大能裏，將『由死亡得生命』帶給一切尋求的人。

「若十字架的實在異象會臨到別人，像臨到我一樣，這本書就能使人得益。對我這是十分神聖的。我的生命似乎都在裏面，浸透在流淚谷中。在我已往的著作中，這是一本最最『出乎神』的書，好像這是祂在我裏面六年深刻工作的結果。一切似乎都薈集在這裏面，永遠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這本書印上了各各他的印記。

「受難日翌日，我回到黎賽德（Leicester），預備完成這篇信息，我覺得甚麼都得放下，讓這篇信息可以告成；這種代價表示神必須在信息裏面說話。週一剩下末章未寫。週二晚我赴倫敦。在此我必須補上一句，在我未赴倫敦以前，神答應了我的祈求。禱告遲遲未應的原因，乃是使我能『飲祂所飲的杯』。現在在週二祂將我所祈求的靈魂，帶到我面前來，已經完全融化了。

「下主日，我在主前等候末了的一章。當我在膝蓋上時，羔羊在寶座中間的異象臨到了我。最後一章似乎是從榮耀裏墜下的。於是這本書完成了。」

若被澆奠……也是喜樂（腓二17）

一九二七年八月間，她在威爾斯（Wales）講了她末次的道。摩根（J.R. Morgan）報告經過的情形如下：「她的軟弱超過往常，她坐到側邊座位。當我帶領會眾唱『羔羊寶血有能力』這首詩的時候，我看見她動了。她振作精神，走上講臺，劈頭就說：『許多人認為寶血是臨到他們

身上的能力。』由此她逐步說明，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血有何等的功效。說話時滿有能力，會眾深受感動。她說，在新約裏面：『基督的血』常有向着神的那一面。我們因着血得以親近神，我們是蒙寶血所救贖的，我們也是靠着血得進至聖所。基督的血縱有潔淨的功效，這種潔淨的最終目的，仍舊是向着神的。基督的血從來不是向着地、向着人的；卻是向着天、向着神的。血洗淨人的罪，十字架拯救人脫離罪的權勢。基督的十字架乃是神的工具，用來對付肉體、舊的天然、亞當的生命。神並不潔淨肉體，祂乃是定之死罪。她講了一點多鐘，最後一刻鐘聲音越來越弱，幾乎不能聽見。當她結束，禱告時，她的靈似乎重新上升，恢復了原來的力量。從講臺下來，她差不多要倒了。問她為何講得這樣長，她回答說：『我必須說透我的信息』。真是「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林後四12）有一位朋友後來對我說：『你們在屈哈利（Treharris）的人接受了末滴的奠祭！』」

返倫敦後，軟弱逐漸加增。直到八月十五日神呼召祂的使女回到祂的面前：「不再從那裏出來」。當她彌留之際，黑暗的權勢再來擾亂她，她要四圍的人唱「今有一泉血流盈滿」。唱了一會，有人想換一首詩，她說：「不！不要調換神正在使用的！」百戰的將士熟悉當用的兵器，她末次宣告羔羊的血「敗壞了那掌死權的！」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腓三11）

「這個脆弱瘦小的軀殼！我們有時希奇，這些骨和肉



如何能維持下去。但是她是何等大的能力！她實在為着神而燃燒！她是燒盡了麼？不！這團火焰燒旺到一個地步，神把她從軟弱的瓦器裏取出來，使她可以儘量燒燃在神自己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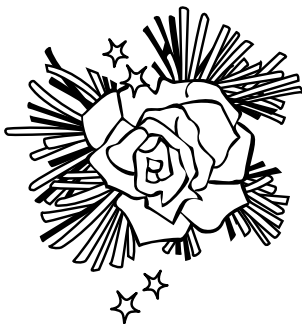
拾珍附介：賓路易師母及有關著作

- 《各各他的十字架》（橄欖）
- 《魂與靈》（橄欖）
- 《隱藏的泉源》（橄欖）
- 《征服迦南》（見證）
- 《眾聖徒的爭戰》（活泉）
- 《與主面對面》（種籽）
- 《大地覺醒》（橄欖）
- 《一篇聖靈的談話》（拾珍）
- 《約伯記靈訓》（拾珍）
- 《得勝者——賓路易師母回憶錄》（活泉）
- 《靈命深處——十字架使徒賓師母》（橄欖）
- 《聖徒的爭戰》（拾珍）
- 《今日屬靈的危機》（拾珍）

12

衣凡

(Eva, 1866-1924)



她還年幼，她的前程如同一片人跡未到的原野。神將一把鑰匙放在這個少女手裏，她發覺將來的門戶就此開啟，於是她輕步跟隨主的呼召，踏上又新又活的道路。

那時她剛十八歲，她用樂得發顫的手轉動鑰匙。「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青年的衣凡發現握着這把鑰匙的人，根本沒有「不能」的事。在喜樂的信心中，她那少女幼嫩的手放在那隻被釘的手裏，由祂緊握着。她疾馳在逐漸開展的道路上，燒出一條可走的路來，使無數比較軟弱的人能夠跟隨她的腳蹤。

她縱然年輕，又生在富貴之家，承受大筆遺產，但她

看見人類的痛苦和需要。在她心裏燃起熱焰，渴望被神所用，化解別人的憂困。因此她棄絕自己，投在主的腳前；這位主本來富足，卻為我們成了貧窮。她只有一個熱望，就是在地上作主的使女，願意在世上任何角落，順着祂的安排來事奉祂。這個願望如何得着應驗：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耶一5）

在德國東南邊陲，接近波蘭國境，高聳着一座城堡，四面有公園圍着。在城堡的一端，有遼闊的產地，遠達滿長紅樅的森林，另一端接着富裕的上西利西煤礦（Upper Silesian）。

就在這種環境之中，一個女孩於一八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誕生，她是九位兄姐中最小的一個。這一個女孩就是飛登曉的衣凡（Eva of Friedenshort），關於她的童年，她自己回憶說：「我的童年無何足稱。他們說我天性抑鬱害羞，而且非常執拗。一點小事就能使我哭泣，使自己和別人都不愉快。我時常靜坐在桌子前，雙手捧着頭，不玩也不動。我的小姊姊和我完全不同，她既友善又樂觀，深得保姆們的歡心。我很早就有一種感覺，即我是被置於一邊的，所以我十分膽怯，但又非常頑皮。我必定常感軟弱，有時我怕得發抖，如同我聽見打穀機開動之聲，就會顫震，但是我從來不露出我的懼怕來。伺候我的使女中有一個給我很深的印象，她那種抑鬱的虔敬使我念念不忘。常在晚間，她走到我的床邊，歎聲說：『又近死一日』，她藐視時裝，常穿農民衣飾」。



「我幼年時代的特別過失，是一種嫉妒的感覺有時油然而興起，尤其在別人得着我所愛得的東西之時。克蘭拉（Clara）很肯給人，也肯服務，替人跑腿拿東西；但是我卻不太願意。我雖不記得曾經撒謊，然而有三次我隱匿實情，使事失真」。

「我初期所得的屬靈感觸很早發生，某聖誕日兩位姊姊學了『你們信徒，齊來讚美。』這首詩，她們把詩辭背給我聽，句句深入我心。另有一首詩，開始唱：『哦！神阿！祢的慈愛達到穹蒼。』這句話也驚動了我，叫我晚上背給使女聽」。

「某次我和母親獨在一起，這是一個晚間。我靠着她，她對我講起神的事，說神就是光。這句奧秘的話，使我很久反復思想。關於耶穌的死，我記得在我童年時代只聽見一次；那是在受難日。我的母親害病，我坐在她床邊。她就告訴我：人怎樣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除此以外，一切有關罪的思想都避而不題，因此救恩的需要就缺乏，而基督的人格也模糊不清。但是罪在這顆小小的心裏卻很活躍，我還年幼的時候就有試探神的意念，迄今回憶，尚感戰慄」。

「但我也能回憶別種感觸，如同我曾誠懇立志從今以後要改過行善，決不頑皮。我也經歷一陣勝利快感，可惜並不長久，很快老夏娃的執拗和急性重新回頭，使我十分沮喪」。

「我開始喜歡讀聖經故事，然而不願意給人注意。若有人曉得在我幼小心裏那種渴慕神的傾向，予以正當指

導，我就可以減少多年的懷疑和黑暗。人時常以為孩子太幼，不曉得神國的奧秘，也不知罪惡和救恩的意義，但是從我自己的經歷裏，我曉得心中偷偷愛慕光明平安，切望那些未經吐露的問題得着解答，那些隱藏的心向得着未識之神來滿足。過了不久，這些裏面的感觸，也就消失在幼年的嬉耍和興趣中。」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耶一5）

「神藉着我母親聖潔的生活，和她忠心的禱告，極早訓練我，準備我將來的工作。我們的母親永遠留給我們一個高貴的榜樣。我們孩童時期所有屬靈的抱負，都是她的禱告、生活和寫作所激發的。當神顯得越遠的時候，這些影響就越為有力，如同堅強的繩索拖我們往上去。」

「我們的父親對於他孩子們的發展也極具感力，雖然方式截然不同。他精力充沛，行動活潑。他外面威嚴莊重，其實裏面存着慈愛、溫柔。他教養我們簡單剛強，從不允許我們訴苦哭泣，也不准許叫痛說怕。他自己堅忍不拔，所以盼望我們亦能自約，克服一切艱難和軟弱，甘心忍受各種艱苦」。

「在一八八〇年當我十三歲時，我的母親經過多年的病痛晏然長逝。她離開我們，正像太陽下沉一般；一個高大的城堡缺了她，變成暗淡虛空。清早和黃昏我獨自溜進空寂無人的房間，試着抑制我心裏的疼痛和渴念。她的驟然離世，喚醒了我裏面的柔軟溫情，使我開始尋求神。但是不久我天然的頑固不化又勝過了我。我惟一的朋友和知



己，就是一隻大狗。我的兄弟姐妹，卻說我像個野蠻的獵人。

「我最愉快的時間，乃是帶着我的大狗在森林裏逛遊數小時之久，不論有徑無路我都勇往直前。有時暴風雨驟至，吹得樅樹呻吟傾側，烏鴉成群嘰嘰亂叫，我歡樂得可以唱叫。有時在我心魂間遙見一位聖者站在前面，這是我的主。祂注視着我，搜查我的心，似乎要得着我。但是『不！不！祂不能克服我；我要自由，沒有人可以剝奪我的自由。』於是返身擠進森林，寧可乘着風雨的翅膀飛翔，不願在天堂歌唱哈利路亞。然而天地的主，究竟比我剛愎的心強而有力。祂從我奪去所有，使我孤苦無告，終止我的自由和驕傲。人生如同不解之迷，在我前面似有深淵張口威脅着要吞滅我」。

「我十五歲之時，父親續絃；同時也預備我的小姊姊和我受堅信禮。我聽見這個消息，決意公開抵抗，無論如何不能就伏於我認為無法接受的信仰。甚至在學道的時候，我總設法避免答覆那些教會問答。那時我寧可作異教徒，也不願作基督徒」。

「十七歲我首次認真渴慕更高的事。我對自己，十分不滿，試想作好，竭力作好，縱無大效，亦所不顧。這時一種憐憫的心思在我裏面激起，我也喜歡幫助別人。我的頭一個對象，乃是住在森林那邊茅屋裏的女孩，她的腿受了傷。晨更露水尚濕，人還未起，我就跑去，包裹她的傷，並在茅屋門口讀故事書給病孩和她的同伴聽。這兩個波蘭孩子定規曉得很少，但我已經盡我所能，而且我們彼

此也喜歡作伴」。

「在秋季，正在我將近十七歲之時，我們重回柏林，又開始受宗教訓誨。我的見解比較開通，容易適應環境；樂意接受指導，明白基督徒的信仰，縱我仍舊決定不能接受心底所未能相信的信條」。

「神自己收我進入祂的學校。我自以為有的，都破碎了。我甚麼都沒有，腳底無實地、無前途、無天堂、無永遠、無神。哦！我晝夜尋求真理，但是找不到。生命是甚麼？死亡是甚麼？時間是甚麼？永遠又是甚麼？這些問題攪我腦漿，但是百思不解。偶而有幾句話臨到我，如同半夜明星閃礫照耀，大概我曾經在那裏念過，然而記不起是誰所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這些話充滿了應許，我驚奇竟有人能夠說：『我已經勝了世界』。這人是誰呢？我並不認識祂」。

「在降臨節第一個主日的前一週，我獨自坐在斗室內，準備我的學道功課。我的視線落在約翰福音第十章上。我讀到好牧人的故事，這位好牧人我從未聽見過。一切對於我都是新奇的。但是我看得十分清楚：我是隻失迷的羊，而耶穌呢？祂莫非就是好牧人？『主阿！若這是真的，祢是那位好牧人，我願意也歸入祢的羊群。』於是我的心得着安息，我得着了答案。這是一個新生命的開端」。

「在我裏面和在我四圍的一切都改變了，縱然不過一線明光破入我黑暗的心房，我已經曉得主已向我顯現，從



此我屬於祂」。

「已往我未曾聞到『得救』這個名詞，我也沒有向任何人述說我所經歷的，然而很明顯的在我裏面已經起了變化。降臨節的第一個主日，我初次自動去參加聚會。那篇道是講到耶穌如何進入人心，好像專門為我講的；我現在知道所經過的事了。此後我害病，不能繼續學道，乃開始閱讀新約。我的光景如同異教徒初次聽見福音一般。耶穌的要求深深的打動我。這件事乍看十分希奇，祂竟然要求一切，而祂所給的僅是自己和十字架。果真，祂既能這樣作，就配得我們的一切，撇下所有來跟隨祂。那時我毫不計算代價；是否能夠一面跟隨主、一面愛世界，或者抓住自己，這些從未進入我的頭腦。這樣作是矛盾的，只能二者之中挑選一個。我再也無法離開祂，所以我必須犧牲，棄絕自己。這是清楚的，我就決意出任何代價接受神的條件」。

「和基督的啟示同時來的，還有一種熱愛貧病的心。這種心情非常有力，充滿了我的心思。我的雙眼睜開看見世上的痛苦。我和受苦的人同苦，我只有另一願望，就是獻己幫助他們。在我的頭腦裏，我看見上西利西百姓的困苦，希奇我以前從未注意過，我深知我存活的緣由何在。我不用浪費我的年日，全無目的，也無功用；在這世上有我當作的工。耶穌基督已經找到我，呼召我跟隨祂，在祂的工作裏有分，現在就是等候祂的指示」。

「受堅信禮後，我們重返美喬維芝（Miechowicz）。我的斗室成了我的聖所，因我軟弱，不宜遠行，我就常獨

自在家。並未試着把我心中的秘密告訴人，我也不知道誰有過同樣的經歷。那時在我孤單之中，神賜我一個朋友，就是史特斯堡的陶勒（Tauler of Strasbourg，註：請參考傳記集《聖徒小傳》（卷一）中的「陶勒小傳」）。當我整理先母的書室時，我發現了他的講章和其他著作。在封面上有施洗約翰手指神的羔羊，就是那位背負上罪孽的。這張圖畫抓住了我，我就把這本舊書拿到我房裏去。許多鐘點，這位神的老友，向一個無知的幼孩，談到如何藉着舊人的死，和棄絕世界，得以與神聯合」。

「有兩件事特別顯要，因為我重新聽見神清晰的呼召：

在我安靜的時候，我讀到先知以賽亞的話，是我先母親筆抄錄的，也是我頭一次聽見這些話：『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麼？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祂必說，我在這裏。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賽



五十八7-12) 又『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賽六8)』

「我就再一次把自己交託給主，由主保守，準備接受指示和等候祂的命令。」

「另外一次，我獨自與老陶勒靜坐，忽然有驚人的神同在的感覺臨到我，使我仆倒在地。我立願獻上自己，完全歸主使用，並且求祂保守我脫離一切屬地的愛，拯救我遠離所有攔阻我完成使命的東西。我這樣作，並非因為我先前曾經讀過這種情形，我根本沒有聽見這種光景。從那時起，我曉得今生就此一路，並無他徑。我已經破斧沉舟，不得後退，只有勇往直前，奉主的名得勝或者陣亡。」

「外面看來，我過着小姐的生活，住在鄉間；並無固定工作，出去散步騁馳，作些小小家務，有許多時間可以隨意消磨。我何等盼望有更嚴肅的事可作。我盡量使自己忙碌，學習縫紉，練習波文，吸收屬靈滋養。」

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耶一7）

「然而最初只有一個機會可以幫助我的同胞，那是一件極小的事。每當鐘鳴十二下，我就溜到廚房前廳。那扇橡木大門開敞，他們就進來了——有些飽經風霜彎腰曲背，有些倚着拐杖蹣跚而行，有些雙目失明，由孩童領着——這些是我可愛的貧民，村中最老最貧的十二人。老嫗頭束手帕，或戴着老式皮兜，老人白髮蒼蒼，衣衫襤

樓；這種光景使我每見動心。於是一個壯健的廚婦，提出一大鐵鍋羹湯，由我分發。這鍋湯相當奇妙，裏面色色俱全，大家庭廚房剩餘物全即在內，主要成分是骨肉麵包和洋薯。他們的碗盛滿後，就相繼離去，回到破屋裏飽啖一頓。我時時望着他們回去，甚願同去分擔他們的貧苦，減輕他們的重擔，可惜世界向我仍是關閉的」。

「一日廚婦告訴我，有個挨餓的男孩撿拾廚房廢物。他是一個醉漢的兒子。我看見他在廚房外廳，臉色潦白，衣服破爛，使我非常同情。我偷偷帶他到自己房裏替他洗澡，替他理髮，決意看顧他。羹湯老婦之一要負責看顧他，我要給他自己零用的一半，而且供給衣着。我裁開一件綠衫，勉強作一條褲預備給他穿。我真快樂能夠看顧世上一人，可惜這個快樂並不長久」。

「有一天村長遇見我，我就求他幫助我看顧這個孩子。他答應了我，但跑去和家父商量。次晨早餐的時候，一切就完了。我不准再入廚房外廳，不得與村外百姓談話，也不能繼續施羹湯。那條綠褲尚未製成，我只好把它捲起投在袋裏。這簡直像是殯葬。」

「我的人生變作空虛無益，有時我自忖即便長逝亦無遺恨。當時我還未明白神的旨意，祂時常先給我多年的隱藏；準備祂的工作；我也不懂父意，他故表嚴厲，是有他的美意在內」。

「那時我開始讀傳記，試着鍛煉我的品格，藉着各種小的操練發展自約的能力，使我將來可以事奉神和人。因我天性十分膽怯，不敢見血，我就設法訓練自己習慣這



些可怕的事。我也起首自己穿戴、自己整理，不用使女幫忙，使我可以自由獨立。最要緊的，就是我開始學習信靠神作不可能的事。縱然不見苗頭，卻禱告而且相信神必應允我。」

「一八八五年，我蒙准參觀裴黎費的伯特利學院（Bethel Institution of Bielefeld），我好像被提到另一天地裏去。我得以親眼看見信和愛的偉大成就，裏面得着堅固，充滿了新的勇氣。我前往姊姊家裏，一日和姊夫散步，他題起上西利西礦工的社會情形，使我心焚如火，巴不得能夠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貧困。但是我能夠為——不過一個弱女子？若我是男子，我可委身於這項工作。當時我們走到杜賽德的救濟院（Rescue Institution of Dusseltal），在許多矮小房屋中間豎着一個大十字架。太陽正好下落如同萬道金光，反映救主張開雙手擁抱世界。我好像重新聽見祂的呼召，叫我服事祂；在我裏面的一切都應聲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我回到房裏，寫在一張紙上：『一八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那位使妳立志的，必定成就這事。』這些話以後時常堅固我。數月後回到美喬維芝，我在紙背加上：『在神凡事都能。』」

「我要求父親准我往裴黎費學習看護病人，這就是我惟一所願的生日禮物。回來後我得着許可開辦一個兒童縫紉班，雖然只有八個女孩，在我的心目中已經夠偉大了。神的工作常常由小而大。這個縫紉班實在是後來發展的飛登曉（Friedenshort）之種秧。」

「家父暗中察看我。我雖然從不吐露將來的期望，他

卻看出在這幾年等候時期，我裏面始終如一。」

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耶一7）

一八八六至一八九〇年是個重要時期，證明她早年的志向何等堅定。依照家庭習慣，他們每屆夏期，必往西利西另一別墅避暑。湖中一島，名叫「復活節島」，乃衣凡寵愛的地方。多年後，她寫到島上的經歷，這樣說：「我倚着一棵古老橡樹，坐在復活節島上：上面有座小小禮堂，掛着『惟耶和華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微風拂着樹枝，小鳥唱着美曲，忽而橡實落入水裏，忽而魚兒露出水面。不知有多少可紀念的時光消磨在這安靜的聖所中，它們是我內在生命和外面生活的記念石。」

「那時我是一沉默女子，但已找到前所未有的人生價值。基督成了我青年生命的中心，在我裏面隱藏着一種深切安靜的愛，我以基督為我至寶。我雖不口口聲聲題說祂的名，卻以祂為樞紐，整個生命繞着運轉。日常生活每一件事都以和祂的關係來估計價值。凡是良善至高的事，我都衷心羨慕，且盡力去作。詩篇一百十九篇的靈，是我每天的禱告」。

「在復活節島古老橡樹的底下，我守着晨更；別人尚在熟睡，我安靜讀經禱告。這是非常有福的時間，使我裏面得着甦醒。一個新的世界，顯在我的面前。萬事如同夢境，時常不可思議，然而我已找到至高聖潔的喜樂，和屬靈裏面的平安。除了那位賜恩的主，無人知道，也沒人



曉得。我外面的生活還是照常，散步繪畫，補習英文，操作家務。有時我渴望作些較嚴肅的事，甚至受苦，可以試驗我忍受的力量，使我成為一個真實跟隨主的人。我何等願意撕開幔子，預見將來，知道前途究竟如何。傍晚我又溜開，繞道上復活節島，與神交通，省察自己。太陽如同火球，降落橡樹背後，榮光反映湖面。影兒漸長，鳥聲絕止，先知的話回應在我心間：『惟耶和華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祂面前肅敬靜默。』」

「兩年過去了。我從夢中驚醒，神抓住了我，把擺在前面廣大的工作指示我。祂教訓我，人生決非在幻想渴慕中蹉跎。祂讓我看見茅舍裏疾病垂危人的痛苦和需要。我目睹許多孩童伸張無助的手，無數失迷挑重擔的人，等着被領到那位前來尋找拯救失喪者的主面前，我失望的問說：『誰能幫助呢？何來有勢有力尊貴的人，罄其所能解救百姓的需要，幫助窮人，栽培孩童呢？』我得不到着答覆。」

「於是我聽見神的聲音說：『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我又聽見更迫切，更個人的質問：『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那刻不容延宕，從我心底裏發出答覆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人生不復是本封閉的書——我的道路在我面前顯得清楚明白，我以堅忍不拔的心志，向着標竿直前。我整個生命和力量，現在得着變化，絕對隨主安排。就在橡樹底下，我在禱告中，得着了多年後才實現的異象。樹梢風

聲颯颯，如同天上回應『阿們！』從今不能再與世界妥協，所有的舊習慣，和個人的享受必須澄清，每天光陰必須用來積極準備未來的工作。我已經聽見呼召，而且也已答應，焉能再有妥協，豈可畏縮不前？不！我必須破釜沉舟，今後奉神之名，勇往直前，苦耶甘耶，均所不顧」。

「我跪在橡樹底下大石之旁，立願向那位救贖我的主效忠，與罪爭戰不惜流血，服事上西利西百姓終身不懈。我取了一片長春藤葉、一張野生草莓葉、一塊青苔，作為當時的記念；並有老橡作證人，禮堂匾上的話說：『惟耶和華在祂的聖殿中，全地的人都要在祂面前，肅敬靜默。』」

「我所渴望的日子終於臨近，我可以到裴黎費去；然而家父要我先到萊恩河姊姊家裏小住一下。我雖極愛姊姊和她的家，但是每天的遲延使我侷促不安。最後在我姊丈生日前一天，我就出發了，初未料到這事會引起以後的一段故事。經過我二十年的蟄居，和長久壓制的願望，現在蒙准得以加入這項偉大的工作，縱使初學者，也覺感慨萬分。我已往過慣的生活，和種種克己的經歷，都幫助加增了我迷惘的力量；甚至因操作而產生的肌肉酸痛，也變成快樂的因素。終究我可以工作了，我無須終日空閒無事，我有當負的責任，人生驟然有了新的價值」。

「在抵達裴黎費後第一個主日，我得以參加『姊妹日』，並被接納作『志願助手』。我初次穿戴姊妹的制服和禮帽，聽到波旦希微主任（Von Bodelschwingh）的講話，談起神的兒子如何取了奴僕的形像，周遊四方，服事



人，使我們也能藉着服事困苦窮人而服事祂。祂將一個高超的愛擺在我們面前，就是為弟兄捨命，叫我們能夠懂得何為愛。祂自己就是這愛的具體化身。我裏面充滿了所聞所見，外面因喉嚨發炎高熱震慄，回來拆看父親手書。我讀而再讀，不懂其中含意。他寫得非常嚴厲，責我違反家規，不該在姊夫生日前離別，同時後悔准我所求。在安靜的病室裏，我得着機會好好思想。在我床上掛着這些話：『你若手握着我，就可隨你調派。你若用眼引導我，就可照你的旨意。你若手撫我心，一切就歸寂靜。』真的，一切回歸安息。我寫信告訴父親，我準備回家，等候他自動允准。設無他的祝福和完全准許，我也不願採這步驟，我恭候他的命令」。

「回音來了，充滿了父親的愛。他重復許可的諾言，而且在信末加上他的祝福。現在我可以安心學習，八個月的時間迅速過去」。

「十二月初，家父召我回柏林。我對這裏的一切已經發生親切的感覺，所以離別非常依依不捨，尤其回家後又得重度另外一種生活，確非易事。我親愛的爸爸再試着攜我回到世界裏去，然而這個試驗僅有一次，以後他就給我完全的自由。一日早餐時，我的兄姊們都在一起，大家決定晚上全體赴戲院觀劇。家父數點桌上人數，預備留座，竟把我也數在內。我驚訝非凡。我覺得自己不能，也不敢和他們同去，但我怎敢告訴父親呢？我趕快回到我的小房間，懇求那位我所要忠心跟隨的主，賜給我勇氣、力量，稟告父親，我實在不能和他們同赴戲院。數分鐘後，我帶

着砰砰跳動的心，走到他的房裏，搜索枯腸如何題說這事，而父親玩笑的過來說：『衣凡！我必須再一次要求妳有所犧牲——妳今天不能去戲院。』我歡呼着擁抱他的頸項，使他非常驚奇，問說：『你真不願意去麼？』從此以後，他再不建議要我去」。

「一八八八年二月初，某晚我坐在父親房裏，他正在閱報。毫無理由的，他突然放下報紙說：『衣凡！妳回美喬維芝後，可以在村裏開始妳的工作。』哦！你若曉得，這事對我意義何深！是的，在神凡事都能」。

「我現在跨進一個愉快的時期。我永遠不忘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首次蒙准視察村況。家父在城堡下層靠近平場，闢出二間作孩童縫紉班和看護病人之用。飛登曉就發軔於這些房間，雖然當時依照父親要求稱為『衣凡之家』」。

「我過去完全不明村況，但是我能很快明白一切。縫紉班的學生，請求我探望他們的病人。村民聽見我要探視病人，請求紛至沓來。我領會了病人的需要，也看見了不少的貧乏。好些孩子上學，都不吃早餐，直到正午才得些熱食。我問父親可否每晨供給早餐。他的回覆很是特別，說：『行善不出代價，就不值得行。你若願意用你自己的零用款（二十馬克），買麵粉鹽和麵包，並且親自烹飪，你就可以照辦。』在傭人寓所闢出一間，那房原作調芻秣餵牛之用。只有一盞燈光照明這間薄暗通風之屋，但我感覺十分快樂，可以分熱羹和麵包給二、三十個單衣寒冷的孩子吃。我把剩餘的羹湯，倒在一隻大洋鐵罐內，另外



手臂上挽着一籃家庭藥物，如同西藥、茶葉、繃帶等，挨家探望村民。凡是貧病的，都留給他們一小罐羹湯。不少深刻的印象留在我的頭腦裏，村裏既無醫生，又無護士。自從先母見背以後，就無人看顧他們，因此他們對於我所能給的小小服務，表示非常的感激，使我感慨萬分。我與他們同樂共愁，我學習喜歡貧窮，深受那種樸素單純感動」。

「當我回憶當時情景，我希奇神的良善信實。我自己毫無經歷，又沒有人指導我。設非祂的手保護我，我可能遭受許多的害。村民無論有何難處，都來找我。我時常感覺無能為力，抬頭用相信的心問主說：『主阿！我當何為？』立刻得着平安穩妥，而且常收驚人之效」。

「這樣過了兩年，聖誕前夕送我一所房子的圖樣。我當時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可親可愛的爸爸！這是他滿足兒女志願的方法，他含笑以我的喜樂為樂。到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主屋告成，舉行獻屋禮。照我父親特別的安排，裏面只有兩隻小孩的床，和三隻大人的床。他的意思是這項工作只可在最小的規模裏進行，有急需偶而收容一個貧病小孩而已。」

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耶一8）

「飛登曉已經誕生，現如孩童漸長，經過各種疾病痛苦。起始特別艱難，因為各樣都缺，沒有合式幫手，沒有經歷才能，也沒有許多主要元素。只有忠心的賽克拉（Thekla）幫助我，擔任各項家務和村間工作。我又請了

一個寡婦，很有母愛的心，負責烹飪」。

「房內逐漸滿了無家可歸的小童，有一個青年寡婦帶着孩子前來，她擔任保姆。每晨村婦上工，把好些孩子留給我們。在一間幾乎沒有設備的房內，當心大約十二個一、二歲的孩子，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因為沒有受過訓練的護士，責任都落在我身上」。

「除了嬰孩以外，我們還有六至八個幫傭。大部分是村中寡婦的孩子，他們可說毫無教育或訓練，我常常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教導他們次序和順服的基本功課。他們應當整理家務，但是只要你一不注意，他們就放下工作玩耍起來。」

「不久我們的數目又再增加，因為有些年老而蹣跚的貧婦前來要求借宿。她們被後輩逐出，無家可歸；這種情形在我們一邊的西利西省是常發生的。地上層劃出一間來，供她們住宿。以後別人也來了，有臃腫的、有肺癆的、有不可醫治的各種病人；他們都住在我們家裏，直到離世。除了家務以外，我還要幫助村民。窮苦的人都與我很接近，我也覺得我們是彼此相屬的。誰都難以想像飛登曉當時的情景。我們要當心嬰孩，日間來家的孩童、幫傭、病婦、乞丐、村裏病人；此外還要料理家務和開縫紉班。晚間我小小的房裏常有二、三個嬰孩和我同睡，地方擠得轉不過身來。最後我已累得半死，剛剛躺下，一個可憐的小兒開始哭號，奶瓶尚未塞進他口，其他的嬰孩已經吵醒了。有時我實在沒法安靜他們，加上日間一切操作和責任，使我覺得迷惘」。



「每當午後三時村校放學，差不多一百個男女野孩擁到我們這裏。直到六時我幫助他們溫習。又教男孩木刻，女孩針線，最後以遊戲結束。這種叫囂可想而知。但孩子們都喜歡來。鐘鳴六下，孩子們都已經離去，我趕快換衫，在八分鐘內趕到城堡大廈準備用晚餐。在第一年家父規定必須這樣作。他從不問起工作情形，因此也不知道我所遭遇的試煉和艱難。縱然如此，我十分快樂，決不願意與人易處」。

「日子漸久，有好些事情足以令我灰心。我記得初創日子，村民誤會我幫助他們的心願，使我何等憂傷。母親們不明白為何孩子必須好好訓練，學習整潔。她們所說的傷我極深，我獨自枯坐，閱讀聖經，開始領會被所愛的人恨惡是甚麼滋味。我翻閱聖經，看見這些話：『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這句話夠了。有極深的喜樂滿了我心，我明白祂的門徒決不能盼望，在這離棄祂的世上得着賞賜或感激。此後我甘心接受一切仇恨憎惡，壞話毀謗，和忘恩負義；反倒希奇何以我這個耶穌的小使女，竟然得着許多相反的好處」。

「我二十五歲生日，現在近了。家父通知我，可以承繼先母留給我的一分遺產，自由運用息金。他充滿了父親的愛說道，我們過去收入有限，以致面黃肌瘦，今後每年可為飛登曉支用一萬二千馬克，但是以我用二千馬克度假為條件。我聽見這話，如同作夢一樣。我的孩子和病人可有更多經費，前途何其愉快！然而忽然心裏一陣疼痛。我趕快上到小禮堂，單獨與神同在」。

「直到那時，我頭腦裏從無富貴夢。我們自幼長大從未題到錢財問題。多年來我竭力節省零用，去和窮人同住，如同他們中間之一。現在我真要富了，這思想使我驚駭，如同站在懸崖邊上，我們主的話這樣說：『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這話在我耳中如同嚴重的警告，幾乎是一種凶兆。不！我不能！也不願富足。我豈可因地上財富，失去天國。『在人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主已經說了，所以人縱有財富，也有進入神國的可能。那時我懇求主保守我的心脫離財富，使我能夠雖有若無一般。我將一切奉獻給主立願作祂財物的小管家，用所託付我的來事奉祂。即便遵照父親的規定，也有一條出路，因為我無需獨自旅行，可以帶着別人來花盡這筆款」。

「一八九二年春季，波旦希微主任前來探視我們。我領他到會客室，把我年輕的幫手們介紹給他，他帶我到一邊說：『你曾否想到這裏也能成立一個姊妹的交通？』我確曾想過這件事，而且迫切禱告，求神把祂的心意指示我。工作的發展常在我的考慮中，但是我們處在西利西這一隅，設立執事之家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尚須等候，我決不容讓自己的私意影響這個問題。我可敬老友의鼓勵，顯然是朝着設立方向的，然而我要十分清楚才行。

「我起身往麻司鎮（Moschen），直望着父親的許可。直到那時，他堅決反對我穿特別的制服，尤其不贊成我戴上姊妹的禮帽。縱然如此，神若感動他的心，使他同意組織執事之家，我就以此為憑據，證明神要我這樣行。



若非如此，我甘心放棄這個意念。我心裏滿了負擔，多多懇求主引導我。

「六月九日是個決定的日子。早晨我獨自在復活節島，深夜我重新回到父親房裏。他看見我來，很覺希奇，仁慈的問說：「小女！妳要甚麼？」我就向他打開我的心，知道神必定引導他；我的聲音如同我的心抖慄。我幾乎言不出口，但是我已準備接受任何結果；我可愛的父親大受感動。他告訴我：多年來他一直觀察我，最初竭力設法改變我所挑選的道路，後來就覺得只有在這條路上我是快樂的。現在他完全給我自由，專心作這工作。他看出神使我手裏所辦的盡都順利。於是按手在我頭上，給我祝福。這就是神的答覆，這樣我清楚了前面的道路。」

要拯救你（耶一8）

在她所寫的「永活神的記念石」（Memorial Stone of the Living God）內，衣凡告訴我們，神特別使用三個人模塑她的生命。一是波旦希微主任，她尊稱為「愛的使徒」；一是奧芝巴哈（Fritz Oetzbach），即「信的使徒」；一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即「聖的使徒」。讓我們聽她自己描寫這三位如何影響她的一生。

「當我年方十九歲之時，首次遇見「愛的使徒」。我得着機會訪問他三天，驚奇愛的能力。陪他巡視院務，如同行在君王之側，視察愛的國度一般。他對待頂軟弱白癡的孩子，何等慈仁。他懂得怎樣用慈愛的面容，來安慰鼓勵孩童。無論進入何家，他都帶着父親的慈愛良善。他愛

所知道的忍受、忍耐、和寬恕，是沒有邊際的。他能赦免所有的罪，惟有得罪愛是例外。他會興起烈怒，如同猛獅出力反抗一切欺侮弱小的自私舉動。愛是他的長處，是他一切行動的根源，就是他的短處也是從此發生的。

「一年後，家父准我到他那裏受訓。這是何等難得的機會！愛的靈滲透他各項的工作。真是學習的好機會！我回到上西利西後，他父親般的慈愛和代禱、同情和忠告，仍不斷的跟着我。當內有艱難，外有困逼，我們屬靈和身體的情形受到威脅之時，他克服種種攔阻，伸出堅強的手，把我調到裴黎費去，親自指導訓練我。在他的教導之下，我學習作別人的領袖來服事神，因為他特別要在這點訓練我。我豈能使他這種愛護信託失望？經過五年緊張的工作和裏面的掙扎，我的殘軀終於不支。身體疾病，靈裏分裂，充滿疑惑和問題，我走到人生道上的新轉彎。

「我時常流淚渴慕聖潔的生活。我多多思想，只要自己努力，過一種特別的生活，必能更接近聖潔。和世界隔離，受嚴格的管治，經各種的剝奪，時常祈禱行善，這樣我想必定能夠達到長久的期望，和己生命的釘死。只差一步使我不進修院，我在此所出的代價比任何地方都大。去年夏季，我在撒冷（Salem）小憩，身體、靈與魂都十分疲倦沮喪。我的工作如同一座艱難的大山擺在面前，這種重擔無法承當。在我自己裏面，只看見罪惡、無能、和軟弱；我疲倦到幾乎無力說話吃飯。我拿了聖經，出去躺在青苔上。我得着三天安靜的時間，忽然有個小小的領悟臨到我，使我稍知這話的意義：『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這是我所缺少的秘訣。我總想作個甚麼。我要聖潔、完全、和榮耀。我要勉強去作。現在有光打擊了我——我只要一無所有，甚至不能作甚麼，或者要甚麼，好叫基督成為一切的一切。」

「這個真理的光在我心裏逐漸照明，我學習回答說：『是的，主阿！祢的恩典夠我用的。』數月消度，我珍視這個經歷，視之為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機。從此以後，和罪惡爭戰，換了一個格局。不再是無用的搏鬥，時起時伏，而實在是基督代我爭戰，我只要把自己信託予祂，靜觀勝利。現在我不像從前那樣覺得工作的擔子沉重，因為我知道我是無有，也是無能，我的主必須負責一切。有一種愛慕祂話語的心逐漸加增，照我所希望的，認識祂的知識也因此增長。最少我能夠說，沒有甚麼比讀聖經更快樂，我放下所有別種書籍。果然有時身體的疲乏和緊張，似乎會麻痺這種豐滿的喜樂，但是大體說來，我主耶穌使我非常愉快，在祂裏面我有深切滿足的平安。」

那顆渴慕的心，逐漸接近永遠的源頭，閃爍的溪流從此要成大河。另外一位神所揀選的器皿，在途次和她交叉。我們讓衣凡自己繼續她的故事：

「那是在一九〇〇年五月間，我首次在特司諦更斯（Tereteegensruh）參加信心會議。我單獨參加，又不認識任何人，但是不久我就注意到一個矮小殘廢的人。他雖然身量矮小，氣貌不揚，卻活潑的放射基督的榮光，既然平靜安穩，又極喜樂高興。照我觀察，他就是我所渴慕追求的活像，一種堅決清晰的信心道路。我所罕聞基督藉着

聖靈住在我們裏面的道理，竟然在他身上得以看見。每次用餐，他坐在窮人的第二桌上，因為他們不能付多少錢，但是他雖最小，可能也是最窮的一個，桌上談話卻頂自然的由他帶領着。此外他少有話語，但是他禱告起來，天就好像豁然洞開。有一個下午，他述說自己的生平，和得醫治的經過。他自幼無人照顧，又很貧窮，乃由一位忠心的傳道扶養長大，不幸在十七歲那年就患萎縮症。他的情形非常嚴重，看來毫無希望。經過十七年的病痛，他已經長大成人。他發現雅各書第五章十四至十六節的神醫應許，那裏的秘訣向他開啟。他接受了神的話語，禱告主打發弟兄們來抹油替他禱告。他們來了，同意他的請求，等他們離去後，十七年腳未下地的奧芝巴哈，就敢奉耶穌的名站起來。一陣屬靈的能力流過他，他得了醫治。從此他就試着走路，同時也得着許多禱告答應的經歷。這人此後一生見證神的大能和洪恩。他雖一無所有，卻活在天父的豐富裏。他能夠在家裏走動，天天幫助別人，和許多人在信笈上來往，並在空閒之時織襪謀生。每年大半時候他周遊四方。我蒙恩得以遇見這位神的特出器皿，他堪稱為人傑。某日他很仁慈的招呼我這個膽怯的小姊妹，當他在屋內再遇見我的時候，他突然問我：『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你曾否想到這句話是今日為着你的？我驚奇的望着他，不！我從未這樣想過。在我的經歷裏，人生是一場不休的爭戰，和我自己的天然並和撒但罪惡搏鬥，焉能想到安息問題？於是這位矮小的偉人領我到客廳，拿出他的新約聖經來，讀希伯來書第四章：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他很簡單明白的解說，這個安息是今天為我們存留的，只要我們停止自己的工而進入信心的安息裏。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經成就安息，我們與祂的死聯合就進入這安息。我聆聽之下，充滿驚訝，好像安息鐘聲自遠方傳來。哦！我何等渴念安息，常思只有隱遁修院，或者極端苦修，才能得着。若再不成，惟有留待墓中享受。但是現在這位矮小的朋友，不只說這安息在今天是可以得着的，而且他自己看來已經得着這個安息，因為確實有一種屬靈的安息從他裏面透出來。」

「我縱然不能立刻把握這個安息，卻已確知有這個奇妙的恩典。我不必以改換生活方式，改變外面行為，來換取這安息，只要用信心向主支取就有，因為在基督裏有安息。這個新的啟示給我帶來活的希望。我匆匆回到裴黎費。但是我的力量已經用盡，嚴重的肺病逼我到黑林休養。我寫信給我新交的朋友，在這種精疲力盡的情況下，表示渴望早日離世。他的覆函使人神清氣爽。現在不是念死的時候，第一應當恢復健康，隨後認真工作，因為過去一切只是準備，大工尚在前面。現在應該鼓足勇氣，支取主耶穌復活的能力，運行在軟弱的身體上。」

「接信後，最初感覺失望。我怎能從這位屬天朋友得着這種答覆。但，哦！我過後如何的感激他，也學習明白他。他是我真的朋友和弟兄，直到他被主接去；他幾乎每年都來視察我們飛登曉的工作。一九〇六年他被神使用，帶進一個深遠徹底的復興。」

在當年下半年，她記載如何遇見神的另一使者，即她所稱為「聖的使徒」戴德生：

「從黑林轉到坦浮士（Davos），受肺科專家的診視。神的道路非常奇妙！神把我從我所認為生命意義的工作裏提出來，移植在一群病夫中間，他們心裏都帶着死亡的種子，除了一、二例外，均懷苟延殘喘，了此一生的觀念。醫生斷定無望，絲毫沒有重返上西利西家中，或重作裴黎費工作的可能。但是神在祂無限的慈愛中，卻為祂的孩子佈排新的祝福」。

「戴德生！聖的使徒！身材矮小，多經患難，在華長期工作，使他精疲力竭。但是他作了我的使徒。從無人像他那樣指示我因信成聖的真理。他啟迪我如何靠着內住基督的能力，過一種聖潔討神喜悅的生活，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滿了喜樂的。在他簡單有力的話語背後，有他生活的見證作後盾。我很記得某日午後，他滿面喜樂，向我說：『何等美麗，可以把喜樂歸給我們的主。』最初我完全莫明其妙。縱我已經多年努力，總感自己如同天父的頑皮孩子，只配受罰，常被定罪。我果真在赦免的恩典裏找到安慰，我可以確信因主耶穌的血永遠得救，然而我心思的光景是不斷的自訴自責。既是這樣，主焉能喜悅我？但是在這裏看見一位，雖然年邁軟弱，多病痛、多磨煉，因為這正是中國義和團暴亂的時候，每天都有可怖的消息從佈道地區傳來，他卻仍舊活在神的愛中，從他的眼眉間露出討神喜悅的光芒來。這件事是否可能，是否我也能夠得着？」



「許多時候我們在一起，有一件事特別感動我。這位神的聖僕，從來不說自己好，也從來不說別人壞。這樣我就發現裏面的聖潔，顯於真實死己、謙卑，充滿了愛的生活上。這是真實的憑據，因為『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數年後，我得着機會重逢這位可敬可愛的屬靈領袖，並與他們夫婦兩位同住在日內瓦湖一個恬靜的農莊一週之久，那是他晚年生命豐滿之時。他的智力弱得不能連續用成句禱告，也不能主領談話，然而神同在的能力，和聖靈無礙的工作，卻非常顯著。同時他還帶着一種天真的泰然，和深刻的順服，真如特司諦更（Gerhard Tersteegen，註：請參考傳記集《聖徒小傳》（卷一）中之「特司諦更」）常常喜歡用的話：『深以他的神為樂』。縱使他不復導領佈道事奉，也不能直接伺候十八省內四萬萬的人，他仍能栽種愛護天父所造的花朵，從草場移植在盆內，在這些小小植物上找到神無窮權能的明證。此後不久他的宿願得以滿足，他能夠回到中國，進入內地，到達長沙，隨後平安離世，遺體葬在中華國土，等候復活早晨。」

「前面就是神用來轉捩我生活的三塊記念石！」

看哪！我今日立你（耶一10）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又是她生命史上的一頁。她重新回到飛登曉，但是並不負起工作的總責。她願意單純為着窮人而活，過着窮人的生活。但是外面的自由，並

未帶進裏面的奔放。她寫到這個時期，說：「我已經看見目標，但是我還未達到目標。神那極大的恩賜，即在聖靈的大能裏過聖潔的生活，別人已經享用，而我尚未得着。不斷的掙扎努力，使我時常痛感自己還未飛騰神所為我定規的理想生活。外面的清寒，工作的殷勤，都不能靜止我魂間的騷動；我心常常深歎：難道就是這樣麼？神的恩賜豈只這些？」

奧芝巴哈和戴德生給了她神的豐滿之光，使她得着安慰力量，但是看見真理，並非就是得着真理。各地傳來消息，神如何工作，聖靈能力如何彰顯、復興如何產生、禱告如何答應，但是她的生命似乎是停頓不前的。她自審極嚴，魂裏飢餓。

正當那時，威爾斯復興的消息傳到飛登曉。有一件事衣凡是清楚的，她決不能在這種景況下繼續她的工作；因此她決定和朋友們同赴英國。讓她自己來繼續她當時的生命史。

「在心亂如麻，烏雲籠罩之下，我越過英倫海峽。先在倫敦拜謁貝斯德夫人（Mrs. Baxter），尋求屬靈醫治，因為過去有許多病人都在那裏藉着禱告和信心得着神的醫治。我一跨進房屋，就覺得異樣，知道主要在那裏遇見我。牆上每節經文，家中每次聚會，都深深紮入我心。我時常眼淚直淌，不能自禁。神重新向我說話的意識，的確安慰了我，我發現自己願意接受神的審判，若審判能夠逼我更深進入祂的恩典，和祂自己有更深切的聯合。有一天，我得着機會和貝斯德夫人單獨談話。我把我心裏的



事都倒給她聽，告訴她一切關於我裏面的短處，如何在屬靈生命中有缺欠，怎樣意志不肯樂意降服神的旨意。貝夫人給我一句沉重的話，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不論環境怎樣，永不可抵抗神的旨意、永不可懷疑神的智慧和慈愛。人所犯最大的罪乃是背叛神。是的，我實在這樣覺得，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現在我能放下這個重擔，因着我救主基督的完全救贖，接受赦罪之恩。二十餘年已經過去，神帶領我經過許多艱難黑暗，但是我從未懷疑我神的愛，再也不敢反叛祂的旨意。往日的經歷已經夠慘。我寧願忍受一切，放棄一切，決不再和神掙扎。此外還有一件事，我得以看見貝夫人的代禱工作。我自己的生活在充滿工作、不安、和掙扎，很少時間禱告敬拜。關乎這點，她也非常誠懇的說：『你若不多用時間在神面前，你的屬靈生命怎能興盛？』我永不止住感謝神，因為祂給我慈母式的勸勉，和祭司式的代禱。在倫敦寄居之日，另有一事發生，對我的一生饒有意義。賓路易師母（Mrs. Penn-Lewis）正開始她屬靈的職事。與她一番短短的談話，給了我光照，看見我最深的需要。這個『舊我』擠進每一面，甚至在事奉神的事上，亦予滲入，我自己的力量決不能拔除勝過它。我首次看見當基督代我受死之時，這個『舊我』已經在十字架上定了罪。我雖然有所看見，卻仍未能把握它；於是我們啟程赴威爾斯。聖靈的能力掃蕩全境，會場可容二千座位，總是滿的；那些聚集是無法忘記的。雖無人主領，卻井井有序，乃是神在暗中調度一切。聚會繼續數小時之久，有唱詩、有見證，人人面露笑容，讚美聲音不斷發

出，光景實在動人。

「我們滿心感謝，重返倫敦。神已經給我證明，祂的能力是浩大的，但是我裏面的渴慕仍未解決；同車有三位年輕的姑娘。她們的衣飾屬世，使我不禁勸告她們，如屬可能，設法參加那些聚會。她們笑着告訴我，她們時常出席這種聚會，而且幫助羅柏斯·伊文（Evan Roberts——即威爾斯大復興中神所特用的器皿）唱詩，並作見證。當她們這樣答覆我之時，我的情緒實在難以形容！這些姑娘穿戴時尚，恰如大城街上常見的少女，也許自己剛從世界得救出來，竟然能夠被神使用，幫助復興工作，引導人得救，成了神手中的器皿；而我呢？我多年服事主，穿戴簡單樸素，拒絕一切舒服享用，但是我裏面卻如此貧窮、軟弱、和荒涼。我枯坐一角，裏面發生極大掙扎。我打開我的袖珍聖經，目光落在大使徒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所說的話：『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這裏是我的答覆。神能用這些姑娘，因為她們自己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是，所以全部榮耀讚美都屬於神。我越思想這事，越看得清楚，神能用倫敦街上擦皮鞋的人，比用我更容易。我過去所認為有益的，現在視作障礙。『神也揀選了那無有的』；神只能用那無有的，而我裏面



太有，太多攔阻。」

「在未抵倫敦以前，我就下一決心。這三位我所可憐而想幫助的姑娘，預備在倫敦附近一個威爾斯教堂內開復興會，我要去參加，讓她們幫助我，聽神要藉着她們對我說甚麼話。她們比我更有心，我甘心樂意作受教的人。這個決心終於付之實行。」

「這實在奇妙得無法述說，神自己降臨聚會中間摸着眾人，向每人說話。那時一切狂傲自高，都折服在祂面前。剛硬粉碎，冷酷融解。人所有至高無上的經歷，就是遇見那位不見的神，在工作和真理上看見神的同在。祂能在一刻間賜下並完成我們多年努力所不能告成的。就在那時，有一個溫柔搜心的問句，從我被釘的主那裏臨到我：

『你準備為我的緣故，作一個愚拙的人麼？』也在那時我的舊生命沉入墳墓，有新的東西賜給了我，我裏面的渴慕得着了滿足。好像我裏面所有的勞苦，都已經留在背後，而祂自己現在活在我的裏面——基督在我裏面，一個新的『我』，一個新生命。我的生命史又另起一章；一種深切的寂靜，極大的平安屬諸於我，現在只有一個願望，即永不背叛那位重新得着我的主。不再是我，從今以後是祂在我裏面活。當時的定意回到故鄉，向我近親見證基督。這不是一條易走的路。但是此後無論如何艱難，我總是抓住機會，不敢違背主的命令。回到飛登曉，姊妹們圍着我，我利用頭一個機會，請她們赦免我過去在事奉上一切的『己生命』，自生自謀之處。從此一切必須改樣，不再是我，完全是祂。姊妹們看着我，非常驚訝，一個一個安靜

的走開。於是神蹟發生：在宗教上自義的人，滿覺自己的罪孽，紛紛在神面前尋求赦免、平安、得救的證實，和新的生命。這是好些姊妹從前缺少的。」

又要建立栽植（耶一10）

飛登曉逐漸擴充。神實在是那位建造者。新屋不斷增添，直到一九〇五年，開始建築一所中央大廈，專供姊妹們居住，定名為「錫安靜居」。走廊牆上掛着「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好使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祂眾聖徒來的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這些經文。

就在這時，一個新的復興水流氾濫飛登曉，衣凡稱這日是飛登曉再生之日。經過情形如下：「經過了長期安靜的聖靈準備工作，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初旬，一個大復興突然發生。姊妹們，來賓，和飛登曉其他居民，都被帶到神的面前；神的同在十分顯明，大家尋求赦免，得着祝福。有人徹底悔改，也有人進入新生命的自由和能力中。愛和祈禱的靈，毫無阻攔的傾倒在我們中間，看來這位不見卻同在的主，非但接收了這所房子，也接收了我們的心房，好為祂自己建造一所活石砌成的靈宮。正如大廈南面牆上所掛的話：「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着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彼前二5）

「這個祝福是飛登曉生命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舉動，是一個轉機，也是一個新的開始。十五年之久，它是少人知



道的慈善工作，現在這五十位姊妹逐漸打成一片。神的火把我們這些姊妹熔接一起，十分堅固，非常奇妙。此後，姊妹們自各地方投奔加入，每年多至二十名，逐漸增加至五十名以上。」

「飛登曉進入它歷史上的轉機。復興以後，姊妹們大大加增，各方面的工作多有發展，嬰孩的數目激增，使許多事務極須清楚的規定。直到近年來，息金還足以應付開支（這筆基金是衣凡從她父親承繼的全部遺產）。我們的委員會，為着將來表示焦急。多次他們懇切警告我，不要超出進款收納更多孩子。他們竭力圈住我在規定的境界內，我聆聽之下，多方考慮，但是裏面清楚覺得這個不是神的道路。神祝福了我們的工作，使之蒸蒸日上，這是再清楚沒有的事實。祂把貧窮困乏的人送到我們這裏來。祂用孩子充滿我們的房屋，差遣姊妹專心服事他們。我們豈能關閉我們的門——把這個活潑生物困在狹窄範圍內，讓它因為缺少健全的活動和生長的機會而凋萎死去？不！神決不要如此作！

「哦！當時我何等懇切禱告！祂必須指點一條出路，幫助只能從祂而來。首先給我清楚的，就是我必須有一個與我同心的委員會，因此我求神或者感動他們同樣的看見，或者引導他們引退，給我一個新的委員會。經過許多禱告後，我就草擬一個備忘錄，送給每個委員閱讀。在信內我坦白陳述我的意見，此外未曾採取任何行動，單求神管理這件事。祂果然工作。委員們未經商議，不約而同的引退，於是我這個創辦人就可自由組織新委員會。我挑選

那些能夠和我同走信心道路，而膽敢倚靠神大能的人，他們不受基金和利息的限制。」

那時飛登曉正活在敞開之天以下，所以看來並無困難，在外面物質的供給也仰望神的應許。禱告所得的答應，非常鼓勵人。但是接着來了一個新的試驗時期，她的身體和精神十分疲乏，需要長達十六個月的休養。

「長久缺席後，我聽說開支大大超出收入。需要一萬一千馬克支付各項賬單，但是手裏並無此款！很清楚，事情決不可繼續這樣。我們必須循新的路線，我們不能再負債，反要立刻設法還清一切。因為我們不能動用基金，那是法律所不許可的。難處就在於此。直到目前為止，人總認為飛登曉很富裕。無數貧民得着供應。其他的團體，也來請求幫助。人從未想到飛登曉也會需要幫助。全世界的人都不曉得我們在急難中，餽送從何而來呢？就此事實，使我們特別難成信心的工作，也要求我們有更多的信心；但是此外別無他路。若盼望飛登曉健全發展，完成使命，就我們必須在這件事上證明祂的大能。要採取這個步驟，首先在我這方面必須變成赤貧，撇下所有財物，因為只有擺上一切的人，才有信心仰望神供給所有需要，而且單單倚靠祂。我的思想也轉到姊妹們身上，如何帶領她們看見這點，幫助她們在這信心工作上同工。我很清楚，若我們單仰望主，不負債，也不求人，就好能跟從法蘭克（Francke）、慕勒（George Muller）、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和其他相信之人的榜樣。現在我們面迎這筆巨額不足，同時每天的開支不斷有超出收入的



威脅。我把這情形告訴姊妹們，明白通知她們，我何等盼望有人能同負此擔，作這項工作的柱石。一日我走過花園，事前我在房內求神使姊妹們明白這種情況，造就她們成為新工作的真同工。費達姊妹（Fraulin von H. Friede）前來迎我。她說：「我願作一根柱石，準備和你同走信心道路。」她是首先表示的，我所得着的力量和鼓勵無法形容。

「現在實際的經歷開始。哦！主何等溫柔的對待我們。當負責孩子工作的姊妹，照常請求一雙鞋的時候，她所得着的答覆是：『我們沒有款，禱告吧！』她很驚訝，但是她照着去作，看哪！幾天後她收到一件包裹，裏面有一雙鞋，剛合孩子的腳寸。哦！勇氣就此激增！她們熱切轉向禱告，主也親切的顯明自己，那時發生一件意外的事。一個大的工業公司首次贈送三千馬克給飛登曉。消息傳來時，我們正在用膳。我們深受感動，起立唱說：『偉大的神阿！我們要敬拜祢！』」

「同時在我裏面有個深刻的感覺，應當求神在七月一日前，賜給一萬一千馬克，使我們可以償付一切債務，今後逐日逐月仰望神的供給。按照上述環境來說，這個禱告的確在信心上進了一步，因為是一種裏面的行動，然而我樂於如此信靠神，而有些姊妹亦受到引導和我同心禱告。我們開始這信心禱告的時候，離開七月一日，尚有六週之久。

「我們用歡樂感謝的心，接受每次餽送。那時飛登曉所顯出的捨己的靈，尤其是姊妹們的情形，真是可歌可

泣，使人多多讚美。幾乎每天我發現在我寫字枱上，我的聖經裏，或者我的口袋裏，有小量或大量款項。有時她們所給我的，乃是姊妹們自己的儲蓄。珠寶和紀念品都帶來奉獻。有一個月大家決定不收津貼，以償債務。那時離開七月一日只有十四天！就在此時，神行了神蹟。

「在月底有人並不曉得我們的急需和禱告，送我們一萬六千馬克。這筆餽送正好償清六月三十日一切債務。當最後賬單結清以後，我們的會計凱綠林姊妹（Sister Caroline）在夜深來我寢室，一同流着喜樂的淚，感謝讚美那位聽禱告行奇事的主！

「自從那可記念的日子，十八年之中，飛登曉的確經歷許多信心的試煉，許多的需要和危險；它經過大戰，革命和通貨膨脹時期，但是直到如今它既無欠缺，又無債務。月底結算時常只剩幾個馬克，然而賬務總能結清，而且每年都無缺損。」

當德國發生經濟破產之時，衣凡稱之為「可祝福的通貨膨脹」，雖則飛登曉所有的基金全部損失，每年六萬馬克的息金整個消失。她滿面發光的說：「現在我們無財無人可靠，但是我們有神！」

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耶一12）

「我們所有的房屋都擠滿了人，情形相當狼狽——因為缺少床，孩子們睡在籃子裏和浴缸裏。院內已有二十四幢房子，無地可建新屋，手頭又無餘款，逐週因信而活。就在這些環境裏，主在祂的恩典中，把一個新的負擔放在



我的心裏，叫我不斷看見孩子們的苦況。在一九一〇年聖誕和新年之間，這件事已經達到一種情形，使我無法再忍。

「我不住的呼求神，答覆如同異象一般臨到我：『無家之家！』（Homes for the Homeless）現今我曉得神必定負責，因此我也心滿意足。

「當前面命令到達，要我開辦無家之家的時候，我實在手無分文。我甚麼都沒有，只有那位作不可能之事的 神，和祂話語的應許。後來在書桌上發現有五個馬克，指定作擴充孩子工作之用。那就是開始的資金。我把這五個馬克放在椅上，跪下禱告，將它獻上給神我們的救主，題醒祂曾經用五餅使五千人吃飽，婦女孩子在外，並且求告祂加增這五個馬克至千萬倍。我知道祂已垂聽，所以我很滿意。禮物開始湧入，不久我們就有數千馬克。當我在出嫁的姊妹家裏休息之時，我讀伯納杜博士（Dr. Barnardo）的傳記，感覺非常興趣。我讀到他如何接受孩子城堡，就對姊妹說：『神豈不能夠再一次這樣作，而給我們一個家呢？』她回答說：『為何不能？讓我們為這件事禱告吧。』我們就為此禱告，大約隔了四週，果然有一座美麗大廈送給我，環境優良，圍場廣闊，即在貝司勞（Breslau）左近，從一開始我就覺得無家之家該在那裏設立。」

究竟這座大廈怎樣得來，經過非常奇妙。衣凡寫了一首詩，描寫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的困苦和需要。在詩中她也說出神所給她的異象，必須是一所大廈，有足夠的房間收

容最窮苦最需要的孩子，而且有個花園充滿花香鳥語，圍牆上用金字寫着「無家之家」。她在靈裏看見這些，到了晚間就有五塊馬克不知是誰放在她的寫字枱上，註明「為着擴充孩子工作之用。」

她又一次身體軟弱，在休養中獻上更強更滿的禱告。回到飛登曉，就得着消息，一個貝司勞地方的富翁讀到這些詩句，大受感動，願意把他的農莊無條件的送給她。

手頭有足夠款子，可以簡單的佈置大廈。「在一九一〇年六月六日，頭一批三十個孩子進來。奉獻這所大廈之日，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神的同在顯明，祂接受了這所房子。開始的時候，約有一千馬克在內，其他的早已用在設備上。不久最後一分用出，但是這日反成一連串大經歷的開端。神知道孩子們的需要，在當時，並在許多別的時候，所急需之款總是及時送來。因此每次需要，不過創造一個新的機會，來得着新而奇的幫助和祝福。」

「試舉一例：那時一切的供給幾全枯竭。最後一包麵粉已經烘成麵包，貯藏室全空，管伙食的姊妹說她還可以開兩天伙食，然而手頭全無款項；兩手空空，但是有神！

「也在那時，管洗濯的姊妹說，她沒有肥皂了。總管的姊妹只能說，她手裏無款，何時神賜下還得先購買麵粉和其他必需品。但是人沒有肥皂，怎能洗這麼多孩子的衣衫。於是管洗濯的姊妹把她的小幫手帶到一邊，她們一同呼籲神，供給這個急迫需要——她們天真的求神賜下肥皂，因為若送款來，只能購食物。兩天之內，必須有肥皂送來。次日在郵包裏有一張通知，說有一隻木箱在車站待



領。同時也接到一些款，足以買一車麵粉並且支付木箱的運費。打開木箱，發現是一箱肥皂。我們迄今無法找出是誰送來的。我們也只有這麼一次的經歷。」

一九二四年二月衣凡寫着：「十四年已經過去。頭一個家已經擴充至四十多個無家之家，分佈在德國各方，甚至伸入波蘭。小小茅廬、大廈、別墅，以至城堡都有；有些租用，有二十三所大廈，連着四圍的地皮都屬於無家之家。這些美麗的家，已經收納二千餘孩子。許多長大的，現已賺錢獨立，但是與他們的保姆和家，繼續保持快樂的關係。目前有一千四百五十孩子在各家中。縱然各家的外面環境不同，裏面的空氣卻一致，充滿快樂、相愛、平安、和禱告。孩子們都伶俐愉快。他們來時常是可憐不幸，但是不久身心就得恢復：他們那些渴慕愛的小小心坎，都得以完全填滿了保姆和弟兄姊妹的愛。他們過着一個快樂的孩童時期，他們有一個真的家庭生活。」

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耶一18）

衣凡在早年就決意放棄舒適的生活。這種志願，她一生奉行不懈。她屬於那批可敬的人，絕對不顧自己，她時常太無情的對待她軟弱的身體。某次哥登博士（Dr. S.D. Gordon）訪問飛登曉，對她說：「衣凡姊妹！若亞西西的法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稍微善待他的驢弟兄（指他的殘軀而言），他或者可以多活一些年日。」但是她僅僅微笑不答，這些話似乎未留深刻印象。

她如同母親一般，小心看顧所有託付在她手裏的生

命，然而她也像母親一樣，忽略了她自己的需要。時辰逐漸臨近，她知道身體的力量已經枯竭，於是她就天真的降服在天父手臂裏。早先她曾經用詩句表達她的禱告說：「若道路引到受苦死亡，抓住我使我安靜平穩如孩子。」神奇妙的聽了她的禱告。醫生囑咐她易地休養，大家盼望她可以重獲康健，但是這次的路引到主那裏。道路雖然峻險，她卻從未搖動。有一次題到復元的問題，她說：「我覺得像使徒保羅，因為我不知道應當揀選甚麼——正在兩難之間。」

又有一次她表示可能主要不久接她去。姊妹不能領會這事，說：「我們正在禱告，求主再度恢復妳，留妳和我們同在一時。」於是她笑着說：「哦！我們為着愛人這樣禱告，不能都得答應。否則我們都要壽長如同瑪土撒拉，或者永遠不死。我已經都準備好了，完全準備就緒，或者留在這裏，或者到主那裏，只要是主的旨意，這是至好的。」

末後，病中痛苦非常劇烈，使旁邊的人只得求主早早釋放她。但是就在那時看見基督的能力顯在極大的軟弱上，恩典的力量超過了一切的苦痛。未久，她就過到幔子那邊，去與她的主同在。

13

倪柝聲

(1903-1972)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
 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
 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
 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
 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
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
願意受虧損來度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祢活在這裏時，
祢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
好使近祢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
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復原；
所以，讓我學習祢那樣的完全，
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祢在這慘淡時期之內，
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祢是我的安慰，
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這首格言詩是倪柝聲弟兄在一九三〇年代寫的，這首詩很恰當地概括了他的生平和職事。

出生及童年

倪柝聲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農曆九月十五日）生於中國的汕頭市，他的出生是神對他母親禱告的應允。他母親倪林和平生怕她會像她那位生了六個女兒的嫂子那樣只生女兒。倪母已經有了兩個女兒，在那時她雖然只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然而她求神給一個兒子，並且許願要



倪
柝
聲

409

把他獻給神。第二年她就生了一個兒子，並按着倪家宗族的輩分取名為述祖，意思是繼續光大祖先的榮耀，他一直用這個名字，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改名為柝聲（守望之人）。

倪柝聲在六歲時隨家人回到原籍福州，他從由家裏聘請的老師那裏受到初期的教育，學習書法，讀了兩千年來成為中國文化基礎的四書、五經。在學習上他一開始就顯出他的聰穎敏慧，在兒童時期柝聲很活潑好動，因此他比他兩個姊姊更多受到責罰，他的兩個姊姊為了保護弟弟免受責罰，有時就把柝聲闖的禍攬到自己身上代他受罰。

上學

一九一六年倪柝聲十三歲就讀由行道會（聖公會）於福州所創辦的三一書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從該校可以直接升讀英國的三一學院，而這裏的教師，主要都是出身於都柏林三一學院的愛爾蘭籍宣教士。由於他卓越的才華，無需怎樣用功都能名列前茅。他雖然遵守了基督教的傳統，受了洗禮，領了聖餐，上了主日學等等，可是他並沒有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個人的救主。他貪愛世界，且尋求屬地的榮耀；他喜歡讀小說，看電影；他給報館投稿，又用他所得來的錢去買彩票，他曾一度擔任過學校裏學生會的主席。

在這個時期，中國正經歷着全國性的動盪不安。柝聲作為一個青年，自然也會受到在他四周發生的政治運動的影響，與此同時，他對教會和傳道人顯出了強烈的憎惡。

他藐視傳道人，認為他們都是西教士的走狗。當他父親告訴他說，他已經被許願給神，長大了作傳道人時，他極不同意；他堅定地回應說不能那樣，他清楚說出他已按照一個極不同的方向計劃了他的前途。倪柝聲發誓說他決不作一個傳道人。

母親得救與認罪

一九二〇年二月下旬，有最初的華人傳福音者中之一位余慈度姊妹來到福州，在美以美會天安堂領復興聚會。柝聲的母親，跟余慈度早就認識，她去參加聚會並且得救了。中學裏的男生本可以自由參加這些聚會，也有一些男生去參加了。可是柝聲卻一直不去，他母親請過他去參加，他卻謝絕母親的邀請。在那個時候，他確實恨他的母親，因為在一月分初，寒假未了的一天，家裏的一隻很值錢的瓷花盆被打碎了，他的母親認定是她兒子柝聲幹的，就使他受了一頓叫他感到屈辱的責打；後來雖然她發現她打柝聲是打錯了，但她並未認錯。

現在倪家媽媽已經得救了，她開始舉行家庭聚會，當她坐在鋼琴前要彈第一首讚美詩時，她深深地受到神的靈的責備，叫她必須在正式聚會之前向兒子公開認罪。令全家人感到極其驚奇的是她忽然站了起來，走到她兒子旁邊，用手臂摟着柝聲，並且哭着說：「因主耶穌的緣故，求你饒恕我冤枉打你並且向你發怒的罪。」這件事深深地摸到了柝聲的心，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人的父母能這樣子蝕面子，如果生他的母親能有這樣的變化，那一定在這



位外地來的傳福音者的講道中有點甚麼很有能力的東西。他想基督教必定是比一些信條更多得多，這位傳道小姐是值得去聽一聽的。於是在次日早晨，他就告訴他媽媽說他準備去聽余慈度姊妹講道。

接受福音與蒙召

年輕的倪柝聲照他所許諾的去聚會了，就在這一個晚上，他的心被所傳的福音摸着了，他知道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真的，他對於接受福音當然是毫無疑難的，但他有一個嚴重的不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在鼓浪嶼的同工聚會上他提到他自己得救的故事，下面是他自己的見證。

在一九二〇年，當我參加了余慈度姊妹領的復興會之後，我心裏經歷着很大的爭戰。一方面我必須解決我不接受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我還必須解決我是否決定做祂的僕人的問題。因為我感覺到我若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我也必須同時接受祂作我的主；我就該一生服事祂。那時我才十七歲，我有過許多美妙的理想，我花了很多力量為着將來編制了一個偉大的計劃。在這一點上我可以謙虛地說（在座中有幾位是我的同學，他們能為它的真實性作見證），我若努力去實行我的計劃，我是很容易成功的。因此，我接受主的救恩必須是雙重的：我必須不但是從罪惡裏被拯救出來，我還必須從世界裏被拯救出來。我深信我不能不理主的呼召，我不能光做一個得救的人而不作一個事奉的人，我要這兩件事同時出現。

那天晚上（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時已深夜，

我獨自在房間裏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我跪下禱告，起頭我並沒有甚麼話要說，過一會兒，在我毫未想過的情況下，開始看到我許多的罪顯在我的眼前，我看見我是一個罪人，我生命中從來沒有像這樣子地看見我的罪。是的，我實在看見了我的罪；而同時，我也看見了主耶穌。一方面我看見我的罪是那麼烏黑，而另一面我也看見主耶穌的血是那麼鮮紅；我看見主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祂親身擔當我的罪，好像主親口呼召我說：「我已經擔當了你的罪，我正等候你來！」在這種大愛的衝擊下，我怎能再抗拒呢？過去我曾嘲笑信耶穌基督的人，然而那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嘲笑他們了。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我承認我的罪，這些罪的重擔就立時脫落了。

正當那時，在我身上發生了許多新事情。我第一次確認我是一個罪人，我第一次禱告求主赦免我的罪，我第一次把真喜樂和平安接進我的心中，並且也曉得我從前的平安喜樂都是假的。禱告之後，我站起來，感到極大的釋放，我整個的房間似乎像是充滿了光，我不曉得我身處何境。

過去那些年，我所計劃的所有事情都完結了。對別人來說，放下他們的理想和計劃也許還容易；可是對我來說，這一件事實在證明為極其艱難。然而那天晚上我接受了一個新的生命，我的得救和我的蒙召這二者就同時解決了，從那一個夜晚起，我從不懷疑我的蒙召；就在那一個時刻裏，我知道主已經救了我，我知道祂曾死過並且現今為我活着；所以我也必須為祂死，為祂活，我必須一生服



事祂。

我得救以後，還繼續在學校裏讀書，當其他同學帶着小說到課堂上去讀時，我卻帶聖經。以後不久我去上海，到余慈度姊妹那裏，為要學習服事主，可是只住了一個短時期，她就叫我回去，她沒有解釋為甚麼這樣，她只簡單地說留在那裏對我沒有益處，後來我明白問題出在我身上——那是因為我作為一個青年人，我喜愛美食、華衣，並且早上睡到八點鐘才起床。

回到福州以後，我繼續我的學業，我不灰心，因為我知道神已經呼召了我，我知道我有許多軟弱，但是神並沒有丟棄我，雖然我有時發脾氣也顯出別的一些壞習慣，但是我的同學們仍然公認我的確跟從前不一樣。

向同學傳福音

當我剛得救的時候，我還不曉得怎樣引人歸向基督，我想我對他們講的話越多就越好，如果我多多的講，人就能得救。但是我完全失敗了，因為沒有人得救。我覺得我毫無能力。

以後，我遇到一位劉教士（Miss Groves），她問我自從我得救以來領了多少人歸主，我回答說，我向我的同學傳了福音，只是他們不願聽從，所以毛病出在他們身上。可是她卻認為毛病可能出在我身上，她進一步查究下去，並問我是不是在神和我中間有甚麼阻隔——是不是有甚麼隱藏未承認的罪。我不能不承認是有這種事情。她問我願不願意馬上對付，我對這一個查問作出了肯定的答覆。

她進而又查問我是怎樣向人作見證的。我說我沒有計劃，我只是講我覺得喜歡講的東西，而不管他們聽不聽。她告訴我這樣做是錯誤的，「你先要對神說，以後才對人說。在你向他們為神說話之前，你首先要把人放在神面前，你要禱告神，尋求明白神要你為誰禱告，把他們的名字寫在一本簿子上，天天為他們禱告，以後在機會到了的時候，你就向他們傳福音。」她的勸告我接受了。

就在那一天，我對付了許多的罪和不義，我求主用血洗淨我並且赦免我的罪。從那天以來，我為那些名字記在我本簿子上的人禱告，起頭我不斷地為他們禱告。我覺得這樣作更困難，因為我沒有幾多話能說；連在班上上課我也暗暗地為他們禱告。幾個月之後，我的同學們把我當作一個笑柄，當我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說傳道人來了，但是他們其實並沒有聽從我對他們所講的。

嗣後我問劉教士，在我照她所教給我的方法都做了以後，為甚麼仍然不見效呢。她鼓勵我繼續禱告，直到有些人得了救。感謝主，我能作見證，名字記在我本簿子上的人，除了一位之外，全都得救了。我記下來的人一共有六、七十位，這樣，我就學習了要一直禱告不要中斷的功課。

勤讀聖經，受浸與擘餅

倪柝聲到那裏去都帶一本聖經，他經常讀聖經，他有一次作見證說他連續不斷地每天讀十九章。他還用不同的方法來查考聖經，他在不長的時間內讀完好幾遍全部新舊



約聖經。他有一個照相式的腦子，有驚人的記憶力，他所讀過的東西他都能夠記住，而且他對聖經真理的認識大大增長。

在查考聖經中，他確知他必須順服主去受浸，於是他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市郊的白牙潭受浸，倪柝聲在這一個重大時刻宣告說：「主！我將我的世界丟在背後，祢的十字架已經使我與它永遠分開，並且我已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我現在是站在祢已經把我放在基督裏的地位上！」

在倪柝聲的心裏，他要遵循聖經裏所有的每一件事，而聖經裏所沒有的，他卻甚麼都不要。這樣當他繼續不斷地研讀神的話語時，他感到需要在主的桌子前單純地紀念耶穌的死。他把這一個看見告訴他的朋友王載，恰好他也有同樣的信念，這樣就在一九二二年年初的一個主日晚上，他們三個人——王載夫婦和柝聲——在王載所住屋子的一間小房間裏擘餅。在這樣的敬拜中，他們得到極大的喜樂和釋放，以後又有別人參加進來。

得到和受恩教士幫助

為了更多地有屬靈的長進，他到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那裏去接受幫助。一八九九年和教士第一次是在聖公會的關係裏來到福州，然而她一九二〇年再次來到福州時，卻跟任何差會都不發生關係而單單倚靠主，她住在白牙潭一幢平房裏，她與她的同工黎教士（Miss Ballard）切切祈求神興起青年男女帶領中國的農村

歸向基督，這些被主興起的青年人很自然地就到她這裏來得幫助。

完全奉獻

柝聲繼續講述他得救的故事，他說：

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沒有聖靈的能力，在工作上就不能有果效，我必須在神面前仔細對待這個問題。我需要尋求聖靈的能力，所以我再到我屬靈的姊妹和小姐那裏去請教。我告訴她在我的活動圈裏有一些人得救了，我豈不需要接受聖靈的能力，或說是被聖靈充滿，好叫我能得着更多的人麼？她回答說，是。那時我很年輕，在許多屬靈的事上無知，我知道神已經救了我並且召了我，雖然我尚未完全得勝，但是我生活上許多不合式的事已經除去。我進一步請教她有甚麼途徑、甚麼方法，使我能藉以被聖靈充滿。她的回答是我必須將我自己奉獻給神。我對她說我已經將我自己獻給祂了，但是我仍然看到我的自己，我要怎樣才能更多的獻上呢？她的答覆是要我求神接納我的奉獻，正如我請人接納我的禮物一樣。當我再問她怎樣能叫神接納我的奉獻時，她告訴我一個故事：

「浦力金先生（Mr. Prigin）是一個很有才華的青年人，在他牧會的同時，他也在攻讀哲學博士的學位，在他最後一次口試之前的兩個月，他的教授們確認他將毫無困難通過這次口試。此時神要求他放下他的雄心大志。原來他曾多次求主用聖靈充滿他，因為他對自己靈性光景不能滿意，也感覺到自己缺乏能力，他企圖用作一個哲學博士



來事奉祂，總會更叫神得榮耀的這個建議來跟神爭論，然而神指示他說，祂沒有這種需要，如果他要被聖靈充滿，他必須不去應考。他很是困窘作難，他為了這個爭端愁苦了兩個月，就在下一個星期一要考試之前的星期六，當他照常為了主日傳講的信息而在主面前等候的時候，他還是因着內心的爭鬥而苦惱。在艱苦掙扎中，他最終向主降服，並通知學校當局他不來參加最後的考試。此時他已經是那麼疲憊，以致無法為次日的信息作預備。當他在第二天站上講臺講道的時候，他只是對會眾講述在他身上發生了甚麼事情的故事，全體會眾的眼睛都潤濕了，他成了一個被主大用的人。」

柝聲在鼓浪嶼一九三六年的特別聚會中繼續說：

在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我告訴主說，我願意除去一切攔阻我接受聖靈能力的東西。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之間我曾承認我的罪，並向至少二、三百人賠罪認錯，我把每一件的罪都看作是一個障礙，如果我承認了這一切的罪，我就一定會得到能力，這一切我都做了，然而我依然沒有得到能力。

一九二二年的一月，在亭子已經有主子民的一個小聚會，我記得有一天是我要在那一天講道，我就打開我的聖經要找一個合式的題目，我恰好讀到詩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節，上面說：「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在讀到這節聖經的時候，我承認我不能像詩人所說的那樣來說這些話。那個時候，我知道有東西妨礙着我和神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已

十多年深深地愛上了品蕙。那時她尚未得救，我曾努力向她傳福音，她卻常常笑我。我們是真摯地相愛着的，我讓她笑我所傳講的主耶穌。她在我的心裏常常佔有很大的地位。我曾經常問我自己，我是否繼續讓她在我心中佔據這麼大的地位呢。大家都曉得當一個青年人在戀愛的時候，叫他把所愛的放下是極其困難的。雖然我在嘴上對神說我願意放棄她，可是我心裏卻不甘願這樣作。現在我再讀詩篇中的那一節，我老實承認我不能將她放下。在那整整一個星期裏面，我不能說：「除祢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祢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神的靈指出，就是這一個爭執成了我被聖靈充滿的攔阻。在這一天，我還是講了道，可是我並不曉得我講的是甚麼。

後來，我跟神講理，我求祂先給我能力，然後我願放下她。但是神從不跟人講理由，在我不成熟的情況下，我向神許了許多願：我願意去西藏傳福音；我許願說我要作這個作那個，可是神都不要聽。祂的手一直指出這個女子是我的阻礙，不管我怎樣禱告總是不通。我的心實在沉重，我甚至要求神改變祂的心意，但是神不能這樣，祂仍堅持要我對付這一件事，這就像一把利劍刺透了我的心。神要我學更深的功課，否則，我在祂手中就沒有用處。

次天早上我還去講道，下午我在房間裏，心裏很沉重，我告訴神，因為下星期一我要回學校去，我要祂用基督的愛充滿我，現在我願意將我所愛的人放下，基督的愛那樣地激勵了我，使我決心將她放下。作了這個決定之後，我能從我心裏說出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的話來了，



我裏面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喜樂，雖然我還沒有上到第三層天，我卻能說我已經到了屬天的境界。我是多麼快樂，我充滿了喜樂。現在世界對我已經變得沒有價值了，我覺得我好像是飄浮在雲彩上面。在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擔脫落了，而這一個白天（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在我的心裏，所有的障礙都挪開了。這之後不久，許多人得救了。

據說柝聲在這次將心獻與神以後，他改換了服裝，穿上了粗布衣服，拿着一疊福音招貼紙，到街去把這些招貼紙貼在牆上，他就是這樣真實地與世界訣別。在這個時節他還寫了一首詩歌：

主愛長、闊、高、深！實在不能推測！

不然像我這樣罪人，怎能滿被恩澤？

我主出了重價買我回來歸祂；

我今願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顧。

親友、欲好、利名……於我夫復何用？

恩主為我變作苦貧，我今為主亦窮。

我愛我的救主；我求祂的稱是；

為祂之故安逸變苦，利益變為損失。

祢是我的安慰，我的恩主耶穌！

除祢之外在天何歸？在地何所愛慕？

反對、艱苦、飄零，我今一起不理；

只求我主用祢愛情繞我靈、魂、身體。

主阿！我今求祢，施恩引導小子，
立在我旁常加我力，過此黑暗罪世。
撒但、世界、肉體，時常試探欺凌；
祢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將貽羞祢名。
現今時候不多，求祢使我脫塵。
祢一再來，我即唱說；「哈利路亞！阿們」！

大傳福音與復興

一九二二年的第二個學期，傳福音的聚會開始在校內舉行，好幾百人經歷了神拯救的恩典。在中午和傍晚，學生們在校內的禮拜堂裏禱告，學校的校監（訓育主任）因學生沒有違反校規的事件而感到驚奇。在假日，學生們（在胸前、背後穿上福音字牌——福音背心）出到街上去傳福音。一九二三年一月，李淵如小姐（過去是一個公開表示的無神論者，現在是全時間服事神的傳道人）被請到福州來主領福音聚會。雖然只安排了四次聚會，但得救的人很多，柝聲和他的同工們感到需要延長，神的靈大有能力的運行，叫聚會不能停止，每一次都有許多人來聽福音。倪柝聲回憶說：「我從未見過這麼大的復興，天天都有人得救，看來好像是人只要碰到我們就會得救。」這種光景延續了約一個月之久，他們就正式地租了一個地方聚會（在倉前山的十二欄排），這就是福州工作的起始。

學順服，背十字架

倪柝聲繼續講：



一九二三年我還是一個青年人，我有六位同樣年齡的青年同工，我跟其中的一位常常彼此有爭論，我們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特有的脾性，我說他錯了，而他卻說我錯了，每星期五我們有同工聚會，我們兩個人時常爭辯，其他五位只好坐在那裏聽我們兩個人的爭論。我承認有時是我錯了，但是我又相信他弄出來的錯誤比我的更多。要承認自己的過失還容易，要饒恕別人的過失就為難。我常在星期六去看和教士，把我的申訴帶到她面前，我告訴她我的同工在這件事上那件事上是多麼的錯誤，盼望她勸戒他，那時她總是對我說：「他比你大五歲，你要聽他，因為聖經說：『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彼前五5）」

我問她不管有理無理，我都必須順服他麼。在這一點上我估計，我是決不會那樣作的，基督徒也應當講理嘛。她還是不聽我講的話，她只是堅持聖經上所講的。我心裏面很生氣，為甚麼聖經講這種話。但我在她面前還不敢發脾氣。大多數的星期六，我都到她那裏去控告那位比我大一點的同工，但是她常常總是作出同樣的答覆——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她再三地這樣講，我總是以失望而告終。

在某一個星期五下午，我跟那位年長的弟兄爭得很厲害，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間裏大哭起來（現在我能笑；但在那個時候我常生氣，難得笑），我想再到我屬靈的姊妹那裏去，藉此我可從她那裏得到一點同情，並且至終讓她為我伸冤，誰會想到我從她那裏完全得不到一點同情，反倒重重地挨她的責備！我深悔自己比那位年長的弟兄晚出世五年。

還有一次，我們兩個弟兄又爭吵了，這一次我認為他是完全不合理的，我很有把握地認為現在我能被證明為正確的了。所以我就再到和姊妹那裏去告那位比我年長的弟兄，我問她像他這樣犯了這麼重大錯誤的人，我還要順服他麼？她回答說：「對或錯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我問你，今天你在我面前用這一種態度告你的弟兄，你這像是一個背十字架的人麼？你是有羔羊的靈麼？」經過了這許多年之後，我仍然不能忘記那一天她向我發出的問題。那位年長弟兄和我之間的相爭為期一年半之久，在現在我重新提到它的時候，就在今天我也覺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寶貴的學習時期。我讚美主，因為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在這一年半裏，我開始懂得十字架的意義是甚麼。今天我們在中國有五十多位同工，我若不是在那一年半裏學了功課，今天我就不可能跟任何人同工。在那十八個月裏，我沒有機會表達我的意見，也不能看見我的意見可被證明為正確，我屢次回到我的房間裏去哭泣，我很是受苦。但是當我今天回想這一切的時候，那十八個月實在是太寶貴了，神知道我是一個很難辦的人，所以祂就安排一種特別的環境，藉此來磨平我所有的棱角。感謝讚美主，祂的恩典把我帶了過來，今天我要對我年輕的同工們說，如果你不能忍受十字架的碾磨，那你在主的手裏就是無用的。只有羔羊柔和謙卑的靈，才會蒙主稱許。在祂面前你的雄心大志和才幹是無用的，在走這條道路的時候，你的態度應當歷久不變的是：我不要跟人講理由，而是要甘心背十字架。在教會裏面背十字架，不講理由，乃是一條定律。



事奉道路的分岐，與被趕逐

在這一個時期，倪柝聲的屬靈悟性增長了，他分清了律法與恩典的不同，從而他能傳講純全的福音，他也蒙主帶領傳講國度與永生的不同，傳講恩典與賞賜的不同，傳講主的再來。他到好些地方帶領聚會，倪柝聲在一九三六年敘述道：

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得救的人數已速增加，起先我認為抓住傳福音的聚會就構成了神整個的工作，但是及至一九二三年，我認識到了這並不是祂全部的工作，在讀使徒行傳的時候，我看見神要在各個地方興起教會，並且在教會裏不是成為一個得救的和未得救的混合物，在世界裏是麥子和稗子一齊長，但在教會裏卻不是。在中國誠然是有靈魂的收割和復興，但也需要有教會的見證：需要有人在各地維持神的見證。現在我明白這是神的定旨，然而由於我的這位同工沒有這個亮光，我在主所把我擺在的福州的聚會中，靈裏面非常受試煉。在亮光上我們各人領受的不同，我們作工的方法也就不同；我的弟兄的工作中心是傳福音、復興，而我則要建立地方教會。

一九二四年，「按立」這個問題在福州成了倪柝聲跟他的同工們中間發生爭執的要點。他們中間有些人想要從上海請一位被按立過的宣教士來按立他們做牧師，對此，倪柝聲強烈地不同意，他相信按照以弗所書第四章十一節，牧師是升天的基督給祂教會的恩賜。他承認神的按立而不是人的按立，他還講一篇關於在以色列人中間的約櫃的信息，大意是說約櫃一離開了示羅，以後就不再回到那

裏去了，這表示警告信徒不要倒退到老路上去，這就叫那些尋求人的按立的弟兄們大為生氣。

此後不久，當他出門傳道的時候，在福州的他的同工們正式宣佈趕逐他離開福州的工作，這就激起了聚會中許多弟兄們的忿懣不平，他們決定要保衛柝聲。然而為了避免分裂，他悄悄地離開了福州。在那個時候，他寫了一首詩，表達了他對那種處境內心感覺：

我若稍為偏離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但我記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我今已經遺棄世界，所有關係都解；
道路雖然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是客。
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臉；
別人雖然喜歡外貌，但我要主的「好」。
我心所望不是偉大，不是今生通達；
我願現在卑微事主，那日得祂稱祝。
我今每日舉目細望審判台前亮光；
願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讓你們去得着名聲，富足、榮耀、友朋；
讓你們去得着成功、讚美、從者、興隆。
但我只願孤單、隱藏在這罪惡世上；
我心切望忠誠跟從我主到了路終。
因我知道主在此世不過得着一死，
所以現在我無他望，只望得着頂撞。
我的榮耀還在將來，今日只得忍耐；
我決不肯先我的主，在這世界得福。



那日，我要得着尊貴，主要擦乾眼淚；

今日，主既仍舊遲延，我要忠心進前。

患肺結核

離開了福州，他到了南京和上海，他從主得到記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節裏耶穌所說的一句話：「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他同他母親出國去到馬來亞，在國外有半年之久，傳耶穌基督的福音。

一九二五年五月他回到福州，在離開市區順閩江而下近海的一個小村莊羅星塔租了一間小屋。隨後的兩年是他的過渡時期，這也是他迅速地屬靈增長的時候。雖然他已經開始有咳嗽，他還是利用在羅星塔的機會，密集深透地讀聖經，同時也廣泛閱讀神的僕人們如亞福特（D. Alford）、魏斯科（Westcott）、路德馬丁（Martin Luther）、諾克斯（John Knox）、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懷特腓（George Whitfield）、大衛布萊納（David Brainerd），以及其他名人的著作。

一九二六年當倪柝聲在華南傳道的時候，他病倒了，醫生告訴他患了肺結核，並且只有幾個月好活。他說：「我並不怕死，我的心裏有平安，但是那天晚上當我想到神的工作的時候，我覺得我不能死，我必須把在已過年歲中從主那裏學的功課寫出來，這才不會叫它們跟我一同下到墳墓裏去。這樣我就準備寫《屬靈人》。」

帶病完成《屬靈人》著作

照着他的健康所允許的，倪柝聲斷斷續續地直到一九二八年的六月寫完了他那三卷集的鉅著，在那個時候他想，他已經為教會作出了他最後的貢獻，所以他禱告說：「現在讓祢的僕人安然去世。」（看路二29）

得勝

有一件事要提一下，一九二六年年底，柝聲被邀請去南京休養，並幫助把「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譯成中文，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去到上海，在上海他跟先他抵達上海並且在辛家花園汪佩真姊妹家中，已經起首在主的桌子前擘餅的弟兄姊妹們又有了交通。聚會從辛家花園搬到了賡慶裏，再於一九二八年搬到哈同路（今銅仁路）上的文德里。

倪柝聲在上海時，經歷了從罪得釋放的經歷。他說：

自從我悔改以來，有好幾年我曾被教導得到釋放的路是算自己向罪死，並算自己向神活（羅六11）。我從一九二〇年「算」到一九二七年，可是難處是我越這樣作，我越清楚我是向罪活，我簡直不能相信我自己已經死了，而我又不能製造出死來，罪依然將我擊敗，我看見這裏面一定有甚麼是根本錯了……你看竟沒有一個人指點我，「知道」（羅六6）是在「算」之先的（六11）。好幾個月我很苦，並且熱切地禱告，查讀聖經，尋求亮光。我對主說，如果我還不能被帶到看見那麼基本的這一件事，我就不再講道，我首先要在這一點上清楚。



我記得有一天早晨——我怎麼能忘記它呢！我坐在樓上讀羅馬書，我讀到這些話：「因為知道這件事，就是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知道這件事」，我怎麼知道呢？我就禱告說，主阿！開我的眼睛；於是剎那間我看見了，早先我讀過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三十節：「你們（是）在基督耶穌裏。」現在我又翻到這節聖經，再去讀它，「你們得以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祂（神）……」你們是在基督耶穌裏的事實是神作的！這真叫人驚奇！那麼，如果基督死了，並且那是一個確定的事實，如果神把我放在祂裏面了，那麼，我必然也是已經死了。突然之間，我看見了我與基督的合一——我已經是在祂裏面了，在祂死的時候我已經死了。我的向罪死乃是一件過去的事，而不是未來的事。這是突然之間給我明白了神所作的事實。

我喜樂得不能自己，我從椅子上跳起來，跑下樓到在廚房裏做事的青年人那裏，我兩隻手抓住他對他說：「弟兄！你曉得嘛，我已經死了。」我必須承認他對我的話顯得是大惑不解，他大喊：「你說的是甚麼意思？」這樣我就繼續講下去：「你豈不知基督已經死了麼？你豈不知我已經與祂一同死了麼？你豈不知我的死真得一點也不差於祂的死的事實麼？」哦！它對我是多麼的真實！我真想要把我的發現在上海的所有街道上都大聲喊出來。從那一天直到如今，我從無一刻懷疑過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那句無可改變的、定論性的話。

在一九二九年初，倪柝聲回到福州，處理一些家務。在他的心裏面是想只要他能恢復健康，他甘願去說或去作神所要求於他的任何事情。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見一位他從前在三一書院時的教授，這位教授望着他仔細打量了一番之後喟然歎息說：「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學校裏我們對你寄望很大，我們認為你必大有成就，現在看看你這副樣子，多麼可惜阿！」真的，他的健康已經損壞，在世人的眼光中，他也顯示不出任何值得讚揚的地方。當下他覺得很羞恥，他幾乎落淚了。而就在一瞬間，他舉目望天說：「主阿！我讚美祢！使我揀選了那最好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間，榮耀的靈充滿了他的心。

病得醫治

回到上海他用盡他還有的一切力量繼續事奉主：

每天下午我都發燒，整夜不能入睡，出冷汗，我很難相信我還能繼續活下去。有些弟兄勸我要更多休息，而我卻覺得我更需要工作過於需要休息，神若認為我的工作還沒有完，那我就會活下去，否則，我並不想望活在這個世界上。我禱告並求主指示我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當作的是甚麼，我勉強起床並去帶領聚會，在往聚會中去的路上，我必須時時抓住路燈的燈柱來穩一穩我的身子，我得禱告，歇一歇，之後再繼續走。我告訴主，能就這樣為祂而死去，那真是值得。

倪柝聲的病更加惡化，他敘述當時的情況如下：

晚上每五分鐘我醒來一次，我淌許多汗，我的聽覺弱



到一個地步，必須用嘴巴對着我的耳朵講話才能聽見，我的聲音已經沙啞，看來隨時都可能死亡。請求代禱的電報發到好些地方去了，但是情況依舊，似乎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有一位護士姊妹看到我這種情況就哭了，因為她見過許多重病而沒有一個比我更差的，很可能三、四天後我就會死去。當我從別人那裏得知這件事之時，我說那對我是好事，事實上我是想要安慰他們。

有一天，我求問神為甚麼祂這樣對待我。我向神承認許多罪惡，並且打算使我生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能合宜。我唯一懼怕的是惟恐我不忠，或是沒有信心，我禁食禱告了一整天，我重新將自己奉獻給神，許願說一生只作祂的工。我的同工們從早上起直到下午三點都在李淵如姊妹家裏禱告。神賜給我信心，更確切地說祂從論到信心的經文中賜給我幾個字：「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林後一24）「因我們『行』事為人（即行走），是憑着信心。」（林後五7）和「義人因信得『生』（即活着）」（羅一17），我歡喜快樂，並且感謝主醫治了我。

試驗立刻就來了，我覺得我該站起來，然而我怎能站起來呢？我心裏起了爭戰，在我裏面畢竟是有自愛的，我死在床上總比試着站起來而死要好，但是神的話語滿有能力，我在床上躺了一百七十六天，在那些日子裏面，沒有一次是由我自己穿衣服的，可是我找出了衣服並且自己穿上去，我身上汗出得像雨淋一樣，撒但試探我向我提出，既然坐起來都那麼難，那我怎麼能站起來呢？我回應說，如果神說了站，我就站：「你們憑信站住。」當我站起來

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就好像是站在棉花上。

接着神的話又臨到我，叫我「憑信而行」，我想，站起來已經簡直是一件英雄事蹟了；而我又怎能行走呢？我問神，我要走到那裏去呢？答覆是下樓去，可是樓梯又陡又長。我告訴神，說我可能就在房間裏走走，下樓去我又怎麼可能呢？我禱告並走到挨近樓梯的房門口，我打開房門並且起步走下去，我對神說，即或我在走時死了，我也一定要走，「主阿！我不能，所以求祢幫助我。」我扶着樓梯的扶手從樓梯上走下去，這樓梯一共有二十五檔。

我走到了梯子底下，我快地穿過弄堂，走到李姊妹的家，我禱告說：「主阿！從今以後我要因信而活。」我去叩門，可惜沒有羅大來給我開門（徒十二13-14）。弟兄姊妹們已經禁食禱告了兩三天，當我走進屋子裏去的時候，情況就像彼得所遇見的那樣，七、八個人的眼睛都注視着我，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敢動一下，屋內絕對寂靜。有半小時到一小時之久，每一個人都在神的同在中，於是我簡短的作了我的見證。從而，我就不再作一個纏綿病榻的人了。

約在四年前（那大概是一九三二年），我走到一個醫生的屋子裏去，那裏有些窗簾布拍賣，這是那位從前給我的胸部照過X光的德國醫生的家。在兩個月的時間內，他給我照了三次X光，每一次他對我照X光的結果都表示悲觀。在第四次也是最末一次，他連給我照X光也不肯，反而把一張別人的X光片給我看，那個人的病情比我更好，但他在照X光後兩個星期就死了。他叫我不再來看他，



他的意思是叫我回家去等死，可是誰又曉得，這位醫生竟然先死了呢？我舉起雙手讚美神！靠着主的恩典並在祂血的遮蓋下，我仍然活了下來。

事奉工作的異象，出國與弟兄交通

此外，由於生病我得以知道今後神要我作的是甚麼。在各處神都在尋找得勝者，尋找那些肯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人。在我生病之前，我不但在好些地方主領聚會，並且也有雄心要寫出全部聖經最好的注解，可是病後，我清楚知道這不是神為我定的旨意。恰好幾年以來，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年底，我在福州發行了好幾期的《復興報》，如今在我重病之後，我清楚知道在未來我將以生命為中心信息，以取代福音真理、解經、預言與教訓而刊登在《復興報》上。當我在許多地方跟弟兄姊妹們有了交通之後，我看到神興起了許多的聚會，可是我也看見在關於教會見證開始的同時，反對和譏謗也從四面八方湧來。然而沒有甚麼能動搖我們，因為我們曉得神所交託我們的是甚麼。正如保羅所學會了的那樣，我們知道我們斷不能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像（徒二十六19）。

在一些閉關弟兄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和十一月從西方來到上海進行看望之後，倪柝聲應邀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去英、美和加拿大回訪。在英國他有機會會見了著名的小冊子《救、知、樂》一書的作者佐卡亭。可是他一度悄悄地離開接待他的弟兄們，去看望貴橡路基督徒交通與職事中心，他特地去那裏是要看它的主要帶領者史百克（T.

Austin Sparks），那次並未會見他，但在主日他跟那裏的聖徒們一同擘餅。當閉關弟兄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這在他們看來乃是一樁不能寬恕的罪。在倪柝聲回到中國並和他們多次反復交通之後，在一九三五年，他們正式地斷絕了與在上海聚會處以及中國別處地方的弟兄們的交通。倪弟兄和與他同在一起的弟兄們則堅持認為：交通必須向神的所有子民敞開，交通是根據生命而不是根據亮光，「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羅十五7）

結婚

在神的安排下，一件意外可喜的大事出現，進到了倪柝聲的生活中，他求學時期青梅竹馬之交的戀人，就是他早先為主而放下了的張品蕙，現在已經得救並且與主同行。他們再次相聚，也就復燃起了他們彼此之間埋藏多時的感情。經過許多禱告之後，他得出一個結論，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們有婚姻上的結合。這件事由柝聲的母親和張家合法的家長品蕙的伯父張瑞冠商談，並作出最後決定。柝聲的母親盼望他們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就是她自己結婚的紀念日完婚。起先倪柝聲不同意這個日期，因為那天正是第四次得勝聚會最後的一日。至終他接受了弟兄們的勸告，在那天下午（整個聚會完畢以後），按着基督教儀式與品蕙姊妹結婚。

但是他剛一結婚，一個出於毒恨的邪惡風暴爆發了，品蕙的姑媽張美珍強烈地反對這一樁婚事，按她的心意她



是要她的姪女嫁給一個富翁，她出於對已經發生了之事的怨恨，就在全國最大的一張報紙上，連續一星期之久登出了措詞粗鄙的大廣告，作為攻擊倪柝聲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許多單張在基督徒圈子內廣事分發，她確實在許多基督徒中間製造了相當大的騷動。這件事迫使倪柝聲停止了公開的服事，他就在遠離上海的一處地方退隱下來。幾個月後，當他同他妻子返回上海之時，他還不想要公開講道。然而由於李淵如姊妹的建議，他答應帶領查讀舊約聖經中的一卷——雅歌書，他跟大約十位同工在杭州的西湖查讀了兩個星期，後來把這些記錄輯印成書，名為《歌中之歌》。

聖靈澆灌

在一九三五年的頭幾個月，倪柝聲感到在他的靈命上需要有一個突破，他打算到英國去看望史百克先生求得幫助，在他動身離開中國之前，他和他妻子在山東煙臺與美國宣教士單惠華大夫夫婦同處一些日子；恰巧巴若蘭小姐從蘇格蘭來，也在單大夫家作客，他們之間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別是藉着巴小姐的幫助，倪柝聲在他個人禱告的時候進入了聖靈澆灌的經歷，他的靈得到更新，因此他從煙臺發了一封措詞簡賅的電報到上海，電文只簡單地宣告「我遇見了主」。他不照他預計前往英國的旅程繼續前進，而是回到上海。他整個星期在每天的早晨，跟他的同工們一同就他的新經歷查考聖經，並一同禱告。以後在同年九、十月，在一次稱為特別聚會的聚會上，他講了「得

勝生活與聖靈澆灌」。一個復興爆發出來了，並且很快就傳佈了華南地帶。

但是正當神的靈運行的時候，仇敵也加緊活動，有幾樁重大的事發生了。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在檢查這些艱難險情時，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各各他必須在五旬節之先，十字架也總是在得能力之前，這的確是必須學習的一項最有價值的功課。

再次出國並服事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倪柝聲再次旅行到英國去，這時他能去看史百克先生並與他交通，他也在英國、丹麥有服事。順帶一提的是在丹麥的赫爾辛基市國際學校裏，倪柝聲就羅馬書五至八章發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給這些信息取名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經商、退隱、上海教會的再招納

一九三九年七月倪柝聲回到上海，他自己擔負起了栽培同工的工作。他瞭解到中國的抗日戰爭會持久，工作中經濟上的短缺會很大，為此他從事一項工商企業，這件事終於證明出來是成了他生平中黑暗的一章。雖然他盡力做到把他的藥廠的一部分的盈利調撥出來，在艱難時期維持他的同工們。但他卻為整個教會所誤會；結果在一九四二年年尾，上海聚會處的負責弟兄們要求他停止在上海的服事。



倪柝聲相信教會的聖潔，他接受教會的決定而退隱到福州去。在福州他為着未來的工作作準備，開始在福州市外的鼓嶺山上，為了創設一個將來用於栽培工作的場所而買了一些房子，他忍耐地忍受了一切誤會，並不願為自己辯護，以後他去到重慶，在那裏由於在市內和郊區奉主名聚會的聖徒們的熱切而堅持不懈的請求，他有一個短時間用神的話語服事他們。這個時期是他隱藏的時期。

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本無條件投降，跟中國停戰的協定於九月九日在南京簽字，倪柝聲想方設法回到上海，但上海教會還不準備接納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他才有第一次的機會對在上海的聖徒們講話。在他第一次的講話中，提到他自己的時候，他總用第三人稱，他說他像一個寡婦要養活一大堆兒女，因此她不得不再嫁，盼望這樣使她能以養活他們；可是想不到在她二婚之後，她的兒女卻都離棄她。他用這個明喻來說明他是怎樣感到迫不得已才去作工商業的，當他講到這一點時他哭了，當他繼續講下去的時候，大多數聖徒摸到了基督的生命，也感覺到聖靈的權柄，聚會的空氣忽然轉變了，過去的所有誤會不用再作甚麼解釋就都消失了，神祝福的閘門就這樣的打開了，一個非常的復興在上海爆發，人們把他們的生命重新奉獻給神，並把他們一切所有的為着主的利益而擺上。

鼓嶺的栽培工作

在那個時候，倪柝聲的負擔是同工的栽培工作，他覺

得他的職事是服事那些服事者，因此在一九四八年，從六月到九月底，第一期全國同工造就聚會就在鼓嶺舉行，大約有七十位同工參加，密集栽培幾個月，每週聚會五或四天。早上的聚會裏，倪柝聲講一些重要的題目像：主工人的性格、神話語的職事、屬靈權柄與順服等等。第二堂聚會是用於個人見證：參加聚會的人挨次序作自己的見證，作完見證後接着有評論——先由別的一、二位同工，最後由倪柝聲自己給作見證的人提出評論。這樣做是為幫助同工們得以提高為目的，因為客觀的觀察者經常是比本人看得更清楚，不過這種評論只能作在那些已經將自己完全交給主，也在主裏面彼此交托的人身上。晚間的聚會則是專為對初信者的造就。現在那部出名的、有五十二篇基本課程的《信徒造就》，就是在這些聚會中所講的。

第二期的全國性造就聚會也舉行了。會期始於一九四九年春，這次參加者約有一百位。在這個時刻，這個聚會能否圓滿結束極為可疑，國共兩方的內戰已經打到靠近福州不遠之處，造就聚會終於從鼓嶺搬到市區內的海關巷來，他們能否繼續下去真是一個問題，經過多日的禱告和等候主之後，倪柝聲有了從天上來的把握，確信聚會必能繼續並能圓滿結束。

由港回國與弟兄們同負重軛

第二期全國性造就聚會完畢，倪柝聲就從福州去到香港，並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從香港回到上海。他極為關心的是在中國的眾教會，並且希望對於在變化着的環



境有更準確的察看。按照他的觀察，他覺得工作還可以作好些年。同年的年底，他再次回到他的家所在的香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香港主領了一個特別聚會，聚會長達一個月，一個復興爆發了。事實上，這次聚會標記着主的見證在香港的歷史的一個新的開始。

然而倪柝聲強烈地感到他的負擔是跟留在中國的弟兄們連在一起，雖然他知道有危險在等着他，仍決定再回上海，他不顧一些弟兄們力勸他不要回去的請求，他的心依然決定去上海。他一回到那裏，就極其勤奮地工作，並且勸勉弟兄們「要贖回光陰（機會），因為現今的時代邪惡。」（弗五16）而且由於他感到主的工人們的行動會受到限制，工作將會完全被禁止，他就熱切地為着未來的日子作出計劃和預備，不幸的是那種日子比他所想的來得還更快。

一九五一年四月新成立的政府召集了在中國的各個基督教團體的領袖們（倪柝聲為其中之一）到北京開會。在這個會議上，政府說明了政府的「共同綱領」上所保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態度。政府官員表示宗教自由是會有的，但是這種權利只能為那些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所享有，而不能為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享有。很快一個嚴峻的變化臨到了中國的眾教會，在各界中控訴某些人的「控訴會」在全國範圍內舉行，基督教團體也不例外。在這樣一種壓力之下，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日夜工作，為聖徒們預備聖經資料和屬靈信息，作為堅固他們信心的工具。

失去自由

就在他失去自由之前不久，他寫了一首詩歌，很能顯示出這個時候他的心在主面前的情形。

1. 自從當年橄欖山前一別離，
至今祢仍未向我們呼召；
歷世歷代我們都求看見祢，
但祢好像不聽我們禱告。
副歌：祢來！就來！我們呼求祢快來！
我們的心所有盼望是祢來！
我們等候祢快來！
2. 愛主，自從當年祢上升之後，
這裏都變何等枯燥無味；
我們時在祈求，又時在看守，
每一動靜，都疑是祢已回。
3. 景色雖美，祢我何日才相聚？
山水雖佳，祢今在天何方？
花香鳥語，不能使我有情緒，
因我正在思念祢的容光。
4. 主阿！我們等待已久，真焦灼，
不知還要多少時候等待；
從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
我們都是望祢能就回來。
5. 當雨每次滴瀝，海每次澎湃，
風每次吹動，月每次照明，
我們都望就是祢已經回來，



- 何等失望，至今尚無動靜！
6. 若非記念祢臨行所賜命令，
我們就要灰心，無意工作；
但你要我們一面等祢來迎，
一面努力工作為祢生活。
7. 主阿！求祢記念日子已長久，
應許已過，多年尚未應驗；
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
要來未來，可否來在今天？

一九五二年四月，中國政府命令倪柝聲去東北；四月十日他為公安部門拘捕，被囚在哈爾濱。由於政府的保密，沒有人能曉得他遭受了甚麼。從一九五二到一九五六年，政府為了向他起訴，悄悄地準備材料。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市宗教事務司在南陽路聚會處內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要全體會眾參加。一連串的罪名加在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身上。（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對聚會處開展了肅清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政治迫害，有幾千位弟兄姊妹在上海市和其他城鄉先後紛紛被捕，一月三十一日上海市政府在天蟾舞臺召開控訴大會。二月一日上海市的《解放日報》上，第一次刊登了倪柝聲被捕的官方報導。）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倪柝聲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審，被判為犯了所指控的各項罪名，給他判處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他被發配在上海市第一監獄服

刑，在那裏他被指派為了政府的需要，把科學教材和雜誌論文從英文譯成中文，他妻子張品蕙被准許在監視之下每月探訪他一次。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他服滿了十五年刑，但他並未被釋。官府曾企圖強迫他放棄信仰，有謠言散佈出來說，倪柝聲放棄了他的信仰。但是對他來說，他的主是比他的自由更寶貴的，這樣，他的刑期就再延長了五年。

他從市監獄被秘密地轉移到上海市郊青浦縣的青塘勞改農場，他的妻子曾到那裏去看過他一次。之後，忽然幾個月之久他又杳無音訊，事實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倪柝聲又被轉移到了一個管得更嚴的、遠在安徽省廣德縣叫做白茅嶺農場的勞改隊那裏去了。不幸他親愛的妻子張品蕙摔了一跤，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去世。這對倪柝聲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他以甘心的順從把它接受下來。他曾長久懷着一個秘密——希望，就是在服完整整二十年刑期之後，能再與他的妻子團聚。據傳他曾有一次對他的同囚犯人說過：「我的刑期跟我妻子的生命在賽跑，如果我能在她還活着的時候得到釋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顧她，因她為我受的苦是太多了。」儘管如此，他喪妻之慟的深厚感情，還是在他寫給他姊姊的一封信上表現出來，他在信上說他是那樣的心痛若碎，他所經受的痛苦遠比失去父母還要深，他請求她把他妻子用的髮夾和面巾帶給他，作為懷念她的紀念品。

到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他度滿了二十年之久的監禁期，本來期望能獲得釋放；可是關於這件事一點風聲也聽不到，後來得知政府一定要他寫一份悔過書，作為釋



放的條件，他不肯屈從，因此就依然關在勞改隊裏，四月二十二日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姨姊，這封信成了他最後一封遺書：

品瑋大姊：

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信，知道你沒有收到我通知你每次東西都已收到的信。你信上所提的東西，我都已經收到了，實在感激你。我身體情況，你是知道的，是慢性病，是器官病，發病就很難過，就是不發病，病依然在身上，只有發不發之分，沒有好不好之分。夏天到了，多曬些太陽，可以改變一點皮膚顏色，但不能改變病。但我維持自己的喜樂，請你放心。希望你自己也多保重一點，心中充滿喜樂。

祝你好

述祖 四月二十二日

柝聲所提及叫他受苦的慢性病，乃是一種病情嚴重的心臟病。幾十年來，他都受到心臟擴大的病苦，據說他的心臟已擴大到原來心臟的兩倍，醫生告訴他說他隨時都可能死去。他不能拿起任何重一點的東西，多少個夜晚，他只能坐到天明，因為他不能躺下。主曾奇蹟般地、立時地醫治他的肺結核，但他的心臟卻未治好。倪柝聲自己曾見證說，在肺結核病上，他經歷了主的醫治；而在心臟病上，他知道主是醫治者，他天天靠着主的復活生命而活。

更確切地說，他之能以度過這二十年之久的艱苦的監獄生活，完全是一個神蹟，必定是主的生命和聖徒們的禱告支援了他。

由於未為人知的理由。這位六十八歲的老人倪柝聲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從他原來所住之地白茅嶺調遷到了一座山腳下，那就是說，他從關在犯人勞改隊改為關在個人小號子，據說是用拖拉車的拖斗在崎嶇不平、彎彎曲曲，長達十三公里的山路上，把他運到那裏去的。

殉道

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分的第一天，當他的姨姊還在上海之時，她接到從白茅嶺勞改農場發來的一封電報，只寥寥數語說：「倪柝聲在嶺腳病故。」聞知這一悲訊後，他的姨姊張品琿、外甥女婿吳馨和他的甥孫女鮑小玲立即一齊啟程到勞改隊去。兩天之後在六月三日，他們三人到了廣德縣，吳馨則還能繼續前進，於當天黃昏走到勞改隊。當吳馨問到倪柝聲是怎樣死之時，他們告訴他說，沒有看見犯人從他的房間裏出來，在五月三十日早上九時稍過一點，勞改隊幹部推開他的房門，發現倪柝聲在床上只有一點點氣，他們馬上叫勞改隊的衛生幹部來給他診察，得知他的病情極其嚴重之後，他們就用車子送他去勞改隊的附屬醫院，雖經盡力搶救，但是無效，備受折磨的倪柝聲，就在五月三十一日凌晨兩點逝世。管教科的羅隊長宣佈說，他一定是自殺的，他說，因為他找到了一張他自殺的字條為證。監獄的幹部在倪柝聲枕頭邊的褥墊下是找到了



一張字條的。在吳馨竭力要求之下，羅隊長把這張字條給他看了，上面的確是倪柝聲的筆跡，是用大字寫在一張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寫的是：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為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這是宇宙中最偉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

下面是他的簽名：倪柝聲

吳馨在讀了字條之後對羅隊長說，這一點並不是自殺的絕命書。倪柝聲必定明顯地預感到由於他身體的情況，他不能活多久了；還有勞改隊發的電報，豈不是說了倪柝聲因病死亡麼？當然羅隊長並不懂得「我信基督而死」這句話的意義，就以為是自殺的絕命書。

羅隊長也向吳馨彙報說，由於天熱，沒有等到他的親屬到達，他們就把倪柝聲的遺體火化了。

次日，張品瑋、鮑小玲二人也到了勞改隊，她們也聽到這同樣的敘述，而且不允許她們進到倪柝聲的房間裏去收拾他的遺物。

以後吳馨等三人又被准許到火葬場去收倪柝聲的骨灰，其實那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火葬場，而是勞改隊的一座窯，具有燒磚和火化屍體的雙重用途，倪柝聲的這三個親屬找到了那位在前不多幾天將倪柝聲身體火化的人，還向他詢問到關於倪柝聲身體的情況。那位焚屍員說：「那是

一具很安詳的遺體，沒有一點甚麼不正常。」他們問他：「你說說看，它像不像那些自殺的人的身體？」他答他火化過好些屍體，確能辨認出那些是自殺的，他肯定倪柝聲的死不是自殺的情況，因為他的身體看來像是那麼滿了平安、滿了喜樂，並且極其正常。

倪柝聲確實是守住了他在基督裏的信，一直到死；他也維持了他的喜樂，一直到底。

倪柝聲的骨灰先是臨時埋葬在浙江海寧的一塊桑樹地裏；一九八九年十月，他們最後將他的骨灰安放在蘇州的公墓裏，並在遺骸上立了一塊普通的、樸素的白大理石碑作為記念。

拾珍附介：倪柝聲及有關著作

《倪柝聲著述全集》（33集）天糧出版社

《倪柝聲文集》（66集）台灣福音書房

《我之靈程》拾珍出版社

《倪柝聲信息集》（一）拾珍出版社

《倪柝聲信息集》（二）〔靈魂體的分別〕

拾珍出版社

《倪柝聲信息集》（三）〔被提與災難〕拾珍出版社

《倪柝聲信息集》（四）〔聖經眼光中的時事〕（預言）

拾珍出版社

《倪柝聲信息集》（五）〔默想創世記〕（解經）

拾珍出版社

《十二籃》（屬靈格言）拾珍出版社



- 《靈訓拾遺》拾珍出版社
《人是神的兒子麼》拾珍出版社
《與少年信徒談話》拾珍出版社
《十字架的時候》拾珍出版社
《靈訓》拾珍出版社
《聖經問答》（卷一）拾珍出版社
《聖經問答》（卷二）拾珍出版社
《交通問答》（卷一）拾珍出版社
《交通問答》（卷二）拾珍出版社
《我們何以須禱告》拾珍出版社
《編者給讀者的信》拾珍出版社
《造就故事》（卷一）拾珍出版社
《造就故事》（卷二）拾珍出版社
《如何知道神旨意》拾珍出版社
《神的審判》拾珍出版社
《倪柝聲碎事》拾珍出版社
《聖徒生活秘訣》天糧出版社
《屬靈的操練》天糧出版社
《在靈裏事奉神》天糧出版社
《神前有能——禱告信息精華》天糧出版社
《靈程指引——屬靈人撮要精選》天糧出版社
《倪柝聲弟兄簡史》基督徒出版社
《曠野的筵席》基督徒出版社
《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台灣福音書房
《正常教會生活的恢復》台灣福音書房

- 《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華神出版社
《典型在風昔》華神出版社
《倪柝聲平議》金燈台出版社
《我的舅父倪柝聲》金燈台出版社
《中國教會三巨人》橄欖出版社
《中流砥柱》中國主學協會
《喜樂的心》活泉出版社
《破殼飛騰》比遜河出版社
《倪柝聲殉道史》見證出版社
《我所認識倪柝聲的精神》《校園雜誌》
《認識倪柝聲》李健安（新加坡）
「懷念倪柝聲先生」《呼喊雜誌》
「不為己求只求主用」《守望中華》